陈夏红 选编　杨天石 审订

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

组织卷

191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ISBN 978-7-5000-8618-5

9 787500 086185 >

定价：66.00元

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

组织卷

陈夏红　选编
杨天石　审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组织卷/陈夏红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000-8618-5

Ⅰ.①辛… Ⅱ.①陈… Ⅲ.①辛亥革命—史料—汇编 Ⅳ.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6682号

策 划 人：郭银星
责任编辑：于淑敏 程广媛
责任印制：张新民
装帧设计：海马书装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88390093
http：//www.ecph.com.cn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32.75 字数：447千字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00-8618-5
定价：6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爆发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作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高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为了使广大读者、学者和专业研究者更广泛深入地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及辛亥革命研究新发现的史料，特编辑出版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丛书。

本丛书广泛参考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印行的各种辛亥革命文献，如《孙中山全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和《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择其精华汇编而成。分为舆论卷、起义卷、组织卷、建制卷四卷，每卷以内容再分类，以期系统地展现辛亥革命的重大事件和历史成就。

本丛书选编史料秉持存真存实的原则，除改正极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外，一律保持原文面貌；与其他版本文字有别的，以方括号勘正注明。编者按、注释皆为原书所作。

目　录

兴中会

兴中会革命史要 …………………………………… 陈少白　3
香港兴中会宣言 …………………………………… 孙　文　49
兴中会革命史之一页 ……………………………… 胡心泉　52
兴中会组织史 ……………………………………… 冯自由　57
兴中会之组织纪律与财政 ………………………… 邹　鲁　75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 …………………………… 冯自由　79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补遗 ……………………………… 107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 谢缵泰　著　江煦棠　马颂明　译　陈　谦　校　110

致公堂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 ……………………………………… 165
美洲华侨致公堂宣言书 …………………………………… 176

光复会

光复会 …………………………………………… 冯自由　181

光复军起义檄稿 …… 186
光复军军制稿 …… 188
光复会党人录 …… 陈觉民 辑 190

华兴会

创立华兴会 …… 刘揆一 229

军国民教育会

由拒俄学生军至军国民教育会 …… 233
学生军缘起 …… 240
学生军名单 …… 246
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 …… 秦毓鎏 248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 …… 250
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 …… 255

同盟会

记中国同盟会 …… 冯自由 259
同盟会会员与保皇党分子在日本的几场战斗 …… 但懋辛 269
中国同盟会 …… 邹鲁 273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 …… 341
中国同盟会文岛八港支会章程 …… 412
同盟会的暗杀活动 …… 陶冶公 418
罪案(节录) …… 景梅九 424

其他团体

龙华会章程 …… 陶成章 439

日知会始末 …………………………………………………… 张难先　448
武昌日知会之运动 ……………………………………………… 曹亚伯　461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 ……………………………………………… 曹亚伯　464
共进会始末 …………………………………………………… 张难先　473
前三十二标共进会秘密规约 ……………………………………………… 484
群治学社之始末 ………………………………………………… 章裕昆　487
文学社之组织与活动 …………………………………………… 章裕昆　494
文学社事实 …………………………………………………… 王华国　503

兴中会

兴中会革命史要

陈少白

一　孙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论与行动

（一）幼年之家庭与学校生活

孙先生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做小买卖的商人，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按达成公本举三男二女，因二子女早逝，故云）。他父亲为人很好，什么嗜好都没有。他的哥哥——眉公体格很强壮，头脑也很聪慧，但是自小不肯念书，一天到晚总是在外面嬉笑顽皮，所以父亲是很讨厌他的。有一天他那在檀香山经商的母舅有事回国，他父亲因为家里很穷，儿子又不长进，就气呼呼的请他母舅带他的哥哥到檀香山去。父亲的意思差不多是不要再看见他的哥哥了！他的母舅觉得小孩子顽皮，也是出于天性，年纪大了，或者也很可以成家立业的。所以隔不了多少时候，事情办理妥了，就带了他的哥哥回到檀香山去。

孙先生的哥哥到了檀香山以后，一变常态，倒很能够循规蹈矩，做些事情。起初在人家做田工，照中国的方法去耕种田亩。本来在五六十年前，檀香山还是一个半开垦的荒岛，人口稀少，弃地很多，政府为了奖励垦荒，随便什么人，都很容易领田的。所以他的哥哥，

替人家耕了几年田以后，就自己合了几个伙计，去领了些田亩来耕种。这样耕了几年，倒也赚了一点钱，有一点积蓄了，于是就到茂宜（Main）岛去。茂宜岛，是夏威夷群岛中五大岛之一。他的哥哥到了茂宜岛，就向政府租了许多地亩，辟为山园，经营畜牧耕种事业，倒也顺手。又因为他为人轻财好客，遇事有决断，同岛人多服他，所以后来岛上的人就替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茂宜岛王”（King of Main）。

孙先生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回来，就带他到檀香山去。本来孙先生在家乡的旧书塾，已读过三四年的中国书。这时候，到了檀香山，因为没有中国学堂，所以在白天就进一个教会学堂，学习英语，晚上回家，温习功课后，他还是勤读中国书。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哥哥，很反对耶稣教。他的反对，并不是有什么理由，不过他以为只有中国的教化最好，除了中国教化以外，无论什么教，都是不正派，都要反对的。而孙先生在教会学堂读了几年书，受牧师的熏陶，到十八岁，就进了教。不久被哥哥知道，当然要大生气，就叫孙先生赶快反教并要退学。孙先生不肯，他对他的哥哥说：“现在我既已进了教，怎么样可以反了过来？并且我进教，也和你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干涉我呢？”这样，两个人斗起口来，孙先生就被他哥哥打了一顿。打过以后，哥哥不理他。孙先生倒也负气起来了，就拿了一只衣箱，头也不回的跑出门。他想到什么地方去好呢？摸摸身边也没有钱。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后来就跑回到教会学堂里面去。见了牧师，就说：“我哥哥不要我读书，我现在站不住要回去了。”牧师听了，很怜惜他。苦苦的劝他：“你暂时住在学校内罢。隔几天，等你哥哥气平了，再可以去商量的。”但是那时候孙先生觉得既和哥哥斗气出来，再也不能住下去了，并且出国已六七年，想回去见见家乡情况，所以他还是很坚决的要回国。牧师见劝既劝不住时，就帮助了他的船费，使他回到中国来。后来他的哥哥知道了，觉得因孙先生进耶稣教迫走了他是不对的，心里有些懊悔，所以时常特别寄了些钱到中国，供给孙先生学费。

（二）香港之求学时代——革命思想之发源

孙先生到了中国，就在香港继续攻读。孙先生的一生嗜好就是读书。起初在香港读书的学堂，就是皇仁书院。皇仁书院是那时最有名的中等学校。不久他就回到广州进博济医局附设的医学校学医，校里书本是由英文译成中文的。在这个学校，孙先生遇见一个同学郑士良。郑士良是客家人，也是三点会会员。本来在广州的客籍人，多半加入三点会。会中的口头语就是“反清复明”。其实这“反清复明”四个字究竟怎样意义，在那时候的会员，能够明了的，已经很少很少。当时孙先生和郑士良既是同处一校，又是志同道合，所以两个人很称莫逆。但是孙先生也只有和郑士良一个人，可以谈天，其余就都是话不投机了。

孙先生在博济医学校，大约读了两年书，就到香港进雅丽氏医院附设的学校。这个雅丽氏医院，怎么样成立的呢？当时有一位何启博士，在英国读书，毕业后就娶了一个英国人雅丽氏（Alice）为妻。回国后数年，雅丽氏去世，遗下几万块钱的产业。何启博士抱鼓盆之痛，非常伤心，很不愿意得到他妻的遗产，所以就代他捐产兴学，修了一个医院，名之谓雅丽氏，以志纪念。同时在医院内，附设一个学堂叫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现已改组为香港大学医学部），广招中国学生入学习医。何博士亦校内教授之一，吾等之师也。

孙先生当时在博济医学校，虽得郑士良日夕畅谈，很觉有味，但在广东省城，耳目众多，言论也很受束缚，不如在香港较为自由。所以在雅丽氏医学校成立时，即由博济转入。其时孙先生已二十二岁了。他进校以后，天天谈革命，同学中当然没有人同他谈的。或有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他的，或是当他中风病狂而笑他的，并且还起了他一个绰号，叫他“洪秀全”。因为孙先生平时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

孙先生在雅丽氏医学校读了两年。那时我在广州念书。有一天，我有事到香港去。在没有到香港去以前，在广州见到一位姓区的老

朋友，这位老朋友，既是认识我，又是认识孙先生的。他说："你到香港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人，这个人恐怕同你见解很相合的。"我说："很好。"他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到了香港，就请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牧师，领我到雅丽氏医学校内见孙先生。王煜初介绍过我们之后，就告辞去了。孙先生见了那封介绍信，就很高兴的同我谈话起来。大约经过十分钟，他就说："我们去逛逛公园吧！"我当时初次到香港，也不知道什么，就跟孙先生到了一个植物园，择了一个很静的地方，两个人坐下，谈谈时局，觉得很入港。谈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机。最后他就问我："这次到香港要耽搁多少天？"我说："只有一天，马上要走的。"他就说："无论如何要想法常常谈谈。"这样分别以后，过了几个星期，我自己因为家境日就艰困，预备到香港去半工半读，减轻家里的负担。一到了香港，当然时常到医院里去，在孙先生的宿舍内谈天，天天谈革命的事，总是很高兴的。

孙先生那时碰到我，常常劝我学医，说："医学是很有用的。"我因为习性不近，总是不愿意。有一天我照常在他那里谈天，他忽然说："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听讲去，散课后，再回来同你谈天。"隔了一回，他匆匆的跑回来对我说："康德黎博士请你见面。"康德黎博士，当时是医学校的教务长。我说："不认识他。"他说："有事情才请你去。"我说："人既不认识，那里会有什么事情呢?"他不待我说完，就抓了我的衣袖拉到教务长室内，见康德黎博士。当时康德黎博士见了我，说："我们是很欢迎你的。"其实他所说的欢迎，是因为方才孙先生说我要到这里来读书。那时我又蒙在鼓里，听了康德黎博士的话，无从致答，只说"Yes，thank you"而已。后来我们就退出来，我责他不应该强作主张。孙先生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了。"我没有办法，就答应了下来，转入雅丽氏医学校。其时，我所读的一班，比孙先生差两年。

现在再讲讲孙先生的革命思想，究竟从那里来的呢？当孙先生在檀香山的时候，夏威夷群岛还是一个独立的小国，没有被美国吞并，由一个夏威夷王管理群岛的行政事务。这个夏威夷岛既是总埠，

实在也是皇城的所在地。所以孙先生常常说："在美国三藩市侨居的中国人，一点政治思想都没有，这是因为华盛顿京城在东，三藩市商埠在西，对于政治方面很少接触的缘故。而在檀香山的就不然，大埠就是京城，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所以中国侨民差不多个个有些政治思想。"并且那时美国常常想把夏威夷群岛合并，夏威夷群岛的人民，就天天在那里反抗。侨民看惯这种事情，当然更大受影响，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孙先生。后来孙先生回到中国来，看到中国情形不对了，所谓"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把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国，闹得竟不及人家小小一国。孙先生伤心之余，以为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这样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如果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办好，同时孙先生又感觉到当时洪秀全的事业，可惜半途失败，否则他能够成功，由中国人当权，就可不致再受人欺侮，所以心里真有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志向。这些，恐怕就是孙先生革命思想的起点了。

当时在广州和孙先生谈天的是郑士良，在香港就是我。后来在雅丽氏医学校毕业，到上海就碰到陆皓东。陆皓东在上海为电报局的领班生，因为陆皓东家乡就在孙先生翠亨村的邻近，大家是同乡，所以一见就很投机的。

（三）医校毕业与在广州澳门行医

孙先生求学的用心，实为我所仅见。在雅丽氏学校读书，平时无论什么学科都是满分。到了二十七岁毕业的时候，其中只有一科是九十几分，校中教员与考试官就为他开一个会议，觉得这个学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学生，学科中大部分是满分，只有一科稍为欠缺些，似乎是美中不足，会议结果，他们就送给他几分，使他得到全部满分的荣誉。所以在毕业证书上是注明"满分"的（这张证书，英文是校长写的，中文是我填的）。

孙先生毕业以后，他想开药房，叫我替他拟招股章程。这件事，

忽然被校长教授知道了，就禁止他。因为照他们英国的习惯，医师的地位很高，称为上等人。做买卖的人，就比较低贱了。所以当时校长就叫孙先生去，对他说："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的。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这样一来，就把孙先生开药房的计划打破。后来就先后在澳门和广州行医了。很奇怪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极端钦佩的，就诊者户限为穿。他这一年的医金收入计算一下，竟有一万元之多。但是他并不积蓄，总在各方面用了出去，以致赚来的钱到手就完。

孙先生一面行医，一面还是要开药房。所以在澳门开了一家，在广州继续开一家，再在石岐也开一家。我没有办法阻止他，就帮帮他的忙。到第二年，他就把店里事务，交托一两个伙计管理，这样糊里糊涂的让他们去经营，竟把孙先生的医金，统统放在买卖上用完。到后来连开销也不够了，我就常常替他想方法来维持。

（四）上李鸿章书之经过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他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纸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稍为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诠，别号天南遁叟）。王韬曾到过香

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 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下对于世界智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

（五）组织兴中会与筹备在粤革命

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大约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间，就正式成立兴中会。当时的会员寥寥无几，除了他哥哥以外，在会里稍有关系的，就只有郑三伯（荫南）、刘祥（刘季生之叔）等数人，并募捐到一点钱。自此以后，会中情形，日日在那里发展，他就写封信给我，信上说："前次从香港到澳门去，在香山轮船栏杆旁所说的话，不要忘记。"究竟他所说的在轮船上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到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他信上还说："这件事可以做得到的，你预备，我就要来了。"这时候，已是十一月。到了十二月月底，孙先生就回到香港。当时我因为学校放年假，已回到广州，住在朋友家里。他找不到我，

就打听到了我的住处，当晚趁了夜航船到广州来寻我。在元旦日早晨，就在我朋友家里找着我。当天（晚上）两个人又回到香港，找房子，设机关。为避人注目，就题了“乾亨行”的名号，装作做买卖的样子，暗里作为我们的总机关。房子找好，我就到澳门把郑士良找回来。在正月十几，又要我到上海来找郑陶斋。当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找回去帮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所找到的人，还有一个陈建威。陈建威是在水师学堂毕业，以前在小兵船当大副，这时适在赋闲，所以我就带了他回来。

孙先生在广东方面，又派人到内地去运动，联络那“绿林”营勇，其中如郑金部下的安勇，广东北江的绿林，城外三元里有名的乡团，香山顺德的绿林，这些都是我们预备起事的基本队伍了。

当我在上海时，谢缵泰、杨衢云二人也在香港入了会。这两人系先由谢缵泰入会，再介绍杨衢云。入会还有黄咏觞一人，他加入会后，很热心，在策划与金钱方面得他不少的帮助。

（六）第一次之广州起事及其失败之经过

这样办了几个月，孙先生天天在香港广州间来往计划，并在广州双门底，租了一间王氏家祠，假托开一个农学会，预备在九月初九日就发动。为什么要定九月初九发动呢？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以为那一天是粤俗扫墓之期，无论什么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时来往的人很多。我们预备起事的，香港方面有三点会会员几千人，如果在那天混到省城去，人家就不易注意了。

九月初，我们在香港开一次会议，人数很少，只有七八人。这是最后一次会议。为什么开这次会议呢？当时广州和香港两方面的事情完全预备好了，孙先生意思开这次会议，就是要公举一个总统出来，可以由他发号施令。一开会议，当然一致通过举孙逸仙当总统。通过之后，大家就同孙先生拉手，恭贺道喜。这件事情办好，孙先生就想先到广州，预备不再到香港来了。所有在香港的财政军队等等交杨衢云负责处理。我们也就预备都离开香港，到广州去。当时，杨衢云胆很小，不肯到省城来冒险。最后他也答应在九月初

八晚上，由他带了三点会三千人，搭夜船到省城，天亮到岸，我们就马上动手。这样当然算是很妥贴了。孙先生就把银行里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军械统交给杨衢云，预备他最后到省城带来，他到了省城，就可举事了。

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孙先生说，可否把总统的地位让给他，以后到省城，事情办好了，再还给孙先生。孙先生听到这几句话，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发生地位之争，非常痛心，精神上也就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就约了我同郑士良三个人，开一个会议。郑士良听到孙先生说明上面的事情，他就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当时我就说："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们还能起事吗？照我的意思，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是没有关系的。"孙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在当天晚上，再开一次联席会议，出席的人中，还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系化学师），是孙先生由檀香山约来的。在会议席上，孙先生就自己提出来，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在事前我们既然说妥了，会议表决，也是无理由的让给杨衢云做总统。第二天，孙先生就到广州去，我们几个人过了两天也去了，只留杨衢云一个人在香港。

初八晚上，我们在广州，什么事都预备好了，只要等天亮，就可动手。那时，孙先生住在河南尹姓的朋友家里，陆皓东住在南关"咸虾栏"，我就住在双门底总机关附近一个亲戚开的铺子里。到初九日，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马上跑到农学会。等了好久，并没有消息。绿林首领，军队首领，民团首领等都来讨口号，等命令，而孙先生却还没有来。本来香港船在早晨六点钟就应该拢岸了，我们一直等到八点钟，才见孙先生行色匆匆的拿了一个电报来，一看是杨衢云打来的。电报上说："货不能来。"我就同孙先生商量这事怎样办呢？我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吧！"孙先生也以为然。一方面就把领来的钱，发给绿林中人，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同时马

上打电报给杨衢云，叫他“货不要来，以待后命”。诸事办妥以后，孙先生就同我想方法，觉得现在处境很危险，不走开，恐怕过了期，不能动身，还是离开广州。孙先生说自己有事要办，叫我先走，我就在当晚乘“泰安”夜航船回到香港去。

第二天，是星期日，孙先生租到一只小轮船，驶到香山唐家湾坐轿子到澳门，再从澳门搭船到香港。他这样兜了一个圈子，费了两天工夫。我在香港，却焦急得了不得。因为我到了香港，广州的事情已闹出来了，人也捉去了，机关也封了，花红单也贴出来了。郑三伯亦回到香港找着我说：“传说孙博士也捉去了。”我觉得事情不好，孙先生迟迟不到，恐真有不测。这样疑疑惑惑的着急了两天，才见孙先生到我家里来。他来了，就说：“现在我们究竟怎么样办呢?”两个人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方法。本来我们有一个英国律师顾问在香港，他就坐了轿子去问那顾问：“我们住在香港能否不发生危险?”这位英国顾问虽是当律师的，对于这件事在香港却是初见，并不知道政治犯有没有特别规定。所以他说：“这是没有办法，不要吃他们的亏，还是离开香港最好。”孙先生回来对我说：“顾问已叫我们离开香港，较为妥当。我们还是跑吧!”就找到了一张报看看，今天有什么船离港。看了报，知道有一只到安南去的船，当晚就开，就派人去买船票。岂知这艘船，是货船，不乘客人的。后来打听到还有一艘船，船名“广岛丸”的，明早到日本去，虽然也是货船，却有四个舱位。孙先生就约了我同郑士良三人，乘这只船到日本去。船一出口便遭大风，经过十四天，才到日本的神户。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耀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象印在脑中了。

二　孙先生之抵日本及漫游欧美

（一）到日本后之行动

我们在神户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到横滨。但是在横滨，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我们在船上，想到住居问题，倒很不安起来。凑巧孙先生想起从前最后一次从美国回来，经过横滨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广东人陈青，到船上来兜卖东西。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所以孙先生看见陈青是广东人，也同他说起革命来了。陈青听了孙先生的话，回去就对他的同乡说："今天船上有一个人，很奇怪，他说要在中国造反呢!"这个同乡好奇心起，就跑到船上去见孙先生。孙先生见他，问起他的姓名，知道他姓谭名发，在横滨开一间洋服店。两个人就谈了一会。最后，谭发还答应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帮帮忙。这一次我们到横滨，孙先生就想起这个人来了，所以叫我们留在船上，他一人登岸据着住址，去找谭发。找到了，说了来意，商量栖留问题，谭发就替我们租了一个楼面。这个楼面很小，只有六席的一个房间，孙先生看定了，倒也很满意，就回到船上来。当孙先生登岸之后，我们整候了半天，不见回来，心里很为着急，以为出了甚么意外。好容易等他回来了，才安心的跟他到那新楼面住下。那时候心里到舒服起来。因为到了这里，中国政府已追究不来，而且在这个地方，又有了住宿的场所。现在我回想起来，总觉得那时候的舒服，真非言语所能形容了。

我们在横滨也没有什么事做，大家出去逛逛市面，在家看看书。一二日后，谭发介绍给我们几个人，其中有一位冯镜如，就是冯自由的父亲。当时冯镜如在横滨开了一间外国文具店，又有一位冯紫珊，乃镜如之弟，也是开文具店的。孙先生就在那一天晚上开起会来，派冯镜如为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他的兄弟冯紫珊派为司库

（那时候冯自由只十三四岁）。这样过了几天，孙先生就剪去头发，换了西装，预备叫我一同到美国去。其时，美国对于中国人，已有禁止进口的命令，所以美国领事面告我们，不宜冒险前去。孙先生说明他是檀香山出生，领事才给他护照，而我那时因为没有办法，就在日本耽搁下来。过了几天，郑士良也回到香港去。所以这时候在横滨的只有我一个人了。

（二）由檀香山至美国英国及伦敦被难之经过

孙先生到了檀香山，先看了他的哥哥，告诉他以前所经过的一切情形。他哥哥说："这不算一回事，还应继续干下去。"于是也开了几次会，多找几个人入会。不久孙先生就到美国。到了美国，也竭力宣传革命的意义，希望华侨帮助，把满清政府推翻，夺回政权。当时很有几个人来入会，捐了多少钱。自三藩市上岸，沿途宣传，一直到美国的东岸，才渡大西洋到英国伦敦去。

到了伦敦，也不认识什么人，恰好那时候康德黎博士已回到英国，见孙先生到了，就替他在自己家的附近，找了一间房屋住下。自此以后，孙先生就时常跑到康德黎博士的家里，谈谈天，看看书，这种情形，差不多天天如是。后来，忽然有好几天，没有到康德黎家里来，康德黎夫人以为很奇怪，到孙先生的寓内去寻，也没有消息。这时候，就是在公使馆被拘的事情发生了。

孙先生被中国公使拘留以后，公使龚照瑗（湖南人）就预备租了一艘船，造了一只木箱，把孙先生钉在里面，运到中国来。我们要知道，当时孙先生怎样会被公使馆拘留起来呢？照孙先生自己做的伦敦蒙难记所说，是道遇公使随员邓廷铿（号琴斋），自言是香山同乡，他乡遇故，就拉到邓家内谈天。原来他的家，就是中国公使馆，以后先生又遇到好几次。末了一回，即被挟持登楼，禁诸室中。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

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

孙先生在公使馆内，一切摆布，多是公使馆参赞英人马凯尼一个人计划。起初把孙先生押到四层楼上，就派邓廷铿去讨口供。邓廷铿对孙先生说："我知道你是孙逸仙，请你把你的事情告诉我罢。现在无论如何，是跑不了的。中国公使馆照国际法律算是中国地方，外人不能干涉的。公使要把你送到中国去，如果你肯将事情告诉我，或者还可想方法，否则你就一定完了。"孙先生不理他，但说："我们是同乡，为甚么不替我想想法子呢?"邓廷铿说了几次，无法探出口供，以后就不再来了。

孙先生拘留在使馆以后，他们倒很优待他，每顿饭有四样湖南菜。但是孙先生恐怕菜里有毒药，都不敢吃，只吃面包和牛奶。有一天，孙先生把一张纸写了许多求救的话，折成一只燕子向窗外飞去，很不巧刚刚飞回来在公使馆的园子里面落下，于是他们把房中的百叶窗都钉起来，孙先生身上所有的纸，也都搜了去。所剩的，只有一枝铅笔和几张金镑钞票，还有几张名片，因为这些东西藏在鞋子里面，并没有搜去。但是一天天过去，外面的消息还是一点不通。后来孙先生就对一个天天到他房内清炉灰扫地的爱尔兰工人说话，求他想法搭救，请他把他写好的名片，送到康德黎博士家去。岂知这个爱尔兰人，虽是答应下来，但是他不但不送去，还去送给公使馆里的人看。这样公使馆防备更严，要逃脱更无希望了。

过了几天，仍没有消息。当时到孙先生房内清炉灰扫地的本来是两个人轮流当值的，这一天，就是一个年纪很老的人进来。这个人名叫柯尔，生性很诚悫，孙先生又求他搭救。柯尔问道："你究竟是为什么事拘禁在这里?"孙先生看他没有智识，要想用浅近的比喻去感动他。其时适土耳其回教徒屠杀耶稣教徒，很为残酷，阿米宁是土耳其属国，是欧洲一个很小的民族，被土耳其人残杀，欧洲各国的人很抱不平。孙先生要感动柯尔的心，就说："我的境况就同土耳其人杀阿米宁人一样，我是阿米宁人，满清政府就是土耳其，他们要杀我，请你设法，放我出去。"柯尔也并不一时答应，退了出来。他有一个妻子，天天到使馆来看他的。这天，他妻子来了，柯

尔就对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监禁着，今天他请我救他，以为如何？"他妻子的心肠很软，觉得这种残杀的事情，还是帮助的好，所以说："我们就想法搭救他吧！"于是老夫妻就计划了一个方法。

那时候的使馆门禁森严，无论什么人进出，都非常注意。柯尔的妻子回去后，柯尔就去对孙先生说："我们已定了主意搭救你，不过房门外，时常有人在钥匙洞内张望，你写条子时，最好不要给他们看见。写好了，也不要交给我，只要放在灰堆里，明天我来收拾炉灰的时候，就会替你带出去的。"孙先生就照柯尔所说的方法做了。第二天，柯尔扫灰果真把孙先生写好的名片拿了出去。他的妻子也到了使馆内，柯尔就叫她将这名片带出公使馆，使馆门口守门的人依例搜身，幸亏柯尔的妻子把名片放在反折的袖口内，才未被检出。他出门后，就马上跑到康德黎博士家里。

当时康德黎已七八天不见孙先生了，心里很为着急。这天晚上已过十二点钟，柯尔的妻子把名片送给康德黎。康德黎看见孙先生的名片，反面写"康德黎博士请你到公使馆救我"字样，他认得是孙先生的笔迹，听柯尔的妻子说明缘由，就恨极了！一方面他的夫人即时跑到孙先生的寓内，把所有文件，统统替他烧掉。一方面康德黎博士就坐了马车到公使馆，要求他们把孙先生放出。使馆守门人当然不理他。康德黎博士觉得这样不好，孙先生明明在内，经我今天这样一说，不要被他们运出，我今天晚上非把这座房子看守不可。于是就叫马夫到后门去看守，自己在前门坐在车上把守。一直守到天明，又跑去见了万臣博士（Dr. Manssion 也是从前创办雅丽氏医学校的老教授)，告诉一切，请他一同到警察总监处去报告。万臣博士对总监说："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学生，已被公使馆捉了去。"总监却说："没有这回事。"不理他们。康博士没有办法，一方面就到各报馆去请他们在报上宣传，报馆起初也半信半疑的随随便便替他登了一点，因为人人以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少人去注意。同时又跑到侦探所，雇了几个侦探，把公使馆暗中包围起来。万臣博士就去见英国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侯。沙士勃雷也不信，就去叫公使馆参赞马凯尼来询问，马凯尼又说没有这件事。这样各方

去奔走，结果都没有办法，康德黎博士想只能在报上竭力宣传了。果然报纸上越登越厉害，马路上捎报馆新闻广告的牌，也写了很大的字引人注意。后来伦敦全城宣传遍了，于是轰动了几千市民，拥到公使馆门口来叫骂，一定要公使馆放人。最后说："如果不放，一定要把使馆统统拆下来。"这样闹得太凶，警察也干涉不来。公使馆的人慌了，沙侯恐有意外，再把马凯尼传到外务衙门，马凯尼知不能再赖，方才说出了真话。于是由英国外务部出公事到公使馆，勒令放人。马凯尼回来，到孙先生的房间说："好了，我们外交部要放你出去了。"其时外务部的公事已到，警察总监亲自到公使馆来，因为门前的人包围太多，排开众人方能进去，后来从后门把孙先生领了出来。出门的时候，有很多报馆记者，都要他报告详情。孙先生就说："等一回再说吧！"就与警察总监同车回到警署，具了亲供，才到康德黎博士的家里。

这一次如果没有康德黎博士设法，孙先生一定是不能活了。当时公使馆费五千镑钱已经租了 Grand Line 公司的船，预备把孙先生活放在木箱内，运回中国。如果不是满清政府要得到活供，孙先生在伦敦恐怕早已不能活命了。所以这一次所遇的危险，真是间不容发。

再当时柯尔答应救孙先生的时候，孙先生除了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他，还允许他将来出去之后，再要酬报他。所以后来康德黎博士介绍孙先生到处演说，请大家帮助，所捐到的几百镑钱，也统统送给柯尔。柯尔为了这事，早已被使馆辞退了。孙先生又因为问讯的人太多，就做了一本《伦敦蒙难记》发表出来（宫崎译为《幽囚录》）。

孙先生自从在公使馆出险以后，就在欧洲各国考察政治风俗，隔了一年多，才离英赴美。经过加拿大，乘皇后船到日本横滨，那时候我还在横滨，就住在我的家里。自此以后，孙先生就认识宫崎寅藏，及其他日本民党中人，再从事实际的革命运动了。

三　在日本之活动

（一）联络留日华侨及日本志士

乙未年秋天，广州事情失败，我和孙先生、郑士良三个人到了日本横滨，不上一个星期，孙先生就断发改装到美国去了，郑士良也回香港去，只留我一个人在那里住下。好在还有几个会员来谈谈话，倒也不觉寂寞。当时冯镜如甚觉高兴，请我迁到他所开的文具店内。这时候中日战争已告结束，邦交恢复，满清政府又派领事来驻横滨了。等到领事将到之时，兴中会的会员却都害怕起来，尤其是冯镜如、冯紫珊等，以为我在横滨，如果领事有什么举动，恐要连累他们，都急急忙忙的来请我避开，以免意外。我在当时虽并不怕什么领事，但事到如今，知道不能再留。好在有一两个日本朋友，还能关切我，替我设法。因此就搬到东京本乡一个日本朋友家里去住了。

上一年（甲午年）孙先生在檀香山的时候，结识得一个日本人，姓菅原名传（Sugawuara Den）。这一次，我们来到日本横滨，孙先生就去找他。果然菅原传已回到日本，家在东京，我们就到他家里去，相见甚欢，殷勤款待。孙先生离开日本之后，他还请我到东京红叶馆，大排筵宴的食过一顿饭。又介绍给我一个日本人姓曾根名俊虎（Sonci）。这曾根俊虎，原是一个日本海军大尉，因事去职，曾在中国北方多年，很留心中国的时事，颇能说几句中国普通话，也很喜读中国书，做几首中国诗，所以见了我，甚是投机，时常到我家谈天。他家住在东京横滨中间的大森地方，只须三五十分钟火车就可以到了，所以我在无聊的时候，就到他家里去谈谈，或是约他出来逛逛名胜，倒也可以消遣我那客中寂寞。

我住在横滨时，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个日本牧师。这个牧师很和气，有一天，他对我说："这里有一个老朋友，名岛津弥藏，

他很留心中国事情，有事时，也很愿意帮忙的，你愿意去见见他，我可以介绍。”我自然是说好。当天就随着这个牧师，到那朋友的家里。谁知这位有心帮助的朋友，正是病在垂危，卧床不起之时，因为他染着痨病多年，已奄奄一息了。牧师就在他的床前，把我的经历情形大略告诉他，并且对他说：“因为你很注意中国时事，所以我介绍这位陈先生来见你。”岛津弥藏那时候病势已沉重，不能多讲话，惟有点头会意，露出一片欣悦之色，又像很觉抱歉之意。我们不好久留，就告辞出来。往后，因为并没有继续来往，我也逐渐把他忘掉了。

数月之后，横滨会员见空气缓和，心神略定，又要我搬回横滨来。有一天，有一个日本人，拿了一封曾根俊虎的介绍信来见我，我把他请进来，再把信拆开一看，知道来的日本人是宫崎寅藏。谈了半天，遂知道宫崎寅藏是岛津弥藏的兄弟。岛津弥藏本来叫宫崎弥藏，因为自幼出继在外，所以用承继人家的岛津二字为姓。

当岛津弥藏见着我的时候，宫崎寅藏正在暹罗，有一天，接到他哥哥的信，说有一个中国革命党重要人物，留寓日本横滨，时不可失，你须赶快回来。宫崎得信，就从暹罗回到日本，来见他哥哥。那知道生痨病的岛津弥藏，已等不到宫崎归来，在前几天死去了。当时岛津寄宫崎的信，并未注明中国革命党重要人物是谁，家在那里。宫崎摸不着头脑，虽然不时探听，总没有方法可以探听出来。

数月之后，有一天曾根俊虎的母亲做寿，宫崎和曾根都是注意中国时事的人，所以本来就有一点相熟。这一天曾根请客，宫崎亦在被请之列。其时他也请我，不过因事未往。在曾根的意思，很想趁这个机会，介绍我认识宫崎，后来见我不到，他就在席上把我的大略，告诉了宫崎。宫崎听得，回想到他哥哥信上的话，不胜之喜，就说：“好极了！我正在要找这个人。”随将以前的经过说明，向曾根要了介绍信，问明住址，他就即日找到我家里来。

宫崎见了我，如获珍宝，畅谈了一两点钟。他说：“我已和人约定，马上要到香港去，所以不能多谈，等到回到日本来，再图快叙吧。”我当时听见他说到香港去，就写了几封信给他，介绍他认识几

个在香港、澳门、广州的革命同志。我为什么要写这几封介绍信呢？我想我们的革命党，预备把中国大事负担起来的，如果在国内竟没有可以共谈的人，岂不是被人起疑吗？但是话虽如此，当时在国内实在没有几个人，所以我那时介绍的，只是略能谈谈革命的人罢了。

我当日由东京迁回横滨，其中还有一个缘因，要略为叙述。因那时冯镜如在横滨，和一家日本印刷店，订了一张合同，要他代印一部英华字典。但是冯镜如是一普通商人，不说他中英文字的根柢如何，又那里有功夫编辑什么书籍。但是合同已订好，书又编不出来，印刷人日日来催稿，所以才想到我来，就请谭发到东京来找我，替他帮忙。起初还托言横滨朋友，因老远不见，要请我到横滨叙叙，如是者接二连三的要求了三四次，我不好再却，就答应了他。实则我心里亦愿意见见他们风色如何，好再着手进行我的事。因此就同谭发再回横滨去（我迁居东京之后，那稍为关切的会友中间，也曾到东京来见面谈谈，惟冯氏兄弟似未尝到过）。

我到冯镜如店里，他已经办好了酒筵相待，我心里很为高兴，亦甚感激。席半，他方才讲出同日本人订约的始末情形，最后说这件工作，非得我答应帮助不可。我听了他的话，才明白今日的来意。心里本不愿意担任这项工作，但想到前途的生活很为可危，我家里本来并不宽裕，自从做了革命党之后，家里受累不浅，更是不能理我了。而那时我在日本，手上已空，本来有为外人佣书觅食之意，现在冯镜如如此着急，诚意求我帮助，答应下来，亦算是一举两得，因此就在席上应允了。数日后，迁回横滨，日间替他消磨了几点钟工夫，每个月底得他几十块钱，应付我的开销。

当时，冯镜如因欲便于编纂，还要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店里，在那里食宿。前后大约费了十个月的工夫，英华字典脱稿。这稿既系冯镜如出钱编纂，自然是用冯镜如的名义出版，出版后销路很好。但此书未脱稿之前，冯镜如的文具店失火，全间烧毁，我也另外租了一间小房子，一人住了下来。

不久，孙先生从伦敦脱险出来，离开英国，经美国、加拿大乘皇后船来日本。到横滨登岸，天还没有亮，他到我家里来，我还没

有起来。我在报上和孙先生的信中，知道他避难的详情，又早已接到他的信，要来日本。见面之后，真觉得异样快乐，他从死里逃生，今日能再相见，岂是偶然的吗？

孙先生到日本之时，我正想整装南下，到台湾一行。我把我的意思同孙先生商量。我说："我两人困守一方，无从发展，不是一个办法。现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可由你管理，我想趁此时机到台湾去一次。自从甲午战败，满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之后，年来不知搅到怎样一个地步，我没有到过台湾，我倒要前去观察观察。那里有一个日本朋友，约我去看他，我能够在那里活动活动，或者也可以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发展我们的势力，岂不较胜呆住在这里。"孙先生深以为然，从此我就别了孙先生一人南去。

孙先生住在我的房子内，倒也很好，又因当时驻横滨的中国领事，是一个自了汉，不曾与我们为难，所以冯镜如几个人，也就依旧高兴帮同孙先生重新活动起来。

有一天，宫崎把香港的事情办妥，再来横滨，到我家里来，那时我已到台湾去了。当时时光很早，孙先生还没有起来，听得有人叩门，就披衣出来相见。宫崎见了，说明来意，孙先生说陈某已往台湾，宫崎大为失望。及问孙先生的姓名，孙先生对他说了，他眼见面前的人，就是革命党的大首领孙逸仙，又高兴得了不得，当面说明一向仰慕的话，并把从前访我的事实来意，详细说出。孙先生早从我这里知道这段事由，知道他就是宫崎寅藏，也非常快乐，就请他坐下，自己进房盥洗，重新出来，同他谈了半天。从此以后，宫崎就不绝的到横滨来见孙先生，又请孙先生同到东京去，介绍见他生平最佩服的一个前辈犬养毅。

后来犬养毅又介绍孙先生认识一个进步党员平冈浩太郎。平冈是九州福冈煤矿的主人，家里很有几个钱，甚爱慕孙先生之为人，遂请孙先生到东京居住，好多识几个政客伟人，所谋更加活动。并且知道孙先生境况不佳，所有房饭各费，悉由他一人负担。又因为孙先生一个人在东京起居不便，就请宫崎的朋友平山周作伴，照料

一切。两个人住在一起，门上的名称，也就用平山周三字。孙先生不懂日本话，平山周能略解英文，还可靠他当翻译。

（二）与康梁交涉之经过

在孙先生没有回横滨之前，到我家里来谈天的人很多。有一个会员黎焕墀，他是做法国邮船公司的买办，同一个朋友郭雅生，两个人常常对我说起，要我在晚上抽出些时间，教教他们中国文字。因为他们自幼出国，中文的学问不多，现在很想借个机会自修自修。我听到这话，未尝不赞同他们的诚意，但我以为此种办法，未为尽善。所以我对他们说，他们的来意甚为可取，但是我本人性情不近于教读，况且我也不能长久住在横滨，所以照我的意思，以为不如正式办一间合宜的中国学校（那时候横滨华侨有一间公立小学校，规模很小，教法又很腐旧的），使横滨的中国青年孩子，一齐得受相当的教育，这样也可宣传我们的主张。黎、郭二人觉得很对，同几个会友商量过，就在中华会馆开了一个全体会议，当时到会的也有几十人。讨论结果，就决定以中华会馆为校址。学校的经费，一部分由中华会馆的产业划出，一部分由华侨分任到外边去募捐。这样一来，果然把开学校的事情，办得大有眉目了。恰好这时候，孙先生由英国回来，我因为要到台湾去，就把这件事完全交给孙先生去办。不过我在临走的时候，因为学校的教员，还没有着落，就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学校的董事，叫他们到上海去请梁启超代聘教员。

我为甚么要托梁启超替我们聘请教员呢？说来话长。乙未年正月，孙先生叫我到上海来，召集同志，回广东起事。当时我在上海住在洋泾滨全安栈内。其时适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进京会试，路过上海，也住在全安栈内。住在全安栈的，多半是同去会试的广东举人，也有做过康有为的学生的。当时有人对我说："康圣人到了！"康有为系志大言大的人，我们久欲延揽他同办大事，我想到在那年的春天，我和孙先生特地到广州去找他，到他那广府学宫里面教学的万木草堂，刚巧他还没有开学，没有见着。这一次我到上海，竟能同他同住一个栈房，我当然要去见见他了。康有为的学生，听

见我要去见他，总不以为然说："还是不去见他的好。"我很奇怪，问他们的缘故，他们说："康圣人的脾气是很古怪的，见了人，如果说得有些不合他意思的，就随便骂人，所以我们都叫他做康怪。"我说："无论他是怎样一个人，我一定去见见他，我是不怕的。"

当时，我住在全安栈的十九号房，康有为就住在二十一号，相隔只有几步，所以我就跑过去。他的房门闭着，敲了许久，才见房门轻轻打开，一个人探头出来，问道："你找谁?"我说："我要见康先生。"他说："我就是康某，请你进来谈罢。"我就走进去，他又马上把房门重新关起来了。

在三四十年前，旅馆的设备装置是很简陋的，全安栈的客房，也很狭仄，所谓光线空气，当然都不讲究。房间内也肮脏得很，把门关起来，更是闷气。而康有为在房间内，还是长袍马褂，谈话的时候，总是正襟危坐，一话一拱手，我也为之肃然起来。

不过我同他谈话，倒也并没有什么令人不快。寒暄之后，他问我来意，因何至此?我就同他谈革命。我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已很危急，满清政府，实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他也说："很对的。"然后他就问我长江一带的情形如何?人才多少?我就大概的把局面说了一下，他也点头称是。

我们正畅谈之间，外边又有人来敲门，康有为就去开了门，让那人进来，康有为说是他的学生梁卓如，当时亦是很有名的，我就说了几句仰慕的话，当下三人对话，谈了几个钟头，我才告辞而退。

当时康有为的几个学生，以为康有为是没有人敢无事去见他的，几个人在门外，走来走去，打听消息。等到我出来了，他们就围拢上来，问康圣人说甚么话?神气如何?我说康先生是很可以谈天的，他们倒弄得奇怪起来。我认识康、梁二人，就从那日起。

所以那时在横滨，觉得学校既然没有教员，就想起梁启超来。他那时正在同几个同志在上海办《时务报》，我就写了一封信，交横滨学校的董事，请他们派人拿着这封信到上海去见梁启超，托他代为聘请教员，交代完妥之后，我就离日到台湾去了。

横滨学校，孙先生把他起了个名字，称为东西学校。校董派了

两个专员，携着我的介绍信，到了上海，果然请得三个教员：一个徐勤，一个林奎，一个陈荫农，一齐到横滨来。这三个教员，都是康有为的高足，众人见了他们，真是欢喜无限，优礼有加，赶着预备正式开学。

但是三位教员到埠未久，先要把孙先生所定的东西学校名称，改为大同学校。孙先生想这个学校，既然交托他们去办，况且与彼等向无芥蒂，区区一个名称，随他们更改去，并不过问。开学之后，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有彼我之分。

四　台湾方面之活动

当时我之到台湾，其实也太过马虎，因为在台湾只有一个未尝见过面的日本朋友在台南当律师，又系朋友介绍，若果寻他不着，就不堪设想了。

幸而当我决意往游台湾时，有一个日本医生，姓后藤名新平，为人干练多才，系新任台湾总督儿玉的至交密友，那总督要他到台湾共事，就保荐他做了台湾民政长官，还未赴任，日本友人知道我也要到台湾去，便介绍我往见他，把我要漫游台湾的事告诉他。请他帮忙，他也慨然允诺。

我动程之前，照例到神奈川县去领护照，那县知事说："你到台湾时，把你的来历说明，自能容你登岸，也不需要护照。"我信以为然，便不再讨护照。由是告别诸友，孤身一人由东京搭火车，直往神户。到神户时，我想起有一个日本朋友，在神户县政府里当参事，我便写了一封信，差一个栈房小使，携到那友人家里。那人见信，便赶到我栈房相见，再由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县知事、书记官与警察长。数人极意周旋，令人生感。他们还写了两封信，介绍我去见台湾警察厅长，以及台北县知事。我拿了这几封信，便乘风破浪启碇南行了。

那时候，航行台湾的船，极不舒适，船既小，人又多，身体很

受累。我在船上，认识一个日本人，他是到台南去任高等审判厅长的职务，扳谈起来，到很投机。他知道我是中国革命党人，也很恭维了几句。走了三天，船到基隆，我们登了岸，他知道我第一次到台湾，就领我一同到一间日本旅馆。我们进去，栈房主人拿出登记簿来要我们登记。我就写了“中国人”三字。他就要问我讨护照，我那里得来给他。他们就说：“凡容无护照的中国人，处罚甚重，还是请回船上去罢。”我想我吃了三天船上的苦，到了此地，人已登岸，那有白回去之理！就说：“你送我到巡警局去，我自有办法。”店主就找了个巡警来，二人一同到巡警局去，走了一里多路，见了巡官，他说我不是中国人。其时我穿了和服，的确像个所谓绅士的日本人。我说：“我正是中国人。”他便作威作福，拍着案，要我拿旅券（护照），我说没有，他说：“那么就请你原船回去吧。”其时台湾割给日本未久，日本政府恐中国人运动台湾人反对他，所以检查中国人进口，非常苛刻。我知道我的日本话，不十分高明，口辩无益，所以我就叫他们拿了纸笔来，把我的历史，略为说一说，又说明所以不携护照的缘故，又从衣袋里拿出几封介绍信给他看，幸亏他还识些中国文字，他读了，知道我这个人有些来历，不敢怠慢，把脸改变过来，随手拉了个椅子请我坐下，他要去打电话，请示去。原来他是个基隆分署长，作不得主。等了一会，他回来对栈房人说，署长已答应，你便领这个人回去，但是他要到甚么地方，你总得先来报告。我听了，心才放下来。

第二天，就从基隆乘火车到台北城去。原来这台湾本系福建省之一部分，前清末年才改为省，以台北为省城。第一任巡抚，系刘省三，这城垣是由刘巡抚向其八拜好友富商林维源私人借资八万两建筑的。城墙全用大石条砌成，看来甚为坚固。我到台北，也没有什么目的，不过见识见识地方的情形而已。不过一人初到，真是不辨东西，正在打算驻足之所，同车一个日本人，他说是台北著名瑞芳金矿师，闲谈之下，他问我到台北住在什么地方。我说还没有定，他说他有熟识栈房，要我同住。我想我正在无地可投，遇到这人，总算幸运，就答应了。车到台北，已是下午八句钟，天乌月黑，又

无街灯，就跟着他走进一个栈房去，安顿好了，就叫饭同吃，他还叫了酒，相谈甚快。岂知他吃多了两杯以后，忽然红着面孔，对我说："我奉劝你，好好把你的来意说出，你到底到这里来做什么？如不然恐于你有大不便处。"我听了颇有些气，就笑回他说："你不要白操心，我的事，你不要管就好了。"后来我想起这疯子，恐怕是一个外防的侦探，冒充矿师来探我虚实的，也未可知。

隔一回，栈房主人进来，我就把名片给他，请他到警署，说明我到了这里，明早我还要亲自到署相见。店主见了如此来头，又见我有那种种介绍信函，便诺诺连声的退了出去了。

到了明天，我就去见厅长，厅长刚往日本去了。他的代理人代见，我说明来台湾的原意，并将那介绍信给他看了，请他转交。他说："很好，你可以随便住在这里，不过你到什么地方，先要告诉我们，我们好派人保护你。"其实他是要派人监视我，所谓保护，官话而已。同时又去访台北县知事，那知事看了信十分关切，并派他部下外事课课长特别招呼请饭，亦系一种刺探之意。

在台北，一个人都不认识，我那日本律师朋友，是在台南的。闲极无聊，记得一个同过事的朋友，传说在此经商，但不知落在何处。四处问讯，知道城北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大稻埕，系热闹买卖的去处，可以游的。我就坐了车子到那边去，只见街道狭窄，污秽不堪，只得下车步行，顺着路走去，留心看那两旁店家的招牌，以为普通店家的招牌，多半带有资本家家乡地方的色彩。走了不多路，就给我看见一家招牌，写着广嘉兴三字。我想这是广东人开的铺子无疑了，就跑进去。岂知脚踏进门，店内大小，都往里面跑说："大人来了！大人来了！"随后有一个年老的人出来说："大人！我们已经登记过了！"那时候日本人在台湾恣睢暴戾，台湾人畏之如虎，凡日本人，无论贵贱，都要人称呼他为大人的。看见我进去，以为又是日本人来借端需索了。我就打着广东话说："你们不要怕，我是中国人，并不是日本人。"这个老年人像有点不相信。我问他是那里人？他急忙就说是大日本人。因为凡在台湾经商，不是日本人，就几乎不能立足，后来多方开导，他始肯说出是广东嘉应县人。广嘉

兴三字之出处原来如此，我只猜着了一部分。嘉应县居民俱是客籍人，与广东土人言语不大通，甚少往来，我知再说无益，退了出来。又见对面有一间中国药店，我就向里边一个掌柜问道：“这里有没有广府人的商店?”他说前面不远有间茶叶店，是广东香山人开的。我谢了他，向前去，找着那茶叶店，走进去，用广东话向他们问，有一个香山人姓杨名心如的在台北，不知道他们认识不认识。他们都说认识的。我问：“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在一间办茶的洋行，叫良德洋行里。”我说：“初次到台，路途不熟，可否请派一个人去替我请他来。”这时候外面跑进一个人来，听见我说杨心如，就插嘴说：“杨心如在前几天，已回广东去了，不必去找了。”我听了，真像是当头浇了勺冷水。从旁又有一个人说：“昨天还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回乡之说，恐怕不确。”我说无论如何总费心替我打听打听，他们也以为然，就派了一个小伙计找去。不上半个小时，杨心如果然跟着小伙计来了，握手相慰，这一番快乐真是非同小可。他说：“快走回去再说吧!”我就谢了茶店里的人，跟杨心如到良德洋行。

这良德洋行是福建厦门人吴某所开，规模宏大，那时候已由吴某之子吴文秀继承，杨心如就在这洋行，替他当司帐，宾主甚相得。我同杨心如进去，见过了他的东家吴文秀。他这东家，年事虽未三十，却是十分老成，且有志气，我们之事，他从杨心如口中闻之耳熟，相见之下，愈见亲切，立刻要差人到我栈房里，把我行李搬进去，可以时时欢叙。我见其情足感，又可免旅邸无聊之苦，只好顺从其意，领了一个伙伴回到栈房，把东西收拾好，一同回到良德洋行住下。故友新交，推诚招待，令人真有如归之乐，一住便过了十多天。

在这十几天内，照约去见那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把要到台南的话，告诉了他。又由吴、杨的介绍认识了个广东大商赵满朝、容祺年等，同他们谈起革命，总算投机。不过我还须到台南走一次，不能久住，只好同他们约定回来时，再图畅叙。握手依依，黯然告别。

从台北到台南，船行有两天路程，路经澎湖，停船半日。那澎

湖厅长伊集院氏，临上任时，在日本由友人曾根介绍相识，他坚意要我同到任去帮忙。他以为澎湖岛内，尽是中国人，有我相助，事总好办。我知道我那时的地位，那里有工夫做这种工夫，故此婉言推却。今日来到此地，正好登岸相访，看看风景，谁知他又因事回国，由他的代理人出来接待，情意甚殷，又派人领我到四处游览。那澎湖系十余个小岛，一眼望尽，山高不过二三十尺，全无树木，贫瘠非常。游罢归船。第二天，便到台南安平海湾，惊涛拍天，非常险恶。等了半日，风浪稍静，才有竹筏多只出来，把我们渡到岸边。登岸，我先入了一个日本栈房，打听那日本友人住处，相去不远，叫栈主派人领我到他家里。原来这友人场面很阔，来的多是外商领事阔人，住着洋房，用的家具非常阔绰，见了我，甚表欢迎。台湾岛内的居民，厦门人居其六七，那朋友系以律师为业，他用一个懂厦门话的广东人做书记，见了我，知道是同乡，更形亲切。当时在座，又有两个厦门人，势甚汹汹，很像与那日本朋友开甚么谈判似的。我那朋友脸色红一回，白一回，神气很觉难受，我从旁静观，因不懂厦门话，正在莫明其妙。那书记就用广东话告诉我，这律师，不应该滥用他的当事人数千块钱，今日无力偿还，因此在争闹。我听了，心里不免有点失望，事既如此，只好替他想法，暂时解围。便向那厦门人问明来历，从中出主意，订限清偿，先把那律师的家具及贵重东西，立明单据，作为担保，问他们意下如何。厦门人见有了把握，那律师亦见可以暂过目前，彼此应允，立字了结。他们两造，反向我极口称谢，那日本友人，更觉抱歉万分。

我当初的来意，以为到了台南，就住在那朋友家里，现在看见这种情形，觉得有些难办了。那个书记又私下把那朋友目前的拮据苦况尽情告我。我想这样人家，那好久住，胡乱住了两日，正在没法可想，谁知那两个厦门人，因我替他们办妥了那钱的事，心里十分感激，特地来约我到他们家里去住宿。我由是委委婉婉的别过我那朋友到厦门人家里住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两个厦门人，当中一个姓庄的，一向充当波斯白头行的买办，台湾割让之后，生意因之闭歇，他的家道还好，品性亦佳，可惜对于革命的道理，不大留

意。并且我在台南，很不自由，日本警厅派了四个侦探，暗中监视，夜里还分开东南西北，睡在我那寓所四邻，局面如此，不由不令我浩然思归，决意回到台北。

我在台北时，认识一个《台湾新报》的总编辑日本人服部，人很有点肝胆，又酷好中国诗文。相识后，台北所有著名文人墨客的日本人，差不多都介绍相识，诗酒往来，意甚恳切。我往台南时，服部有一个学生在台南，服部便寄信与他，请他尽力照料。那学生知道我受四个日本侦探监视，就暗中写信告诉了服部。服部同几个关切朋友，大动公愤，在报上大骂台南当局，说一个国外文人，花钱到这里来游山玩水，为什么当强盗般把人监视起来？如此颟顸的政府，岂不令人齿冷，众口同声地竟把四个侦探骂退了。

过了一个月之后，我想台南方面，既然没有活动的可能，还是回到台北去好，因此就别过庄友数人及日本朋友。这朋友觉得非常抱歉，替我买了船票，就送上船，叮咛后会。不一日到了台北，创立了一个支会，找进了五六个会员。又复停留一个多月，事情稍有局面，就想回到日本去。岂知我还没有到日本，横滨学校里，又闹出一番风潮来了。

五　保皇党之占领横滨学校

有一天，孙先生到大同学校去看那教员们。其实，我们会员与他们来往很密的，那一天孙先生去，也不是偶然的事。当时孙先生进去，房间内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桌上一张条子，上面写“不得招待孙逸仙”几个字，并无下款。孙先生看见很奇怪，并不说什么就出来，见着几个兴中会的会员，把这一段意料不到的事告诉他们。大家听了，都以为校里的人无理，非去严重质问不可，一齐到大同学校来。当时校长就是徐勤，他见来势汹汹，不敢出来。他们吵着要追究桌上字条的来历，徐勤站在房门口说不要误会，字条不是他写的。当时又有几个董事在座，做好做歹，替他辩护。我们几个会

员，只得责斥几句，说他们不念木本水源。有性子不好的，要同他们火拼，被孙先生制止，一同出来。从此以后，孙先生亦不再进大同学校了。兴中会创办的学校，到这时候，被康有为的学生拿去，这还罢了，以后还成为兴中会敌党的总机关，这才可叹！

后再细查这件事的来历，原来其中大有文章。康有为自从乙未年在京联络一班新进，所谓公车上书之后，声名渐著。过两年再到北京，创办一会，叫强学会，交结日广，他还私下见过光绪帝，光绪颇为他所动。他自然兴致勃勃，野心亦从兹发动，知道他的学生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密迩，于他前途有所不利，就写信给徐勤等，说不日我有大拜之望，尔等务宜与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庶免受他们所累。他们既系他的门生，况且前程如此远大，因此顾不得其他，演出此出辜恩负义的戏来。

同时校内董事多人，以及许多商人，听到康有为将来要做宰相，也都偏向到那边去，对于孙先生，非常冷淡。就是支会会长冯镜如，与他的兄弟冯紫珊，也改变态度，其余智识稍差一点的会员自然也渐渐移动脚跟，投降到那边去，加入中国维新党（China Reform Party）了。

这事发生未久，我就回到横滨，冯镜如把事来告诉我说："孙先生不应该同徐勤等闹意气，那条子不知是谁弄鬼，怎好就冤枉好人？你回来正好，还是请你调停罢。"我说："无论如何，这个学校是我们创办，教员是我们叫他们来的，他们决不应这样瞎闹。你这话是不对的，你试想想，这事还有什么调停的余地？"于是两方面就成了水火，成为不解之仇，这时候孙先生早已搬到东京，我也就到东京去。

六　杨衢云之重来日本及被摈

当孙先生从美国回到日本，外国报纸宣传说孙先生已筹得二三百万块钱在手，预备再行革命。因此杨衢云在南斐洲看见这张报纸，

就不辞跋涉，又到东京来见孙先生。

说到杨衢云第一次革命亡命时，他也算机警极了。我们答应到前敌的，都先往广东省城。他是答应最后率领后队到省城去的，到时，他不但不去，还在一两日之前，把辫子剪去，做好几套西装，衣箱也打好了，嘱咐车夫一步不好离开，等到省城失败的消息一到，他便坐着他的手车，预先叫人把船票买好，头也不回，一口气就坐船跑到印度的加尔喀达去了。在印度住了些时，还恐隔离不远，有些不稳，再从印度登船直到斐洲极南，离海岸千余里内一自由国内，才算安心。那自由国名叫租汉尼士卜，有中国人数千，工商业颇为不恶，而广东顺德县人十居八九。正是天涯海角，相去万里，中国人是不容易到的地方，因此凡有同乡到此，无论识与不识，总是争着欢迎的。杨衢云到此，不但可以留宿，还有人解囊相赠。杨衢云后来对人说，前后用了他们好几千块钱。但是只身作客，终非了局，一闻有此好机会，就立定主意，硬着头皮，要到东洋来见孙先生，亦属人情之常。他在南斐洲时，也竭力宣传革命，其中有一个姓黎的最为热心，要跟他回来效力，将所有生意卖给他人，带了一二千块钱，一同离了斐洲。道过香港的时候，杨衢云不便登岸，早已通知他的妻子，等到船到时，偕同儿女上船，在船上会齐。到日本，在横滨登岸，当时我与孙先生正由东京去到横滨，住在一个友人的俱乐部内，得闻杨衢云到了要来相见，真是出我们意料之外。当时请他进来，大家见过，孙先生便请他到旁边一间房内，把房门关了。我见了这情形，心里不免有点着急。大约过了半点多钟，房门开了，他们两个人也出来，杨衢云脸上看似很难过，我只得泛泛的敷衍他一回，他也告辞去了。我就问孙先生同杨衢云在房内的情形，说了什么话。孙先生说："我当时真恨极了，我责问他当日的事情。我说：'你要做总统，我就让你做总统，你说要最后到广州，我就让你最后到广州，你为什么到了时期，你自己不来？那还罢了，随后我打电止你不来，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来，把事情闹糟了，消息泄漏，人又被杀了。你得了消息，便一个人拼命跑掉，这算是什么把戏？你好好把你的理由说来，不然，我是不能放过你

的！’杨衢云俯首无词，最后他便说：‘以前的事，是我一人之错，现下闻得你筹得大款，从新再起，故此赶来，请你恕我前过，容我再来效力。’我听了又好笑，又好气，见他如此认错讨饶，又如此愚昧可怜，只好作罢，放了他出来。”

杨衢云知道此次冒昧回来，一家数口，度日不易，便租了所房子，开一间英文书馆，授徒过活。那姓黎的后来知道，心里着实恨他，但是手上的钱，又被他用去八九了。过了些时，姓黎的郁郁不乐，得了一病，可怜就死在横滨。

七　余之再赴台湾及返香港

我同孙先生在东京住了几个月，台湾方面的朋友，常有信来请我再去。我想在东京无所事事，不妨再到台湾去活动活动，因此又告辞了孙先生，自到台湾去。这次到台湾约有半载，加入的会员，虽然仍是不多，但是募到的钱，也有二三千块。我还记得当时闻得康有为在北京失败，六人殉难，我就在台湾联同几个有心人开了一个追悼会。在台大约六个月，重复回到日本来。我同孙先生商量说，我们死守在日本，也是不对的，我意欲回到香港去办一间报馆，一方面用文字来鼓吹革命，同时还可以做我们的革命总机关。日本方面由他一个人，尽可以对付了。此时相依为命的，只有他和我两人，我从此离开，他更无共话之人，所以他初意甚为不愿。但我心已决，他亦不好十分阻止。只是有一层不能不顾到，就是此时能否听我混迹在香港，还不可料，惟有私行改名，回去试探，如果无碍，然后筹备开办。他又答应将来替我采办铅字机器，寄回应用。商量妥贴，便别过中外亲友，孙先生亲送我到船，恻然挥手，随分东西。

八　革命党与保皇党交涉之经过

戊戌年康、梁失败，先后从北京逃了出来，梁启超在天津就和平山周同乘日本兵船到东京，康有为先到了香港，才由宫崎招待到日本。宫崎、平山为什么要使康、梁到日本呢？当时日本朋友的意思，以为孙先生和康、梁同是要救中国的人，如果居间调停，或者可以联合，中国事当更好办到了。所以他们使两方面都到了日本，就有联合的机会。那时我由台湾第二次回到日本。一日，梁启超要约期与我们会面，我们想既然他们有心，当然也很赞成，就约在犬养毅家里相见。到时，梁启超到来，他说康先生有事不能来，叫他代表。犬养毅是主人，殷勤招待，四人围坐共话。犬养不懂中国话，陪坐到晚上三更后，就告辞回房安睡，留我们二人继续谈话，直到天亮。一夜的话，不外陈说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梁启超答应回去同康有为商量，再来答复。

过了两天，我与孙先生商量说："康有为既然派了梁启超同我们谈话，我们也应该去看看他。"孙先生就叫我去。当下我就邀了平山周同行。到了康有为的住所，入门，就见着徐勤，对他说明来意。他说："巧得很，今天康先生有些脑痛，不能见客。"我说："这也罢了，我来并没有什么事，不过来问候而已。"我正要同平山周回去，凑巧梁启超刚从后面出来，见着我就说："原来是陈先生，请进来。"我说："君勉刚说你贵先生有病，不能见客。"他说："并无其事，请进来。"他就招呼我们入到客厅，一面又进去请了康有为出来，不久康有为果然出来了。同时厅内还有两个人，由梁启超介绍，一个是广东人梁铁君，一个是直隶人王照，同是来避难的。我们一共七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还没有讲到什么问题，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边——就对我说："请你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由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话还未了，康有为觉得不妙，就忿忿的对梁铁君

说："你给我领他到外边去，不要在这里啰皂罢。"梁铁君起来强拉着王照出去，我们就彼此纵谈。我对康有为说："满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康有为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我说："要是先生是个没有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你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末你不能为了你'今上'待的你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所以请先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据你先生说，你'今上'亦是救国同志之一，那么革命的办法，并不是叛他的。我们想把中国弄好，革命若果成功，他亦应该赞成的，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要是为受了一人的恩，便死心塌地的向着他，死也不肯转移，那就风尘的女子亦优为之，情场上这种忠肝义胆的故事，发现不少，反不肯让先生独步了。"康有为没有什么好回答，只说了"今上"怎样好，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我同他三个师弟反复辩论了三点钟，末了他还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就说我们改日再谈罢，就告辞出来。

那时康有为的门生，自失败之后，志气甚为颓丧，听到我们劝他们来合作，里面就生出两派的意见来。康有为对于革命原来表同情的，不过因到过北京，见了光绪帝之后，从此自命为君主立宪党之领袖，利用时机，来自行其道。他这人是不能居第二的，故此次对于合作，实有些不愿意，徐勤等人是附和他的。至于梁启超理性比较的充分，况且他不在领袖的地位，对于合作，认为合宜，故此心内甚为活动。附和的虽是有几个人，无奈畏惧他们的康先生，不敢有十分鲜明的表示。

有一天，欧榘甲（也是康有为的门生）同一个同学到宫崎住的小客栈"对阳馆"内，约孙先生同我去商量合作，讨论了许久，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欧榘甲对于什么事情，都说不能作主，总说要回去请教康先生再定。当时我们也曾问过梁启超，合作之后，如何对待康有为？他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

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这主意原是很坚决的。这次欧榘甲来，还是口口声声忘不了康先生，所以我说："你要同你先生去商量，那么这事是没有希望的。你此来若是有全权决断的，就不妨谈下去，否则谈了也是空话，不会得到结果。"他听了也就去了。

后来康有为因为和王照发生纠纷，闹了好几场，被日本当道知道，恐怕他们要闹出什么事来，就叫他离开日本。而在康有为此次东来的时候，却说是奉了光绪皇帝的衣带密诏，要他到外国请兵求救的。人问他要密诏看时，他又说临出京时，因某事之必要，已经烧掉了。所以听的人，大概都付之一笑。他在日本也见过几个要人，总不得要领，如今又遇着这退去之风示，更不得不急急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

九 联络三合会哥老会之经过

我此次离开孙先生回到香港，依然用我在日本用的服部二郎名字，投入一间外国客栈住下。因为乙未之事，虽隔了几年，但是我们初离香港，往日本之后，不久就见外国报上登了一段新闻，说香港政府明令五年之内，不准孙逸仙回到香港来。我此次回来，正不知那政府能否容我立足，我便私访了几个亲友，问明情形，不见有什么不妥，就托人找了房子，筹备办报。一面按着计划联络党会，招集旧人，为第二次革命之预备。

其时有一个会员"陈南"，客家人，也是从檀香山回来的，他很熟识三合会的党徒。我因为要联络党会，非先入党不可，所以托他想法。他就邀了一个嘉应州和平县三合会中资格最老的首领到香港来，替我"开台"入党。

照普通入三合会的仪式，召纳新来党员，谓之"开台"，应该请许多会员，到山堂里开一个会，先由会员介绍新来的人与大家认识，然后当堂按着仪式，设立五祖神坛，点了香烛，使新来的人向五祖

牌行礼。行礼时拆散头发，因辫子是满洲的装束，要反清复明，应该散发宣誓。还要取新入党人的血，和在酒内，大家饮过，才算为普通会员。等到日后立功，然后按级推升，分居草鞋、白扇、红棍等等要职。我那时入会，是特别的，不能尽照普通仪式，只由那请来的首领到我家来，在场只有我及陈南与那首领，在一天晚上，很简单的行过礼，就算入了会。

照例进了会以后，首领有权封各会员做什么职位，照三合会的规矩，职位中最重要的有三个人，就是红棍、白扇、草鞋。红棍是掌刑罚的，有人犯罪，他可以开堂审判，施刑罚。白扇就是一个会里的军师，有设计指挥之权。草鞋，是传递和探听消息的。我入了会，龙头就当堂封我为白扇。本来得到这种职位，都要靠资格老及入会年数多，像我一入会，就封白扇，他们谓之“白日升天”，非常荣幸的。

首领封了我以后，我就给他百把块钱，请他回去代我请那体面的会员吃饭。因为这样办过，他们都知道我入了会，当了职，将来办事，就可以发命令、调动人马了。

我入了会以后，在广东方面，已很可活动了。但是要在长江方面活动，就一定要联络哥老会。不过这件事有些困难，因为广东三合会同长江的党会，向来没有联络。我要去进哥老会，就须另寻门路。当时有一个康有为的学生毕永年，字松甫（湖南人，拔贡），戊戌年在北京，康有为叫他带兵围颐和园，他不肯，就先行出京。后来跑到日本，见过了孙先生，就入了兴中会。这人于两湖会党的情形很熟，我想起了这个人，就通知他托他运动会里的龙头，到香港来商议。

不久，他果然领了几十个人到香港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杨洪钧、李云彪、张尧卿、顾鸿恩等数人。杨洪钧是金龙山堂的龙头，李云彪是腾龙山堂的龙头，这两个山堂，在长江的势力，算为最大。他们到了香港，又是按着他们的老规矩，点着香烛，当天发誓，杀了一只雄鸡，用鸡血和了酒，大家饮过，向我行了最隆重的礼，举手高出顶上尺余，我就算加了盟，他们当堂公推我为龙头之龙头，

也算是异数。我留他们在香港住了两个多月，然后送了各人盘缠，叫他们到日本，去见孙先生，再回到长江去，候我们的消息。

当时史坚如新近在香港入了兴中会，这人聪明忠实，很有志气。我以为他入世未久，阅历尚浅，就托张尧卿等领他到长江方面去见见局面，再到日本去见孙先生。

我在香港，一方面加入三合会和哥老会，一方面筹备办报的事。诸事都妥，孙先生代我买的印刷机器和铅字，也都已运来。只是买来的铅字，并不照单采办，缺点甚多，非得亲回日本眼同采办不可，同时又可把联络党会的事，与孙先生详细说说，我就决定再到日本一次。

当我到了日本时，史坚如和党里的人，都已回中国去了。那时孙先生手上稍觉松动，又因在横滨，比在东京较可活动些，并且菲列滨代表彭西也住在横滨，时常接洽，也比较方便，所以已由东京重新搬到横滨来。

十　再与康梁等之交涉

一天晚上，梁启超及康有为其他的门生在日本某菜馆开了一个送别大会，送别林士圭等回汉口去筹备起事。到会的除了康有为的学生外（康有为是时不在日本），有日本的同志朋友，孙先生和我们兴中会的会员多人参加在内。他们知道我船到日本，就派人到横滨码头来接，一同乘车来到东京，把我送到这里来。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可惜那夜林士圭搭车到横滨上船归国，不能长谈，虽在席上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林士圭珍重告别，大家也就散了。

我到了日本，就把国内的情形一一告诉了孙先生。又同着孙先生把印报的铅字配齐，大约有一个多月，就仍旧回到香港来。

当时梁启超因为也要向外发展，想到檀香山去。孙先生爱重其人，亲自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见他的哥哥孙眉。后来他哥哥见了

这封信，极意招待，他就住在他哥哥的家里。当时孙科大约有七八岁了，还没有开蒙，就由孙先生的哥哥，请他替孙科开学。

当时梁启超对孙先生说话的口气，总是说，我们虽然用保皇的名，实际还是革命，所以孙先生写给哥哥的信，对于他甚为关切。后来梁启超在檀香山开会，得孙先生的哥哥竭力帮助，捐到不少的钱。

我回香港时，康有为刚在香港。梁启超给我一封信，叫我面见他，信内就是力劝他与我们合作。这封信系梁启超和几个同学，几番商量，然后起稿的。我到香港，就差人往约康有为见面，他派了梁少闲等三个学生来见我，还带了一条纸条来，上面随便写着甚么千里神交，不必见面，有什么话尽管对他三人说。我说："既有代表，自可商量，不知是否有全权可以当面表决?"他们说："这是不能的。我们来，不过把你所说的话，转达康先生，要由他去决定的。"我想这事非得对面详谈，必无得着好结果之理，我就把梁启超给我的信交给他们请他们转交。我说："他要是愿意见我，我们还可以商量，否则就不必多麻烦了。"这三个人拿了信回去，后来也没有什么消息。

过了些时，梁启超从外国回来，到了香港，冒着日本人的名字，住在外国栈房香港酒店里。他派了张煜全来见我，说他不便走动，请我到栈房里去会他，有事商量。我便跑到那里，见了面，还是讨论那合作的事，结果还算圆满。当时徐勤也在香港，梁启超就请我和徐勤把合作章程拟好，再等两方面通过之后，好按着进行。梁启超还有专函交代徐勤，然后离开香港，我便找徐勤同他商酌，他当了面并不说别的，只不愿把章程起草，屡屡催他，总是推诿。合作之说，只好作罢!

实在说来，梁启超个人对于革命向来甚少反对，而不少赞成，看他的文字，这层意思，时时会流露出来。说他没有宗旨，恐不足以服他的心。但如他真是以救国为目的，那么革命就可以救国，何必一定保皇。若果说非保皇不能救国，恐怕理论上也讲不通。康有为是一定要保皇的，不过他的地位和环境，与梁启超不同，所以故

为曲说，亦未可知。简直说，革命与保皇，亦不过救国之一策。梁启超之活动，弃保皇而取革命，你责他对于他的老师不肯服从则可，至若对于救国，又何尝有分毫异处？况且他们北京戊戌之役，原是贪懒趁便的，救国并非保皇，保皇二字，系失败后方才无中生有的生出来的，故此说梁启超没有宗旨，他心里一定不服，救国才是他的宗旨呢。当时他不能简捷直白的说出来，不是一时糊涂，就是他的气魄薄弱所致。

后来康有为到了加拿大，向那绝无政治思想的华侨，把光绪帝歌功颂德，恭维得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着他似乎就要亡国。你想那些知识薄弱的华侨，那禁得起他的辩才巧说？况且他又答应着入会的，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晋爵，共享富贵。因此稍知爱国的或怀着野心的，都来附和他，一时进行顺利，募捐了不少金钱。他就写信回来，痛责那倡言合作的学生，说他们太无志气，不识潮流，要附人骥尾，实属可耻，今日有了加拿大这种好成绩，更要痛悔前非，自己争气。这一番教训，把那些心想活动的门徒骂得哑口无言，自此以后，梁启超亦只好死心塌地，跟着他一路走，打着保皇旗号，办报演说，同他一鼻孔出气。而我们那海外各埠的兴中会会员，亦受他们的迷惑，有许多人变节。至于会务的进行，受他们的打击，更不堪言了。

十一　惠州起事之失败与史坚如殉难

且说我在日本把铅字配齐，回到香港，在己亥年十二月下旬，就把《中国日报》出版，与那满清政府公开的宣战，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第二年便是庚子年，拳匪大闹北京，满清帝后逃到陕西，八国联军入了北京。当时满清的命脉，正是不绝如缕，我们第二次举事也着手预备。当时杨衢云仍在横滨教书度日，此次的事，本来不敢与他同谋，后来他打听出来，便求孙先生无论如何，允许他回到香港来帮忙。这人精神魄力，确胜于常人，怎肯课徒授读就

算了事！孙先生恐生枝节，不便却他，就准他回来共事，写一封信给他，为他先容，到香港来见我。信里面说："衢云愿意回来帮忙，请照从前一样，大家一块办事。"另有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我说："外面细碎的事，可听衢云帮忙，机密事情，对于他应守秘密。"杨衢云到了香港，互相见过，安顿好家小，日日到报馆来办那筹备举事的事，无论大小，奔走不倦。回来不久，就介绍一个出力的朋友，进来入会，这个人就是李纪堂。

庚子年五月，北京入了联军的手，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都按兵不动，不听勤王命令。当时在香港我们有一个老师，大律师何启，他是一个在英国毕业的医生，也就是创办我们的医学堂的一人，当过我们的教员的。他是香港立法院议员之一，从前第一次革命时，他暗中帮助我们不少。他与此时香港卜总督甚为相得，他私下与我商量，使我们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愿意代说香港总督转劝李鸿章。我想这样办法总算一个机会，就写信告知孙先生，后来也得了他的同意。当时李鸿章幕下的要人，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都是熟的，就使人约请他们从中助力，他们甚以为然，答应相助。又由何启拟一英文稿，由全体会员署名，送与香港总督，大旨说两广盗匪遍地，人心惶惶，若听李鸿章离开广州而北上，则两广必危，后患不堪设想，香港密迩两广，必受莫大之影响。体察大势，应请转劝李鸿章停止北上。际此中央无主，正宜讽其据两广，宣告独立以维治安。当时香港总督和中国人感情极好，他受了何启的运动，又接到这封书，倒很同意，也就修了一封信，由沙面领事转交李鸿章，委委婉婉地说明此意。

因为其时正在和议开始，清廷特派庆王为议和大臣，外人不答应，声言要派李鸿章。李鸿章在那时，当然是个国内重臣，资望最高，向来在总理衙门办事，和外国人交涉，比较的得外人信仰。清廷没奈何，电召李鸿章，克日到天津，派了招商局的"安平"轮船来粤接他。李鸿章接电后，便决意要北上。

我们当时劝告李鸿章独立，有许多人从中帮忙，以为总有些希

望；及听说他决意北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了，由是再同香港总督商量，请他待李鸿章过港时，面为劝阻他。

后来“安平”轮船经过香港，李鸿章照例上岸拜会香港总督，那总督果然劝他不要离粤，以维治安。谁料李鸿章无论如何，不肯答应，还说担保广东治安，不生问题。那总督见劝阻不住，只好让他回船北上。我当时还到“安平”船上见曾、刘二人，他们说：“傅相意志坚决，无法劝阻。”

我们当时本来预备作第二次革命，因有了联合李鸿章的事，就竭力在这方面运动了几时，等到李鸿章北上，知道联合救国已无望，就再从事单独进行。

同时我们以为李鸿章能够宣布独立，就可以组织新政府，所以通知孙先生预备，孙先生就和宫崎、平山等来港。但孙先生知李鸿章尚无决心，故到了香港，并未上岸，转到西贡去，静候消息。

宫崎听见康有为在新加坡，又想去运动他合作，岂知一到新加坡，合作没有说起，反被康党控其有谋杀康有为的嫌疑，同行的人，多半被逮下狱。孙先生闻讯，就星夜赶到新加坡，营救他们出来。自此以后，宫崎和同行的清藤等几人被逐出境，不准再到新加坡。当他们被逮时，他们之中，有携带日本刀的，新加坡政府视为行刺的凶器，及出狱，原物发还。清藤到香港时，曾把他的刀送给史坚如。孙先生就同宫崎乘船回日本，路过香港，香港的会员，皆到船上相见。当时李纪堂还是第一次见面，捐出三万圆亲交孙先生，为革命的补助费。

大家在船上商量起事的计划，因为当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对于孙先生的革命主张很赞成，和先生接洽过，答应起事后设法相助，所以孙先生对于第二次革命就变更计划，不到广州发难，预备先在惠州起事，沿海向东前进。孙先生在台湾等候，如果这边军队能够打到厦门，他就可以渡过台湾海峡，亲自督师。大家商量好了，孙先生就先回日本，转赴台湾去。

其时我们所预备起事的人分两种，一部分就是新安县（现改为宝安县）的绿林，他们的首领就是黄阁官、黄耀庭、江公喜等，他

们都有枪械，为这次起事的主力军。一部分就是嘉应州一带的三合会，但是三合会的会员散处四方，不容易号召。有一个人名黄福者，在三合会领袖中最得人望，他和郑士良甚相得，其时正在南洋婆罗洲谋生，我们就派人去请他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各处堂号的草鞋都会围集拢来，只要黄福发一个命令，真是如响斯应，无不唯唯照办的。等到各方面都布置好了，就约定在惠州归善县与新安县交界的三洲田会齐，听候郑士良来做总指挥。

在英国首次割据香港的时候，只有香港一岛，与对岸沿海些小之地，其余还是归新安县管治。后来英国人又说香港一个海岛，四面受敌，不易保护，并且对岸若用大炮发射，也可以达到岛上，就要求满清政府，把新安县治割给他们一半，当时清政府是有求必应的，就割给他们。至于这个三洲田，就在新安县之西南，仅在割去的新界界外，我们总机关在香港，要起事，这个地点自是最属相宜。所以惠州之役，以三洲田为起事的出发点，就是这个原故。

到了闰八月十二三，我带着几个人由油麻地出发，越过大山，一同到三洲田，到十五日，就在那里发动。

三洲田地方远僻，左近地方，向来无多兵驻扎，所以我们一发动，清兵望风便走。我军从三洲田向东前进，几日间经过淡水白芒花黄沙洋，而到三多祝。我们希望能冲到福建省内，孙先生在台湾就可过来接应，枪炮弹药，及将领人才，亦可以一齐带过来了。

正在我军所向皆捷的时候，却不料又发生陈廷威、杨衢云去同清政府接洽议和的事。

陈廷威在第一次广州预备发难的时候，孙先生本来派他到北江去运动联络绿林的，他领了钱去，天天在家捏造事实，报告回来，总说今天接洽甚么事，明天运动甚么人。孙先生受他欺蒙，初时很满意，我们也信以为真。后来听得人说陈廷威天天在家里，并没有出过门，那里曾去接洽绿林呢？所谓运动联络，都是纸上空谈。孙先生不信，就派我到广州查访。我去了一探听，果然他天天关起门写信来欺骗人，自此以后，他知道不能再骗，亦不再来了。

在此革命军进行无阻，势如破竹之时，清政府慌了手脚，正没

办处，陈廷威却乘这机会跑到南海县衙门，见着知县裴景福，说革命党人他完全认识，他可以设法同他们拉拢，说降他们。当时清兵溃退，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听得陈廷威这话，当然采纳。裴景福就派他的心腹植槐轩（为南海县司帐），同他到香港来，住在植槐轩的谊兄弟李端石（台山人）家里，陈廷威便到中国报馆来。一见了我，便很高兴的说道："好了好了，这次清官受了我们教训，他们知道利害了，他们现在找我出来调停，我已有了好办法，你能够叫他们停战吗？"自从他离开本党之后，此次系第一次再见他，当时已经有些讨厌，末后听了他这番话，更没有好气。我便说："我们革命是可以打败仗，不可以妥协讲和的。"连责带骂的把他撵走了。

我以为陈廷威给我责骂了一顿以后，不会再有别事了，岂知他心不死，又私下见杨衢云。杨衢云听见了，倒很入耳，就跟他到植槐轩的寓所内，三个人开起谈判来，结果定了几条议和的条款，杨衢云又拿着来见我。他说："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政府方面，已派人来求和了。"我问他何以会知道？他说："他们派专员来和我接洽，我已同他当面定了办法。"他就从袋里拿出议和条件来，条件上规定，我们罢兵后，政府允许三件事：第一，把我们首领们道府任用。第二，准带军队五千。第三，赏洋若干万。他还说我们势力如此薄弱，岂有能达目的的希望，不如乘此机会，接纳他们的条件，大家做了大官，带着大兵，手上又有钱，等到势力养足，再从他们内里反出来，成功自易，比拿着这几个人，和他们瞎闹，利害何止百倍呢？我说："利害如何，姑且勿论，单是你这种行为就不对的，你怎么可以单独出去和别人订立条约？你知道孙先生一定会答应你这个办法吗？不然，你有什么权力可以息兵讲和！"他说："我已经有详细信寄给孙先生，力劝他照办了。"我说："孙先生一定不会答应的，我们反对清廷，只知革命，不知其他的。就是有人要来讲和，也须大家商议妥当，怎好单独一个人和人定条约呢？"他总不以为然，也就回去了。我当晚赶紧写一封信给孙先生，把这事前后经过告诉他。

到了第二天，我的信还未寄到台湾，孙先生已来了一个电报，

翻译出来，只有“提防七指”四个字。这句话是怎样解释呢？杨衢云幼时学机器出身，有一次不慎，右手食中无名三指，被机器轧去，所以平时写字，只用大指和小指持笔，两手只有七指了。我接到这个电报，就知道他已经接到杨衢云的消息，恐怕我吃杨衢云的亏，要我提防着他。隔一天，孙先生又派杨心如拿着一封很大的信来，拆开一看，信内说明杨衢云有信给他，力劝接纳和议的话，现在我们不要去理他，只照已定办法办去，但要谨防他，勿使有意外的动作。信内又附着一大卷日本纸，就是杨衢云给孙先生劝和的信。孙先生信上还吩咐一句：“看毕可即烧去以存忠厚。”我只好照办，把那数千字的长信烧掉。

但当时我们后方接济系用船只沿着海岸送去，因为军队走远了，大家不接头，前方子弹用尽，等了几天，尚无消息。敌方兵力又日厚，我们军队，到底非经练之军，不能久持，遂纷纷退了回来。在中国地界不能站，就把枪藏在家里——他们的家大半在租界之北——越界至港，跑到中国报馆来。我见人数太多，只好张罗些钱把盘费分给他们，立即叫他们打发到安南、暹罗等处躲避了。

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把枪械藏在家里跑到香港来呢？其中也有个原故。就是香港政府暗中帮忙。当时香港政府，对于我们做这件事，早已微有所闻，但是他们并不干涉。到我们起事之后，警察厅梅厅长才带了五百巡警到新租边界驻扎，防我们遇有不测，拿着军械冲进新租界来。梅厅长到新界后，很恭维我们，称我们军队很有纪律，经过地方也很安静，并著了一篇称道革命的论文，登在《德臣》英文报上。香港的中外人士见了，更附和着恭维我们。当我军连胜的时候，还有许多朋友到来恭贺，祝我们成功。后来不幸失败了，梅厅长就宣言，只须不带军器，准我们军队退入租界。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山田良政从小吕宋闻风到港，要加入前方，我曾派陈南领他赶去，及军队失败退出时检点人数，就只少了他一个，不知下落。大抵因地方情形不熟，无从逃出，遂失此义友，这是很可痛惜的事！

当筹备起事时，史坚如担任省城方面的工作，他在广州领导一帮人去起事。这一方面的计划，我们不在夺取省城，不过想在惠州

起事的时候，省城有了乱事，可以牵制他，使他不能出兵。所以史坚如和他哥哥史古愚卖了一部分的家产，得到万多块钱，就和邓荫南三个人，到省城去。谁料这班运动好的人，到时却避面不见。史坚如这个人极坚决，且有毅力的，如果就此罢手，何以见人，所以死不肯回来。后来同他哥哥商量出一个办法，就要暗杀那广东巡抚兼署总督的满洲人德寿，他先叫一个朋友叫宋少东的出面，在巡抚衙门的后方租了一间房子，把家眷迁入，到时再把家眷私行迁往香港，由史坚如两兄弟进去住下，把买好的大帮炸药私运进去。当初史坚如并不会合炸药，后由邓荫南指授教会他们，过了几天，就在房内地下掘了一个大洞，把百多斤炸药埋在下面，当做一个地雷。这一天是八月初五早晨，炸药完全安排妥当，把药线放在一枝大香之尾，计算过大约一点钟后，药线就可以烧着了，他们就把香点着跑了出来，反关着门慢慢走到码头，上了到香港的轮船，静听消息。

这轮船照例早晨八点钟开行，他们点香约在六点半钟，预备一小时后，地雷爆发，大巡抚衙门轰毁了，他兄弟二人就可满意回香港。岂知等到船要开行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坚如对古愚说："地雷不着，怕是布置未妥，我们要回去从新准备再放。"古愚恐怕已有人知道，主张即时跑逃，将来有机会再来，坚如不肯，一个人亦要去，古愚拗他不过，只索让他一个人去，自己就乘船回香港去了。

坚如回到那房子，房门一开，果然安放不妥，他就重新整理，如法安放。一个人闭着门，守了一日一夜，直等到初六早晨，把香点着，才扃门而去。他这次并不上船，一定要听到地雷响声再跑，果然一点钟后，轰的一声，全城震动，埋炸药的房子前后左右轰塌了八间，而巡抚衙门，依然如故。据人说："那时候德寿还没有起床，炸弹的震动，竟把他从床上摔到地下来。"他非常生气，勒令那经管文武克日破案，拿人究办。

我们会员中有个郭瑶墙，原在抚标马维骐（介甫）介字营为营勇，由邓荫南接引入会，其实这个人也许是介字营派来的侦探。后来他认识了史坚如兄弟，知道他们有钱，就时常向他们借贷，借不

胜借，回绝了他一两次，他也不常来了。等到炸弹案发生，他心里明白，必定是史氏兄弟所为，就跑到马维骐营里去报告，马维骐当即派人随同他四面侦缉史氏兄弟的踪迹。

当时史坚如听得炸声，就应该走了，岂知他还要想去看一个究竟，居然乘着轿子，向巡抚衙门而来，以为总没有人知道的。不料事有凑巧，在路上就被郭瑶堦看见，把他捉住，送到南海县去。那知县裴景福把他提入花厅，甘言审问，史坚如说："你们慢慢再问罢，我两天没有吃饭了，你给我买碗面来，食饱再说。"食过面之后，县官审问他，他把暗杀德寿之事，直认不讳，要他供出同党，他死也不说，结果就把他斩首，其时史坚如才二十有二（关于史坚如就义时的年龄一说为 19 岁）。

但是德寿他们还不甘心，必要追究主谋，以为这件事既系与惠州之事同出一源，则主谋者必尚有其人，非划尽根株不可。然而巢穴系在香港，权力有所不及，于是就发生了买凶暗杀杨衢云的事。

十二　杨衢云之死

杨衢云喜自大，当惠州军事得手时，他在外面天天对着朋友自逞功能，说这件事是他办的，他便是主脑。外间不知详情，自然信以为真。接连遇着陈廷威找他议和，他又一口包揽下来，事虽不成，然而已经中外皆知。等到地雷事发，要追究主谋，杨衢云为敌党注目，更是不能免的了。

过了两个月，杨衢云仍旧在家里开了一个夜校，教授英文。有一天晚上，忽有四个人到家门前，三人把门，一人跑进来，对着杨衢云开了四五枪，当时杨衢云手上正拿一本英文教科书，见有人照着他放枪，他便拿书来一挡，将身弯下。但胸旁胁骨，早中一枪，接二连三，又中了两三枪，这胸旁之弹，就是他的致命伤了。学生数人吓得跑的跑，躲的躲，等到家人团集，凶手早已跑远了。其时警察闻变，亦纷纷赶到，见衢云已被人扶到躺椅上睡下，虽觉痛楚，

精神尚好。侦探局长英人汉臣，亦来向他略问几句，就用软榻把他送到国家医院里，医生当堂把他检验过，知道情形颇严重，侦探长遂乘机盘问被击因由，问他心里到底疑是谁人所为，平日有无私怨，他就说除了革命结仇，并无其他。又问倘有意外，有谁能替他料理后事。他说："陈少白便可。"隔了一会，汉臣跑到报馆来见了我，把情形可危之说告诉我，又述了杨衢云委托身后之言，匆匆去了。第二日早晨起来，知道杨衢云因伤过重，内里流血，天没有亮已死去了。是日照例将尸身剖验取出枪弹，然后发还事主殓葬。他家里实是清寒，便由我替他办理一切丧事。

出丧那一日，场面颇觉隆重，香港人士，识与不识，知道他为革命而被清政府暗杀的，心里叹惜他，自动加入来送丧的人不少。那侦探长也礼衣礼帽，肃穆随行，经过之路，每一横街口，必站一便衣英警。我之前后，也有便衣英警各一人，保护严密，如临大敌。

杨衢云在临死时对汉臣说过，要葬在外国公墓内，后来侦探记录了告诉我，我便替他请求。照例中国人另有坟场，不准混入外人处的，好得英政府中人恨广州政府之无状，扰乱治安，反表同情于死者之义烈可嘉，遂由政府特别议决，准其入葬，港人以为异数，故来送者数百人。葬事完毕，梅警察厅长就请了我去，第一句就问："你是一个革命党人?"我说："是的。"他说："你们中国官府太不成话了，不同我们商量，用此龌龊手段，来行暗杀，乱我地方，这件事情，我替你们很有些抱不平。你现在既然也是领导革命的人，生命很有些危险，我给你一张带枪护照，派两个印捕来保护你，你可安心住在这里。"我谢过了，心里倒有些感激他。后来这件案子得到许多人的帮助，费了我两年多的工夫，帮同香港政府把四个凶手除一人在家先死，一人因他事先为清政府所杀之外，完全捉获，在香港问绞而死。

杨衢云被暗杀的消息，传到日本，孙先生在横滨闻信，深为痛愤，因他到底系为国事被害的人。可惜他身后萧条，妻儿无所倚靠，因此就在日本开了一个追悼会，替他募捐了二千余金抚恤他的妻子。就是当时香港有几家大洋行，以及几个表同情于他的外国人，也解

囊相赠，共有千余金，替他放在稳妥的银行里，那银行还许特别高利率给他们逐年收利度日。香港政府也动公愤，批准他的孤独儿子，在官立学堂读书，永远免收学费。他的坟墓上的石碑亦是香港亲友，捐资建立的。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一，台湾“国史馆”1995年版。

香港兴中会宣言

孙　文

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章程，胪列如下：

一、会名宜正也。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

二、本旨宜明也。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其原皆由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顾长久大局。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举国愦愦，无人悟之，无人挽之，此祸岂能幸免？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此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

识时贤者，能无责乎？故特联结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救挽。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

三、志向宜定也。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庶以绝苛残，必使吾中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倘有借端舞弊，结党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视，皆非本会志向，宜痛绝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人员宜得也。本会按年公举办理人员一次，务择品学兼优、才能通达者。推一人为总办，一人为帮办，一人为管库，一人为华文之案，一人为洋文之案，十人为董事，以司会中事务。凡举办一事，必齐集会员五人、董事十人，公议妥善，然后施行。

五、交友宜择也。本会收接会友，务要由旧会友二人荐引，经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心爱戴中国，肯为其父母邦竭力，维持中国以臻强盛之地，然后由董事带之入会。必要当众自承其甘愿入会，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国危局；亲填名册，并即缴会底银五元，由总会发给凭照收执，以昭信守，是为会友。若各处支会，则由该处会员暂发收条，俟将会底银缴报总会，取到凭照，然后换交。

六、支会宜广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惟不能在一处地方分立两会，无论会友多至几何，皆须合而为一。又凡每处新立一会，至少须有会友十五人，方算成会。其成会之初，所有缴底、领照各事，必须托附近老会代为转达总会，待总会给照认妥，然后该支会方能与总会互通消息。

七、人材宜集也。本会需材孔亟，会友散处四方，自当随时随地，物色贤材。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待将来用人，各会可修书荐至总会，以资臂助。故今日广为搜集，乃务会之职司也。

八、款项宜筹也。本会所办各事，事体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设银会以资巨集。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一举两得，诚善举也。各会友好义急公，自能惟力是视，集腋成裘，以助一臂。兹将办法节略于后：每股科银十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给发银会股票，由各处总办换交各友收存。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九、公所宜设也。各处支会当设一公所，为会员办公之处，及便各友时到叙谈，讲求兴中良法，讨论当今时事，考究各国政治，各抒己见，互勉进益。不得在此博弈游戏，暨行一切无益之事。其经费由会友按数捐支。

十、变通宜善也。以上各款，为本会开办之大纲，各处支会自当仿为办理。至于详细节目，各有所宜，各处支会可随地变通，别立规条，务臻妥善。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一，台湾“国史馆”1995 年版。

兴中会革命史之一页

胡心泉

当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夏一日，余到广州卫边街大光书楼观书，遇史坚如（原名径余，后改坚如）。通问后，寒暄数语，史君即起，携余至该楼之一室，遽谈革命。余以其唐突，未晓何意，乃警告勿言，而史君则呵呵大笑曰："吾知你是革命者，何相瞒?"余甚惊讶，又见史君年少英俊，且有知人之明，甚佩服之，遂以实告。史君复曰："此非谈话之所，可请到吾家。"于是同至史府，彼此吐露实情，有相见恨晚之慨，从此往来日密。一日，史君至余家，余使内子往邻家，而内子疑之，乃潜回窃听，旋突然闯出曰："何你等在此谈革命？此乃灭族之事，将必累及于吾，吾必出首告发。"而史君绝不惊惶，随从容晓以大义。内子笑曰："前言戏之，吾亦有此志也。"遂亦加入革命工作，此可见史君之勇毅矣。同年岭南大学（始名格致书院）初开于广州四牌楼福音堂后楼，余与史君同入该校习英文，每日休息时间辄谈革命，愈谈愈烈，有刻不容缓之势，遂乃相率出校，同往香港入兴中会。余以学识浅薄，恐不能干大事，每欲复入该校，而史君厉声曰："国事急矣！安尚有时日待你毕业？今日吾辈惟有牺牲为国作破坏工作，将来建设可待之他人。"余甚感其言，遂不复入，从此四出运动革命工作矣。明年，史君往日本东京见孙总理，数月返国，联络长江、广东等处同志。秋间，余与史君胞兄古愚同志往惠州三多祝等处工作，欲将曾捷夫之屋作教堂以为机关。

途次遇最仇视革命之蔡绅（忘记其名），彼极注意吾等；及至三多祝，适清吏吴祥达在此办清乡。余环视种种情形，知事已陷危境，非速往游说一外国教士来坐镇，必难幸免。次早，余即雇山兜往淡水山游说意国教士，不幸当离三多祝是晚，吴祥达率兵围曾家，众皆惊惶，幸古愚君事急智生，使人开门，故作镇静问何事？可请你们统领来说话。吴到，古君伪称教士，改名施仲沈，系由省教堂派来开教堂者，何故围困，欲捕何人？吴称有蔡绅报到有曾捷夫者，勾结匪人，到此作乱，故围捕之，此乃吾之责任，请将曾某交出。古君曰：此屋乃吾教会所买以作教堂者，余事不知，欲要交人，请待查明，明日回话。吴遂道歉一番，解围而去。于是古君即派人夤夜往淡水乡促余立刻回三多祝；及到，古君即将上项之事述之。并谓吾本伪冒教士，若今日被人再盘问，必露破绽，事必不得了；你究竟是真教徒，你能维持过得今日，则大家可免于难。余急诺之，并催古君速行。及至下午，吴遣人来取回话，余改名游天临，乃从施教士来者，今日施教士才出，不久即回等语，以拖延之。并谓如有事，请今晚再来，定不爽约。此人即生问难，余故作安闲，逐一答之，此人遂辞去。余即要遁，奈被当家老少纠缠求保护。余厉声曰："现无办法，非大家速逃，必同归于尽。"于是各始逃散，余即设法秘密下船。次早到惠州城，急上岸入友人店，伪称由省上。寻闻人传说有兵由三多祝追来，现在河上各船搜捕革命党。余欲释店中人之疑，伪称出外一观其事。众曰："险事勿往。"余亦乐得止之。饭后，风声寂然，乃借口访友出店，遂雇山兜下博罗城。将到，下兜步入城，盖不欲兜夫知余踪迹也。在城友家一宿，次早奔往北门外天主堂匿迹。旬日探悉此事沉寂，即赴渡下广州，到南关机关与各同志相见，众皆额手称庆。此乃余运动革命首次失败遇险者也。

余返广州后，即患剧病数月，几死。盖余向未尝受艰难，此次上惠州始感受种种痛苦，故辄生病。此乃娇养之积弊，真不可不改革也。

余病后即与史君谋起义，分头积极进行，史君则担任炸巡抚德寿，赁屋后楼房切近抚署者，日则运炸药，夜则掘地道藏炸药；余

则任联合同志，集于省河等处准备接应。而素波巷之军械局，则古愚君担任运动劫之，诸事各自进行。明年庚子，会义和团起于北方，郑弼臣同志即起义于惠州。余与史君急谋响应于广州，事前一日，调集同志，准备是晚与史君约，明早六点史君即燃炸抚署，余派人打听消息，如达目的即回报，余率同志由外攻入；古愚君劫军械局。于是分头准备，而各同志均踊跃磨励以待。议既定，余则坐以待旦，及天明，候至六点至七点，尚未见有回报。心急讶之，而各同志又踊跃欲动。余止之曰："须依约而行，勿妄动，中必有故，待余亲往观之。"将至后楼房，忽闻隆然一声，有若巨雷，若早到数分钟必葬其中。余以为目的已达，及四面一望，只焚去小屋十余间，而抚署无恙。知事已不成，又不知史君如何，急往旧豆栏机关寻之。途中遇之，遂同转往源昌街宝兴客栈机关，至则史君将愆期之由述之曰："当六点时，即将药引燃灼奔出，往别街远望之，候至数十分钟，仍不见发，急奔回原处察看，见药引已熄，乃将药引从新再做，试之无失，然后再安放于炸药燃之即出，仍立远处观望，旋见爆发而不及于抚署，知事不成乃奔回，因此愆期。"余亦将上项之事述后，遂将各同志遣散，唏嘘不已。此乃第二次失败也。

事既如此，余即促史君他往，使同志导之，先往增步，次江门，次澳门，乃转往香港，可无恙也。奈史君不从，并谓"无妨，无妨"。且要出街访探消息，阻之不得，余亦陪之同行。及晚回源昌街宝兴客栈机关，劝史君勿出，明早再商办法，余即回家与内子商议一切，彼此均主张余与史君离城往港为上。是晚无睡，甫天明往见史君。及到，史君已出，问司事人史君何往？答不知。余料事必不妙，顿足叹之，但无可如何，忧不能食。及下午，有同志毛文敏者（后改毛文明）匆匆来报曰："史君已被捕矣。"余顿足叹息不已。遂与毛君商营救之法，旋接港电促往。比至，陈少白君曰："今营救史君非你不可，盖你父在省办事者也。"（因当时余父乃总理衙门王文韶之门生，且在石宝天主堂居重要地位，于省中文武大小官吏均有交情故也）而古愚君即以两卷银纸（至今不知其数若干）交余曰："此乃运动费，不足来取，总要于事有济，请速行之。"余上省，

一见父，即被其拍案顿足骂不绝口（原来当余下港时，已被陆路提督马维骐知之，即请余父到营曰："今已捕获史坚如，闻二公子与闻其事，不知是否？请查明约束，勿被歹人所诱。"余父忿言曰："倘果有此事，定当捆来正法。"马复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语。苟当时余父非有势，必定被押交人。此事由余父口中骂出者，故知之）。余见不是势头，即遁下港。及抵步，众问事体如何，余长叹一声，将两卷银纸原封交回，将上项之事述之，众皆叹息不已。但仍要商营救之法，于是托外人，托领事，均无效。余乃献策曰："此事非用强硬手段劫监不可。"众以为然。余即使一位常与绿林通消息之人名罗七者，办理此事。三日已将此事办竣，盖当时之衙勇衙役多是他的稔友也。其计划：即先沟通衙勇、衙役，又于增步预备秘密去路雇一小轮在五仙门河边，即请数十位绿林到省突然至监，打开监门，尽放囚犯，使之东奔西走，分其追力，抢出史君。以三十支快枪开路，三十支快枪殿后，以十个大力者轮流背负史君而走，至小轮则强逼开足马力至增步上岸，易服乃到所预备之路下船往江门，转澳门，乃往香港。计划已定，最后之一日，数十位绿林抵省，罗即借缉捕广号衣将枪起上，而数十位绿林则分住于各客栈待发，但此等绿林不能久留省地，盖易泄漏也。果然于罗七下港报告此事办竣之日，该晚即走漏风声，各绿林闻风而遁。罗七到港报告时，余曰："事不宜迟，可即上省行事。"及到省，各绿林已遁，于是顿足叫苦不已。又要设法运回留下之枪支等物，罗又下港报告此事，气得各人默默无言，唏嘘不已。仍日夜图谋营救之法，奈各人皆一筹莫展，再过数日，闻史君已就义，均同声一哭。此乃第三次失败而史君遇害也。

于是余留港数月，而内子则往来奔走以通消息，后风声渐沉，余乃潜上省匿居家中（此时已与父分居）。次年，洪全福等谋是年三十晚起义，余亦加入，又邀集惠州同志集于南关洪庙，三十日已准备一切，余即往芳村德国教堂机关，比到阒无一人，讶之，而李植生夫人闻声呼余上楼曰："你何胆大，尚来此处，事已泄漏，各人已逃，何你尚不知耶？可快走，迟则不及矣。"余则急

行，追出门，则见大队兵已在前，便搜查机关，余仰天叹曰："此次休矣。"及四面一望，见一西人牧师在前，余即趋问曰："尚有他路可出否，请助之。"答曰："毋多言，我已知之，对面尚有小路可出，请速行。"余遂急奔，幸该处有树林屋宇掩映而过。及河滨，即雇艇飞棹离岸，急往洪庙。幸途中遇一同志，奔走最捷者，即嘱其速往洪庙报告此事失败，各人速散，余则回匿家中。将晚，同志遣一代表来见余曰："众鼓噪欲起。"余曰："众同志热心为国，甚敬佩，但妄行无益，盖现清政府已有准备，如何得攻入？徒送生命何益？诸君为国必有其日，请即散去为幸。"代表去，各亦散。此为第四次失败也。

明日元旦，在省港轮船捕获苏紫后，解回湖南。

于是，余感受屡次失败之刺激，遂常患头痛，缠绵至光绪三十一年，已复康健，又谋卷土重来，但转其方针，乃从学生入手。乃游说石宝天主堂教士，取得校地设一日新学塾，成绩甚佳。至三十三年，改作日新两等小学堂，请将弁学堂同志教练兵操，盖欲练学生军也。从此同志出入日多，革命风声日播，至三十四年夏，被清吏侦悉，谋捕余，幸有人通报曰："清吏欲捕你，惟不敢径入教堂，恐惹交涉，待你远离捕而暗杀灭之，以免交涉，可速逃。"于是余即借口款项支绌，将全校送与天主堂办理，欲走南洋。旋天主堂派余往美国纽约教学。次年，家人往，从此就在美办党务。直至民国十五年冬，李文范先生来游美，遇于纽约，谈起祖国情形，始有意回国。遂于十六年夏起程回国。各同志嘱余将当日兴中会革命之事实述出，此乃录其一部分之大概，是余所亲历者。

选自《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兴中会组织史

冯自由

一　孙总理革命立党之动机

中华民国之产生，由于中国同盟会之艰难缔造；而中国同盟会之前身则为孙逸仙先生（以下概称总理）所手创之兴中会，此凡读革命史者无不知之也。考孙总理最初手创兴中会于檀香山，系在民国前十八年甲午十月，而其革命立党之动机，则远在民国前二十六年丙戌。其动机可分三期：（一）为丙戌肄业广州博济医学院时期，其同学有惠州人郑士良者，自少投入洪门三合会，颇得众心，总理知其有志革命，因与深相结纳，以备后用，是为联络会党共谋国是之开始。（二）为丁亥（民国前二十六年）肄业香港雅丽氏医学院时期，在学时获识同志陈少白、杨鹤龄、尤列三人，恒假歌赋街杨耀记商店为政治聚谈所，时人以其高谈造反覆满，故以“四大寇”三字称之。总理于将毕业医校之前一年，更结交辅仁文社社员杨衢云、谢缵泰二人，相与志同道合，为他日扩大兴中会之张本。（三）为壬辰（民国前二十年）广州行医时期，时得同志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王质甫、程耀宸诸人，遂假双门底圣教书楼后进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为密谈时政之俱乐部，旧友尤列、

陆皓东、区凤墀等与焉，是为乙未（民国前十七年）九月广州第一次革命运动之导火线。上述三期为总理革命立党之动机，亦即甲午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之前奏也。更就兴中会之组织及地域而言：自乙未檀香山第一次会成立以迄乙巳（民国前七年）改组同盟会之十一年间，经总理及杨衢云、陈少白三人所设置之总会分会凡十区：（一）即总理最初发起之檀香山第一次会。（二）为乙未香港总部，外称乾亨行。（三）为乙未广州分会，外称农学会。（四）为乙未横滨分会。（五）为丙申（民国前十六年）杨衢云经手之南非洲分会。（六）为丁酉（民国前十五年）陈少白经手之台湾分会。（七）为壬寅（民国前十年）安南河内分会。（八）为癸卯（民国前九年）特设之东京革命军事学校。（九）为癸卯檀香山分会之复兴，希炉埠及各小埠分会属之。（十）为最后之甲辰（民国前八年）旧金山分会。以上所说十区，于乙巳六月改组同盟会时，各地兴中会之组织健全而整个加入新革命大集团者，只有香港、河内、檀香山三处而已。兹就各地兴中会成立之历史及其组织之次序，分别述之。

二　檀香山兴中会之发源

孙总理始创兴中会实录

檀香山为兴中会最初之发源地，亦为孙总理幼年之读书所。甲午年（民国前十八年）夏秋间，中、日两国以朝鲜东学党事件势将构衅，时局严重，总理因至天津上书直督李鸿章，条陈改革，为鸿章所拒，知满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以救亡。遂于是岁秋自上海重游檀岛，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

总理少在檀岛耶教学校肄业，同学及故旧至众，其兄德彰（原名眉字寿屏）为茂宜岛大畜牧家，交游至广。总理莅檀后，先赴茂宜牧场就商于乃兄，德彰首赞成之，且愿划拨财产一部为助，更移

书檀埠各亲友为总理先容。其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闻总理有作乱谋反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经总理多方游说，奔走逾月，仅得同志数十人。

冬十月间假卑涉银行华经理何宽宅开第一次成立会，列席者有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原名松盛）、郑金、黄亮、黄华恢、钟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钟宇、曹采、刘卓、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等二十余人。

总理为主席，即由主席提议定名曰“兴中会”，规定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并宣布所起草章程九条，众无异议。旋公举永和泰商号司事刘祥及何宽为正副主席，永和泰号司帐黄华恢为值理。章程内载每会员须纳会底银五元。另设银会集股举办公家事业，每股科银十元，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文中尚不便明言筹饷起兵字样，以免会员有所戒惧，盖其时华侨尚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惴惴于公使领事之借辞构陷也。会毕，总理令各会员填写盟书，由李昌宣读，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如仪而散。自是相继入会者，尚有杨纳、李杞、侯艾泉、卫积盛、李光辉、孙德彰、杨德初、陆灿、叶桂芳、尹煜传、邹德明、容吉兆、简永照等九十余人，会员总数约一百三十人。是月二十七日（即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收取会员会底银及会股银，两项所得不满美金二千元。总理以事机日迫，急于返国，而所集戋戋之数，殊不敷大举之需，于是异常焦灼。德彰闻之，乃更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邓荫南亦尽变卖其农场，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同时总理复假其师美兰谛文牧师所设学校，延一丹麦国人前曾充当中国南洋练兵教习名柏者，教授各同志兵操，每星期操练二次，同志中受教者，有侯艾泉、李杞、郑金、郑照、许直臣、杜守传、程宸臣、陆灿等二十余人。至十二月初旬，总理核算所得，约合港币一万三千元，遂即束装归国。同志先后返香港参加义举者，有邓荫南、宋居仁、夏百子、陈南、李杞、侯艾泉诸人，是为乙未（民国前十七年）

九月广州首义之导火线。惟檀岛各党员资产多非富裕，或经营小商店，或开设小农场，实力殊不充厚，于总理归国后，即不能有所接济。总理于乙未秋失败后，是冬重渡檀岛计划再举，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故总理不得已而有美洲之游。

兴中会最初章程原文

兴中会原始章程九条，由总理手订，与其后香港总会所修订者略有不同，录之如下：

兴中会章程（最初在檀香山议决原文）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规条，胪列如下：

一、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一、凡入会之人每名捐会底银五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随人惟力是视，务宜踊跃赴义。

一、本会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库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专司理会中事务。

一、每逢礼拜四晚，本会会议一次，正副主席必要一位赴会，方能开议。

一、凡会中所收会底各银，必要由管库存贮妥当，或贮银行，以备有事调用；惟管库须有殷商二名担保，以昭郑重。

一、凡会中捐助各银，皆为帮助国家之用，在此外不得动支，以省浮费。如或会中偶遇别事要用小费者，可由会友集议妥当，然后支给。

一、凡新入会者，须要会友一位引荐担保，方得准他入会。

一、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

一、凡以上所定规条，各友须要恪守；倘有善法，亦可随时当众议订加增，以臻完美。

按上述之檀香山兴中会原始章程九条，后经香港总会修正为十条，与原文大同小异，即现时坊间印本所载之兴中会宣言书是也。惟当日尚无革命及宣言书等名辞，自民国十七年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出世，始改称章程二字为宣言书，嗣后公私出版各刊物多沿袭余著，似不知原文为章程二字者。其实章程与宣言书意义不同，为时代性区别起见，应遵照原文为是。又原始章程规定公举干事，有正副主席、正副文案、管库、值理、差委等名目；其后香港总会复修正为总办、帮办、管库、华文文案、洋文文案、董事等名目，皆为当日香港旧译名辞，总理特沿用之耳。英文革命（Revolution）一字，旧译为“造反”，即同此例。

檀埠兴中会会费收支表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从甲午十月二十七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开收会底银及银会股份银，前后收入美金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此项收支表由副主席何宽保全三十年，题曰“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表内时日概用阳历，所载第一日开收会费之日，查当年阴阳历对照表为甲午十月二十七日，故檀埠兴中会成立之第一日虽不能确实证明为何日，然以总理当日筹款之迫切情形推断之，当不出开成立会后之十日以内，殆无疑义。又上表所记会员人数共一百十二人，惟其中有一人二名者，有只付银会股份银而未交会底者，有直接付总理收者，故会员人数实不只此数，以代远年湮，无从查考，大概细数不满一百三十人。兹照录何宽所保全之进支表如下。此表曾载檀山《自由新报》某年（为民国十八

年）编印特刊之“檀山华侨”号。

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何宽、李昌，二十八日卫积盛，二十九日李光辉、黄绵凤、何早、宋居仁，十二月六日刘卓、林鉴泉、李多马、程恒心、曾胜、陈孟谦，七日叶桂芳，十日黄亮，十一日钟宇，十三日程蔚南，二十日尹煜传、许直臣、夏百子、黄庆培，一八九五年正月三日胡昧、李月、陆望华、杨纳、巫恩福，十日郑发、古义，十七日梁宾，二十一日郑仲昭、欧阳晃、许振、黄二、谭弼、容天煦、杨德初、邝全、谭瑞、容吉兆、孙眉、陆檀生、刘登、黄卓山。

邓松盛介绍来支会友十五名列下：陈天养、冯明、邓显德、邓松盛、邓合、伍于洽、伍亚来、吴俊德、吴元德、黄保、刘宗、郑子见、林培、邓贵德、邓华彩，二月二十八日杨伯贵、刘罗发，四月十七日赖养、邹德明、冯永明、李润贵、黄木、张丁、李六、钟木贤、刘祥、张福如、卓海、李照、许进、郑金、许帝有，二十日陈南，二十二日陈五和、黎显祥、黄纯、李超、吴桓、卓海、陈槛君、戴贵、李林、简永照、萧义胜，五月二日程祖安、刘森，五月八日梁泽袍、林辉、陈帝棠、程道、骆蕴、曹彩、李霭云、林德珠、何义、黄后、陈炳阶、程雨亭，六月二日伍云生、邬秀、胡廷、张丁贵、伍珍、李纶、黄秋、曾维高、叶金、李杞、侯艾泉。上列各会员每名捐入会底银五元，独宋居仁则三元，共进会员银二百八十八元。又进邓松盛股份银三百元，进土人股银二百元，古同股份银一百元，郑仲股份银一百元，容吉兆股份银一百元，孙眉股份银二百元，李多马股份银一百元。(孙自带)

进各会友底银二百八十八元，进各股份银一千一百元。

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

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一千零四元。

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付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零八毛。

共支银一千一百六十元零八毛，除支存银二百二十七元二毛。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支宋居仁回唐水脚银二十五元。

三 香港兴中会总部与起义计划

乙未（民国前十七年）正月初旬，孙总理自檀香山归抵香港，即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创设兴中会总部，并拟联合各地同志扩大檀香山兴中会之组织，以利进行。因素知辅仁文社社员杨衢云、谢缵泰等平日宗旨相同，遂与接洽组党事件。衢云素有大志，精通武术，尤好行侠赴义，于总理习医时已相结识，至是欣然赞成。港侨于是陆续缔盟者，更有谢缵泰、黄咏商、周昭岳、余育之、徐善亭、朱贵、丘四等数十人。

筹备既竣，即于是月下旬租定中环士丹顿街门牌十三号为总会所，榜其名曰“乾亨行”，借避警探耳目。二十七日开成立会，会名仍称兴中会。凡入会者须一律高举右手向天宣誓，其誓辞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更将檀香山所定章程修正为十条，并规定总会、支会之权限，以资遵守。总会成立后，众议决定在广州筹备大举，推定总理驻广州专任军务，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佐之。衢云驻港专任后方接应及财政事务，黄咏商、谢缵泰等佐之。二月二十日复议决遴选健儿三千人，由港乘轮船至广州起事之策略。陆皓东提议用青天白日旗式以代满清之黄龙旗，亦于是日通过。是秋七月各方运动将次成熟，众以乾亨行渐有警探窥伺，遂于是月初八日撤消之。八月二十二日众以发难在即，始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时会中分孙、杨两派，衢云要求此席甚力，郑士良、陈少白力反对之。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纠纷，表示谦让，力戒士良、少白勿与竞争，结果此席为杨衢云所得。迨九月重阳广州之役既败，香港总会因而瓦解。至己亥（民国前十三年）冬，总理自日本派陈少白至香港，发刊《中国日报》为兴中会宣传机关，兼理西南各省党务。十二月湘人毕永年与湘鄂两省哥老会龙头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佑等联合各省秘密会党，有公举

总理为全国革命党总会长之议。衢云闻之，乃向众辞退兴中会主席一职，并荐总理自代。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党各派代表在港开会，一致举总理为总会长，并特制总会长印章，派日人宫崎寅藏往横滨上诸总理。庚子（民国前十二年）春夏间，兴中会复策划广州惠州之军事，总理及杨衢云等来往日本、香港、南洋间，至为忙碌，因之党务亦大形进步，先后得新会员史坚如、李纪堂、黄福、黄耀廷、邓子瑜、梁慕光、李植生、江公喜、黄阁官、黄江喜、江维善等百数十人。及八、九月间，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等在惠州、广州相继失败，衢云且被清吏派人暗杀，兴中会元气大伤，党务殆陷于完全停顿。只余《中国日报》尚能发挥正论，且向满廷及保皇党作坚苦之奋斗而已。

四　广州兴中会及乙未庚子二役

兴中会总部决议在粤大举后，总理即偕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等赴广州设立分会，租得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为会所，外假农学会名义，以掩饰外界耳目。由总理手订农学会章程若干条，亟言中国非研究农学振兴农业，决不足以致富强之理，语极动听。粤中官绅潘宝璜、潘宝琳、刘学询等署名资助者数十人，无有疑为挟有危险性质者。盖总理前于壬辰、癸巳两年（民国前二十年、十九年）在羊城冼基开设东西药局时，已借医术纳交于官绅士商各界，大吏巨绅等以其学术优越，咸器重之。此次总理得以措置裕如，经营顺利，实为两载以前播种所致。

在粤机关成立之后，同志加入兴中会者较香港尤为踊跃，先后填写誓约者，有左斗山、魏友琴、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陈廷威、王质甫、朱淇、朱浩、汤才、陈焕洲、吴子材、梁大炮、李芝、刘秉祥、黄丽彬、莫亨、程怀、程次、梁荣、苏复初等数百人。其后复添设分机关于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及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以容纳往来同志及贮藏秘密文件。此外省河南北尚有小机关数十处。

筹备半载，省内防营及水师与附城各处绿林泰半联络就范，北江会党由著盗梁大炮负责号召。香山隆都方面，则由侯艾泉、李杞二人担任发动，并购小火轮二艘为往来运输用。至八月间，各方运动渐臻成熟，香港总部遂定期于九月重阳日举事。预定由主要党员率领香港会党三千人，于是月初八晚乘夜轮进省，并以木桶装载短枪，充作胶泥，瞒报税关。初九晨抵省垣时，齐用刀斧劈开木桶取出枪械，首先向各重要衙署进攻；同时埋伏水上及附城之会党，则分为北江、顺德、香山、潮州、惠州数大队分路响应。更由陈清带领炸弹队在各要区施放炸弹，以壮声势。各以红带为号，口号为“除暴安良”四字。讨满檄文及安民布告由朱淇起草，先期印就，备到时张贴城内外。英文对外宣言由香港总部预请何启博士及英人邓勤等起草，以便到时通告各国，要求承认为民主国家交战团体。

一切计划颇为周密，讵于发动前一二日，此事竟为朱淇之兄獬生所知，以其弟名列党籍，恐为所累，竟用朱淇名义向缉捕委员李家焯自首，以期将功赎罪。李得报，一面派兵士监视总理行动，一面亲赴督署禀报。是日总理方赴省河南王宅婚礼宴会，见有兵警侦伺左右，知事不妙，乃笑语座客曰：“此辈其来捕余者乎？”放言惊座，旁若无人。宴后返寓，兵警若熟视无睹。粤督谭钟麟闻李家焯报告有人造反，急问何人？李以孙某对。谭大笑曰：“孙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坚不肯信。李失意而退。及初八日，杨衢云在港以布置尚未完备，遽电告粤机关谓须延期二日。至初十晚，派丘四、朱贵全率领散处新安、深圳、咸田、沙头各地集中九龙之会党先锋队三百余人，乘保安轮船晋省。然在此犹豫期间，已为驻港密探韦宝珊所侦知，遂电告粤吏使为戒备；同时党军所私运短枪六百余杆已为海关发觉。谭督于初十日闻报，极形恐慌，急调驻长洲之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并令李家焯率兵至王家祠咸虾栏等处搜获党人陆皓东、程耀臣、程奎光、程怀、刘次、梁荣等六人，及军器军衣铁斧等物。又令营官亲捧王令，督同弁勇四出缉拿，就地斩首。总理于是早闻报事泄，急电香港杨衢云以“止办”二字，令阻止所派之二百人来省。讵此电到时，人及枪枝均已下船，无从阻截，

衢云只得复电以“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之十字。当保安轮船由香港启碇后，党人所备用之洋枪七箱，偶因他故，船中货物移易位置，七箱之上忽为多数杂货所积压，临时无法取用。党人失此武器，如缺左右手。及该轮抵广州时，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勇管带李家焯已率兵在码头严密截缉，捕获丘四、朱贵全等四十余人。余党知大事已去，一哄而散。谭督以事情重大，特令南、番两县严刑审讯，陆皓东慷慨激昂，直认不讳，丘四、朱贵全亦如之。时有美国领事亲访南海县署，谓陆某系耶稣教徒，向充上海电报局翻译员，绝非乱党，伊可为之保证，李令以供词示之，美领无言而退。至九月二十一日，谭督遂令营务处签提陆皓东、丘四、朱贵全三名赴绞场杀害。李令颇敬陆为人，特饬人衣以长衣。其曾任广东水师统带之程奎光一人，在营务处受军棍六百死。程耀臣禁大有仓后死。余外程怀、程次、梁荣等六十余人，一律指为愚民被惑，每名发给川资一元分别遣散。另悬重赏购拿孙文、杨衢云、朱浩、汤才、王质甫、陈少白、魏友琴、侯艾泉、李杞、刘秉祥、吴子材、李芝、夏百子、莫亨、黄丽彬等十余人。又曾派兵查搜圣教书楼，捕获该店主人左斗山，以美领事提出抗议，卒获开释。当事泄时，党人郑士良、陈少白、区凤墀、侯艾泉、李杞、王质甫等闻讯，即已先后离粤。总理于事败后三日，尚匿迹城内，因搜索严密，未敢外出，旋雇小火轮从间道走澳门，十日后始抵香港。未几粤督派委员赴港要求引渡党人，港督乃判令孙文、杨衢云、陈少白三人出境五年。总理因是偕陈少白、郑士良二人东渡日本。兴中会在粤机关经此役后，全部瓦解。后六年庚子，邓荫南、史坚如二人奉令在粤与郑士良约期分路大举，特设机关于羊城水上紫洞艇及西关荣华东街，及城内后楼房等处。省垣同志加入兴中会者，有苏焯南、练达成、吴羲如、张硕臣、黎俊民、毛文敏、胡心澄、胡心泉、宋少东、黎礼、刘锦洲、温玉山、黄守南、黄福、李寿卿等数十人。是岁闰八月十五日，郑士良一军已在惠州归善县之三洲田先期发动，连战皆捷。坚如以广州筹备未熟，势难速举，遂欲暗杀署粤督德寿，以牵制省城援惠之师，而解三洲田义师之困，于是派宋少东在抚署旁甬道之后楼房

僦屋，为爆炸基地，谋以二百磅巨量之炸药炸毁抚署以死之。九月初六日布置事竣，遂于是早亲自燃点药线，仓卒离寓。一小时后，抚署后墙轰然爆发，声如巨雷，抚署后围墙坍塌十余丈，附近民房倾覆者数宅，死伤各数人，德寿居室以相距甚远，只于轰然声中自床堕地，抛出数尺以外，尚无性命之虞。坚如原拟乘轮赴香港，嗣闻德寿未死，心乃大疑，遂雇肩舆直抵后楼房一探究竟，归途竟为侦探郭尧阶所识，密报介字营勇捕之，坚如以是被逮。德寿命南海县令裴景福讯之，备受刑杖，均傲睨自若，卒于九月十八日就义，香港同志李纪堂密遣党员蔡尧赴省收其遗骸葬之。与此案有关诸人多闻风脱险，只有担保居后楼房屋之刘锦洲一人被逮。堂讯时，口诵耶稣新约不已，官以其戆也，释之。兴中会于史坚如一役后，在粤机关不复存在；至乙巳（民国前七年）同盟会成立，革命党人始在广州继续活动。

五　横滨兴中会

横滨华侨在甲午年冬十二月，孙总理自檀岛返香港过境时已发生关系。盖总理于船泊横滨期间，曾在舟中向归国侨胞演讲逐满救国，为该埠售物行商陈清所闻，陈以报告侨商冯镜如、冯紫珊、谭有发（号奋初）等。镜如为横滨文经印刷店主人，生平行侠好义，热心爱国，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国人皆以“无辫仔”称之。紫珊为其介弟，亦营印刷事业曰“致生活版所”。有发为均昌洋服店司理。三人皆以笃信新学见称，闻陈清言船上有高谈反清复汉之异人，奇之，亟派陈重登该轮邀请总理登陆商谈国事。总理谓此船开行在即，不便登陆，授陈以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一大束，令转交冯等照章设立分会，且谓广州不日起义，陈若有意参加，可到香港投效等语。镜如等得陈归报，遂召集少数同志为组织之预备。陈清于数月后赴香港谒总理投效，尝向镜如求助川资，镜如以三十元助之。乙未九月广州之役，有兴中会员陈清专任施放炸弹之工作，即

此人也。是役既败，总理偕陈少白、郑士良二人亡命至横滨，首访镜如于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印刷店，文经为经营外国文具及印刷事业之老商号，冯氏开设三十余年，在侨商中有名。既相见，欢若平生，即请总理三人下榻于店中二楼，并邀紫珊、谭有发、梁达卿、黎炳垣（焕墀）、赵明乐、赵峄琴、温遇贵等十余人在文经二楼会商组织兴中会事。众举镜如为会长，赵明乐为管库，赵峄琴为书记，紫珊、有发、炳垣等为干事。半月后复设会所于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继续加入者有温芬（炳臣）、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文、黎简卿、陈植云、冯懋龙（后易名自由）等十余人，以懋龙年龄为最少，时仅十四岁耳。是时旅日华侨尚多目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故会员咸有戒心，每次开会通知书皆不欲假手于日本下女，概由小会员冯懋龙分别派送。冬十二月总理决意远游美洲，拟向华侨集资为卷土重来之计，因向各同志商借五百元充旅费。讵各同志多以有心无力对，赵明乐且辞退管库一职，镜如、紫珊兄弟二人乃合借五百元以应之。总理于是以此款百元供少白断发改装之需，另以百元给士良，使回港收拾余众，以备再举，然后只身再渡檀岛。迨总理离日后未久，各会员供给月费者渐少，镜如等以经费无着，遂将会所取消，凡有会务均假文经商店二楼开会决之。同时少白仍移居文经号助镜如编辑华英字典，即当年盛行之冯镜如华英大字典是也。其后兴中会会务以少白不善交际，迄无起色。丁酉（民国前十五年）秋冬间，镜如联络旅日侨商开会于中华会馆，发起创设学校以教育华人弟子，公请兴中会推荐校长，少白特荐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任之。学校总理邝汝磐持少白介函赴上海谒康有为于旅次，康谓梁启超方掌教于湖南时务学堂，不能兼顾，改荐徐勤承乏，且代定校名曰“大同学校”。徐勤既至横滨，日为师门培植势力，所聘教员均为康门徒侣，大都出身科举，长于文学，其交际手段远在革命党人之上，故自大同学校成立之后，兴中会势力日见衰退。及总理于戊戌年（民国前十四年）春自欧洲再渡日本时，会员中能宗旨一贯历久不变者，寥寥十数人耳。自是总理连续寓居横滨八年，从戊戌至乙巳（民国前七年）之七八年间，兴中会重要事务多在总理寓

所决之。如庚子年（民国前十二年）协助菲律宾独立军事件及同年惠州革命军事件皆然。此外成效最著者，则为联络留东学界灌输革命思潮一事。自庚子以迄乙巳之六年间，各省留日志士来往总理寓所商谈国事者，几于户限为穿。乙巳六月总理自欧美返日，不及一月而同盟会猝然成立，即此六、七年联络有效之结果也。在总理出游期间，其永久通信地址为横滨海岸九番法国邮船公司黎炳垣转，至丙午年（民国前六年）移居东京，始改寄民报社。

六　南非洲兴中会

杨衢云于乙未重阳广州一役失败之后，即漫游越南及南洋群岛、印度、南非洲各地，尝在南非洲之约翰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士堡两埠设立兴中会分会，得同志黎民占、霍汝丁（胜刚）、王炽、王进、陈妹、何炽、马子方、马康、何益、江均、何禧、梁伯佳等数十人。经衢云热烈宣传，会务更形发达。丙申年（民国前十六年）十月，衢云扬言将回国起义，众多醵金助之，民占且贱售其商店事业从行。及抵香港，衢云以港地不能立足，遂之横滨，以教授英文自赡。民占居港日久，旅囊告竭，竟郁郁以终。嗣后南非党员皆寂然无闻，独有约翰尼士堡埠党员霍汝丁于民初返国，曾投资于李萁所创办之江南福群实业公司，后数年复开设萃文书店于香港荷理活道六十号，专经营书籍文具事业，此店至今犹存。南非洲兴中会史事，独此一人知之。

七　台湾兴中会

兴中会会员杨鹤龄有族弟名心如者，亦兴中会员也。乙未九月广州失败后即赴台湾谋生，充任台北永乐町美时洋行买办。陈少白于丁酉年（民国前十五年）至台湾访之，遂结识侨商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数人，共组兴中会分会；惟因党员不多，未设会所，即

以心如居宅充之。其后此地会员对于祖国无所表现，心如于民国后留滞台湾多年，迄未返国，乡人亦多莫知其消息。

八　越南河内兴中会

壬寅年（民国前十年）秋冬间，总理因与越南总督韬美有约，遂借参观是年大博览会之机会，遄赴河内访之。时韬美适因公归国，预嘱其秘书长哈德安善为招待。总理居河内数月，尝致书香港约陈少白往会，相与讨论兴中会之进行方法。有广东新宁人黄隆生者，在河内保罗巴脱街二十号开设隆生洋服店多年，缝纫精工，向为当地法人官商所称道，隆生热心爱国，喜读香港《中国日报》，逢人必骂满洲政府种种腐败。一日总理入其店购取饰物，偶与攀谈，欢若平生。旋知为革命党首领孙某，则大为倾倒，坚求订盟，且次第介绍同志杨寿彭、罗锌、曾克齐、甄璧、甄吉廷、张奂池等入党，是为越南创立兴中会之嚆矢。以会员不多，未设会所，每次开会均假座隆生公司，越三年改组为同盟会。

九　兴中会特设东京军事学校

总理自庚子（民国前十二年）惠州一役失败之后，即有意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以鉴于己亥（民国前十三年）秋与梁启超联合组党计划之功败垂成，迟迟未敢着手。辛丑、壬寅间（民国前十一、十二年）为留东学界革命团体最蓬勃时代，留学生某等屡请总理乘势扩张兴中会，总理均以徐图机会答之。癸卯（民国前九年）夏，总理自越南抵日本，时距上海苏报案未久，各省旅日同志至横滨总理寓所访问者，踵趾相接，而总理亦未与商谈组党问题。惟当日私费学生之有志入陆军初级的振武学校者，常因清使馆严厉禁阻，不能入学，咸怀缺望。同志李自重、黎勇锡等以此向总理求助，总理乃与日本同志

武官日野熊藏少佐商设军事学校，以收容有志青年，是为兴中会特设之军事教育机关。日野为有名之新军事专家，曾发明日本式之盒子炮及木炮，因与总理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战术，遂成知己，是校设于东京青山，日野自任校长，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均为义务性质。是校仅收容学生李自重、黎勇锡、胡毅生、桂廷銮、区金钧、卢少岐、刘维焘、雍浩、郑宪成、饶景华、卢牟泰、伍嘉杰、郭健霄、李锡青等十四人；除雍浩、郑宪成二人属闽籍外，余皆粤人。开学之前，各生均须向总理前当天宣读誓辞，辞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为兴中会变更誓辞之第一次，亦即后二年同盟会成立时之誓辞也。学期规定八个月，学科有普通兵事学及制造盒子炮、木炮各种火药等门，尤注重波亚式散兵战法，及以寡敌众之夜袭法，校章规定严守秘密。诸生各能孜孜向学，颇为日教员所嘉许。开课一月，总理旋有美洲之游，校外事务概托冯自由管理。无何，校内各树派别，意见纷歧，四阅月后，内哄愈甚，经日方教员多方调解无效，不得已宣布解散。时总理方游美国，得冯自由详报该校解散经过，为之慨叹不置。是校解散后，雍浩、郑宪成回闽设教。刘维焘、饶景华设法改入振武学校。卢少岐留学英伦。桂廷銮、卢牟泰、伍嘉杰、李锡青返粤。牟泰旋病故。李自重、黎勇锡（仲实）、胡毅生奔走革命。区金钧、郭健霄仍留日入学。民国成立后，李自重、郭健霄改事商业，胡毅生从政。十四人中今尚健在者只此三人，余人先后去世。

十　檀香山兴中会复兴

癸卯年（民国前九年）秋九月，总理自日本乘西伯利亚轮船重游檀岛。该岛原为兴中会发源地，亲朋故旧，为数极众。计自丙申离此以迄癸卯重来，相距已有八载，党员寥落，面目全非，诚不禁今昔之感矣。先是总理曾于己亥年（民国前十三年）与梁启超有合创新党之计划，以康有为从中作梗而致搁浅。是冬梁启超奉有为命

赴檀香山创办保皇会，濒行求总理作书介见檀中同志，矢言诚意皈依革命真理，誓必合作到底。总理信以为实，竟介绍乃兄德彰及兴中会员李昌、黄亮、卓海、李禄、郑金、何宽、钟木贤诸人共助进行。讵启超抵檀后，高唱“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说，谓双方殊途同归，曾预得总理同意等语。德彰及李昌等不知其诈，皆为所愚，各捐巨金助之，德彰与李多马且托子于启超，使携往日本留学。及后为总理所知，急移书劝阻，则兴中会员多已中毒无能为矣（事详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时檀埠有保皇会所设机关报名《新中国报》，其主笔为康徒陈继俨（仪侃），闻总理之来，深恐该党基础为之动摇，乃于报上丑诋总理为假革命，且及个人私德。旧兴中会员李昌、何宽、程蔚南、许直臣、黄亮、林鉴泉等咸为愤慨。蔚南与总理原有戚谊，时方主办一毫无宗旨之旧式报纸，名《檀山新报》俗称《隆记报》，总理遂使改组为党报，以笔政乏人，特亲自撰文与《新中国报》大开笔战，就中以《驳保皇报》及《敬告同乡书》二篇最为透辟。同时致书横滨冯自由，使代聘前《中国报》记者陈诗仲主持笔政。夏威夷各岛侨胞自有此报鼓吹革命，耳目为之一新，前之误投保皇会者，至是纷纷登报脱党。李昌、何宽等先后假座荷梯厘街戏院及利利霞街华人戏院请总理演讲革命真理，到者座为之满。希炉埠华侨毛文明等亦电邀总理前往演讲，假座耶稣教堂，听者二三千人，即日成立兴中会。计檀埠新会员最得力者为黄旭升、曾长福等数十人。希炉埠最得力者为毛文明、黎协、黄振、卢球、李华根、刘安古、贺唐安、黄义、郑鎏等数十人。惟此次入会誓辞与乙未兴中会稍异，其辞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反悔，任众处罚”等语。会名不用兴中会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与是年七八月间新创设之东京革命军事学校誓辞完全相同。总理此时已蓄意扩大兴中会之宗旨及组织，而改订团体名称矣。是年十二月下旬总理始乘高丽船离檀渡美，其后《檀山新报》以所聘记者陈诗仲因驻香港美领事拒发入美护照，不克成行，遂改聘香山人张泽黎（孺伯）承乏，仍与保皇报继续文战，数年不止。其后《檀山新报》复先后改组为《民生日报》及

《自由新报》。乙巳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此地兴中会至庚戌（民国前二年）春始改组为同盟会。

十一　旧金山兴中会

美洲各地向无兴中会之组织，癸卯年十二月下旬，总理自檀岛乘高丽轮船抵旧金山，为清领事何祐及保皇会员勾结移民局员从中作梗，被困于码头木屋者多日，赖当地《中西日报》社长耶教徒伍盘照之助，与致公堂干事黄三德、唐琼昌合力营救，并向华盛顿工商部依法抗争，始获安然入境。既脱难，即下榻于致公堂会所，日间则寄食于《中西日报》，与教友伍盘照、伍于衍、司徒南达、邝华泰、邓干隆、雷涛学等至为相得。以旅美侨胞多染康、梁余毒，遂托《中西日报》印刷邹容著《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分赠全美侨众，以广宣传。同时更欲借此开设兴中分会，拟先从具有新思想之教友入手，于是召集耶教徒之有志者，假当地士作顿街长老会布道会所，开兴中会救国筹饷大会，众推邝华泰博士为主席。邝为有名学者，娶美妇为室，时任加省大学教授，对于总理主张异常倾倒，曾率先加盟入会，以为众倡。是日总理演讲革命救国真理后，即提议请座众购买革命军需债券，谓此券规定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当然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权利云云。各教友对于购券事均甚赞成，惟闻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一节，多谈虎色变，谓吾辈各有身家在内地，助款则可，入会则不必。总理乃宣称此举志在筹饷，入会与否，一惟尊便，此项债券票面并不填写姓名，可勿过虑。众无异言。于是各教友先后购券，得美金四千余元，以华泰经手募捐者为最多。总理后偕黄三德周游美国各埠鼓吹洪门会员总注册，即恃此款为旅途之需。总理初意原欲在美奠立兴中会基础，惟结果所得，正式宣誓入会者只有邝华泰等数人。当时耶教青年有志入会者原非少数，徒以司徒南达牧师危辞耸听，致有志者稍形犹豫，而总理为筹饷起

见，遂不强之。是为兴中会最后一次之开会，以会员寥寥，无从发展。华泰于翌年挈眷归香港，由李纪堂聘充李升格致书院校长，旋得病身故。

十二　兴中会改组同盟会

乙巳年（民国前七年）春，总理在美应留欧学生史青、贺之才、魏宸组、胡秉柯、朱和中等之招，抵比利时京城，商谈组织新革命团体方法。第一次在比京开会，得会员史青等三十余人，其誓辞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两年前东京革命军事学校及檀香山兴中会复兴时之誓辞相同。旋开第二次会于德京柏林，得会员刘家佺等二十余人。开第三次会于法京巴黎，得会员王鸿猷等十余人。然是时尚未确定新团体之名称也。是岁五月由欧东归，六月初抵横滨，留东各省志士纷纷晋谒，相与讨论全国革命党合组新党问题，遂于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假座东京麹町区桧町黑龙会开第一次成立会，列席者六十余人。诸发起人中属兴中会者有总理及冯自由、梁慕光、黎勇锡、胡毅生等。属湖北日知会者有曹亚伯、时功玖等。属湖南华兴会者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等。属光复会者有吴春旸等。属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者有田桐、鲁鱼等。众议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盟书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兴中会在癸卯东京军事学校所用之誓辞也。又盟书上所用"天运"年号，亦即欧洲新革命团体所用之年号也。同盟会成立后，总理即通告留欧各国新团体，谓已确定会名曰中国同盟会，令一律通用，由是同盟会遂继续兴中会之革命工作，努力奋斗，百折不回，从乙巳以迄辛亥，经过七年之岁月，而产生今日之中华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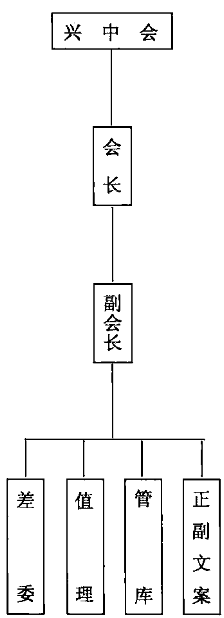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兴中会之组织纪律与财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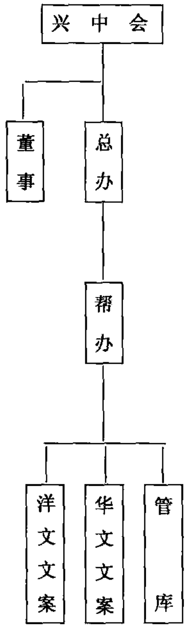
邹　鲁

一　本期组织

檀香山兴中会与香港兴中会之组织，则大同而小异。檀香山之组织，见于章程第三条云：“本会公举正副会长各一位，管库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专司理会中事务。”为作图如下：



至于香港之组织，则见于章程第四条云："本会按年公举办理人员一次。务择品学兼优，才能通达者。推一人为总办，一人为帮办，一人为管库，一人为华文文案，一人为洋文文案，十人为董事，以司会中各事务。"亦为作图如下：



香港兴中会之组织，有一特色，即设总办以为之首。集会议事时，总办复为议员之一，是一集权的合议制也。而最高权力则在会员全体，因办理人员须按年公举一次也。至于处理事务，则须经公议，观"凡举办一事，必齐集会员五人，董事十人，公议妥善，然后施行"之条文，可以明了。

支会则随处可设，但至少须有会友十五人以上。一地方无论会友达至何数目，皆不能分立两会。

支会成立，须得总会给照。未正式成立前，缴底领照各事，不得直接办理。须托附近老会，代为转达；至得总会给照后，方能与总会互通消息。

当时总会之下，只有支会，未有规定何种设置。支会成立，非

直接由总会组织；实寄其权于附近之原有支会。至总会各职员，按年公举一次，支会如何参加，亦未有规定。

除总会、支会组织外，当时在国内注意于三点会、哥老会等。美洲注意于洪门致公堂。所以在香港有长江会党、闽粤会党，开会合并于兴中会事。总理有在美洲入洪门及改致公堂章程等事。至防营之联络，学生之联络，其初虽非不注意，似尚在第二位。而兴中会时举义，亦多以会党为主干，其他民众之组织，总会尚付阙如。对于闹捐散兵，当时虽有利用，惟并未加以组织。至兴中会后半期，则特注意于学生，尤以留学生为重。但当时本党之成立与发达，有一特点，则华侨人力财力之助至要也。

二　本期之纪律

兴中会时，无纪律专章与专条，兹就散见于各款者言之。

（一）入会务由旧会友二人荐引，经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心爱戴中国，肯为其父母邦竭力维持，以臻强盛之地。然后由董事带之入会，必要当众自承其甘愿入会，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国危局，亲填名册，并即缴会底金银五元。

（二）倘有借端舞弊，结党营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视，皆非本会志向，宜痛绝之。

（三）在公所不得博弈游戏，暨行一切无益之事。

由一言之，可谓入党者，须遵守党章，服从党义。盖“爱戴中国”，“为父母邦竭力”，“挽中国危局”，服从党义也。“自承其甘愿入会，一心一德，矢信矢忠”，遵守党章也。二、三则处分与禁止。处分虽未规定何种办法，然观“宜痛绝之”之句，其严厉可见一斑。而受此严厉之处分者，为“借端舞弊，结党营私”，足见天下为公之义。其禁止“畛域互分，彼此歧视”，足见民胞物与之怀。而本党当时注重情谊，亦可于此见之。其禁止博弈游戏，及一切无益之事，一则不欲党员纷心；一则欲崇党员之道德也。

三　本期之财政

兴中会时人党者，须缴金五元，谓之会底，此例费也。另设银会，以集银资，每股十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所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发银会股票，此特费也。总理当甲午中日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总理胞兄眉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赞同而已。由兴中会至同盟会成立之前，其出资助义军者，不过总理亲友中少数人耳。此外则无人敢助，亦无人肯助也。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

冯自由

兴中会自民国前十八年甲午十一月在檀香山创立以来，迄民国前七年乙巳六月同盟会创立时止，其致力革命工作之期间共为十一年。当时民智闭塞，国人桎梏于满虏淫威压迫之下，畏惧官吏，甚于蛇蝎，鲜有敢赞同起兵造反之说者。故兴中会之倡议，附者寥寥。海外各埠先后成立之分会，仅四、五处，然亦旋起旋蹶，只有一香港《中国日报》为确定不易之永久机关耳。统计此十一年间之兴中会员，人数亦颇有限，其有名籍可稽者约计总数不满三百人。与其后同盟会之逐年兴盛，殆不可同日语，于此可见当日孙总理筚路蓝缕，艰难缔造，有非笔墨所能形容矣。今据余昔年闻诸总理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诸先生所述，及所藏历年笔记、案牍、书报等件，依次表列兴中会会员姓名、籍贯、职业、地点、组织、事迹如下：

姓名	籍贯	职业	居地	组织	年代
孙文	广东香山	医生	香港	兴中会	甲午（一八九四年）

字逸仙，幼名帝象，又号德明。乙未年（一八九五年）亡命日本，尝从东俗自号中山樵，或称高野长雄，近人所称中山，即其留日时别号也。自幼从其兄读书檀香山，稍长返国，肄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年二十，在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旋转学于香港雅丽氏医科学院，六年而毕业。在学时，日与友好陆皓东、郑士良、陈白、杨鹤龄、尤列等高谈起兵造反，有改造新中国之大志。壬

辰年（一八九二年）开设中西药局于澳门，兼悬壶济世。翌年，以为澳门葡医所忌，乃改设东西药局于广州，借医术以交结官绅，宣传革命，名日以显。甲午（一八九四年）夏，中、日二国为高丽事件发生争端，势将破裂，孙总理（以下概称总理）以国势阽危，忽萌上书李鸿章条陈改革之想，即偕陆皓东赴上海，以其草稿就正于太平天国状元王韬。王极称赏，仅为改订数字，并为函介于鸿章幕友罗丰禄。及抵津上书后，数诣幕府请谒，鸿章均拒弗见，总理因知清廷腐败无可救药，遂决意赴檀香山，拟向亲戚故旧募集资金，归国大举革命。是岁秋冬间由沪放洋至檀，得亲友之助，于十一月间首创兴中会于火奴鲁鲁埠。旋得款合港币数万元，即于冬十二月返国。乙未正月初旬抵港，复与杨衢云、陈白、郑士良、黄咏商、尤列、陆皓东、杨鹤龄、谢缵泰诸人组织兴中会本部于香港士丹顿街三十号，榜其名曰乾亨行。众议在粤大举发难，广州军务之措置，总理任之。香港后方之接应，衢云任之。经营渐竣，定期九月九日起事，讵事前为奸人告发，全局失败，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程奎光等死之。总理自粤脱险，旋偕陈白、郑士良之日本横滨，居两月，自赴美洲谋集款再举。

孙　眉　香山　畜牧家　茂宜岛　兴中会　甲午

总理胞兄，字德彰，别号寿屏。少在夏威夷属茂宜岛经营畜牧，有牛千数百头，土人以茂宜王称之。总理在乙未广州一役及以后诸役屡得其接济，总理从事革命毕生无后顾忧者，乃兄之力也。丁未年（一九〇七年）以营业亏折，举家返香港，辟小农场于九龙牛池湾以自活。民国成立迁寓澳门，四年病故。

邓荫南　开平　农业家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原名松盛，在檀岛有农场及商店，人以其行三，故人以三伯称之（一说为躲避清廷缉捕而讳名曰三，而非行三）。兴中会成立时鬻产得万余元，随总理返国举义。庚子广州史坚如谋炸督署之役，亦为主动。失败后，遂在香港屯门岛辟农场以自给。民国成立后迭任东莞、开平两县长。民十一病故。

简吉堂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尝与孙眉及总理拜盟为兄弟，甲午在檀筹饷，颇得其力。

杨文纳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总理之母舅。总理在癸卯（一九〇三年）冬始加入洪门团体，即杨进言之力（按杨文纳一作杨纳，请参考《中国革命党在檀小史》所载之兴中会进会会员名单）。

何　宽　香山　银行家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檀埠美商卑涉银行华经理。兴中会第一次开会即假何宅为会场，被举为副主席。兴中会创办时文件由其保存，尝任《隆记报》协理。

程蔚南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与总理有戚谊。自总理于己亥年（一八九九年）冬函介梁启超与旅檀兴中会员相识，诸会员逐渐与保皇会发生关系（事详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兴中会因而瓦解。癸卯（一九〇三年）冬总理重莅檀埠，旧同志寥寥无几。时程方办一毫无宗旨之《隆记报》，又名《檀山新报》，总理即凭借此报亲自撰文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大开笔战；复由祖国延聘记者到檀主持笔政。檀埠兴中会因之复兴，程之力为多焉。

许直臣　香山　教育家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原名许俦。少赴檀经商，兼任教员。甲午入兴中会后，曾与总理、程蔚南、郑金、李昌四人同拍一照，被清领事购得照片，移文粤督指名通缉，乃易名蛰辰。后任《隆记报》主笔，复创立华侨学校，华侨子弟多出其门。民国成立后，数任驻檀国民党支部长。及归国，曾任花县县长。民三十年香港沦陷时仍居港。

陈　南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兴中会成立后，次年返粤，参加乙未广州之役。其后曾在香港《中国日报》服务，后数年病故。

夏百子　新会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庚子冬随总理返国参加义举。事败后，清吏悬红通缉有名。民国后革命党在粤执政时代，迭任各公署小职员。

黄　桂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与孙眉交厚。后曾任清副领事，无所表现。

郑　金　新安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曾任移民局译员。与孙眉交厚。因甲午兴中会成立时与总理拍照，被清领事指名查抄原籍家产。

郑　照　新安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郑金之弟。专以代侨胞经理法律事项为业。民二十一年归国，任中央银行

经济研究处委员。民三十年尚在檀岛。

李　昌　香山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任檀政府衙署通译员，与总理友谊最笃。兴中会成立时奔走最力。己亥年（一八九九年）冬梁启超持总理介函到檀求助，李为所愚，竟力助梁设保皇会筹款。后常引为恨事。癸卯年（一九〇三年）总理重游檀岛，遂与程蔚南复兴兴中会之组织。

黄华恢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永和泰杂货商行司事。兴中会成立时被举为司库。已亥梁启超到檀时，曾列籍保皇会。旋赴墨西哥营商。民十七年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稽核员。

宋居仁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乙未返国参加广州九月之役。其后曾随邓蔚南、尤列奔走两粤各地之革命工作。

刘　祥　新宁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永和泰号经理，兴中会初成立时被推为主席，以后无所表现。

杨德初　香山　工人　茂宜岛　兴中会　甲午

孙眉之助手。孙在茂宜经营畜牧，多得其力。丁未年（一九〇七年）随孙返香港。

谭　允　香山　商人　茂宜岛　兴中会　甲午

孙眉畜牧场之营业助手。任茂宜岛推销牲畜店经理。

钟　宇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幼与总理在港同砚，总理在小学时常得其助，经营木厂致富，今尚存在。

刘新寿　新宁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唐　洪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刘　卓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谢万宽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黄　亮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卓　海　香山　税关通事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曹　寿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钟木贤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禄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禄一作李六，请参考《中国革命党在檀小史》所载之兴中会进会会员名单。）

邹德明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简永照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萧义胜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程顺安　香山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程顺安一作程祖安，见同李禄条所注。）

卫积盛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光辉　香山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黄绵凤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何　旱　新安　工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程恒心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曾　胜　香山　工人　　奥华湖埠　兴中会　甲午

陈孟谦　新会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叶桂芳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尹煜传　香山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黄庆培　开平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胡　妹　开平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胡妹一作胡昧，见同李禄条所注。）

李　月　新宁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陆望华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巫恩福	不详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郑　发	香山	工人	奥华湖埠	兴中会	甲午
古　义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梁　宾	香山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郑仲昭	香山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欧阳晃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许　振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黄　二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刘　森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梁泽袍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林　辉	惠州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陈帝棠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陈帝棠一作陈帝业，见同李禄条所注。）

程　道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骆　蕴	新安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曹　彩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霭云	不详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林德珠	不详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何　义	不详	工人	卫禄古埠	兴中会	甲午
黄　后	香山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陈炳阶	新宁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程雨亭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伍云生	开平	商人	奥华湖埠	兴中会	甲午

邬　秀	不详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胡　廷	新安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张丁贵	惠州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伍　珍	新宁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纶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黄　秋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谭　弼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容天煦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邝　全	新宁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谭　瑞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容吉兆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陆檀生	香山	工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刘　登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黄卓山	香山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陈天养	不详	农业家	卫禄古埠	兴中会	甲午
冯　明	恩平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邓显德	开平	农业家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邓　合	开平	农业家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伍于洽	新宁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伍亚来	新宁	工人	卫禄古埠	兴中会	甲午
吴俊德	新宁	商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吴元德	新宁	工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黄　保	新会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刘　宗	开平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郑子见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林　培	开平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邓贵德	开平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邓华彩	开平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杨伯贵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刘罗发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赖　养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冯永明	新会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润贵	不详	工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黄　木	不详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张　丁	不详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张福如	惠州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照	惠州	商人	卫禄古埠	兴中会	甲午
许　进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许帝有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陈五和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黎显祥	新会	商人	卫禄古埠	兴中会	甲午
黄　纯	新宁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超	新宁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吴　桓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陈槛君	香山	商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戴　贵	新安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林　新安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曾维高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杜守传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叶　金　不详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程宸臣　香山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古　同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郑　仲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杞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侯艾泉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以上李杞、侯艾泉二人同于乙未返粤，参加九月重阳之役，担任联络香山隆都等处绿林响应义举，清吏曾悬赏通缉有名。

林鉴泉　香山　报界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向助程蔚南任《隆记报》编辑。癸卯冬总理到檀，改组《隆记报》为党报，仍任主笔。

陆　灿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向在《隆记报》任译员，程蔚南之左右手也。

李多马　归善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业杂货商。己亥冬梁启超到檀设保皇会，竟为所愚，集资助唐才常勤王军在汉口起事，款为康梁中饱。复使其子李培到日本从学于梁启超，所付学费亦为梁经手吞没，香港《中国日报》曾载其事。及其子返檀报告，始登报退出保皇会。

以上为甲午冬在檀香山加入兴中会之最初期会员共一百二十六人。但其中有一人二名者，亦有不用本名者，以年代湮远，无从查考。此一百二十六人中，至民三十三年尚生存者，查只有郑照、钟宇、许直臣、黄华恢等数人而已。

陈　白　新会　医学生　香港　兴中会　乙未（一八九五年）

字夔右，号少白，与总理在香港雅丽氏医学院同砚，世称四大寇之一。长于文学，兴中会文告多出其手。己亥年（一八九九年）奉总理命在香港创刊

《中国日报》，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乙巳年（一九〇五年）任香港同盟会长。辛亥粤省光复，任外交司长。民元后从事商业。兴中会员与总理密切者陈为第一。民二十四年在北京逝世。

杨鹤龄　香山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世称四大寇之一，以好谈造反得名。有祖传商店在香港曰杨耀记，总理在港学医时，恒假其店为革命谈话所。民元任南京总统府秘书，嗣后隐居澳门不仕（按杨氏于民国二十三年病逝澳门）。

尤　列　顺德　舆图局员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号少纨，别字令季，总理肄业广州博济医院时，已相结识，世称四大寇之一。庚子（一九〇〇年）后在南洋创立中和堂，以联络农工各界。惟在同盟会下半期及民国以后，与总理常持不合作态度，往还渐疏。民二十五年在南京病故。

陆皓东　香山　电报生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与总理为总角交。甲午随总理北游京津。乙未兴中会成立，建议采用青天白日为国旗。九月广州之役被逮殉义，是为兴中会员流血之第一人。

区凤墀　南海　传教士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总理曾从之攻读国学。总理入耶教时，原名日新，其后区为改号逸仙。乙未广州一役之后，旋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文案。陈少白己亥回香港创刊《中国日报》，多得其助。

杨衢云　福建海澄　英文教员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原名合吉，字肇春，后易名飞鸿。少任侠好义，精通拳术。迭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教员及招商局总书记等职。庚寅年（一八九〇年）与谢缵泰等十八人组织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为务，渐倡反清复明之说。总理于学医时已结识之。乙未自檀岛归港，即相约同组织兴中会。是岁八月兴中会选举会长，杨坚欲取得会长，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内争，遂以此席让之。九月广州之役既败，杨亡命印度、南非洲各地设置分会。己亥（一八九九年）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各首领合组革命党联合总会，杨即辞退兴中会长职，众举总理为总会长。是岁闰八月广州三洲田之革命军既败，清吏集矢于杨，派凶徒刺杀杨于香港结志街英文学校，诸同志葬之于香港英人公墓。

谢缵泰　开平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字康如，生长澳洲，深通英文。庚寅岁与杨衢云同设辅仁文社。乙未订盟兴中会，专任联络港中官吏及西报记者，极为得力。乙未失败后，尝任香港《南华西报》编辑。壬寅年（一九〇二年）冬与洪全福、李纪堂等谋在广州起义，定国号曰大明顺天国，拟举容闳博士为大总统。其父日昌系洪门前辈，失败后以忧愤死。民国后缵泰久任港新祺昌洋行买办，著有英文《中国革命史》行世，内载兴中会史料颇富。

黄咏商　香山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香港议政局议员黄胜之子，与何启博士略有戚谊。香港士丹顿街兴中会总机关部定名曰乾亨行，即黄所建议。

乙未春杨衢云筹措饷粮，尝鬻其祖产苏杭街洋楼以助，后二年病故。

周昭岳　南海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曾从杨衢云组织辅仁文社。乙未订盟于兴中会。己酉复加盟于同盟会。

余育之　新宁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香港日昌银号及愉园东主。乙未曾助兴中会军饷万数千元，在红毛坟密交杨衢云手收。民国后以家计中落，在上海冠生园任招待员，至今尚存。

程奎光　香山　水师统带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程璧光之兄，曾任广东水师统带。癸巳年（一八九三年）总理在羊城行医时，尝与陆皓东、尤列、郑士良、魏友琴诸人假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为秘密谈话所。奎光及其弟璧光与焉。乙未九月之役，奎光被逮，在营务处受军棍六百而死。

程璧光　香山　水师舰长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乙未广州之役，以未在粤参加得免。民四任海军总长。民六从总理率海军南下护法，为桂军阀派人暗杀。

程耀臣　香山　水师武员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与奎光兄弟同族。乙未九月事败被逮，死狱中。

朱　贵　不详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丘　四　不详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以上朱、丘二人于乙未九月之役，自香港率同志二百余人入粤，事泄在羊城码头被捕，与陆皓东同日殉义。

朱 淇 南海 教员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字箓孙，善属文，兴中会之讨满檄文稿系出其手笔。朱之兄飏生向充省城清平局委员，知乃弟与党人密谋，遽向清吏告变，希图升官发财，是为乙未失败原因之一。事后党人咸集矢于朱淇，朱乃走青岛，创刊《胶州日报》。旋至北京发行《北京日报》。民国后，《中国日报》仍责朱之不义，区凤墀乃作书为其辩冤，谓是乃兄所为，与朱无关云。

王质甫 花县 传教士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向任双门底圣教书楼内礼拜堂牧师。乙未之役以收藏党人军械失事，亡命日本。其后颇与官场中人往还，故党人避之若浼。

左斗山 番禺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主人，耳聋而心热，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书籍，均尽量经售，言新学者咸出其门。总理初在粤垣行医，即悬牌于此书楼。其内进为耶教礼拜堂，乙未起事之文件器具及军械多藏其中。事败后被捕入狱，由美领事保释。后复设大光书楼，任人浏览书报。

庞文卿 不详 医生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在博济医院时与总理同砚。后佐总理任广州东西药局司理。

朱 浩 清远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汤 才 花县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陈焕洲 南海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刘秉祥 清远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李 举 香山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吴子材 潮州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李 芝 南海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莫 亨 顺德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黄丽彬 清远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以上九人各分任城内外起事职务，事败逃匿，经粤吏悬红购缉有案。

梁大炮 清远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系北江著名盗魁，时担任北江一带发难事宜。

容星桥 香山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容闳老博士之侄。乙未后任汉口俄商行买办。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唐才

常、林圭谋在湖北起事，总理事前曾函介林圭见之，富友票一役，颇得其助。及事泄，清吏同时派兵捕容，容化装轮船运煤苦力逃脱。其后迭任香港文裕堂印刷公司及大新百货公司司理。

徐善亭　香山　牙医生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杨心如　香山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杨鹤龄族弟。乙未败后经商台湾，任台北永乐町美时洋行买办。陈少白于丁酉年（一八九七年）到台湾设立兴中会，颇得其助。

陈廷威　番禺　水师将弁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曾在兵船充当大副。总理于甲午到沪时，由郑观应介绍相识。乙未回粤参加义举。复数年自向粤督岑春煊投效，得充水师统带，因贿案被岑所杀。

程　怀　香山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程　次　香山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梁　荣　番禺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以上程等三人，均于乙未九月初十在机关与陆皓东同时被捕，因供认为在内佣工，且状类工人，故清吏释之。

陈　清　南海　商人　横滨　乙未

向业船上杂货商。庚子冬在横滨轮船上与总理相识。知广州将次起义，遂向侨商冯镜如求助旅费回粤，冯给以三十元。乙未广州之役，担任放炸弹之责。事败仍返日谋生。民六国会移粤护法，陈开设海珠酒店为议员招待所。

冯镜如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横滨文经文具店主人。少任侠好义，旅日侨工咸仰重之。甲午年已去辫易服。总理是年十二月舟过横滨时，命其组织革命团体。及乙未广州之役失败，总理偕陈白、郑士良到日本，冯与其弟紫珊招待一切。兴中会成立，被举为会长。未几总理赴檀，冯氏兄弟助旅费五百元。陈白旋移寓文经商店二楼。戊戌（一八九八年）后，冯屡设法使梁启超与总理合组新党，共同救国，以康有为从中作梗而止。辛丑年（一九〇一年）文经商店被火全部损失，乃赴沪就广智书局总经理一职。癸卯（一九〇三年）因发起张园国民议政会，被清吏指名通缉。是岁冬上海《国民日报》发生内讧，与陈白出而调解息事。后数年返粤闲居。民二年冬病故。

冯紫珊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横滨山下町五六番致生印刷店主人。人甚豪侠，兴中会成立时被举为司库。戊戌后为康梁所惑，推为横滨保皇会会长，复又兼《新民丛报》总理，康、梁倚为长城。民十在粤逝世。

谭有发　三水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字奋初，横滨均昌洋服店主人。甲午十二月因闻陈清言有人在船上大谈造反，特登轮访谒总理。后偕冯氏兄弟同组织兴中会。平日恒主张由汉人自举皇帝之说，故有谭皇帝之称。民国后以营业亏折返粤，中央月给百元以济之。民二十七年病故。

赵明乐　新会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耶稣教徒，广福源商店主人。总理于乙未九月失败后抵日本时，尝持教友介绍函见之。横滨兴中会成立时，众推为司库，不就。

赵峄琴　新会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耶稣教徒，明乐族弟，亦广福源号东主，被举为兴中会书记。后尝组织华侨学校，与康徒主持之大同学校相抗衡。

黎炳垣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字焕墀，横滨海岸九番法国邮船公司买办。庚子后，总理恒假其寓所为通信机关，并以家事托之。横滨兴中会员始终忠于党务者，以黎为最。庚戌（一九一〇年）年春逝世。

温　芬　南海　洋行职员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字炳臣，向在某洋行任职。总理居横滨时，常在寓所担任招待。民国后业煤炭生意。民二十六年日军寇华之前，横滨兴中会员生存者，仅余温及黄焯文二人，以后无所闻。

黄焯文　香山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英国邮船公司买办。民国后任国民党支部长多年。民二十六年日寇侵华后，

挈眷返国寄寓澳门。

陈　才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向业包裹货运生意，其弟和常充总理随从。

陈　和　南海　工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绰号“大泡和”，向业打包店工人，常随总理充任庶务员。总理往来南洋香港，辄携之行。丙午（一九〇六年）后在南洋逝世。总理尝戏撰一联曰：“陈和叔冷巷失鞋”，即指此人。

陈植云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人和洋服店及永乐酒楼主人，党人聚餐常假永乐酒楼举行之。

黎简卿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横滨东昌打包店主人，黎炳垣之叔也。

温遇贵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某洋行买办，温芬之叔也，不久即与党人脱离关系。

梁达卿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著名出入口商，广万泰号主人，与冯镜如交厚。

郑晓初　香山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日本正金银行及英商某保险公司买办，入会数月即不生关系。

冯懋龙　南海　学生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冯镜如之子，字建华，十九岁易名自由，自幼留学日本。乙未兴中会成立时，年十四，奉父命宣誓入会，为全体会员之最年幼者。十九岁（庚子）肄业东京专门学校（后二年改称早稻田大学）。旋与郑贯公、冯斯乐等发刊《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学说。二十岁（辛丑）与冯斯乐、李自重、王宠惠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又与戢元丞、秦力山等发刊《国民报》。所译德人那特硁博士著《政治学》，即于是年出版。二十一岁（壬寅）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

支那亡国纪念会；又与叶澜、秦毓鎏等组织青年会。二十二岁（癸卯）任香港《中国日报》及美洲旧金山《大同日报》驻东记者。二十四岁（乙巳）随总理及黄克强等发起中国同盟会，旋被派回香港办理香港澳门广州各地党务。二十五岁（丙午）任香港《中国日报》社长，兼同盟分会长，先后策动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及汕尾等处革命军事。二十九岁（庚戌）赴北美温高华任《大汉日报》记者，兼募集发难资金，占辛亥三月黄花冈一役海外各区募饷之第一位。三十岁（辛亥）赴旧金山主持《大同日报》笔政。及武昌起义，旋由致公堂、同盟会、洪门筹饷局三团体推举归国，参加组织共和政府事宜。三十一岁适民元南京政府成立，任总统府机要秘书。南北统一任临时稽勋局局长。三十二岁（民国二年）七月赣宁讨袁军起，被袁世凯派兵逮捕，旋开释离京。三十三岁（民国三年）赴美筹募讨袁军饷，任国民党美洲支部长兼中华革命党党务部次长，并发刊旧金山《民口杂志》。是年所著《三次革命军》出版。三十六岁（民国六年）当选参议院华侨议员。四十二岁（民国十二年）以反对曹锟贿选回粤，适国民党改组，奉派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四十七岁（民国十七年）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总经理。是年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出版。五十一岁（民国二十一年）任立法院委员。五十八岁（民国二十八年）所著《革命逸史》出版。六十二岁（民国三十二年）任国民政府委员。

黎民占　鹤山　商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一八九六年）

乙未失败后，杨衢云亡命南非洲，在约翰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士堡等处创设兴中会。黎向在尊尼士堡埠经商，丙申鬻其财产，随衢云回国参加革命工作。以株守待时，尝在《中国报》服务，旋病故。

霍汝丁　鹤山　商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

号胜刚，民元后回国，与李其组织江南福群实业公司于南京大胜关。后数年在香港荷理活道开设萃文书店。民三十年香港沦陷前尚存在。当年南非洲兴中会党务，只有此君尚能记忆一二耳。

王　炽　番禺　商人　南非洲

王　进　番禺　商人　南非洲

陈　妹　顺德　工人　南非洲

何　炽　顺德　工人　南非洲

马子方　顺德　商人　南非洲

马　康　顺德　工人　南非洲

何　益　顺德　商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

江　均　顺德　商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

何　禧　顺德　工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

梁伯佳　顺德　工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

以上王炽等十人，皆由杨衢云收揽入会。丙申年秋衢云归国时，尝募集数百金镑为起义军饷。

宫崎寅藏　日本　东京　兴中会　丙申

号白浪滔天，日志士赞助我国革命者，以此君为最力。丙申年后，与总理及陈白相识，一见如故。从相识至民十四总理逝世，始终为我国尽力。著有《三十三年之梦》（也译作《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述参加吾国革命经过颇详。其故居在熊本县荒尾村，总理曾潜居月余，以避日政府干涉。民二十三年中央党部曾斥资购之，改作总理纪念堂。

平山周　日本　学者　东京　兴中会　丙申

与宫崎同时认识总理。戊戌清室政变，尝至北京援救梁启超出险后，偕毕永年赴湘、鄂各省交结秘密会党。著有《支那革命运动》一书行世。至丁未年（一九〇七年）因事与总理不合，往还渐疏。

容祺年　香山　商人　台湾　兴中会　戊戌（一八九八年）

吴文秀　福建　商人　台湾　兴中会　戊戌

赵满潮　广东　商人　台湾　兴中会　戊戌

丁酉年（一八九七年）夏陈少白游台湾，以同志杨心如之介绍，收揽会员数人，即容、吴、赵等是也，后数年竟不通消息。

毕永年　湖南长沙　学者　横滨　兴中会　戊戌

字松甫，湖南拔贡生，与湘鄂哥老会关系至深，谭嗣同倚之如左右手。戊戌政变后，东渡谒总理于横滨，加入兴中会，并引湘鄂会党龙头李云彪、辜鸿恩等数人至香港，共图大举。后以李等惟利是视，而唐才常亦不愿取消勤王名号，遂愤然遁迹普陀，披剃为僧，释名悟玄。

史坚如　番禺　学生　香港　兴中会　己亥（一八九九年）

原名文纬，澳门格致书院（即今岭南大学前身）学生。初由日人高桥谦介

见陈少白、杨衢云于香港，遂入兴中会。庚子总理谋在广州惠州同时大举，史坚如与邓荫南担任粤垣发难之责。是岁闰八月广州革命军起，粤垣不及同时响应，坚如乃埋炸药于抚署后楼房，以轰炸粤抚德寿。弹发而德寿不死，坚如仍不肯逃，遂于九月初六日被逮，死之。

史古愚　番禺　学者　香港　兴中会　庚子（一九〇〇年）

坚如之长兄。坚如从事革命运动，与有力焉。后易名张翛然，在香港教读养母。民元任粤海关监督。

史憬然　番禺　医学生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坚如之妹，办事沉毅勇敢，为坚如之大助。尝学医于广州夏葛女医学堂。辛丑年（一九〇一年）在广州染疫，死于其戚张竹君所设之医院。

李纪堂　新会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名柏，香港富商李升之第三子，父死分得遗产百万，挥金如土。庚子三月由杨衢云主盟加入兴中会，时总理方策动惠州三洲田军事，立委为驻港财务主任。是役失败善后诸费及历年维持《中国日报》，均赖其源源接济。壬寅年（一九〇二年）除夕与谢缵泰、洪全福谋起义广州，耗资五十万，家业由是中落。辛亥九月粤省光复之役，清提督李准先率水师反正，纪堂与有力焉。旋任交通司长，其后数任县长，均不得意。民二十六年后潦倒万分。二十八年奉召莅渝，任侨务委员会委员。三十二年病故。

摩　根　英国　学者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总理于丙申（一八九六年）到伦敦时识之。庚子来中国谒总理，愿为中国革命尽力。总理往来南洋，辄与之偕。是岁邓荫南、史坚如在粤活动，颇得其助。欧美人入兴中会只此一人耳。

山田良政　日本　退职军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与郑士良同入惠州，参加三洲田之役，以失路遇害。日志士殉难于义军者，独此一人。

内田良平　日本　退职军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日本黑龙会干事，庚子随总理至香港数次。

福本诚　日本　学者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号日南，著作颇富。庚子随总理至香港图入惠州不果。

末永节　日本　退职军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随总理至港，拟任惠州革命军参谋，以道远不果。

张硕臣　四川　学生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黎俊民　东莞　学生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以上二人皆澳门格致书院学生，与史坚如同砚，庚子秋协助坚如进行军事颇力。

苏复生　广东　耶教徒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乙未后，圣教书楼主人左斗山在羊城卫边街设一大光观书楼，陈列各种新书译本，供人观览，新学志士参观如鲫，史坚如兄弟其最著者。复生即书楼司事，故结识志士至众。

黄　福　归善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又名盲福，在三合会中资望最老，久在南洋婆罗洲谋生。庚子应郑士良命回国，惠属各处会党咸听号令。三洲田发难时，郑士良在港未到，众推为革命大元帅，及械绝兵溃，仍返南洋。

黄耀庭　新安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三洲田之役任先锋官，以勇敢闻。失败后赴新加坡营旅店业。丁未年（一九〇七年）奉总理命回国再举，到香港后，以警吏窥伺，仍返南洋。

黄阁官　新安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新安县属之绿林多受节制，于庚子三洲田发难时甚为得力。

江公喜　新安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惠州之役担任攻取新安及虎门，因三洲田革命军改途东向，故停顿不发。

梁慕光　博罗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闰八月担任在惠州博罗起事，及三洲田发动，遂于是月二十一、二日聚众千余人，围攻博罗县城。以清军各路云集，众寡不敌，乃分路解散。壬寅（一九〇二年）洪全福谋攻夺广州，被委充义军总司令，事泄亡命日本。民国成立后返粤，任税务征收局员。

李植生　博罗　化学师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属德国巴陵教会，精通化学，善制各种炸药，亦三合会前辈。庚子与梁慕光同经营惠州军事。壬寅复同助洪全福，谋在广州发难。失败后逃横滨，以教授留学生制造炸药为生活，各省留学生能制炸药者，多出其门。

江维善　新安　学生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庚子秋任博罗革命军参谋。民国后不求仕进，潦倒万分，闻至今尚存。

曾捷夫　归善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三合会首领，庚子助郑士良联络会党，深资得力。

曾仪卿　归善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捷夫族侄，亦三合会有力者。在惠州平海一带党徒甚众。庚子三洲田之役，曾号召平海会党响应。丁未（一九〇七年）九月许雪秋在惠州汕尾接收日轮幸运丸军械失败，仪卿受冯自由命，赴平海接械谋再举，以幸运丸奉日领事令仓卒返日，不果。

林海山　博罗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惠州三合会首领之一，庚子之役协助郑士良，甚得力。

邓子瑜　博罗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之役郑士良发动绿林会党，倚之如左右手。事败走南洋，经营旅馆业，为新加坡广亿昌客栈主人。丁未奉总理命回国，策动惠州七女湖之革命军。民国成立后，任讨袁及讨莫东江别动队司令。民七任海山咸场知事。惠州人从总理者，以子瑜为最久。

罗　生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其家在归善县马栏头，屋宇颇广，庚子三洲田革命军之大营即设其中。是役败后，清军纵火焚其全村。

林侠琴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廖　和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唐　皮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何　松　博罗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卢灶娘　新安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以上林侠琴等五人，均与黄福等驻三洲田大营数月，发难时分任军中职务，至解散后乃避地香港。

蔡景福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陈　怡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以上蔡景福等二人，系三洲田军将校，事败同走南洋。

蔡　牛　新安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陈　福　河源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黄　杨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刘运荣　博罗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何崇飘　新安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杨　发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以上蔡牛等六人，均三洲田义军将校，于沿途进军时血战阵亡，在清吏文告中亦有名。

曾金养　河源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庚子惠州义师之别动队司令，闰八月二十五夜率众攻和平县城，不克，死之。

吴义如　顺德　绅士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顺德大良人，曾入耶稣教，久任武弁，熟识营伍中人。庚子邓荫南、史坚如等运动粤垣军队及会党，多赖其力。

李寿卿　鹤山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庚子夏秋间，助邓史等运动广州军界。

练达成　番禺　船户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广州河南船户（一说是客籍），与内城旗人关系密切。庚子史坚如在抚署旁埋置炸药，即赖其在旗满街租屋及布置之力。辛亥光复曾任民军统领，后改业医生。

苏焯南　番禺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耶稣教徒，庚子邓史等私运军械及炸药入粤，均由经手接运，盖其乡地近番禺黄埔，为港轮所必经，易于转运也。癸卯郑贯公创办香港《世界公益报》，亦与有力，其后改营商业。

宋少东　旗籍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庚子史坚如在抚署后楼房租屋，即用宋名，而以宋夫妇居之，出事后幸早逃脱。

黎　德　广东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庚子史坚如所用炸药，乃由邓荫南及黎德密运交西关荣华东街机关，在城外来往搬运，多由黎任之。

宋玉臣　旗籍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亦耶教徒，与宋少东二人均由圣教书楼介绍，与史坚如相识，于轰炸抚署之役，甚为得力。

黄　福　番禺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亦耶教徒，庚子助史坚如轰炸抚署，初任炸将军衙门，以布置不及而止。民六年助邓荫南编练民军，为李耀汉捕杀。与惠州革命军司令之黄福异人同名。

温玉山　广东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史坚如所用炸药，每次均由温乘肩舆暗运入屋。庚子九月初五夜，史率同志四人彻夜掘地埋药，温其一也。

刘锦州　广东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亦耶教徒，史坚如所租埋炸药之屋，是由宋少东托耶教徒裱画店主人刘锦州作保，事败被株连下狱，由博济医院美国医生嘉约翰保释。后在广州三望冈麻疯院传教。

毛文敏　连县　传教师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后更名文明，住西城宝华大街长老会。史坚如常假其地贮藏危险品。及九月初五夜尚到毛处二次，毛力劝史勿再入险地，史不听。癸卯年（一九〇三年）赴榄香山任传教师，尝助总理复兴兴中会。辛亥粤省光复，初任财政司长，旋任连县县长。

黄守南　广东　耶教徒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向管理城南五仙门福音堂事务。庚子练达成为史坚如密运炸药，常假黄处为收藏所。

胡心澄　番禺　传教师　广东　兴中会　庚子

胡心泉　番禺　传教师　广东　兴中会　庚子

胡氏兄弟均天主教修道士，史坚如从事轰炸，甚得其助力。九月初六日坚如一击不中，仍图再举，二胡力促其赴港，均不见听。民二后心泉赴美国传教，曾任纽约国民党分会长。

蔡　尧　新安　工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史坚如在粤殉义后，李纪堂曾派同志蔡尧赴省垣收史尸葬之，即此人也。

郑贯公　香山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辛丑

原名道，字贯一，己亥（一八九九年）秋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庚子（一九〇〇年）夏任横滨《清议报》编辑，与冯自由、冯斯乐二人发刊《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及天赋人权学说，即在《清议报》印行，保皇会海外势力因之大受影响。辛丑（一九〇一年）春为《清议报》所逐，孙总理乃函介至香港主持《中国日报》笔政。癸卯（一九〇三年）后先后创办《世界公益报》及《广东日报》、《有所谓报》三种，港人多欢迎之。乙巳（一九〇五年）香港同盟会成立，任庶务干事。丙申春染疫逝世。

黄隆生　新宁　洋服商　越南河内　兴中会　壬寅（一九〇二年）

壬寅冬总理应越南总督韬美之请，赴河内观博览会，与黄结识，黄遂入兴中会，并组织兴中分会。丁未总理驻节河内，策动钦廉及镇南关河口各处革命军，黄相助甚得力。民国后曾任广东省银行经理。

杨寿彭　南海　米商　河内　兴中会　壬寅

以河内大商资格，被推为华商帮长，总理与法人接洽多经其手。丁未云南河口之役，与黄隆生同被越南法官勒令离境。

张奂池　南海　学者　河内　兴中会　壬寅

向任河内广东会馆书记，河内党人与各方首领通信，咸出其手。

甄吉亭　新宁　洋服商　河内　兴中会　壬寅

甄　璧　新宁　洋服商　海防　兴中会　壬寅

二甄为兄弟行，吉亭居河内，璧居海防，同由黄隆生介绍入会。

罗　镩　南海　工程师　河内　兴中会　壬寅

曾任滇越铁路工程师，辛亥光复之役，联络附城民军甚得力。民国后尝任广三铁路工务长。

曾克齐　南海　工人　河内　兴中会　壬寅

向在滇越铁路承揽筑路工程，辛亥光复之役，策动广州附城民军起事，颇得会党信仰。

刘岐山　新宁　商人　海防　兴中会　壬寅

由黄隆生介绍入会。丁未年（一九〇七年）任海防同盟会分会长，担任招待来往同志及输运接济钦廉党人弹药军械，至为得力。戊申年（一九〇八年）被法人勒令离境。辛亥秋与李海云光复新宁县城，为土匪杀害。

李自重　新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一九〇三年）

原名炳星，庚子留学日本。辛丑春因闻清廷有割让广东与法国之说，乃偕

冯斯乐、王宠惠、冯自由等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于横滨。癸卯（一九〇三年）秋，总理与日武官日野熊藏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以利便同志之有志军事者，留学生宣誓受训者十四人，自重其一也。乙巳（一九〇五年）秋同盟会成立，奉总理命，偕冯自由回香港设立分会，尝在九龙设光汉学校，教授军国民教育，全港学校靡然从风，以是为英吏驱逐出境。旋在广州光华医学校习医。辛亥秋广东光复，与李海云在新宁城举义。民国成立后脱离政界，任商办广东银行副经理。革命军事学校入校誓辞，即用兴中会誓辞，故亦可称为兴中会会员。

翁　诰　福州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郑宪成　福州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以上翁、郑二人，曾于癸卯春同入拒俄义勇队所改组之军国民教育会。是秋总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二人同誓受训。翁诰字友巩，甲辰（一九〇四年）任长沙明德学堂教员，参加华兴会之役。

黎勇锡　高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字孝渊，号仲实，广州时敏学堂学生。辛丑留学日本，癸卯夏参加拒俄义勇队，是秋肄业于革命军事学校。丙午（一九〇六年）奉总理命偕法武官巡游西南各省。戊申（一九〇八年）春随黄克强起义钦州，人称副元帅。庚戌（一九一〇年）春偕汪、黄等人北京谋炸清摄政王，事发时，因赴日本采购炸药得免。

胡毅生　番禺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广东高等学堂学生，因与学友梁孝肃昌言革命，被革退。癸卯春东渡，加入拒俄义勇队。是秋肄业于革命军事学校。乙巳同盟会成立，朱大符、李文范、古应芬、胡汉民等均其介绍入会。丙午奉命偕法武官巡游西南各省。丁未由黄克强派赴钦廉，拟策动郭人漳、赵声等所部反正。辛亥粤省光复，任海军司长。现任国民政府委员。

卢少岐　东莞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壬寅夏留学日本。癸卯参加拒俄义勇队，是秋与李自重等同入革命军事学校。甲辰返香港任《中国报》记者。后之英国游学。民

七，任护法政府外交部司长。

桂廷銮　南海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字少伟，清季举人。癸卯春东渡，旋入拒俄义勇队，是秋受训于革命军事学校。甲辰回粤，发狂病故。

刘维焘　兴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饶景华　兴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刘、饶二人皆为革命军事学校学生，是校解散后，同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辛亥广东光复后均任军职，以不得志，先后去世。

李锡清　梅县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伍嘉杰　南海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以上李、伍二人，均曾参加癸卯拒俄义勇队，是秋同肄业于革命军事学校，是校解散后，各回粤病死。

郭健霄　潮阳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与李自重等同宣誓人革命军事学校。民国成立后在沪经商，并不涉足政界，至今尚存。

区金钧　南海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卢牟泰　高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区、卢二人皆广州时敏学堂学生，壬寅东渡，人同文书院。癸卯与黎勇锡同肄业革命军事学校，及是校解散，乃各返粤，任各学校体操教员，旋病故。计革命军事学校十四学生中，现在尚生存，只有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三人耳。

黄旭升　连县　传教师　檀香山　兴中会　癸卯

号扶桑，与毛文敏有戚谊。癸卯至檀香山传教，是秋总理抵檀，谋复兴兴中会，黄首加盟，且力助其复兴。丁未在速县传教，兼任同盟会特派员。民国后在粤经营实业。

曾长福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癸卯

字望雄，檀岛巨商，癸卯入兴中会。檀埠党报《民生日报》及《自由新报》两时期，多赖其供给。同盟会中华革命党数时期，党人倚若长城。民国六年应卢信招，回国投资实业，其资产亏折甚巨。其后供职京沪铁路及上海市政府自给，异常潦倒，今尚存在。

黎　协　香山　农业家　檀岛希炉　兴中会　癸卯

总理癸卯秋到檀，适毛文敏在希炉埠传教，即集有志华侨欢迎总理演说，同时成立兴中会。华侨中以黎为最得力。及同盟会成立，被举为会长。民四年病故。

黄　振　香山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癸卯
卢　球　香山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癸卯
郑　仲　香山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癸卯
郑　鎏　香山　农业家　希炉埠　兴中会　癸卯
唐　安　香山　农业家　希炉埠　兴中会　癸卯
李华根　香山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癸卯
唐　安　香山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癸卯
胡　锦　香山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癸卯
古　贺　香山　洋服商　希炉埠　兴中会　癸卯

以上黄振等九人，为希炉埠基本会员，后皆加入同盟会，于每次筹饷，均甚努力。

张泽黎　香山　学者　檀香山　兴中会　癸卯

字儒伯。癸卯秋总理到檀，改组《檀山新报》（即《隆记报》）为党报，与保皇党大开笔战，初延前《中国报》记者陈诗仲为主笔，陈以赴南洋不能来，乃改聘张承乏，张与保皇报文战甚久。其后《檀山新报》改组《民生日报》，张仍任总编辑。

邝华泰　新宁　大学教授　旧金山　兴中会　甲辰（一九〇四年）

甲辰春总理游美，为保皇党勾结移民局阻止登陆，赖《中西报》社长耶稣教徒伍盘照等援助，始安然人美境。总理于是号召耶稣教徒筹募革命军饷，并拟创立兴中会，邝华泰博士时任加省大学教授，率先宣誓入党。盘照等谓

各人皆有亲族在祖国，只可捐款，而不便入党，总理遂不强之。众捐饷得数千元，以邝博士为最得力，闻是时华侨入兴中会者，除邝外，尚有数人，后无所闻。邝娶美妇为室。乙巳（一九〇五年）归香港，任李升格致书院校长，旋病故。

统计上述兴中会员姓名，共为二百八十六人，系由甲午年十一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至甲辰年春旧金山兴中会成立时止。其明年乙巳（一九〇五年）春，总理迭在欧洲、比、法、德、英诸国组织革命团体，其誓辞与檀香山所用者相同，惟无兴中会名目。是岁六月杪，同盟会本部成立于东京，令欧洲革命团体统称同盟分会，故不能以兴中会名之。又上述之二百八十六人，皆有名籍可稽，其无名籍可稽者，想亦不在少数。要之兴中会存在时期之七年间，其会员无论有无名籍，总数不满五百人，殆无疑义。此外辛亥粤省光复以后，尝有好事者拥戴总理长兄眉，以恢复兴中会相号召。此项投机的团体，与革命时代之兴中会，性质判若天渊，此在明眼人皆辨别之也。再查上述二百八十六人中目前生存者，只有：郑照、许直臣、钟宇、冯自由、温芬、黄焯文、余育之、霍汝丁、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曾长福等约二十人，是可谓硕果仅存者矣。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 年版。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补遗

这是冯自由先生所编《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中所未载的兴中会会员姓名，共计三十人，系从以下两类的根据采录：一、事迹昭彰，显系遗漏的，如郑士良、魏友琴、李安邦三人是。二、见于本会所辑名单中，为冯著所无的，自钟亚贤以下二十七人是。虽然其中不免有尚待考订之处，但是为发扬“潜德之幽光”，决不忍听其埋没，所以有以下的补遗，并望续有增补。

姓名　籍贯　职业　居地　组织　年代

郑士良　广东归善　　香港　兴中会　甲午

号弼臣。与总理在广州博济医院同学，为总理最早结识之革命同志。参加乙未广州之役，负责联络会党，赞襄总理，至为得力。失败后，随同总理避难日本。旋奉令返香港，谋卷土重来之计，并助陈少白创《中国日报》。庚子发动惠州之役，所向披靡，卒因援绝而败。辛丑以暴疾卒于香港。

魏友琴　广东归善　教员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曾参加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被悬赏通缉。

李安邦　广东香山　警吏　檀香山　兴中会　甲辰

在檀香山警局充任侦探，擅枪术。甲辰，总理游美为旧金山关吏留难时，电安邦请援。安邦接电，即请美籍律师那文辩护，并汇美金二千五百元，供总理作讼费；又电达致公堂诸同志帮助一切。总理乃得入境。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藏《兴中会各同志革命工作史略》（以下简称《史略》）。

钟亚贤

梁　亨

以上二人，均见《史略》。

梁　棠　广东顺德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为英德会党领袖。乙未广州之役，负责联络北江一带。失败后在沙口墟被清总兵诱至韶州杀害。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藏邓慕韩转据康祝年所述之《乙未之役殉难人名补录》（以下简称《补录》）。

刘　裕　广东顺德　会党　乙未

又名大头余。乙未广州之役，在英德下游牛屎湾与清安勇统带刘居德战，阵亡。见《补录》。

杜　照　广东南海　乙未

蒲　五　广东南海　乙未

张　沛　广东花县　乙未

以上三人均于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在大站山被执就义。见《补录》。

钟　生　广东花县　乙未

张　云　广东花县　乙未

以上二人，均于乙未之役奉命在花县白坭起义阵亡。见《补录》。

胡凤璋　湖南汝城　军人　兴中会　乙未

名广顺，字炳镗。两广督署卫队什长。由刘秉祥介绍加入兴中会。乙未之役失败，总理能安全脱险，乃由凤璋走报之力。见《史略》。

梁少文　广东南海　商人　兴中会

曾经商美国旧金山，由黄三德介绍加入兴中会。见《史略》。

陈瑞芝　广东高要　庚子

少与黄福、马地等为莫逆交。邓荫南、史坚如谋起义于广州，乃一致加入，分担工作。见《史略》。

刘　地

王　德

罗　来

张　才

耿三妹

以上五人，均见《史略》陈瑞芝自述。

舒炳荣　广东番禺　兴中会　庚子

字民气。十六岁加入兴中会，炸德寿事败潜赴星洲。见《史略》。

磻溪和尚　广东清远　庚子

居住广州白云山双溪寺，闻史坚如宣传革命，即起而参加。事败走星洲。见《史略》。

黄大汉　广东南海　兴中会　庚子

由邓荫南、苏焯南二人介绍加入兴中会。曾助史坚如谋炸德寿，事败走南洋。见《史略》。

李　新

邓廷翼

黎　礼

以上三人，均见《史略》黄大汉自述。

环芝和尚

原姓汪，庚子史坚如谋炸德寿之役，拟于炸弹爆发后在观音山升起青天白日旗为号，即由环芝和尚负责。见《史略》宋少东记述。

杨　锐　广东香山　农业　檀香山　癸卯

为檀香山希炉农业家。对于募捐义款，最称得力。

杨锡初　广东香山　农业　檀香山　癸卯

为檀香山希炉农业家。对于募捐义款，最称得力。

黄　义　广东香山　檀香山　癸卯

为檀香山及茂宜、希炉两埠工界之有力者。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谢缵泰　著

江煦棠　马颂明　译

陈　谦　校

编者按：谢缵泰（1872—1938）为香港"辅仁文社"的创办者之一，后为兴中会员。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是谢缵泰于1924年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上的日记体裁回忆录。原文为英文。国内一直没有刊行中文译本。"秘史"着重记述了兴中会的有关活动，涉及了当时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保留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史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者的政治偏见是十分明显的，如对于孙中山的不少攻击之词，即为一例。

这里发表的是全译本。

序　言

亲爱的朋友：

当我一两天前从乡间探访朋友回来的时候，我感到一生中最愉快和最惊奇，因为我的妻子把你寄来的挂号邮包交给我，内有你的连载于《南华早报》的极其有趣和最能说明问题的大革命秘史。

它使你博得莫大荣誉，而且标记着你是你的同胞的解放者：你

不仅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失去你最亲切的一切的危险，把艰苦的准备工作进行到底，以便最后获得成功，而且，你还踏踏实实地坚持崇高的伟业，直至你的努力光荣地获得成功。你乐于把荣誉让给别人，而这个荣誉显然应该归于你，因为你孜孜不倦地坚持做有益的事，永不做可能惹起党派纠纷，煽起妒忌、仇恨和恶感，以致损害崇高的维新事业的任何事情。

事情很明显，甚至在今天，当有必要向世界摆出事实，摆出全部事实，而且的的确确是事实的时候，你这样做，绝非意欲贬损任何人，而是为神圣的爱国心所驱使，希望洗去中国声誉的污点，否则在不久将来，这些污点势必严重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

亲爱的朋友，你做得好，如今，你终于受人注目。你使一切爱真理的人们，使一切只要是尊重历史事实、公正评判中国人的人们，都深深感激你。我衷心祝贺你！

“真理伟大，应得胜利。”现在，大革命的真理终于对于一切关心你们国家繁荣的人们，是有帮助的。

“被压制的真理必将重放光芒，
神的无穷岁月属于它，
体无完肤粉碎了错误的谬见，
使它在崇拜者中间灭亡。”

料你将在圣诞季节收到这封信，我借此机会顺祝新年顺利。

不要忧虑，好朋友，愿上帝保佑你得胜！

切斯尼·邓肯 Chesney Duncan 谨上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槟榔屿海滨

前　言

明朝的末日

中国纯粹由中国人来统治的最后一个朝代是明朝。明朝的创建

者是一个名叫朱元璋（洪武）的和尚，由于荏弱、腐败和政治失修，有明一代很快就趋于没落。怨声遍中国，使叛乱者有机可乘。其中有一个叛乱首领，他终于能招集部众，造成对北京的有力威胁，那就是李自成。

那时，守卫北京，抗御日渐迫近的李自成暴众的是由吴三桂将军率领的部队。吴氏因为怕京城失守，便同长城外的鞑靼人开谈判，求取他们的武装支援。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天命）原来早就在关外耐心地组织好他的军队，静候良机，从明朝手中夺取中国的宝座。

满洲鞑靼人首领天聪欣然接受了吴三桂的邀请，迅即率军开入直隶平原。可是在他还没能赶到北京之前，李自成的部众却已拿下北京，并加劫掠。明朝最末一代的庸懦无能的皇帝崇祯也已在宫后煤山上自缢身死。

满洲人的入关

当吴三桂同满洲鞑靼人首领和他的军队来到京城，赶走了叛乱的部众之后，居心叵测的鞑靼人首领却违背了原来的协议，拒绝撤兵，反而强行占住明朝宫廷。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顺治即坐上龙廷，宣称是中国大清皇朝的第一个满洲皇帝。

明朝就这样完了，而由满洲鞑靼人对中国的入侵继承了下来。

凶暴野蛮的满洲鞑靼人怎样通过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的无情杀戮来达到它征服中华帝国的目的，怎样在僭夺了明朝的宝座之后来统治中国，这都已有纪录，而且现在都已成为历史，但我的老朋友和同事切斯尼·邓肯如下的叙述，却还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至于谈到我在那次几乎兵不血刃就消灭了沾污历史的最腐朽的专制皇朝之壮举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能略尽微力，匡助文明（世界）战胜特别残暴的统治，是很光荣的。满洲劫夺者阻碍世界的进步，损害所有真正要求上进的各国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

独立运动

反对满人暴政的起义，早就层出不穷，最强大的是洪秀全所领

导的“太平军”，但全都给无情地镇压下去了。

第二次伟大的驱除鞑虏的运动就是最后建成中华民国的大革命，我现在公诸于世的就是这次革命的秘史。

自从我们初次企图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攻占广州的计划失败，我的“兄弟”和同事，香港革命党兴中会首任主席杨衢云于一九零一年一月十日被暗杀，以及我二次企图于一九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夜间由洪福全率众攻夺广州，拥戴一位“摄政”建立共和政府的计划也失败之后，我决定不要由于积极反对孙逸仙博士而引起党争，便不再参与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行动。

我同孙逸仙博士和其他一些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三日，那时我们两党早经联合，孙氏的言貌，当时对我并未构成良好的印象，我有过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对他还是以躲开一点为妙，我对孙氏的初次印象，在我的日记中曾有如下的记述：

在总部的会见

一八九五年五月五日（星期日），“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

“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早晚会发疯的。我也是一个认为不能将领导运动这个重大责任信托给他的人，一个人固然可以置死生于度外，但在行动上，却必须认识到领导人的生命不能作无谓的牺牲。我相信，孙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听从他，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经验一直都表明，光靠他，是会要冒风险的。”

因此，在我们攻占广州的初次企图失败之后，对孙逸仙的性情气质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于他的才能和价值有了我的看法，我就拒绝加入他的党，而只静静地通过中英文报刊，从事促进改革和独立的事业。我由于不愿参加党争和内战，便退出政治舞台。关于内战问题，这在我给我的故友摩里逊博士的信中早就提到过，我知道在袁世凯僭任大总统之后，内战就会跟着发生的。

孙逸仙博士的垮台

孙逸仙博士由于受到国内外人的责难和咒骂，从我们大家合力捧他上去的高台上倒下来了。而一些参加过领导大革命这场戏的人物却还有生存。我想，为了历史的真实，现在我有完全的自由来发表关于大革命的这部秘史，而不必在国人和世界人士心目中担负小看了或不信任孙逸仙博士的罪名了。

这一主意是恰当的，光明正大的。它使我等待了许多年，而不去满足我的中、欧朋友要我及早发表这部历史的要求。我相信，前此使我打定这个主意的决心，他们是会赞许的，而现在我们再无长守缄默的道义责任了。

外国朋友和支持者

在这部简史中，我将无顾虑地，公正地历叙我自己以及我的侠义的中、英朋友和同事们（格·E·摩里逊博士，李提摩泰博士，法学博士容闳，何启爵士，格·华列斯·史密斯，艾尔弗雷德·肯宁汉，托马斯·哈·黎德，特·高文，切斯尼·邓肯，阿奇波德·利特尔夫人，文学士哈尔，托马炘·皮特里，希云·斯·马克沁爵士，和阿林·麦·斯马特等人）所参加的活动，即自一八九〇年起，至一九一二年止，这时满洲人已被赶出去，中华民国已经确立，而我也已从政治舞台引退。

孙逸仙博士等在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活动，我将不予提及，因为它现在已成历史。从一九一二年袁世凯僭位大总统起至一九二四年奉直战争止这一段戏剧性的故事，最好是由孙逸仙博士和那些参与了这十三年流血内战的军阀来讲述。

评　价

关于我的工作，从下面的引述中可以证明，那是很有兴味的工作。

（1）“再没有谁比你更合适来代表我谈谈我在香港的工作的了。

我们不是在一起做过同事吗？我们不是曾经竭尽我们的点滴力量来促进中国的进步事业吗？你是了解这种危险的——从那个小规模的维新会在这殖民地里偷偷地集会的时候起，你就经常拿你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拿你所最宝贵的东西来冒险而不辞。

我的工作比较轻松，只是埋头报事，致力维新事业，以期能影响当局。多年来，我们为了同一目标，借赖报纸《香港日报》、《南华早报》而共同工作。”

（艾尔弗雷德·肯宁汉——《香港日报》、《南华早报》编辑，《每日邮报》、《纽约太阳报》记者——一九一三年五月四日）

（2）“你如果知道，你曾经帮助四亿同胞走上争取更美好的更是人的生活的道路，曾经帮助发动一次将作为世界史上最大事件而载入史册的运动，那你至少是会感到很大的满足的。”

（托马斯·哈·黎德——香港《德臣西报》〔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五〕，海峡《泰晤士报》等报编辑；伦敦《泰晤士报》驻南华记者；《标准报》、《纽约先驱报》等报记者——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3）“由于我有幸和你们相处过整整四十年，并且在这漫长的时期中，我有幸而且引以为荣的是，在你多年前力图推翻腐败专制的满清皇朝的时候曾帮助过你（将来你从当时你的最能干的一位领袖的来信的摘录中就会看到的，该信我是已收入了我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中），所以在当前世界的险恶关头，我要大胆地对你提出忠告。我的确相信，如果你照我的忠告去做，那肯定是对你有好处的。”

（摘自《出路》，一九一九，著者切斯尼·邓肯，香港《士蔑西报》〔一八九五〕，《海峡回声报》〔一九〇五〕，《马来亚泰晤士报》〔一九〇七〕，《中国共和报》〔一九一三〕，《马来亚论坛报》〔一九一五〕等报编辑，《伦敦地球报》、《日本新闻报》、《上海天星报》、《中国泰晤士报》等报记者）

由于这不过是一部简史，所以我只好把一些有趣的琐事割爱，把许许多多重要的信件和与这次革命有关的较小的情节都不予列入。

导 论

传 略

五十三年前，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六日，我诞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悉尼。父亲谢日昌，或称约翰西，是泰益进出口商店的老板，母亲郭氏是在南半球登陆的第一个中国妇人。

我父亲是在广东省开平县出生的，据族谱记载，谢氏源出于周朝的伯申，他封于谢。

据我的洗礼证明书，我是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受洗的。我的教父是格腊弗顿英国教会斯·斯·格林威主教，我后来长期跟他通信，我相信，我的秉性和言行之所以习于谨严，都是受了他的影响和在格腊弗顿中学受的教育之故。

我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徒，对于孔夫子和孔夫子的教训，以及在其他宗教里一切是代表智慧和善良的事物，我可又是一个忠实的信奉者。

我父亲是个虔诚正直的人，一个受过严格锻炼，不苟言笑的人。至于我母亲，她是个善良和具有虔诚灵魂的人，如果上帝保佑，就快瞧到她的八十寿辰了。

我的雄心壮志

我父亲是澳大利亚中国独立党的一个领导人。当我约十二岁时，他就把满洲鞑靼残暴地征服中国的故事告诉我。我对他许下诺言，长大时一定要回到中国，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把满洲鞑靼篡夺者逐出中国。我实践了我的诺言，这就说明我过去的活动为什么会跟中国的维新和独立运动联系起来的原故。

我的雄心永远是要为中国和中国人而工作，但我决不要作党官。我在各个不同的政党中都有朋友，但没有一个敌人。

播 种

抵达中国

一八八七年，我十六岁，我和母亲、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一起离悉尼回国。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日初踏上香港时，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那狭窄的鸽棚式屋子，窄而污秽的街道，全无树荫。

父亲的老朋友都在岸上迎接我们。就在这个环境陌生的城市里，我们很快就到了自己的家中。

稍事摒挡后，我被引见季·赫·史蒂华德·洛克哈德爵士，他是退休的前威海卫总督，那时任香港注册处长。他接见我的态度非常和蔼，劝我入皇仁书院读书，作为入香港政府工作的准备。

我在皇仁书院念书时，我结识了一些校内外的有出息的爱国年青人。这使我开始醒觉到，计划组织一个中国亿万人的革新运动，一个驱逐满洲鞑靼篡夺者的运动正好是时候了。

在我的十六个朋友中，取得我的信任并且知道我的秘密的主要是杨衢云、陈芬、周超岳、黄国瑜、罗文玉和刘燕宾。对其余的都仍保守秘密，因为当时公开鼓吹革命是太危险了，而且在香港这块殖民地到处是广州清政府的谍探人员。

因此，我们时常偷偷在下述地点相合：中央大道（Prayacentral）平记船务行（刘燕宾在该行任船务主任秘书），华商轮船公司（杨衢云在该公司任船务主任秘书），胡干芝的干记船务行（他是新沙宣洋行的买办）和永胜街十一号我自己的家里。

困难和危险

广州的满清官吏和他们的特务奸细是这样使人害怕和恐怖，以致人们都不敢谈革命，不敢跟有革命倾向的人来往。由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五年，当时公众情绪就是如此。要想吸收新党员或仅仅是

同情者真是谈何容易。

我们经常遭到我们那些胆小如鼠和悲观失望的朋友们的无言的嘲骂，但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气馁，我们无畏地，默默地奋斗下去。

我在进行秘密策划和组织工作的悠长岁月里，常跟广州清政府的特务和暗探混在一起，拜访他们的“巢穴”。置身虎口，安之若素。

我怎样吓唬和蒙蔽他们，说来话长。在这本简史中，不便详述。

我的英国友人和同事们小心机警，不下于我，所以我们能事事保持秘密，不致外泄。

种子发芽

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我们在香港百子里第一号二楼设立我们的革命总部，陆敬科和他的“陆佳”俱乐部的朋友住在三楼。

陆敬科现在是广州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但以前是香港皇仁书院的教师。

我们采用“热爱祖国”作为我们的格言，并把会议地方名为“辅仁文社”，但这并没有能阻挡欧籍警探的不时到访，他们总是受欢迎的！

一八九四年，日本对中国宣战，中国可耻地失败了。这导致了义和团的兴起，助长了中国人对满清统治中国的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从这时以后，一种新的精神遍及全国。

一八九四年五月十六日，我在《香港日报》上鼓吹禁止印度的鸦片贸易。并在英国和中国广泛地散发我的小册子，一八九八年设立南华禁鸦片会，我在其中起领导作用。

一八九四年五月三十日，我在《香港日报》上抗议对中国社会的污蔑；当时我在香港政府工作，因为“涉猎政治”，受到殖民地大臣的惩戒。

一八九五年春天，杨衢云跟我商量过，我们就与孙逸仙博士及他的朋友联合起来，组织兴中会革命党。我们在士丹顿街十三号设

立新的总部，开会的地方命名为“乾亨”俱乐部。

我们经常会见何启大律师，他暗中答应支持我们。我们还取得《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两报编辑的暗中支持。

《德臣西报》编辑托马斯·哈·黎德，香港《士蔑西报》编辑切斯尼·邓肯都是首先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地和不怕危险地支持这个伟大事业的，而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这个运动。

有一次，切斯尼·邓肯被殖民地大臣传见，大臣谴责他发表等于煽动中国人反抗一个与英国有友好关系的政府的主张。可是，虽然有过这样的警告，我却以能将他们的忠贞不渝记录下来而深感骄傲。

组织革命

（日记和通讯摘录）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二日——何启博士的“维新”文件在《德臣西报》发表，何启博士是大律师和立法局的代表华人的议员。他是一个具有正确判断力和丰富经验的人。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三日——杨衢云、孙逸仙博士、黄咏商和谢缵泰共同商量重新组织攻取广州的行动。黄咏商是故黄胜爵士次子，香港立法局议员。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六日——杨衢云，孙逸仙博士和谢缵泰讨论试图用三千精选的人马攻占广州的计划。

我们通过日本领事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

我们采用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帜。

何启博士负责起草宣言等工作。

会见《德臣西报》编辑托马斯·哈·黎德。他答应支持我们。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八日——《德臣西报》发表长文支持我们。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杨衢云、孙逸仙博士、黄咏商和谢缵泰跟香港《士蔑西报》编辑切尼斯·邓肯在士丹顿街十三号会商，他保证支持我们。

香港《士蔑西报》支持我们的运动。

致光绪皇帝的宣言

一八九五年五月三十日——谢缵泰致满清光绪皇帝的“公开信”在《德臣西报》，香港《士蔑西报》以及新加坡和远东其他报纸发表。这个宣言通过英国和其他外国报纸广为传播，以测探海内外国人的意向。

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攻占广州的计划已完成。设在士丹顿街十三号的“乾亨”俱乐部奉命封闭。

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杨衢云、孙逸仙博士、黄咏商、陈少白、何启博士、托马斯·哈·黎德和谢缵泰会于杏花楼酒店。何启博士担任发言人。我们略述临时政府的政策。托马斯·哈·黎德同意尽力设法争取英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一八九五年十月九日——我们致列强的宣言是托马斯·哈·黎德和特·高文起草的，由何启博士和谢缵泰修正。

临时政府的总理

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杨衢云被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策划准备袭取广州。

〔注：杨衢云当选总理，孙逸仙博士大不高兴。这事常使他耿耿于怀。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黄咏商（黄胜爵士次子）强烈谴责孙的无能时表示：“我将来要与孙断绝关系。”〕

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们首次企图攻占广州，由于计划在香港被叛徒泄漏给广州当局，结果失败了。大批人被捕，跟着被处决，尤列及其他一些人逃亡。

孙逸仙博士和陈少白逃往澳门，他们从澳门转去日本。

后来孙逸仙博士于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一日在伦敦被公使馆馆员绑架，得他的朋友詹姆士·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得脱。康德黎是孙在香港医学院的老教师。

党的分裂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杨衢云从澳门回来后，便离香港赴西贡。他从西贡去新加坡，马德拉斯，科仑坡和南非。他照我的建议在这些地区建立兴中会的革命组织。在杨衢云离开海峡殖民地和南非之前，为了保密，我们同意所有我们的信件都要用号码。

杨衢云去南非的归程中，在新加坡和海峡殖民地建立革命组织，并取得反清秘密会社的合作和支持。杨衢云到达日本后，马上派出使者带着宣言和其他革命文献复制本到长江流域各省和美国去。他们取得了这些地方所有的“堂口”和秘密会社的合作和支持。

在革命沸腾的日子里，许多参加斗争的人力物力，都是取源于这些地方的。

当杨衢云不在海峡殖民地和南非时，孙逸仙博士和他的同党正在忙于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我对于这个组织的事情知得很少，还是让孙逸仙博士及其追随者来弥补这个空白点吧。

党派的联合

康有为与谢缵泰会见

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在朋友和同事陈锦涛博士和梁兰芬邀请在品芳（Bun Fong）酒楼举行的宴会上，见到了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和康党的其他成员。陈锦涛博士曾任财政部长，梁兰芬是中国驻澳洲的领事。

我们讨论了“维新须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我自己不是“党”人，但我极力劝告各政党要联合与合作以救中国。这是我一贯的主张。

我的口号一向是“联合各党派，统一中国”。

一八九六年十月四日，我约定于皇后大道中惠升茶行（Wai Shi-

ug Tea Hang）与康有为会见。我们讨论了中国的政局，我建议在伟大的维新工作中必须联合与合作。康有为拟出了维新计划大纲。此大纲太长，不便记录于此。它将记载于全史中。

经过秘密交换意见后，我们同意联合与合作。

康　有　为

下面是我当天的日记中关于康有为的描述：

康有为现年四十三，广东省南海县人。他似乎是个很有才智的人。他有学问，有经验，知识深博。他的记忆力极强，是个手不释卷的人。他总是忙于钻研各种学问，是现代中国最有学问的进步的“中国学者”。据说他能记忆全部读过的东西。他的信徒和弟子常称他为“康夫子”——“新孔子”！中国的文人都恨他。

他著书多卷，评论孔子著作，为此受到朝廷指责。他的著作在国内已被禁止出版。

康氏是个中等身材的人，很粗壮，看来很健康。他的眼睛黑而明亮，眼光敏锐；眉毛高而黑，成弓形。其面色浅黑，前额高而匀称，鼻子和厚唇端正。上唇上方留着整齐的黑胡子，耳朵不大，但很相称。他的手指（左手的三指和四指）留着长长的指甲。头部和手掌长得都不大，但形状好看。脸部表情十分机敏，聪明而且迷人。一对黑黑的眼球闪闪发光，十分迷人。其人举止庄重且大胆。人们一看，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谢缵泰与康广仁会见

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梁兰芬带着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和随从何章来见我。

我们讨论了政局和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按预定我和康广仁在香港公园东角喷泉旁边的一棵大松树下，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交谈。我们同意为联合和合作而努力，康广仁答应同他的胞兄康有为认真讨论此事。下面是我当天日记中的记述：

康广仁说：“是的，我很同意你的意见，让我们联合起来。一个

缺一条腿一只手的人能有什么用处呢？我将高兴地把你的见解转告家兄，我可以肯定，他必定欣然赞同你的见解。是的，我们应当把两党的‘上层’人士召集起来开一次会议。我们希望看到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但是，我们还必须作好准备，随时采取行动。我不赞成冒险地尝试‘维新’的主张。”

像孙逸仙那样的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找到更多能干的人来推进这个运动。家兄和我正尽力工作，但仍恐不能做到很多。现在两湖总督张之洞和我们之间取得了谅解。除他之外，官员中还有其他许多同情者。家兄担心自己过于露面，正在暗中进行工作。假如家兄受惩，将对我们党极其有害。家兄敌人甚多，他们总想抓住任何机会，把他踩倒。可见，我们必须十分机智。谁都不能说我们的运动是反朝廷的或革命的运动。我们能够救中国。

政治自白

康广仁向我自白说，他不是亲满，他和他胞兄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正在力图进行一次“和平”革命。这个自白已经为一九〇〇年八月大通（Ta Tung）革命运动所证实。

分别前，康广仁宣称：“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呢？我们生在这个世界，就得履行我们的职责，这就是：我们要在死去之前，为我们的人做自己能做的一切。”

可痛惜的是，我的不幸的朋友康广仁就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皇太后政变而牺牲的维新者之一。他做梦也没想到，他最后对我说的话，竟然这样快就成了事实。

康广仁是诚实而真挚的人，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一八九七年十月一日，康广仁乘“龙门”轮（Loong moon）离开香港，前往上海会见其胞兄和梁启超。梁启超是个著名的中国学者和政治家，也是康有为的主要弟子。

一八九七年十月三日，我把康广仁与我会见的结果，通告当时

在南非的杨衢云。他在一八九七年一月七日的一封来信中告诉我，他已经平安抵达南非。

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日，我收到杨衢云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来信，把他回国的日期通知我，并且告诉我，在约罕涅斯堡(John nesburg) 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党。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康广仁从上海来信通知我说，梁启超赞成联合与合作。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杨衢云离开南非德班，前往科伦坡、海峡殖民地、仰光、香港和日本。

香港华人俱乐部

一八九八年一月九日，我、张才、陆敬科和梁兰芬建立了香港华人俱乐部，看一八九八年一月九日香港报纸。

一八九八年二月二日，我在般含道（Bonham Road）伦敦教会(London mission House）会见了法学博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我们讨论了中国的改革问题，他答应大力支持维新运动。

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一日，杨衢云乘和笠丸（Wakasa maru）轮船抵达香港。我和他在船上会见，并把我同康有为、康广仁兄弟会见的结果告诉他。我还劝告他组织革命，提醒他注意同在海峡殖民地、长江流域各省和美国的各反清秘密社团取得合作，争取他们的支持（这点还可见于我写的几封信：一八九八年三月四日第 12 号；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三日第25 号；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第 26 号和一八九九年八月七日第 33 号)。杨衢云乘轮直往日本，与孙逸仙博士磋商。

不缠足会

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二日，康广仁从上海来信，询问杨衢云的地址。我复了信，同时建议成立一个禁止缠足的社团。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杨衢云抵达横滨。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我会见托马斯·哈·黎德（Thomas H. Reid)，《德臣西报》发表社论支持维新运动。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康广仁从北京来信，表示急欲会见杨衢云。

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康广仁从北京再次来信称，他急欲知道杨衢云的消息。在此以前，我已经给杨衢云写信，向他转达了康广仁的友好愿望。

皇太后发动政变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皇太后发动政变。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出北京，但康广仁、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杨深秀和林旭被捕，未经审判，即被处死。

关于皇太后发动政变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我不拟多谈；我的老朋友康有为及其主要弟子梁启超另有著述。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到达香港，逗留了短期间，于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九日乘川路丸（Kawachi maru）轮船前往日本。

康有为抵达香港，登岸后，得到了我的老朋友何东，即现在的何东爵士（Sir Robert Ho Tung）的照顾，尽管当时北京满清政府及其在广州的奴才，对康有为深怀敌意，何东爵士还是友好地接待他。

何东爵士向来是维新者的朋友，为了中国的繁荣，他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一八九八年十月八日，我与何启博士讨论了政局及我们的成功的前景。

康广仁的殉难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五日，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博士从上海来信，对我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七日询问我的朋友康广仁的情况作答复称，康广仁的遗体得到满意的处置。他还谈到了拯救中国的问题，如下：

谢缵泰先生：

收到你本月六日的询问贵友的来信。

我通过在京一位朋友，能够做到的都做了。后来我已直接写信告

诉他（你的朋友）说，他的不幸的弟弟，目下一切已作了妥善处置。

我已将详细情况告诉了他。

至于另一问题，即拯救中国的问题，我正在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满洲人拒绝好意，他们不会邀请外国友人援助。一些有势力的中国人，也发表文章，辱骂好心的外国人。

他们想学外国陆海军务，想开发矿源，借以获得本钱来打外国人，把他们通通赶出中国。正是由于满洲人和一些有势力的官吏缺乏友好的感情，他们不可能指望上帝赐予权力。

毁灭中国的首先就是这样的政策。拯救中国以及拯救世界，不在于培植黩武主义，而在于培植友谊。让那些善良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屈不挠地从事有益的工作，使和平、亲善和诚意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那时候，繁荣将会降临。

但是，如果各民族首先只追求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把正义看作次要目标，那么，不管它们多么强大，不管是中华民族还是欧洲民族，他们的日子不可能长久。希勿倦于行善。

祝你幸福，贵国兴隆。

李提摩太谨启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于上海

此信记载于威廉·依·苏夫衣尔（*William E. Soothill*）教授著的《李提摩太在中国》（*Timothy Richard of China*）一书第 242 页（威廉·依·苏夫衣尔是牛津大学中文教授）。

联合与合作

长江各省的进展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收到杨衢云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寄自横滨的第 29 号信，信中通知说，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

杨衢云还告诉我说，由于自私和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去信日本康有为，略述我的主张，强烈劝告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中应当联合和合作。

一八九九年一月九日，康有为从日本来信，表示赞同我提出的在“维新”工作中联合和合作的主张。

一八九九年三月一日，我写信给康有为，极力强调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劝告他同杨衢云及其在日本的朋友取得谅解。

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梁启超从日本东京来信，表示赞同我提出的联合和合作的主张，通知我康有为离日赴美。

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我复信梁启超，强调说明联合与合作的极其重要性。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杨衢云从横滨来信称，康有为党的成员同意联合与合作，日本朋友和支持者亦曾劝告两党联合起来。

杨衢云与梁启超会见

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九日，我收到杨衢云一八九九年六月六日寄自横滨的第 31 号信，信中说，他与梁启超曾在横滨经些尔洋行 Messcs Kingsele Sell 的办事处相见。

杨衢云写道：

他（梁启超）劝告我努力继续做好我们党的工作，而他将努力继续做好他们党的工作。现在他还不愿意同我们合作。康有为党（Hongs party）太傲慢，妒忌我们这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他们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正如胡礼垣先生在《新政安行》（*Sun Ching on Hang*）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不懂得正义是什么；我曾经听到好几位博学的湖南人对他们作过类似的评述。

附注：我的老朋友胡礼垣已故，他是个大思想家和哲学家，曾与已故何启爵士（Sir Ho Kai）合译合著了许多论述维新的书籍；康有为及其弟子曾废寝忘餐地阅读这些书籍。

他是个隐士，是中国维新和独立事业的坚决支持者。

我终于劝使两党“领导人”会面，尽全力使两党联合。但是他们没能使两党达到原来期望的联合，这是非常遗憾的。这全是自私自利、阴谋取胜，政治上勾心斗角的玩意儿！

一幅政治漫画

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我绘画并发表了一幅政治漫画《远东的形势》。这幅漫画许多外国画报都刊登了。绘画这幅漫画，目的在于唤醒中华民族，向人们敲起警钟：外国列强瓜分大清帝国的危险已逼在眼前。

我答允杨衢云将我的政治漫画涂上彩色加以滑稽化，在日本刊登。为此，我曾遭到香港殖民大臣审讯。

一八九九年八月三日，我收到杨衢云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寄自横滨的第 32 号来信，信内附有革命宣传品多份，这些宣传品已经广泛散发，鼓动中国人起义，反对满洲强盗。

一八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到杨衢云一八九九年八月十九日寄自横滨的第 33 号来信，信中说：这些革命“鼓动宣传品”已用中国合众政府社会的名义，寄发给在美洲、檀香山、澳洲、海峡殖民地、曼谷、西贡和加拿大的党人。

“保皇会”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四日，我去信康有为，严厉抨击其“保皇会”。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六日，收到杨衢云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寄自横滨的第 34 号来信，附有油印好的革命宣言和传阅文件多份。信中报告说，长江流域各省和世界其他地区党人的工作顺利进行。杨衢云还抨击并揭露康有为的“保皇会”。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洪春魁（别名洪和，洪全福）来见我的父亲，于是我结识了他。以前我的父亲曾对我谈及过他。

洪春魁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侄子。他交游颇广，深知

人情世故。

（附注：后来，我曾打听洪全福的意见，他同意跟我一起开始工作，组织力量夺取广州）。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满清政府通令逮捕康有为和梁启超。

第二次攻夺广州的试图

联邦政府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我结识洪全福，发现他曾在其叔父“太平天王”洪秀全的军队中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有颇丰富的经验。我决定再次策划和组织力量攻夺广州，并借“执政”（Protector）为名，成立联邦政府，因为我有这样的见解：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共和国政体”的政府形式太先进了。于是，我向家父请教。他赞成我的决定，把组织革命军队的任务交给洪全福。

军费由李北（别名李纪堂）供给。李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一笔财产，他是在财政上对革命的最大支持者之一，这一事实我很愿意记载下来。

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杨衢云从日本乘镰仓丸（Rama, kura maru）轮船到达香港。他告诉我湖南革命党人在湖南和湖北省，假装和尚正积极地进行组织工作，许多日本人也支持我们。

杨衢云告诉我，孙逸仙博士已经要求他辞去党的领导，以便让给孙领导。这事使我很惊奇。他说：“不久前我们几乎分裂成两党，这是很危险的。有一天孙逸仙博士告诉我，扬子江各省的哥老会已经推选他为‘会长’，并且暗示说不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新职位，那我就必须独立工作。我向孙逸仙表白，我十分愿意辞去我的职位，并且劝告他不要鼓励分裂。我同时告诉他，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一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

的职位了。我说我们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我也告诉他，只要在他的领导下运动能成功地进行，我是不理会谁被推选为会长的。孙先生要求我问你是否赞成这个改变，是否承认推选他为会长。”（见我的日记）

为了防止党的分裂，我劝杨衢云辞去会长之职，把它让给孙逸仙博士。

一九〇〇年二月六日，杨衢云邀请我参加孙逸仙博士及其在日本的革命党人组织的新的革命党“同盟会”。鉴于杨衢云的职位被孙逸仙博士篡夺了，我拒绝了这次邀请，没有参加他的新党。我不赞成孙逸仙博士的高压行为，我决定独立行动。

一九〇〇年二月九日，我从广州散发了我的信“解放、自由与维新”，以期待第二次夺取广州城的企图获得成功，并且作为“路标”和“开路”。在那些日子里，完成各事情不得不经过曲折的道路。

营救经莲山

谢缵泰会见阿奇波德·利特尔（A. Little）夫人。

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在香港华人俱乐部会见了阿奇波德·利特尔（A. Little）夫人，她在那里讲演，谈论缠足之害。利特尔（Little）夫人指派我的妻为香港不缠足会秘书。利特尔（Little）夫人帮助我通过当权的香港总督亨利·卜力（Henry A. Blake）及其夫人给澳门总督提出友好的建议，使维新党人经莲山从澳门无原在监狱获得释放。我的朋友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th）和《香港日报》编辑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 Cunningham），以及《德臣西报》编辑托马斯·哈·黎德（T. H. Reid）对这事也很关心，并在他们的报纸上刊载社论，强烈提出早日释放囚犯。

经莲山是上海中国电讯管理局的经理，由于中国当局诬告他盗用电讯局的资金，于澳门被葡萄牙当局逮捕。经莲山曾从上海发出电报力劝慈禧太后不要免除光绪皇帝职位。这封电报是由经莲山及其他1231人签署的。

经莲山被逮捕和监禁的消息，是我的老朋友徐善亭告诉我的，徐是维新与独立的坚定支持者。

下面是阿奇波德·利特尔（A. Little）夫人和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th）先生的信，很有趣：

谢缵泰先生：

欢迎所有愿意来的缠足或不缠足的中国妇女参加星期四的会议。卜力夫人和我特别希望看到尊夫人。

关于你的朋友的事情，我正要写两封信给澳门的高级官员。

匆匆，请谅。

阿奇波德·利特尔（A. Little）谨启

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于香港总督府

谢缵泰先生：

恐怕很难希望任何外国报纸会发表什么东西，尽管我有某些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影响。但是我们会尽力而为。

我几乎不相信澳门政府会不顾欧洲人和中国人要求释放经莲山先生的舆论。我正努力派一个采访记者到澳门参加审判。在我们的编辑部里碰巧没有一个合适的人，但我们今天写信到澳门去，看那里是否能找到一个人干这事情。

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th）谨启

一九〇〇年三月三日于香港日报社

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和我的父亲以及杨衢云开了一个会议！我们讨论了中国的政局和拯救中国的问题。

一九〇〇年三月五日，李北来访，我们讨论了政治局势。

一九〇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在托马斯（Thomas）酒店会见了容闳博士。我们讨论了政治局势。

一九〇〇年四月二日，我和容闳博士密谈很久。容闳博士同意我的主张：在能干的基督教徒领导下而联合与合作。

容闳博士说："我还没有见过孙逸仙博士。他有多大年纪？我认为孙不怎么样，因为他太轻率了。"

容闳法学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是个真正爱国者。他就是带

了第一批中国学生到美国受教育，其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唐绍仪。一八七〇年派著名的教育使团到美国去，主要是受他的影响。这可算是容闳博士一生的伟大工作。一八六四年他筹备建立江南兵工厂和招商局（一八七〇）。一八七六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华盛顿公使的助理（与陈兰彬 Chin Lam - pin 一起）。

一九〇〇年四月三日，我为容闳和杨衢云安排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赶快联合与合作的问题。

一九〇〇年四月四日，容闳博士乘“中国皇后”邮船赴美。我写信劝孙逸仙博士在日本会见容闳博士。

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一日，我和何启博士讨论了政治局势，以及革命运动成功的前景。

惠州（Wei Chow）运动

一九〇〇年四月十八日，杨衢云访我。为了防止各党派领导间的自私竞争和妒忌，我强烈建议推选容闳博士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杨衢云通知我，惠州运动的组织工作正迅速而顺利地进行。

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李北加入革命党。

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杨衢云乘粟丸（Aua maru）轮前往日本与孙逸仙博士协商。

一九〇〇年五月六日，陈少白、李北和我再次商议惠州运动问题。

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收到杨衢云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寄自横滨的信，告诉我他决定访问澳洲和美国。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杨衢云和孙逸仙博士乘印度（Indus）轮从日本到达香港，陪同前来的还有一些日本朋友与支持者。杨衢云、孙逸仙博士、陈少白、张寿波、平山和我在印度轮旁的一只舢板上会见，并开了一个钟头的会议。

杨衢云和孙逸仙博士向我们保证，日本政府支持我们。

决定立刻开始积极活动。杨衢云留在香港，孙逸仙博士继续前往海峡殖民地。

李鸿章的诡计

在杨衢云和孙逸仙博士到达香港的那天，两广总督李鸿章阴谋绑架他们。

他们被邀请参加在广州炮舰“安澜”号（On Lan）上召开的会议，但是他们的日本朋友及时警告他们，因此这次绑架的企图未能得逞。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德臣西报》编辑部的高林·麦·斯马特来访。他说保证支持我，说他将继承托马斯·哈·黎德（T. H. Reid）的志愿。

一九〇〇年七月一日，我和杨衢云在香港酒店会见我们的日本朋友和支持者福本诚、远藤隆夫、尾崎行雄（y. Osaki）、管原传（Copt S. Hasa）、伊东正基（m. gtah）和岩崎（H. Iwasaki）。我们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局势。

福本诚保证和他的朋友支持我们。他说：“我们准备为你们的事业而流血。”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福本诚和他的朋友乘“寮国”轮（Laos）前往西贡会见孙逸仙博士。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孙逸仙博士和他的朋友乘“佐藤丸”（Sado maru）轮船到达香港，但是他被香港政府禁止上岸。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日，孙逸仙博士乘（佐藤丸）轮船赴日本。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何启博士报道说，亨利·卜力（香港总督）支持中国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国。

一九〇〇年八月一日，何启博士在《德臣西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该文是以我们的政治纲领为依据的。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我和何启博士讨论了我们的纲领和向列强呼吁的措辞。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我提议宗教信仰自由，和建立独立的中国基督教会。见写给神学博士荷阿里（Hoase）主教、法学博士

李提摩太（T. Richard）及克兰兹（Kranz）牧师的信。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何启博士署名斯念斯时（Sinensis）的“公开信”在《德臣西报》发表。

大通运动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安徽省大通和湖北省汉口组织的一次革命运动未获成功。容闳博士和他的侄子容星桥与这次运动有关系，他们幸得死里逃生。

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一日，由于大通运动失败，容闳博士逃出上海，乘“日本皇后”邮船到达香港。

首领唐才常及另外一些人被捕并斩首。

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郑弼臣将军在惠州升起了独立的旗帜。

《德臣西报》、《士蔑西报》及《香港日报》支持这次运动。

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史坚如企图炸毁广州的德寿总督衙门，他被逮捕并处以死刑。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七日，惠州运动因缺乏弹药和人力而失败。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德寿总督发表公告，攻击杨衢云及其他的维新者。

杨衢云被刺

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杨衢云在香港结治街（Gagl St.）52号的学堂被暗杀。凶手逃往广州。

杨衢云是一个具有崇高思想的人。他忠实地热心于我们的事业。真可以说，他是我国为自由与独立的事业而殉难的最崇高的爱国者之一。

杨衢云的遗体葬于香港基督教墓场（Protestant Cemetery），他的生平传略仍有待于编写。

一九〇一年三月一日，我收到孙逸仙博士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三日从横滨寄来的信，他对杨衢云被刺深表哀悼，并分送讣闻。

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我与《香港日报》编辑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 Cunningham）再次密谈关于自由与独立的问题。

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经莲山亲自来访，对关心他的案件并帮助他从澳门无原在监狱获得释放的一切人致谢。

第二次攻夺广州的试图

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与李北商议，他表示愿意参加再组织一次夺取广州的活动，并建立临时政府，以容闳法学博士为总统。

我们决定把招募新兵和组织战斗力量的任务交给洪全福。

一九〇一年十月三日，吴老三（又名吴端生）被驱逐出香港，因为他与暗杀杨衢云有关。

一九〇一年十月七日，我与洪全福讨论攻夺广州的计划。

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三日，我与家父讨论组织攻夺广州的运动。

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我与何启博士讨论组织自由和独立的运动。

一九〇一年十月三十日，洪全福、李北和我会晤，讨论攻夺广州并建立临时政府的计划。

与 G. E. 摩利逊会见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在香港酒店与伦敦《泰晤士报》记者 G. E. 摩利逊博士会见。

我们讨论了自由与独立的运动，他保证给予我亲切的同情和支持。他说："我十分愿意帮助你，并尽我的一切努力促进和支持这次运动。我的支持意味着《泰晤士报》的支持，而《泰晤士报》的支持则意味着英国人的支持。我的主张就是《泰晤士报》的主张。"

摩利逊博士强烈提出废除慈禧太后。他告诉我的朋友睹·奥·皮·培伦（G. O. P. Bland）及时地在吴淞（Woo-sung）援救了康有为。

下面是我对 G. E. 摩利逊博士的描绘：

摩利逊博士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外表出众，相貌非凡。他个子高，胡子剃得光光的，长着一道粗浓的威风凛凛的眉毛，还有一双机灵的大眼睛，直眉，长鼻，嘴正唇薄。

他的头发光亮，十足澳洲美男子的模样。

我觉得他很有修养，殷勤和蔼，而且是个很有常识和果断性格的人。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容闳博士到香港赴美。我通过李北给予他秘密的嘱咐。

一九〇二年一月十六日，我收到格·华列斯·史密斯（D. Warres Smith）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从伦敦寄来的信，提及经莲山的感谢信已收到。

一九〇二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李提摩太博士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三日从上海寄来的信，他写道：

你们在自己国家里致力于维新运动，祝你们的一切努力获得巨大成功。

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孙逸仙博士乘山田丸（Yamata maru）轮船到达香港住在士丹利（Stanley）街24号。

一九〇二年二月三日，孙逸仙博士离开香港。

一九〇二年四月一日，我收到G. E. 摩利逊博士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七日从北京寄来的信。他把他的地址寄给我，并询问运动消息。

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六日，我的书《满洲的统治》（*Manchu Rule*）发表于香港《士蔑西报》。

我们依靠反清秘密协会而为革命提供战斗资料，在协会的支持下，我经常给外国报纸投寄文章和书信。

一九〇二年五月十六日，容闳博士乘“盖尔”（Gaelic）轮船赴美。

一九〇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我收到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th）博士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从伦敦香港日报社寄来的信，他保证支持我。

一九〇二年六月六日，我提出考虑香港华人的普遍代表性问题。

见一九〇二年六月六日《香港日报》。

一九〇二年六月九日，香港日报编辑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 Cunningham) 协助我起草宣言和向列强呼吁书。

目前最腐败的政府

一九〇二年七月四日，我收到G. E. 摩利逊博士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询问“消息”，他写道：

除了波斯和土耳其之外，这个国家的政府是现有最腐败的政府。

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一日，我收到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th）博士一九〇二年七月七日从伦敦香港日报社寄来的信。他保证支持我们。他写道：

当然，在政府系统中进行一个维新运动，一个很彻底的维新运动，这是很需要的。这可能要通过大革命才会实现，但我对此想了很多。我想它将会慢慢发展的。虽然事情总有一天要开始的，然而愈快愈好。

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三日，我去信容闳博士，提示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

一九〇二年十月九日，我去信G. E. 摩利逊博士，提醒他准备革命的到来。我同时去信伦敦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 th）博士。

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六日，我和父亲讨论了洪全福的组织工作的进展情况。

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九日，我通知《德臣西报》编辑托马斯·哈·黎德（T. H. Reid）准备革命的来临，并且通知《香港日报》编辑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 Cunningham）。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日，我提出消灭中国的奴隶制。见于各英文和中文报纸。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六日，我收到容闳博士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寄自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迈里特尔（Myctle）街12号的来信，他写道：

一方面，我自己作好准备，另方面，我将尽我的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孙逸仙博士乘“印度”（Indus）轮到香港并继续前往西贡。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香港日报》编辑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 Cunningham）多秘密印刷我们的独立宣言。为了保密起见，独立宣言用石印石写印！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的兄弟谢子修（谢缵叶）从新加坡乘“高丽”轮到港。我派他为我的代表。

与 G. E. 摩利逊博士的会见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G. E. 摩利逊博士从海防乘“河口”轮抵达香港。我们在香港酒店举行秘密协商。两日后，二十八日再次见面。我把我们的独立宣言若干份交给他。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洪全福和我的兄弟谢子修因特别任务离港往广州。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G. E. 摩利逊博士乘“成都”（Ching tu）轮前往澳洲。临别前，他保证给我坚决的支持，同时答应收到我的电报便立即回到中国来。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收到我的兄弟谢子修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从广州寄来的信，报告运动的八个重要领导人在芳村举行的秘密会议的结果。

一九〇三年一月一日，洪全福和我的兄弟谢子修从广州执行任务回来。

一九〇三年一月九日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 Cunningham）来访，报告基斯高尼尔（Gascoigne）将军和舰队司令官都支持我们的独立运动。

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三日，洪全福来访，报告他打算于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中国除夕）攻夺广州城。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日，我和父亲及兄弟谢子修讨论局势。

泄 密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洪全福和我的兄弟谢子修经澳门前往广州，领导攻夺广州的工作。他们刚离开不久，洪全福在德忌笠（D'Agucear）街 20 号的本部遭到香港警察当局搜查，有一些人被逮捕。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我火急通知在芳村的柏林教会阿·高力加牧师（Kallecsca），要求他提醒在广州和芳村的全部朋友和同情者注意。我和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 Cunningham），托马斯·哈·黎德（T. H. Reid）讨论了局势，我们密切注意情况的发展。我派了一个专使到澳门去找寻洪全福和我的兄弟谢子修，警告他们，我们的运动泄密了。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由于泄密和攻夺广州的企图失败，我的父亲因忧虑和担心病倒了。也许这次失败是好事。我一向信赖上帝，他会知道得更清楚。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我的兄弟谢子修从澳门回来。在广州和芳村的军械军服等，被广州当局搜获，很多人被捕。洪全福把胡子剃掉，化装逃走。伊云士及夏士顿（Ewens & Harston）律师楼的啫·司各脱·夏士顿（G. Scatt Harston）律师，被聘下密切注意被逮捕和监禁的维新者之案件。

一九〇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香港日报社发表一篇社论，劝告要保护全体维新者和同情者。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 Cunningham）和啫·司各脱·夏士顿（G. Scatt Harston）为他们而出力，全部被监禁者获得释放，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南华早报有限公司

一九〇三年二月六日，我和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 Cunningham）讨论创办南华早报有限公司，以促进维新与独立的事业。

一九〇三年二月七日，《德臣西报》发表了一篇很长的社论，支持“维新”运动。

一九〇三年二月十四日，我和父亲讨论局势。为了避免无益的流血，我们决定解散国内各种力量。

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七日，我的父亲表示担心自己不能活得很久了，他还责备洪全福不听他的忠告。洪全福为人不够审慎，我的父亲怀疑他是个自私的阴谋者。

谢日昌逝世

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一日，我的父亲谢日昌在香港逝世，享年七十二。

一九〇三年三月十六日，我与 G. E. 摩利逊博士在香港酒店会见。我们讨论了中国的政局。他保证坚定不移地支持我。

一九〇三年四月一日，顺利地创办了南华早报有限公司。我被委任为该公司的买办。

鉴于攻夺广州的企图失败和我的父亲逝世，我决定让孙逸仙博士及其追随者自由行动，并通过《南华早报》和其他报纸专心致力于推进维新和独立的事业。

现在，《南华早报》被认为是南华的主要报纸。

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香港日报》登载了我写的署名“愤慨”的信——“俄国和满洲”。

一九〇三年八月七日，《德臣西报》和《香港日报》在我的要求下，发表强硬的社论，坚决支持在上海被捕的《苏报》囚犯。

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发表了第一篇中文的日俄战争日记，获得日本高级官员的好评。

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建议成立一个保护古代历史文物、严禁毁坏文化艺术的国际团体（见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世界各报和香港报纸）。

世界中国学生联合会

一九〇四年十月一日，我提倡组织世界中国学生联合会。此事见于我写给老朋友伍连德博士（文学硕士，法律博士）的一些信件。伍连德博士是闻名全世界的中国传染病专家。他是北京中央医院和医学院的创办人，是中国医学史上的最光辉的明珠之一。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提出计划，结束中国对美国的抵制运动。见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华早报》。

一九〇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孙逸仙博士和黄兴等人，在广东省东部的黄岗（Wong Kang）和广东省西南的钦廉（Yam Lim）举起了起义的旗帜。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八日，我收到容闳博士一九〇七年六月七日寄自美国康涅狄格州南温莎（South Windsor）的来信，他保证继续支持我。

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我极力主张立即垦殖满洲，开发其矿物资源，以便挫败俄国的阴谋。见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报》。

容闳博士的计划

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收到容闳博士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七日寄自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阿西鲁姆道 771 号（Asyeum Avenue Hartford）的来信，信中提出了促使中国革命成功的计划。

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我与 G. E. 摩利逊博士在香港酒店会见。我们讨论了中国的政局（见我的日记中的长篇访问记）。

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孙逸仙博士、黄兴、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在云南省边境河口举起了起义的旗帜。

一九〇八年八月十七日，收到容闳博士一九〇八年七月十四日寄自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沙坚街（Sargeant Street）310 号的来信，信中建议维新党联合起来，并且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

一九〇九年六月三十日，有人声称中国人在明朝首先发现北澳

洲，并建议中国政府调查研究。见一九〇九年六月三十日《德臣西报》。

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七日，收到容闳博士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三日寄自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埃狄乌特街（Aturood Street）十六号的来信，强烈抨击康有为及其信徒，并且告诉我他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见。

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建议中美之间进一步谅解，并且谈到将来对太平洋的控制问题。见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南华早报》。

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我把我的公开信《俄国与中国》寄给各大国政府、外国驻京公使和所有外国报纸，以便为中国的革命铺平道路。

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广州鞑靼将军孚琦被刺。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黄兴等人袭击总督衙门，试图攻夺广州。七十二名革命者在这次袭击中牺牲。

希云·斯·马克沁爵士（Sir H. S. Maxim）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四日，我收到马克沁爵士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寄自伦敦的来信。

他献给中国一支新来福枪，并谈到飞机的重要。

他阐述了对坐飞机的问题。

马克沁爵士在演说和写作中，一贯支持中国人。他深深同情中国人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甚至自愿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宝贵的援助。

他在一九一三年四月十四日给我的信中写道："假如中国人愿意给我机会，我能够为中国做很多事情。"

"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枪炮专家。"

"在最近的巴黎展览会上，我荣获大炮的个人大奖状。"

"尽管我是个老年人，但我仍然能够积极从事大量工作。"

"我长久以来一直深深同情中国人，我愿意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以完成我的毕生事业。"

我直接同时通过我的朋友 G. E. 摩利逊博士向袁世凯总统热心地推荐马克沁爵士。

但是，袁世凯没有利用马克沁爵士的主动帮助。一八九九年我曾把我的飞船设计寄给这位马克沁爵士。我在一八九四年解决了飞船的航空技术问题，这种飞船是由船首船尾和舱面三个用马达发动的螺旋桨推进的。这三个螺旋桨体现了回旋运动的升降原理。马克沁爵士相信飞机而不相信飞船。

当时，世界上许多画报都刊登了我的飞船设计方案。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我揭穿“林少洋”（Lin Shao- yang）的底。他是《香港日报》发表的“中国人向基督教界的呼吁”的作者（此人其实是个西洋人）。他在《华北每日新闻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进行辩解。

革　命

武昌起义和黎元洪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湖北省兵变中的受过外国训练的部队与革命者合作，终于攻夺了武昌。

革命迅速播及整个帝国，北至直隶，南至广东，东至上海，西至四川。革命如此迅速发展，势如破竹，使北京惊惶失措。在绝望中，清宫求助于袁世凯，以镇压起义，挽救皇朝。

在十五天内，长江下游各省已经不再受大清帝国的控制，到十一月中旬以前，有十四个省宣告了独立。

黎元洪被革命委员会选为武昌临时政府总统（都督）。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鞑靼总督（将军）凤山在广州被炸死。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我答复马克沁爵士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信，感谢他的支持和他送的新来福枪。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革命党人攻夺了上海。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九日，广州宣告独立。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孙逸仙博士乘“地湾哈”（De－uanha）轮抵达香港。我们在船上会见，互致问候。

孙逸仙博士离港赴南京。

孙逸仙博士当选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南京军事委员会（按：系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逸仙博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我会见我的朋友《南华早报》编辑托马斯·皮特里（Thomas Petril）和《香港日报》编辑 B. A. 哈尔（Haee），力劝他们倡议英国早日承认中华民国。我同时写信给容闳博士、G. E. 摩利逊博士（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th）和马克沁爵士。

容闳博士的劝告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我收到容闳博士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寄自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沙坚街 284 号的来信，如下：

亲爱的谢缵泰：

鉴于您是革命领导者之一，现附上我的一封打字的信件，主要因为形式上的周到，而不是其他缘故。

目前使我焦虑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就简直如同满清政权重新执政一样糟糕。

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当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如果聘用外国人，宁可聘用美国人好得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并以此为条件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应当由代表们在

参议会（national convention）上冷静讨论，并作出坚决的决定。

应该立即组织并成立临时政府，以便展开工作，并使社会秩序和治安恢复正常状态。

敬候回音。

祝你

圣诞快乐，新年幸福！

您忠实的

容闳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沙坚街284号

（附件）

诸位先生：

上天呼唤你们来领导这次了不起的大革命，它已经在短短的期间内，使满清政府不得不跪地求饶。

一方面，你们一直为遭受压迫和抑制将近三百年的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着想，呼求一个共和国，给他们自由和独立，以作慰藉。现在，你们已经把这些满洲人推翻，不管那些政治骑墙派的言辞可能多么漂亮，好像多么有理，也不能让他们把你们诱离自己本来追求一个共和国的坚定目标。他们会对你们说：君主立宪和你们国家的过去情况更为一致，和你们的民族传统和习惯观念比较协调；有了君主立宪，同时设立一个枢密院，由袁世凯这样的人当内阁总理来领导它，这样，保证你们在政治上会得到一切可靠的希望。

一点儿也不要相信他们这套。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可以断定，他们全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个什么人？难道他在一八九八年不是背叛了他的主人光绪皇帝了吗？难道要信任一个叛徒吗？他是最受外国驻京外交家赏识的人。他乘机利用满清皇朝的崩溃，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进行抢掠，直到把卑鄙的大烟鬼庆亲王（Prince Ching）的总理职位拿到手之后，他的那条跛腿立即变好了，他能够动来动去，想要支撑住可恶的满清机器，再来接管中国，并由他来当司机，任其操纵。

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

齐撵走。他的“袁”姓应该从民族的姓氏族谱中删掉。他应当被打上叛徒的历史烙印，永远受到子孙后代的咀咒。

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而你们，他们的领导者，也一向支持这个呼声。民声即天声，听从这种声音，他们就对了。

但是在我心中还有另一个微小的声音，需要断然表白。那就是：你们在中国处置满洲政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你们互相间应当比亲兄弟还要密切，紧紧团结起来，这是绝对必要的。

在任何情况和理由下，你们都不应该互相纠纷，陷入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

我无需向你们描述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悲惨后果。你们自己知道它们是怎样的。自相残杀的战争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而英明的上帝本来把她留给中华民族，以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

想想你们的革命给你们和子孙后代开辟了一番多么壮丽的事业！

愿支配一切的神保佑你们，愿你们终于受神的感召，聚集到万物的主宰者基督教会中来。

你们忠实的

容闳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康涅狄格州

哈特福特

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日，我发电报给孙逸仙大总统，劝阻他出售北京和奉天皇宫里的古物和古画（这里不是出于误传，就是对孙中山的攻击诬蔑，因为孙中山决不会这样做，且当时北京和奉天均是在袁世凯的势力范围内，孙中山也没可能这样做）。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中国古代历史财富，并且防止满洲人偷售古物以筹集军费。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容闳博士向孙逸仙博士致贺。他还写道：

亲爱的谢缵泰：

收到你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来信和第一期或许也是最后一期的宫

门抄（Gournal），它结束了。满洲皇朝将和它一齐结束，你再也找不到这种刊物给我寄来了。你得一直等到新生的中华民国的新总统孙逸仙博士就职。到那时，你就能够向我报导他的就职典礼，并给我寄一份完整的内阁名单。在南京参加就职典礼的时候，假如你见到他，千万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

请你告诉他，我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

我希望能活到看见我的朋友当选下届大总统，他已经为中国和中国人奋斗了二十二年之久。

我真希望在没死之前，能够和所有其他革命领导人亲自认识认识。

他们的名字铭记于人们的心中，应当受到人们的纪念。

我的儿子摩利逊（Morison）和阿达（Ada）还没有从欧洲到达这里。我预料要到二月才能见到他们。他们最近从埃及给我写信，他们在埃及南部观赏木乃伊，过得很愉快。

现在他们一定是在罗马。

你真挚的

容闳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沙坚街284号

祝你和摩利逊（Morison）夫人的母亲及其在香港的姐妹圣诞快乐，恭贺新禧。愿他们万事如意——容闳再字。

满清的退位

中国成为共和国

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在袁世凯的阴谋诡计的驱使下，满清宣统皇退位。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国成为共和国。清朝灭亡。这一天，

公布了三份告示。第一份的一部分内容如下：

今全国人民的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下面一段刊登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六日《伦敦泰晤士报》：

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代替君主政体？中国，总之就是这个中国，决心要这样做。中国已经高高兴兴地着手做这样伟大的事情。我们衷心希望，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它所切望的进步的稳定的政府。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系二月十三日），孙逸仙博士辞去大总统职位。孙逸仙博士辞职后，在南京召开国会会议，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孙逸仙博士是在袁世凯及其随从的阴谋监督下被迫离开大总统职位的。

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th）的一封值得注意的信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五日，我收到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th）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寄自伦敦的一封值得注意的信。他在信中谈到了中国的政局，并且提到他对袁世凯等人的看法。他写道：

谢缵泰先生：

上月十六日大函早已收悉，甚感。无奈迟未回信，只因我们每天获悉新的电讯消息，我急于看看事态如何发展。最新消息说，孙逸仙博士即将前来伦敦出任公使之职。我确信，此间现任刘公使热

心赞成新政府。自从他回到这里担任高职以来，我未曾见过他，因为我并不希望挤进这样的贵族政界中去（你们将没有贵族政治，现在你们有了一个共和国）。一九〇〇年当我回来不久，我见过他。那时他是公使馆的秘书。虽然当时我认不出他，他却认出我，因为以往我常在澳门渡过夏天的“周末”，那时他有（现在大概还有）一幢房子在普拉雅大街（Praya Avenue），他的家人也住在那里。当时他待人慈善，给我帮忙颇大。毫无疑问，孙博士任公使，将会十分能干谨慎，但其性格可能不够热情活泼，我想他不大喜欢伦敦那套奢华的交际生活。但是这些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伍廷芳博士在这方面比较适合，可是我想，中国国内将需要他，我认为，孙博士也将是如此。顺便说，我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伍廷芳，当时他的广州话名字叫伍才，有一时期他曾经是中外新报的承租人。

伍廷芳一直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好像更会迎合北方人。根据我在上海十年来看到和听到的关于天津人的事情来判断，北方人是任性而自负的人。

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你将遵循过去的主张：重要官员中除了出任那个省的本省人以外，还要有外省人。另一方面，防止广东人的人数失去平衡的危险。假如存在一大群猎官者，将会惹起很大麻烦，在别的君主国和共和国情况就是这样。

不知道康有为结果怎样了。我想你们南方人不大喜欢他，更恰当地说，不大喜欢他的主张。但是，把他当作朋友，总比当作敌人好些。

要弄清各种人的真正的是非曲直，了解他们在完全新的条件下可能如何行事，这对于中国人是困难的，对于外国人更是不可能的。然而康袁二人，我更信任康。因为我没有忘记，把康有为的党出卖给旧王朝的正是袁世凯；尽管他的目的无疑是好的，我们这些只能获得非常不完全的而且经过渲染的消息的人，觉得他多少是个诡计多端的骑墙观望的人。可是，我不该无礼地谈及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国的大总统。使我高兴的是，满洲强盗永远完蛋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想最好能出现可靠的稳定局面，并且找到一个坚强的人来担当立宪君主。你不要

为任何意见而伤脑筋。我只是谈谈这些见解而已，因为这是此间“中国通”一般的看法。我完全相信，你们大家所期望的，与其说是建立一个共和国，不如说是从满清的腐败中解放出来。

昨天柏林来了一个消息说，一旦国会批准了宪法并明确选出了大总统，德国政府就将承认中华民国。但是我认为，这有待各主要大国一致赞同才会实现。我想欲速则不达。或迟或早，并无实际区别。然而，我还是愿意英国首先承认，如同它首先承认日本那样。

我不给此间报纸写文章，也没有任何影响；即使有影响，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必定有人正在力争保留北京为首都。我希望这种努力不会成功，因为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南京要适合得多。我担心在今后的岁月里，伤脑筋的事情将发生在北方，而不是别的地方。要紧紧团结起来，不要仓卒行事。让“欲以速之，必以缓之”成为你们的座右铭。祝你们的事业和你本人成功。

你真挚的

格·华列斯·史密斯（D. W. Smith）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于伦敦舰队街131号《香港日报》办事处

容闳法学博士逝世

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容闳法学博士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Cambridge）自己家中逝世。容闳博士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深深热爱祖国，晚年切望回国，为祖国效劳。我们要说，容闳博士生不逢时。

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孙逸仙博士从南京到达香港，受到大约六十个社会公共团体和协会代表的欢迎。我被推为发言人，向孙逸仙博士介绍代表委员会的全体委员。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八日，我去信G. E. 摩利逊，力劝早日承认中华民国。

李提摩太博士论中国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八日，我收到李提摩太博士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三日从上海寄来的信，谈到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他写道：

亲爱的朋友：

你二十四日来信收悉，十分感谢。我和你一样高兴，近百年来一直阻碍中国进步的人已经被赶下台。但是我觉得，破坏只是做了一半工作。困难得多的任务却是建设，这正好与上帝的意志和世界上重要人物的崇高思想相吻合。

我没能得到年青的中国方面的令人愉快的合作，我极其痛心地看到，竟然有这样多的学识拙劣的人出来指手划脚，可是他们毫无能力以崇高的榜样引导或博得自己同胞的信任。然而我们不应该泄气，因为上帝最终一定使公理战胜强权。

遗憾的是你的健康欠佳。不然，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在今天会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鉴于现在中国国内的新形势，我曾考虑过利用最杰出的基督教徒政治家的传记，可能利于启发中国的领导者的思想，现在这丛刊正在付印。

我想冒昧地简述自己所致力的事情，以使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并驾齐驱。

愿你早日恢复健康，以便能够再次亲自参加工作，直到使中国有希望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不比任何人差。那时候，我们可以希望早日看到主的王国在整个大地上建立起来，普天之下，尽享和平和繁荣之福，而不再受今天动荡世界之苦。

敬候

平安

你真挚的

李提摩太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三日于上海四川北路 143 号中国基督教文学协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李提摩太牧师为中国和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事。当代人不能体会他的工作的真正价值，但后代将懂得如何评价他的崇高无私的基督精神的贡献。

中国国歌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日，我向澳门圣乔司弗神学校（Seminary）刘雅各神父提出构作中国国歌问题。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七日在谢诗屏先生家里用钢琴和乐队演奏了这首国歌。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我将这首国歌的词和谱寄给袁世凯大总统，以供考虑采纳。

中华民国国旗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五日，为了永久保存原来的革命旗帜（白日蓝地），我把自己设计的民国国旗寄给袁世凯大总统，以供考虑采纳。我的设计是：旗上有五道横线，上角近旗杆处是蓝地，上面有个十二角或无角的白日。陆军军旗是：上角近旗杆处是蓝地，有个十二角的或无角的白日，红地。海军军旗是：上角近旗杆处是蓝地，上面有个十二角或无角的白日，白地。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G. E. 摩利逊博士被任命为袁世凯大总统的政治顾问。

一九一二年十月三日，我收到阿奇波德·利特尔（A. Little）夫人一九一二年九月八日从伦敦格老云罗西街69号寄来的一封长信，节录如下：

我不该写冗长的信使你费神，我希望不很久就能见到你。每当我有机会，我就为中国的真正的利益写东西和讲话。最近几年我在许多集会上发表过演说。

托马斯·哈·黎德（T. H. Reid）论政局

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我收到老朋友和同事托马斯·哈·黎德（T. H. Reid）的信如下：

亲爱的谢缵泰先生：

我真高兴又收到你的来信。自从我们见面后，至今相隔良久。一个人发现自己没有被故友遗忘，实感欣慰。恭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顺利。

阅读你寄来的油印记录切尼斯·邓肯写的传记，真是有趣。它使我回忆起我们早年在中国为了实现改革而共同进行的斗争。我个人感到自豪，因为我想，我是第一个在《德臣西报》上公开支持这个运动的人，而当时中国和远东的其他英文报纸却嘲笑这个运动，嘲笑那些有助于使运动有成功的结果的人。我所以说这个“成功的”（successful）字，是因为现在虽然还要做许多事情，才能谈得上使中国走上完成改革的平坦大道，但是，在夺去满洲人的席位这一方面，毕竟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自从我一九〇四年离开香港之后，我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中国的维新事业。一九〇五年我曾在《时评》杂志（*Contemporary Review*）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对于远东和平，德国的威胁比中国和日本更严重。在我担任《海峡时报》编辑的期间里（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当时我又恢复与孙逸仙交往，我再次鼓吹中国维新的真理；去年年底当革命发生的时候，我给伦敦《每日新闻》（*Daily Chronicle*）和别的报社写了几篇文章，支持维新党。

只要有孙逸仙和像你自己那样的人来推动维新运动，我对中国的前途就仍然有信心；我希望看到你在今后若干年内更积极地参加大众的工作。

看到执政党聘用外国顾问协助初期工作，这是一件好事情。我的老朋友摩利逊博士，现在对于中国会有极大帮助。

中国人是很有才能的民族。他们过去从来是比自己的统治者好；对于中国建成一个共和国，我没有放弃最后成功的希望，正如有些人那样想。但是，人民在旧制度的统治下，从来没有一点机会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基本知识，他们现在有很多东西要学，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们在外国顾问的指导下，将会很快学到手，而我们有些人将会活到亲眼看见这样的一天，那时中国人将博得整个文明世界的尊

敬，他们将是一个有能力管理自己，有一切本领使自己国家成为繁荣富强的伟大民族。

我离开香港时你送给我的那些棕榈杖，还有一支在我的办公室里，它一直在我的身边，是我的永恒的伴侣。它使我永远怀念着你，我的在香港的老朋友。

顺致问候，并祝幸福

你真挚的

托马斯·哈·黎德（T. H. Reid）

一九一二年十月九日于伦敦东中邮区坎嗽街（Cannon St.）88号

袁世凯当选大总统

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通过临时宪法，袁世凯被选为共和国大总统。

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后，他第一步就下令把所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过革命的成员开除出国会，结果使国会处于瘫痪无权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在一九一四年整年都存在着。袁世凯成了独裁者。

为了顺从袁世凯的“秘密”愿望，一九一五年开始了一个筹安会运动，欲使袁成为皇帝。但袁世凯错估了自己的力量。当他吐露出想做皇帝的意图的时候，他的最亲密的同事起来反对他的计谋，各大国公使也一致劝告他放弃这个计谋。

但是，袁世凯似乎不能理解自己引起的巨大敌意，仍然不顾一切地继续为自己爬上宝座作准备。

反对的情绪以云南最强烈。在蔡锷将军的领导下，云南宣告独立。

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发布的训令中，袁世凯宣布，共和国的政府形式将继续存在，“正式即位因此被取消了”。但是太迟了！事情已经造成恶劣的影响。

袁世凯之死

袁世凯永远不能恢复他已失去的威望，他悔之莫及，失望之余，

终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死去。中国人认为袁世凯是个卖国贼，中国所以发生内战，他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我收到袁世凯大总统的政治顾问 G. E. 摩利逊博士的来信如下：

谢先生：

你八月二十四日来信收悉，知道你完成了一部新作《宇宙的创造与诺亚洪水》，并打算在这次可怕的战争（欧洲战争）结束后把它发表。这一切使我甚感兴趣。但是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呢？这样一本极有趣的书，应当毫不迟误地予以发表。事实上，当我一收到你的信，我便想立即发电报给你，要求你切勿延搁。每个小时都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关于书名，你应强调这本书是由一个中国哲学家写的。我想这很重要。我还认为，假如你能把自己的书题献给同盟国的统治者，给他们每人送一册，这将是一种友好的行动。他们将给你以物质帮助，使这本书更广泛为人所知，以表示对你的感谢。

我急切期待你对筹安会的活动表示意见，我知道它要提出三项建议：

1. 总统将是皇帝。

2. 总统将是世袭的总统。

3. 总统在别的国家面前是世袭的总统，而在自己人民的眼里将是君主。

你忠诚的

G. E. 摩利逊

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日于中国北京

关于“筹安会”的活动，我于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回信给摩利逊博士如下：

关于中国的局势，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正如我曾告诉你，我已经洗手不问政治。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内战。内战即将发生，你知道是谁要对此负责。

人民流血牺牲，其罪将在此人（袁世凯）身上。

亲爱的朋友，我已经提醒你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愿听到人家说你（我的聪明博学的朋友）“临危苟安”！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八日，香港《循环日报》登载了下列电讯：

摩利逊博士研究了各省情况之后，建议延期即位。

G. E. 摩利逊博士逝世

G. E. 摩利逊博士于一九一八年春辞去政治顾问的职务，离开北京到英国受手术。他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动了手术，一九二〇年一月再做一次。他未能恢复健康，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西谋夫逝世。

《泰晤士报》赞扬他说：

甚至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他仍然为了中国而在自己病房里专心致力于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为自己得到 G. E. 摩利逊博士的真挚友谊而感到自豪。我了解他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被公认为当代最重要的中国问题权威。他不幸过早与世长辞，中国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良友。

结　束　语

我深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职位将会导致内战和流血，而我却不愿参加自相残杀的党派纷争；因此我退出了政治舞台，把自己的时间用来钻研古代中国文学艺术，致力于“人类的起源”、“人种的发祥地”和“诺亚洪水的真相”等问题的历史、科学和地质学的研究工作。

我的研究工作结果，已经由香港别发洋行出版了，共写成两本书，二十多本小册子和一些专论文章。

我的发现跟人们已经确定了的信念和学说相反，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科学界和思想界的批评指正。

结束这篇简史的时候，请允许我告诉大家，将来编写的全史，共有六大卷或者更多一些，除了复印一八九二至一九一二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文件和函件，以及一些极有趣的通讯、记述和访问记等

等之外，还附有革命领导人及外国朋友和同情者的相片。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间给人深刻印象的内战时间，将作为单独史料另行处理。

我意识到，有许多重要的历史情节一定被我忘记了，或者我还一无所知；我既不是任何党派的人，也没有任何政治敌人，因此，任何国籍和党派的友人和同事对这篇秘史提出指正，我都无任欢迎。

附录：中国同盟会粤支部会员题名录

（甲）各分会委任员

阳江分会特派组织员黄汉杰

茂名分会特派组织员周伟民

花县分会特派组织员江侠庵

兴宁分会特派组织员李启祥

吴川分会特派组织员林遇春

新会分会特派组织员黄霄九

长乐分会特派组织员陈福堃

始兴分会特派组织员黄裔强

大埔分会特派组织员林谔庵

新安分会特派组织员廖　侠

信宜分会特派组织员林伯虎

高明分会特派组织员罗晓峰

海丰分会特派组织员洪烈光

普宁分会特派组织员方汝舟

（乙）会员注册者

姓名	籍贯	主盟人	介绍人	保证人	职业
胡天民	鹤　山	关惠康	叶柏生	邓慕韩	商　界
胡星如	鹤　山	黎其玉	胡天民	邓慕韩	商　界
胡寿民	鹤　山	黎其玉	胡天民	邓慕韩	商　界
李度伟	香　山	叶铁汉	郑振春	卢　信	商　界
吴桂嫦	顺　德	钟　动	夏重民	卢　信	代议士
杨藻云	香　山	林君复	谢英伯	苏自强	代议士
郑高发	顺　德	罗　景	何礼卿	胡少翰	顺德县署庶务员

罗锐泉	顺德	罗景	罗政行	胡少翰	顺德县税契局员
邓爱明	东莞	杨作桢	苏润贞	夏重民	代议士
冯秩猷	顺德	罗景	龙庆如	胡少翰	商界
吴国英	南海	邓明	林振汉	潘达微	警界
郑金门	顺德	罗景	龙庆如	胡少翰	顺德县代议士
罗衮裳	顺德	罗景	龙庆如	胡少翰	商界
杨伦典	顺德	罗景	龙庆如	胡少翰	商界
罗惠东	顺德	罗景	郑金门	胡少翰	商界
龙万怀	顺德	赵声	卫国士	胡少翰	学界
龙子蓬	顺德	罗景	郑金门	胡少翰	县会代议士
黄子炎	番禺	林航苇	岑振陆	谢心准	商界
何金海	东莞	陈逸川	莫汝珍	郑少壮	博罗专审员
李嗣尧	新宁	李海云	李振权	李绮庵	学界
梁干	南海	李志伟	罗镈	马世宽	学界
何祺	顺德	陈春	陈才	陈义华	商界
梁裕山	三水	陈春	陈才	陈义华	商界
郭著昌	番禺	钟国光	卢直臣	朱耀昌	商界
郭冕昌	番禺	钟国光	卢直臣	朱耀昌	商界
郭灿坚	番禺	钟国光	卢直臣	朱耀昌	商界
郭永畴	番禺	钟国光	卢直臣	朱耀昌	商界
郭军衡	兴宁	何天炯	钟奇	陈炯明	军界
赖自度	番禺	陈军衡	刘侣侠	李毅夫	商界
高贯岐	顺德	陈军衡	刘侣侠	李毅夫	医界
陆大公	番禺	陈卓才	刘侣侠	周启明	学界
高剑辉	顺德	陈军衡	刘侣侠	陈雄才	学界
刘侣侠	新安	陈卓才	陈雄才	邓仲元	学界
李耀芝	香山	刘少苏	李攸亮	李度伟	政界
朱文伯	番禺	冯自由	冯自由	谢英伯	商界
何云泉	番禺	叶定仕	陈星鹏	陈逸川	商界
马醴馨	新宁	李海云	李自重	谭景煌	报界
吕杰	增城	冯自由	黄金福	卢信	商界
尹廷瑚	增城	高岺	吴精魂	胡少翰	

林汉泉	琼州	同明吉	欧敬齐	王斧军	军界
邓宗光	琼州	王斧军	林汉泉	郑振春	军界
梁绮神	番禺	高岧	高岧	胡少翰	
林希侠	饶平	孙文	张永福	陈楚南	国民学校校长
余倬云	饶平	汪精卫	林希侠	林希侠	自治局局董
赖逊之	英德	石锦泉	李辉详	冯国桢	警界
苏耀南	新兴	苏自强	张天贻	胡少翰	商界
姚礼修	番禺	孙中山	孙中山	杜之杕	法政学堂教员
叶夏声	番禺	夏重民	谭民三	邓慕韩	
梁建	高要	何江	何江	陆领	军界
黎广	顺德	孙中山	胡毅生	朱执信	军界

（丙）本会加盟者

姓名	籍贯	职业	介绍人	
刘步庄	番禺	核计院课员	古应芬	杜之杕
冯霈	鹤山	司法司典狱课长	叶竞生	姚礼修
陈廷均	新会	留学西洋	胡少翰	陈武均
谭云波	新会	图画	叶健夫	叶元宰
关超骥	南海	南海县会代议士	谢建民	郑义
陈海东	南海	南海县会代议士	谢建民	郑义
方尔钧	普宁	学界	李怀新	朱述堂
袁衍椒	东莞	商界	陈济生	吕杰
曾云洲	新安	商界	曾克齐	潘赋西
赖冕堂	顺德	商界	吴俊卿	冯旒
周学仕	番禺	财政司调查员	黄鹤洲	何叔均
周学新	番禺	法政毕业	黄鹤洲	何叔均
张质庵	陆丰	省会代议士	朱述堂	杜应魁
彭伟龄	龙川	学界	邬宏拯	梁钺夫
陈寿泉	番禺	学界	陈树人	高剑父
凌清晨	番禺	商界	陈爵川	凌朔雨
许秀阴	番禺	工界	黄剑生	黎金庭
黄带娣	新安	工界	黄剑生	黎金庭
沈子良	番禺	电话粤局	盛峻若	朱述堂

梁伯樵	香山	学界	陆明光	叶茂生
陈巨生	高要	商界	曾克齐	潘赋西
林润生	顺德	矿业	李祖轩	区锜丞
曾赞墀	新安	商界	曾克齐	潘赋西
何国显	顺德	商界	黄鹤洲	何叔均
陈祝山	清远	商界	黄鹤洲	何叔均
陈炳章	阳江	学界	陈耿夫	陈章甫
郑维雄	新安	高等警察毕业	黎金庭	谢英伯
顾迪光	番禺	口县民政长	李祖轩	林润生
文钧	新安	学界	曾克齐	潘赋西
阮捷三	南海	广元兵舰长	张杞田	韩少庐
周镜波	潮阳	商界	黎金庭	胡紫珊
黄卓	新宁	学界	黄祝宸	李盛中
许之汉	番禺	交通司路政课稽查	陈义华	温少雄
谭柏祥	顺德	商界	陈义华	李贯之
黄叔慧	梅县	日本留学生	黄伯屏	李盛中
杨霖	广西苍梧	警察第五区长	黄伯英	吴国英
萨荣亮	番禺	警察厅考核课员	黄伯英	吴国英
廖德山	番禺	岭南医学教员	钟荣光	萧与之
陈炳濂	东安	学界	罗镇球	禤维良
林仲祁	番禺	学界	胡少翰	李熙斌
包丙炎	东安	学界	罗镇球	禤维良
赵心泉	新会	商界	邓慕韩	陈仲伟
赵燮南	新会	商界	邓慕韩	陈仲伟
罗志仁	新会	商界	陆心缘	林焕庭
黄鼎元	番禺	学界	李祖轩	黄华
易玉坡	鹤山	法政	李祖轩	邓础兴
麦钦愚	东安	商界	罗镇球	禤维良
谢冀安	东安	学界	罗镇球	禤维良
区敬孚	东安	学界	罗镇球	禤维良
江璟	石城	省会代议士	朱述堂	李熙斌
周惠生	番禺	核计院课员	古湘芹	杜之杕

苏镜卿	三水	核计院课长	古应芬	杜之杕
刘学毅	番禺	学界	叶竞生	姚礼修
李宝树	惠阳	核计院课员	古应芬	杜之杕
汪彦平	番禺	核计院课员	古应芬	杜之杕
陈道华	番禺	法政学校庶务员	叶竞生	姚礼修
周起凤	番禺	司法司总务课长	叶竞生	姚礼修
陈士暨	新城	法政学校会计员	叶竞生	姚礼修
苏日初	新宁	商界	萧与之	苏富
江炳阶	南海	旅舍	林日初	冯作屏
伍季强	南海	商界	林日初	冯作屏
余焜和	开平	商界	黄焕庭	余电邦
叶瑶甫	东莞	电话局	胡少翰	陈焕文
曾玉芝	新安	商界	曾克齐	潘赋西
伍筱池	开平	学界	叶健夫	司徒介臣
叶嘉直	东莞	商界	潘赋西	曾克齐
叶牖民	东莞	商界	曾克齐	玉景兆
林建新	南海	商界	陈义华	陈棠
胡寿轩	南海	商界	李祖轩	冯鉴波
李传楷	乐昌	省会代议士	彭建标	彭伟龄
赖以尊	顺德	商界	吕璧池	赖冕堂
潘镜孙	南海	学界	吴俊卿	赖冕堂
赖舜文	顺德	商界	吕璧池	赖冕堂
陈一夔	南海	商界	何心田	郑宝三
周之彦	潮阳	侠军二营	周光汉	许钊
麦鸿昌	新安	工界	黎金庭	许秀阴
王育材	东莞	商界	李祖轩	梁君培
陈劲枝	香山	商界	梁舆	黄弼周
陈庆鼎	番禺	警界	黄伯英	吴国英

选自《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致公堂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

（一九〇五年二月四日）

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联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社会因之日盛。早已遍布于十八行省与及五洲各国，凡华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国为隆盛。盖居于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会联盟，皆无所禁，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惟是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众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极大之团体，诚为憾事。近且有背盟负义、赴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则更为痛恨也。若不亟图振作，发奋有为，则洪门大义必将沦隳矣。有心人忧之，于是谋议改良，力图进步，重订新章，选举贤能，以整顿堂务，而维系人心。夫力分则弱，力合则强，众志可以成城，此合群团体之可贵也。

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以此之故，为外人所轻藐、所欺凌者所在多有，此改良章程、维持堂务所宜急也。且同人之旅居是邦，或工或商，各执其业，本可相安无事。但常以异乡作客，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风俗不同，入国不知其禁，无心

---

* 此件是孙中山于上年夏秋间为旧金山致公堂起草。文末标有“乙巳孟春吉日”，即光绪三十一年阴历正月初一日，当是修订定稿后发布的日期，现据此编次。

而偶干法纪者有之矣；又或天灾横祸，疾病颠连，无朋友亲属之可依，而流离失所者亦有之矣。其余种种意外危虞，笔难尽述。语有之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若无同志以相维护，以相赒恤，一旦遇事，孤掌难鸣，束手无策，此时此境，情何以堪！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一也。

本堂人数既为美洲华人社会之冠，则本堂之功业亦当驾乎群众，方足副本堂之名誉也。乃向皆泄泄沓沓无大可为者，此又何也？以徒有可为之资，而未有可为之法，故虽欲振作而无由也。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立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况当今为争竞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东之日本与清国耳。而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国势积弱，疆宇日蹙。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我汉族四万万人岂甘长受满人之羁轭乎?！今之时代，不争竞则无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灭也；惟争竞独立，此美国、日本之所以兴也。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近来各省革命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则天意人心之所向。吾党以顺天行道为念，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二也。

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隐，不肯附和，遂大触彼党之忌。今值本堂举行联络之初，彼便百端诬谤，含血喷人。盖恐本

堂联络一成，则彼党自然瓦解，而其所奉为君父之满贼亦必然覆灭，则彼汉奸满奴之职无主可供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凡吾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寝其皮，无以伸此公愤而挫兹败类也。本堂虽疲驽，亦必当仁不让，不使此谬种流传，遗害于汉族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三也。

今特联络团体，举行新章，必当先行注册，统计本堂人数之多少，以便公举人员，接理堂务。必注册者然后有公举之权，有应享之利，此乃本堂苦心为大众谋公益起见。法至良，意至美，凡我同人，幸勿为谣言所惑，迟疑观望，自失其权利可也。今特将重订新章先行刊布，俾各埠周知参酌妥善。待至注册告竣之日，然后随名埠公举议员，择期在本大埠会议，决夺施行。望各埠堂友同心协力，踊跃向前，以成此举。同人幸甚！汉族幸甚！

谨将重订新章条款详列呈览：

第一章　纲　领

一　本堂名曰致公堂，总堂设在金山大埠，支堂分设各埠。间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

二　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三　本堂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

四　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当认作益友，互相提携。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

五　凡各埠堂友，须一律注册报名于大埠总堂，方能享受总堂一切之权利。

六　凡新进堂友，须遵守洪门香主陈近南先生遗训，行礼入闱。

七　所有堂友，无论新旧，其有才德出众者，皆能受众公举，以当本堂各职。

八　本堂公举总理一名，协理一名，管银一名，核数一名，议员若干名（以上百人公举一名）。

九　本堂设立华文书记若干名，西文书记若干名，委员若干名，干事若干名。以上各人，皆由总理委任，悉归总理节制。

十　本堂设立公正判事员三名，公正陪员廿名，皆由总理委任，但不受总理节制。

十一　总理、协理以四年为一任。管银、核数一年为一任。议员由初举时执筹，分作三班：第一班一年为一任，满期照数选人补充，或再举留任；第二班两年为一任，满期选补；第三班三年为一任，满期补充。如是议员之中，常有三分之二为熟手之人。

十二　判事员为长久之任，若非失职及自行告退，不能易人。判事陪员分两班：第一班一年为一任，满任由总理择人充补；第二班两年为一任，满期择人充补如之。

十三　各埠支堂当举总理一名，书记一名，管银一名，核数一名，值理若干名，皆由堂友公举，呈名于总堂总理批准，方能任事。如所举非人，总理有权废之，堂友当另行再举妥人。

十四　各埠支堂堂友可随地所宜议立专规，以维持堂务。然必当先呈总堂议员鉴定，总理批准，方得施行。

十五　各埠新立香主，必经总堂议员议决，总理批准，方能领牌受职。该埠叔父职员等必先查明该新香主品行端正，堪为表率者，方可联保。至领牌受职之后，凡放新丁一名，须缴回本堂底票银贰圆。如未经议准领牌，竟欲开台，该处叔父职员等切勿徇庇，并带新丁入闱。如有不守堂规，或不领牌，或不缴交底银，一经查出，定将名号革除，并追回票牌等件。

十六　凡公举人员之期，皆以每年新正为定。

十七　议员议事必要人数若干方为足额，乃能决事。

第二章　权　限

十八　本堂事权分为三等，一曰议事权，一曰行事权，一曰判事权。而总权则集于堂友之全体。

十九　议事权则各埠所举之议员操之，可以议立新例，可以废除旧例。凡例非经议员议立者，行事员不得妄自举行。凡例非经议员议废者，行事员必当遵守。

二十　本堂凡举一大事，必经议员议妥准行，方得举行。

二十一　筹本堂一切财政皆归议员监督，年中经费皆由议员预

期算定，列明一表，名曰预算表，行事人按表开销。一年期满，管银核数二人将开销长短之数列明为一表，名曰决算表，呈议员考核。

二十二　凡本堂筹款派捐，必由议员议妥，然后与行事员举行。

二十三　议事员所议决各等事件、条例，须呈总理批准，方为定例。若总理有不合意者，必于三日内将不合之理由申明，交回议员再议。如有三分二之议员决行，则为定例。如不足此数，则为废例。若总理于三日内不将议决之例批准，亦不驳回，则为定例。惟总理或因事故不暇，则不在此例；然必当将不暇之由报告议员，将议案留下待批。

二十四　总理为代表堂友掌执一堂之事权，奉行议员所议定之事件、条例，有委任、革除其节制内人员之权，有批驳议案之权，有招集额外会议之权，有委任判事人员之权。

二十五　协理为赞襄总理办理一切事宜，兼当议员之议长。若遇总理有事不能任事，则代总理行事，权限与总理无异；其议长之职，则由议员自举其中一人当之。

二十六　行事人员除协理、管银、核数三人为堂友公举，受总理节制之外，其余一切华西文书记、委员、干事各人员，皆归总理调度差遣，如有失职，由总理去留之。

二十七　判事权归判事员三人及陪员廿人司执之。凡判断事件，有陪员一半在场，始能判决。

二十八　判事员为独立之权，总理及议员皆不能干涉之。

二十九　凡堂内人员失职、堂友犯规、堂友争执，皆归判事人员判断曲直。

三十　总理失职，则必合判事员及议事员两团体，方能判断之。

三十一　判事员及陪员失职，则必合行事员及议事员两团体，方能判断之。

第三章　专　责

三十二　总理为掌执一堂内外事权之人，凡文凭、书信、银折、收单，必经总理会同签名，方为实据。行事各员，必当受命于总理，

方能行事。

三十三　协理为掌管公堂印箱之员，总理签名各件，协理然后盖印。

三十四　华文书记至少二人，一专司记录堂内事件，及议决批准条例，并存管进支数目；一专司通信起草，及代总理批驳议案事件。

三十五　西文书记专管一切要文、信函、事件，及与西人交涉事务。

三十六　管银人专管出入银两收单、赈部、契件、文凭等件。取银折单，先由管银人签名，然后发交书记，会同总理再签，协理盖印，方能取银发给堂底凭票。右项收单，皆要会同三人签名，协理盖印方可。各人经手签名盖印各银，则收单凭票各件，必当各存部记，以备核数人及议员、堂友之查核。

三十七　核数专为考核一切进支数目，每月至少清查一次。凡书记、管银二人所出各项清单、月结等，必经核数人查明不错，然后盖印呈堂。呈堂之后如有错误，则惟核数是责。

三十八　其余行事人员，皆归总理差委，如有失职，惟总理是责。

三十九　议事员有监察行事员之责任，随时可查核各项数目，及考验各件事务。

四十　议员之中，当举坐埠熟手人员为监察值理，各司一事，以专责成，而免流弊。

四十一　堂友全体为本堂之主权，有监督全堂各员之责任。如觉有弊端，可指出凭据，呈诉于判事人员，以备查究处分。

四十二　判事员专为考查堂中职员功过，判断事理之是非曲直，与及为堂友排难解纷。

四十三　判事员有判断处罚之权，凡堂员失职犯规，按事之轻重处罚，轻则记过，重则革除。凡堂友有犯规不法情事，亦按轻重处罚，重则罚款，轻则记过。

四十四　堂友须遵守堂规，内则亲爱同气，外则和平接人，毋

得手足相残及倚势凌人。如有告发，判明确实，处罚不宽。

四十五　堂友一年之内曾记过三次者，则一年之内不能公举。记过六次者，一年之内不能当职。记过十次者，一年之内失去一切应享之权利。

第四章　保　卫

四十六　本堂将美国有华人之处分为三区，各设保卫局一所。其一为大埠，加辫宽呢省及南方一带附近之埠，以至纽柯连（今通译作新奥尔良）属焉。其二为西北设局于砵仑（又通译作拨仑，今通译作波特兰），西北及千二咪一带属之。三为东方设局于纽约，祖家一带西至市卡古（又通译作芝加古、芝加高、士卡古，今通译作芝加哥）、新藟（又译圣藟、圣路易、圣路易斯），各埠属之。每局聘定长年律师一人，派定值事若干人，专为本堂堂友调理讼务。凡受人凌屈或无辜枉累者，皆由本堂为之伸理，不受分文，所有讼费亦由本堂公款开销。惟有恃势凌人，或故意犯法，与及好事争斗，则本堂不独不理，更当秉公责罚，以全本堂声望。

四十七　凡各埠堂友欲得本堂保卫之权利者，必当先期注册报名大埠总堂。若临有事时注册，及注册不满六月者，有事本堂不理。又每人当照议员议定之数派捐经费，若隔一年不捐经费者，亦不得享受本堂权利。

四十八　凡已注册及尽足其义务于本堂之堂友，一遇有被人凌屈及枉累事端，本堂立代伸理。如该地附近之局力量人才不足，大埠立派人前来相助，务期昭雪，以彰公道，而安生业。

四十九　本堂联络美国团体之后，当另行设法交通中国地面各埠同志，以备凡有堂友回国，上落舟车，俱得照料妥当，以保不虞。

五十　他日本堂经费充裕，当设招待局于日本、上海、香港等处，以招接堂友上落，及带引游观名胜，免至有人地生疏，致受各种出路艰难之叹。

五十一　凡本堂堂友由中国复来美国，上岸遇有留难，本堂律师当尽力打点，以得快速登岸。此惟指带有合例回美之照而言，若系违犯美国律例，不在此例。

第五章　薪　俸

五十二　总理为常时驻堂当职人员，每月薪俸　元。

五十三　协理为临时到堂当职人员，每月薪俸　元。

五十四　管银、核数二职，每月薪俸　元。

五十五　华文通信书记每月薪俸　元，华文记录书记每月薪俸　元，西文书记每月薪俸　元。以上俱常时驻堂办事之员。

五十六　堂中各委员、干事人员薪俸，随时按事议订。

五十七　议事员外埠每年以正月来大埠会议一次，来回限一个月，当给薪俸　元，路费按远近计给。坐埠者除正月会议各埠有关之事之外，堂中随时有事另议，当以每日升堂议事给薪俸　元。

五十八　判事员有事升堂，每日给薪俸　元，陪员每日给薪俸　元。

五十九　本堂所聘各局长年律师，按其地人数、案情多少，而议给薪俸。

六十　本堂随时另聘额外演说员，游历各埠演说，发挥宗旨，联络志气，每月薪俸　元，公费　元，路费计给。坐埠者，每月薪俸　元。

六十一　恩俸新章施行之后，前在公堂当职人员，或未蒙堂友选举，或年老思归者，若以前曾在公堂当职多年有功者，当议给恩俸以酬其劳。

第六章　进　款

六十二　寻常进款：

一、大埠公堂产业租息。

二、各埠堂友当年例捐经费，每人一元。大埠由公堂值理汇收，各埠由支堂值理代收，皆限年底收齐来年经费。

三、存项出息。

六十三　额外进款：

一、现在举行注册，每人收银一元，为开办新章经费。

二、各埠自后新进堂友，每人须缴堂底银二元，注册银一元，归入大埠公堂。

三、堂友义捐各款。

第七章　支　款

六十四　寻常支款：

一、公堂经费。

二、人员薪俸。

六十五　额外支款：

一、游埠演说员经费，与及有事差遣来往人员经费。

二、衙讼律师经费。

三、怜贫恤老经费。

六十六　凡酬神建醮等事，另由总理委任特别人员专司其事，其进支款项，另列清单，别为一事，不与公堂公款混杂。

第八章　办　法

六十七　开办新章之期，俟注册告竣之后议择。

六十八　施行新章之第一事，为公举议员。法由大埠公堂按照每埠注册人数，发给举票。大埠者，每埠按人数多少举若干员；埠小者，合几埠公举一员，皆注明于票内。公举者按格填写被举者之名于上，如注明举一人者写一人姓名于格，如多名则照数写足。写妥之后，将票封密交该埠支堂人员汇寄大埠公埠公堂当众开票，名多者入选。

六十九　各埠议员由各埠堂友自择，不待荐出。

七十　行事各员，必当由大埠堂友荐出几人堪当某职，注明票上公举者欲举何人，则在其名之下画一交线如“乂”便可。举妥之后，将票封密，交与支埠人员汇寄大埠当众开票。

七十一　议事员、行事员二项人员举妥之后，则择日传集各埠议员来大埠会议。

七十二　第一次会议之时，各埠议员须先将此新章逐条细加详订，或增或改，必期尽善尽美，以维持团体于久远。众意佥同，议决之后，各埠须一律奉行，不得视为具文。

七十三　第一次会议之时，大埠公堂旧日司事人员须将一切事务及所有公产、契件、公积银两，并各家往来数目当众算明，交与

新举行事员接理。

七十四　自新章施行之后，大埠公堂所有产业、公项及各种事权，俱归各埠堂友所共有。

七十五　自新章施行之后，若有考查得其中仍有不善之处，欲行修改者，须先由该埠议员于六月前将其所见之利弊，陈明报告大埠行事员，由行事员转告各埠人员堂友知悉，然后到来年会议，方能提出修改章程之案。

七十六　章程者为维持本堂总团体之要则，与随时所议之规条不同；章程者犹乎一国之宪法，故议定时宜慎，修改时亦宜慎。凡照前款提出修改之案，必当合议事员及行事员两团体会议，要有三分二之数合意，方为决议。

七十七　各议员每年新正到大埠会议，所议之事，其大要如下：

一、核查旧年经费之决算表。

二、议定今年经费之预算表。

三、议定设法筹今年之额外经费。

四、议今年所行有关于各埠之事。

五、议批驳各埠所呈来之规条及所举之人员。

六、议提出之章程修改案。

七、议总理所拟今年当行之各事。

七十八　自新章施行之后，各埠支堂俱归总堂节制。各埠支堂每月至少与总堂通信一次，将其埠堂中一月之事详细报明；如有要事，随时通报。大埠公堂每月亦将公堂各事报与各埠知悉，并将各埠要事转报，以使彼此消息灵通，情谊联络。

七十九　自新章施行之后，各埠无论大小各事，若该埠不能自行调妥者，其为堂内交涉之事，当由判事员前去调停；其属与外人交涉或衙讼事务，当由总堂派人往办。

八十　自新章施行之后，本堂递年将议事员所议决之事件、条例、款项度支，及行事员所行之大小事务，各埠所来往之要函，并判事员所判定之案件及排解之事端，印为一册，以报告堂友，名曰《致公堂某某年报告册》。递年腊底刊印，新正发寄各埠支堂，俾共

知公堂年中所办之事，以昭信实，而备考核。

天运岁次乙巳孟春吉日

金山大埠致公堂订

选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

美洲华侨致公堂宣言书

吾党以伪说久流，人怀疑眩，遂不能不向诸君子及诸君子之知吾党而抱同情者以表吾党之目的。近代列强争先，著著以进，如英之于十七世纪，法之于十八世纪，及俄之于今日，皆是也。而吾国当今革命运动，亦焕然发舒焉。吾国以四百兆之众，呻吟于异族辖制之下，奴主相县，不得平等，近亦渐浸于泰西文明之潮矣。吾国分省十八，凡为七十余道，道有府，府有县，何县无致公堂共济党之党员；横贯合众国、加拿大，凡我华人足迹所至者，又何处无致公堂共济党之党员也。此党为我爱国同志所创，既二百五十年，卧薪尝胆，绵延至今，国人之隶籍于是党者，居全国男子人数三分之一。是党之目的有二：以平和手段，求完全纯正之改革，驱逐满虏，实施民政，以易暴君污吏之制，一也；恢复我自由，继续我固有文化，复以列邦政俗相参，以成最文明之国家，二也。是党倡言，吾国人之志趣，高出于世界各国，凡国民军所起处，必相率以从之；又言欲输革命思潮，普通教育不可不重，是以纽育（现通译作纽约）、桑港（即中国香港）、日本等地，各设报馆，为我祖国作自由之先锋；团体虽殊，行事则同舟共济，是党以自由精神，谆谆灌输党员之脑，采择中世纪协商之法，以炼精神，以布教育，以致协和；此三者皆行事之所深重者也。诸君子若取吾党及此大团之共济党而考其异同，其趣味亦颇不浅也。夫吾国在今日，与欧洲中世纪同，观昔日欧洲各国之所以强，吾等若师其法，使吾国势力，凌于宇宙之上，亦使外人视我，有威盖列国之概，当非难事；然吾党之心不

在是也。汉族者平和之人类，故欲措吾国于安全，不于暴横，凡举动皆合人道，不以侵略为务也。愿西方列邦诸君子，示我同情，赠我良语，则幸甚幸甚。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光 复 会

光复会

冯自由

光复会之起源

光复会成于甲辰（民国前八年）清光绪三十年之冬，而源流则出自癸卯（民国前九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留日学生所设军国民教育会。先是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所发起之支那亡国纪念会，既遭日本政府解散，留日学生董鸿祎、叶澜、周宏业、秦毓鎏、王嘉榘、谢晓、石胡景、伊萨端、冯自由、苏子谷诸人乃创设青年会，以为之继。留学团体之揭橥民族主义为宗旨者，青年会实为滥觞。及癸卯春，俄人迫清廷缔结满洲条约，留学界大愤，有志者遂倡议组织义勇军，自行赴满拒敌，学生多签名赞成之。青年会为谋扩张其党势，咸入义勇队为干事。后以日政府不许别国人在其国有军事行动，乃改义勇队名目为军国民教育会。旋闻清廷欲逮捕学生，请愿代表各会员以满虏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其中有一部组织暗杀团，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所订规章，极为严密。浙江留学生之为团员者数人，龚宝铨其一也。宝铨返国，遂在沪招集同志组织机关部。时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方从青岛归上海，觇知其事，乃求其入会，愿与合作，团员非常欢迎。于是更将规章详加修订，

定名曰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并推举元培为会长，壁垒为之一新。适陶成章自内地再渡日本，道经上海。宝铨与成章为莫逆交，且频年运动会党，咸与共事。元培亦知联络会党非成章莫属，因同约成章入会，成章从之。由是绍兴商学界及各属会党头目相与订盟者，大不乏人。元培以敖嘉熊素负重望，亲至嘉兴邀之订盟。嘉熊许其有事相助，而不入其会。成章尝介绍魏兰入会，因事不果。徐锡麟于是年冬十二月至上海见元培于爱国女学校，遂亦入会。秋瑾则于丙午（民国前六年）冬为反对日政府取缔留学生规则事归国，始由锡麟介绍入会，此光复会成立初期之大概情形也。

光复会与同盟会

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为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之时。黄兴、刘揆一等因谋在长沙起事失败，时亦遁上海，谋另组新党，为卷土重来之计。会王之春案起，牵涉新闸路余庆里机关部，黄、刘等遂俱匿迹日本，以避其锋。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会长蔡元培闻望素隆，而短于策略；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故经营数月，会务无大进展。加以敖嘉熊所创设温台处会馆成立未久，浙东各府志士咸荟萃于是，隐然奉嘉熊为领袖。嘉熊既不允入光复会，则温台处会馆一日存在，光复会即不能大有施为，势使然也。乙巳（民国前七年）四月后嘉熊迭遭家难，所营商业亦复亏折，其创设温台处会馆之原定计划，悉成泡影，而维持经费亦无以为继，因之此会馆遂成无形的解散。陶成章、龚宝铨乃入绍兴，佐徐锡麟办大通学校。吕熊祥、赵卓等亦随之行。锡麟素有大志，且勇敢沉毅为同志所钦仰。其组织大通学校也，即欲利用为起事机关。及既成立，而浙江革命之大本营遂由温台处会馆而移于大通学校，即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焉。是时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已历数月，浙江人入会者有蒋尊簋、秋瑾数人。成章于丙午东渡，旋即加入，且见推为《民报》

之发行人。元培于同盟会成立之初，已由本部指定为上海分部创办员，因是光复会员泰半入同盟会籍。独锡麟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且因捐官、办学二事与成章意见不洽，故卒未入会。秋瑾于乙巳七月由冯自由介绍入同盟会，且被推为浙省主盟员，为浙人入同盟会之第二人。是年冬由日返国，复由锡麟介绍入光复会，因与锡麟订约合作，故一切进行规划，咸以光复会名义行之。然于丙午冬萍浏一役前后，同盟会本部派遣归国运动湘、鄂、苏各省起事之刘道一、杨卓林、孙毓筠、胡瑛诸人，瑾皆与之约期同举，亦概用同盟会章制，则可知是时革命党员对于光复、同盟之名义，固无畛域之见也。及萍浏革军失败，徐、秋二人遂协议决用光复军名义在浙、皖二省企图大举，不及半载而有安庆、绍兴之二役。

南洋之光复会

皖、浙两案起于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第三年。时章炳麟已出狱东渡，陶成章亦在日本，二人均任同盟会及《民报》重要职务，故《民报》载徐锡麟、秋瑾起义事独详。而光复会员亦多隶于同盟会籍。丁未以后，陶成章、王文庆、沈钧业、魏兰诸人以党祸先后避南洋，成章迭任新加坡《中兴报》、仰光《光华报》记者，文庆、钧业、兰等亦任荷属学校教员。成章因与同盟会干部意见不洽，乃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英、荷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并发售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债券，各省同盟会员之失意者纷然和之。于是各埠分部陆续成立，新加坡有许雪秋、陈芸生，泗水有沈钧业、王文庆及蒋报和、礼昆仲，文岛槟港有李柱中、曾连庆、李天邻，尤以潮、嘉两府人物为特盛。盖潮州人许雪秋等于潮汕失败后群聚南洋，对于孙总理左右颇多非议，会其时陶成章组织光复会，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雪秋、芸生等深表同情，由是光复会势力为之一振。戊申（民国前四年）河口之役，总理尝派汪精卫、邓子瑜二人至荷属文岛筹款接济，大受当地光复会员排击，收效甚微。精卫

所以愤然入京，躬行暗杀，即受是役刺激所致云。

李柱中与光复会

李柱中，号燮和，湖南同盟会员之健者也。甲辰长沙之役及丙午萍浏之役，均参与其事，清吏尝悬赏缉之。丁未春间，自日本至香港访黄克强，有所计划。旋应荷属文岛槟港中华学校之聘，充教员数载，深得华侨信仰。陶成章在南洋发起光复会，大得其力。庚戌（民国前二年）秋间，黄克强南游，力劝柱中及文岛诸同志消除意见，为国合作。柱中等素敬仰克强，从之。故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荷属华侨亦慨助巨款，柱中与有力焉。柱中旋偕陈方度诸人至广州谋炸巡警道王秉恩，以响应义师，因举事延期而止。后由同乡张通典援助出险。

上海之光复军

辛亥九月十三日上海反正之役，陈其美与李柱中同为主动。柱中运动湘籍防军，亦甚得力。其美先率民军敢死队张承槱等冒险攻江南制造局，为清军所擒，柱中闻警，乃使预约之防军陈汉钦部立即反正，出陈于险。事定后，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驻吴淞粤军济字营与柱中早有联络，亦同日反正，推柱中为吴淞军政分府，称光复军，即以光复会统系得名。

光复会之结局

辛亥革命军起，光复会员在各省统领军队者，浙江有浙军总司令朱瑞，江苏有吴淞光复军司令李柱中，广东有汕头民军司令许雪

秋、陈芸生。自陶成章在上海医院被刺，遂丧失其主脑，势渐瓦解。朱瑞旋任浙江都督，以疾去世。李柱中解职闲居，后为洪宪请愿帝制六君子之一。许雪秋、陈芸生在汕头，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成水火。时孙大总统尝一度致电粤督陈炯明为之排解，其后雪秋、芸生卒不免为清总兵吴祥达所杀。兹附录民元南京政府为排解同盟、光复两会争端事，致粤督及同盟会电如下：

广东陈竞存都督及中国同盟会公鉴：近闻在岭东之同盟会、光复会不能调和，日生轧轹。按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光复会初设实在上海，无过四五十人。其后同盟会兴于东京，光复会亦渐涣散，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最后同盟会行及岭外暨南洋，光复会亦继续前途，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当其初兴，入会者本无争竞，不意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不图其实际，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同盟会实行革命之历史，粤人知之较详，不待论述。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大体。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为此驰电传知，应随时由贵都督解释调处。同盟、光复二会会员尤宜共知此义，虽或有少数人之冲突，亦不可不慎其微渐，以免党见横生，而负一般社会之期许。切切。总统孙文。正月三十日。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光复军起义檄稿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盖种族之不保，则箇人随亡，此固大义了然，毋庸多赘者也。然试叩我同胞以“今为何时?”则莫不曰“种族存亡之枢纽”也。再进而叩以“何以可以免此存亡之问题?”则又瞠然莫对；否即以“政治改革”为极端之进化矣。嗟夫！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推原祸始，是谁之咎？虽灭满奴之族，亦不足以蔽其辜矣！

夫汉族沉沦二百有余年，婢膝奴颜，胁肩他人之宇下，有土地而自不知守，有财赋而自不知用，戴丑夷以为主，而自奴之。彼国傥来之物，初何爱于我辈？所何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于斯，居于斯，聚族而安处，一旦者瓜分实现，彼即退处藩服之列，固犹胜始起游牧之族，奈何我父老子弟乃听之而不问也？年来防家贼之计算，着着进步，美其词曰“立宪”，而杀戮之报，不绝于书；大其题曰“集权”，而汉人失势，满族枭张。呜乎！人非木石，孰不爱生而爱群？逼于不获已，则只能守一族之利益矣。彼既弃我种族置之不问之列，则返报之道，亦所当为，奈何我父老子弟见之不早也？

某等菲薄，不敢自居先知，然而当仁不让，固亦尝以此自励。今时势阽危，实确见其有不容已者，为是大举报复，先以雪我二百余年汉族奴隶之耻，后以启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国。宗旨务光明而不涉于暧昧，行事务单简而不蹈于琐细。幸叨黄帝祖宗之灵，得以光复旧业，与众更始。所有遣派之兵马，晓谕如下。是我汉族，自当共表同情也。

北路总元帅□□□统辖各部：

北路第一师团司令长　□□□

北路第二师团司令长　□□□

北路第三师团司令长　□□□

中路总元帅□□□统辖各部：

中路第四师团司令长　□□□

中路第五师团司令长　□□□

中路第六师团司令长　□□□

中路第七师团司令长　□□□

南路总元帅□□□统辖各部：

南路第八师团司令长　□□□

南路第九师团司令长　□□□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光复军军制稿

军职等级分八军，用“光复汉族　大振国权”八字以编制之。

统带光字军大将　　统带光字军副将　　行军参谋　　行军副参谋　　光字中军　　光字左军　　光字右军　　光字中佐　　光字左佐　　光字右佐　　光字中尉　　光字左尉　　光字右尉

复同上　　汉同上　　族同上　　大同上　　振同上　　国同上

权同上

服　制

衣短衫，对襟，黑色。

包头布，白色。

兵士。（白月中大书光字，余类此。）

肩章。（白月中书左、右、中字样，并书号码。）

自大将以至佐、尉等皆用胸带（如西洋悬挂宝星之斜胸带），以颜色分别等差：黄色为首，白次之，红又次之，浅蓝又次之。

旗

用白色，中大书黑色“汉”字。

顺　旗

小三角形内书“复汉”二字，黄地黑字，并盖图印。

钤　记

长方形，暂用木。

令

用竹牌计八支，面写“光复”等八字之合同，一支由统带执守，一支由本营执守，以证传令者之真伪。

文　书

用暗码。〔紧要事〕照电码加五十号，以防泄漏。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光复会党人录

陈觉民 辑

光复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冬，举蔡元培为会长。一九〇九年，重组光复会于日本东京，推章炳麟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当时，光复会党人遍布浙、苏、皖、湘、南洋各地。党人之从事革命运动者，事迹笔不胜书。佼佼者如徐锡麟、秋瑾等更是名垂史册。

今年是光复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爰辑《光复会党人录》，得一千一百余人，因篇幅有限，每人仅具姓氏、年龄、籍贯。另撰小传，俟之异日。然耆旧云亡，文献无征，徒搜集于丛残散佚之余，所见既隘，舛漏孔多，尤以苏、皖、南洋各地党人，记载寥落，姓氏翳如。尚冀读者指谬补缺，匡其不逮，裨得改正，不胜幸甚。

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　一字鹤庼　又字仲申　号孑民　绍兴人

章炳麟（1869—1936）　字枚叔　号太炎　余杭人

徐锡麟（1873—1907）　字伯荪　绍兴人

陈伯平（1882—1907）　名渊　以字行　原名师礼　字墨峰　号白萍　绍兴人

马宗汉（1884—1907）　字子畦　余姚人

秋　瑾（1875—1907）　女　字璇卿　号竞雄　又号鉴湖女侠　绍兴人

陶成章（1878—1912）　字焕卿　笔名汉思　巽言　号匋耳山人绍兴人

周树人（1881—1936）　字豫才　笔名鲁迅　绍兴人

王世裕（1874—1944）　字子余　绍兴人

王述曾（1880—1940） 字叔梅 绍兴人
陈燮枢（1874—1958） 字赞钦 绍兴人
陈子英（1883—1950） 名浚 以字行 又名志军 绍兴人
陈淑南（1885—1960） 名德谷 后改名魏 绍兴赏祊人
沈锡庆（1884—1936） 字庆生 绍兴人 徐锡麟烈士表侄
徐　伟（1875—1948） 字仲荪 徐锡麟烈士二弟
徐锡麒（1878—1953） 字叔荪 徐锡麟烈士三弟
徐锡骥（1880—1951） 字季荪 徐锡麟烈士四弟
刘大白（1880—1932） 原姓金 本名庆棪 字伯桢 后名靖裔 绍兴人
孙世伟（1873—1958） 字俶仁 绍兴人
孙德卿（1872—1932） 名秉彝 绍兴人
沈钧业（1884—1951） 字复生 绍兴人
陈　威（1880—1951） 字公孟 绍兴人
陈　仪（1886—1962） 陈威之弟 字公洽 绍兴人
许寿裳（1883—1948） 字季黻 绍兴人
陶冶公（1886—1962） 名铸 字望潮 绍兴人
王心湛（1884—1950） 绍兴人
邵明之 绍兴人
裘吉生 绍兴人 中医师
俞　弼 字少村 绍兴人
俞英崖 绍兴人 大通学堂教员
金介人 名葆颐 绍兴人
金百城 绍兴人
田　稔 字多稼 绍兴人
蔡元康 字国卿 绍兴人 蔡元培之堂弟
寿昌田 字拜庚 绍兴人
赵汉卿 绍兴人
高剑秋 绍兴人
王麟生 绍兴人
张竹生 绍兴人
庄　肇 字莼渔 绍兴人
陈大夏 字士辛 绍兴人

许克丞　字仲卿　绍兴人

范爱农（　—1912）　字斯年　绍兴人

沈克刚（　—1912）　字佑之　绍兴人

屠柏心（　—1927）　名长庚　绍兴人

陈挽澜　女　绍兴人　陈伯平烈士之妹

贾绵蕃　字凤斋　绍兴人　大通学堂英文教员

范文济　绍兴人　大通学堂小队长

蒋箸超　绍兴人　上海《新民丛报》编辑

唐梅生（1875—1922）　字鼎新　兰溪人

汪　圭（1875—1913）　字旦庵　萧山人

王晓籁（1886—1967）　名孝赉　嵊县人

韩钦江　字澄夫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王秉璋（　—1917）　字伯常　绍兴人

曹钦熙（1870—1908）　字荔泉　绍兴人　大通学堂总理

秋誉章　字徕绩　绍兴人　秋瑾烈士之兄　大通学堂教员

姚勇忱　吴兴人　大通学堂国文教员

余静夫　大通学堂总理

陈培之　大通学堂日文教员

朱　襄　大通学堂史地教员

蔡禄浓　大通学堂伦理教员

姚定生　名麟　一字定僧　嘉兴人　大通学堂伦理教员

范震亚　大通学堂博物教员

张　乾　大通学堂体操教员

单鹿恩　永嘉人　大通学堂体操教员

董建侯　杭州人　大通学堂体操教员

徐世佐　字弼庭　绍兴人　大通学堂庶务

许之华　大通学堂琴歌教员

张光耀　大通学堂琴歌教员

顾廷坤　大通学堂琴歌教员

孙××　大通学堂图画教员

唐冬生　大通学堂军号教员

陈超荪　大通学堂监学

余　灿　字少怡　大通学堂学生
秦吉人　大通学堂学生
许畏三　大通学堂学生
应卫击　大通学堂学生
沈世芳　大通学堂学生
俞季椿　大通学堂学生
周志由　大通学堂学生
堵福铣　字申父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周　鹏　字百川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萧　钺　字舜臣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许之贞　字崔田　上虞人　大通学堂学生
冯　翊　字量鸿　诸暨人　大通学堂学生
蔡祖新　字维松　诸暨人　大通学堂学生
吴　剑　字介卿　诸暨人　大通学堂学生
金　镳　字蔼堂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徐友林　字劲松　诸暨人　大通学堂学生
周兆南　字逊宾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李祖风　字永茂　诸暨人　大通学堂学生
李煦春　字衡右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张传冕　字黼亭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罗　瑛　字福熙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史佩铭　字金枝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张　佐　字奕惠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王显临　字觐孙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潘　藩　字根照　余姚人　大通学堂学生
吴均一　字谷宾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夏　治　字熙春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郭启唐　字曾希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詹祖翼　字燕唐　诸暨人　大通学堂学生
吴咏古　字永虎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冯　瑞　字祥源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樊鹏冲　字一蜚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张庆灉　字幼山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楼子祥　字麟瑞　诸暨人　大通学堂学生
俞　奋　字渭源　诸暨人　大通学堂学生
王如纶　字贤盛　新昌人　大通学堂学生
蔡　恺　字子祥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俞梦春　字梅焕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朱家骏　字赞卿　萧山人　大通学堂学生
沈光烈　字伯明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童杭时　字暄甫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童济时　字德淼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屠越亭　绍兴人　大通学堂学生
沈志熙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张庭萱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张庭显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冯　苏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胡士俊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胡竞思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于增远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吕　衡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王根荣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王潜庵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王贯雄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王规法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王敬祥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周炳生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周杞园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周梦生　嵊县人　大通学堂学生
陈邦达　字子明　大通学堂学生
胡笑樵　大通学堂学生
程　毅　字翘仙　河南修武人　大通学堂职员
徐颂扬　钱应仁　吕植松　王植槐　蒋继云　一名纪（以上六人与秋瑾烈士同时被捕）

赵雪侯　绍兴人　热诚小学堂教员

张怀琴　绍兴人　热诚小学堂教员

刘鹤楼　绍兴人　热诚小学堂庶务

沈小毛　绍兴人　船夫　秋瑾烈士常乘其船　与绍兴各水乡党人联络

周印棠　字友芝　绍兴人

周　清　字友三　绍兴人

何敬煌（1885—1959）　字酉生　绍兴人

何　揆　字寄虫　绍兴人

徐世保　字佑长　绍兴人

沈铭训　字仲九　绍兴人

沈祖德　字子寅　绍兴人

张之桢　字云樵　绍兴人

杨天我　字一放　绍兴人

陈毓鸾　字侠峰　新昌人

平定功　字坦伯　绍兴人

徐乃普　字伯循　绍兴人

俞承义　字鹤巢　绍兴人

沈子贞　字师原　绍兴人

俞凤镐　字鸣友　新昌人

孙　骏　字千里　绍兴人

王育中　字似孙　上虞人

潘芝恩　字似江　绍兴人

谢乃绩　字印三　绍兴人

封德三　绍兴人

全荣兖　字荣庵　绍兴人

童绳履　字筱乙　绍兴人

甘荫棠　字润生　绍兴人

丁嘉墀　字拜尧　绍兴人

宋崇义　字芝芳　绍兴人

曹鸿佑　字滋宣　绍兴人　东浦热诚学校教员

王文灏　字铎中　绍兴人

平智础　名声础　绍兴人

平智峰　名声雷　绍兴人

平智铎　绍兴人

阮性存　字荀伯　余姚人

陈　棍　字乐书　义乌人

董鸿祎　字恂士　杭州人

王嘉祎　字伟人　嘉兴人

郁延年　字九龄　萧山人

高尔登　字子白　杭州人

徐朝宗　字海乡　绍兴人

金　骐　字季聪　绍兴人

钱稻孙　字介眉　吴兴人

王佩文　字纫秋　上虞人

沈　沂　字重堪　海宁人

祝　谦　字叔和　海宁人

游寿宸　字越凡　平阳人

俞大纯　字慎修　绍兴人

林调元　字赞侯　瑞安人

黄　瓒　字仲玉　瑞安人

柯佐清　字辅卿　黄岩人

柯　森　字叔芸　黄岩人

周家诚　字季访　黄岩人

程干青　字云生　宁海人

蒋桂鸣　字秋平　绍兴人

陈其善　字拜言　富阳人

石　铎　字宗素　乐清人

傅　强　字公权　杭州人

傅　锐　字毋退　杭州人

吴仁山　字静涵　杭州人

朱　曜　字旭初　杭州人

汤尔和　杭州人

施　霖　字雨若　杭州人

韩永康　字强士　杭州人

钱家治　字均夫　杭州人
张邦华　字燮和　海宁人
周承德　字翼舜　海宁人
袁　翼　字涤庵　嵊县人
王荫泰　字孟群　绍兴人
朱献文　字郁堂　义乌人
殷汝骊　字铸夫　平阳人
王鼐卿　字鼐权　瑞安人
陈时夏　鄞县人
张传保　字申之　鄞县人
沈钧儒　字衡山　嘉兴人
赵镜年　嵊县人
范耀雯　杭县人
王泽灏　诸暨人
杜子懋　字海生　绍兴人
楼守光　诸暨人
王廷扬　字孚川　金华人
刘耀东　青田人
徐振汉　女　徐锡麟烈士之妻　原姓王
方世钧
周金海
倪国圻
宋阿根
施炳奎
李买儿
金阿秋
徐顺年
陈锡铨
徐大买儿
章钰昌
小木癞子　徽州人
方汝林　徽州人

徐阿牛　金华人

赵密甫

张岳云　嵊县人

邹克宽

（以上十九人均为皖案后遭清廷通缉者）

敖嘉熊（1874—1909）　平湖人　温台处会馆主持人

魏　兰（1866—1928）　字石生　云和人

冯　豹　乐清人

陈乃新　一名耐辛　乐清人

陈梦熊　乐清人

丁　镖　字醉三　号再新　缙云人

魏毓蕃　魏兰之侄

许绍南

褚焕斋

徐小波　名象黼　台州人　寓嘉兴

沈荣卿　名乐年　一名瑛　永康人　龙华会正会主

张　恭（1877—1912）　字伯谦　号同伯　金华人　龙华会首领

周华昌　字安甫　武义人　龙华会首领

濮振声（1844—1907）　字景潮　桐庐人　白布会首领

应师杰　仙居人　龙华会分部首领

陆显元　天台人　龙华会分部首领

吕嘉益　缙云人　龙华会分部首领　吕逢樵之侄

王金宝（1879—1904）　青田人　双龙会首领

吴应龙　丽水人　双龙会首领

王锡彤　台州人　伏虎会首领

李春贤　丽水人　双龙会

黄桂芬　丽水人　双龙会

徐　杰　字仰山　原名希勠　龙泉人

魏志千

蔡起澜

阙麟书（1876—1916）　字玉麟　小名志仁　丽水人

赵　卓　字宏甫　一字洪富　缙云人　大通学堂职员

徐顺达　字猛伍　小字买儿　金华人
章锐全　丽水碧湖镇两等学堂职员
叶寿潜　丽水碧湖镇两等学堂职员
汤耕卿　丽水碧湖镇两等学堂职员
阙秉圭　字瑞玉　丽水人
张伟文　字蔚斋　云和人
魏仲麟　云和人
倪　金　金华人
王汝槐（一作王文槐）
吕阿荣　永康人　龙华会党
蒋菉飞　青田人
高　达　仙居人
高　逵　高达之弟
裘文高　嵊县人
裘小高　裘文高之弟
曹阿狗　金华人
陈魁鳌　龙华会党
赵永景
刘永昌
张焕伯　嘉兴人
吾孟超　张焕伯之妻
范肇基
许乃泰　象山人
吕观兴
俞继春　嵊县人
李好仁　武义人
李何齐　武义人
陶思乾　乐清人
魏子文　云和人
阙德全　丽水人
阙德谦　丽水人
张篆飞

邵　荣
余孟庭（1873—1908）　一名孟亭　安徽庐江人
夏竹林　安徽人
管　大　李能掌　夏小辫　许　三　张蓬莱
江小舟　王得标　沈阿全　林阿四　丁克庆
赵良甫　杜开贵　姜祥贞　蔡阿马　王春山
任小山　吴尚田　尹日新　田兴发　蔡桂士
李桂亭　卫定香
（以上二十余人均追随余孟庭、夏竹林，先后与清军战死）
王文庆（1882—1925）　字文卿　临海人　任浙江民政长
王　萼　字醉卿　王文庆之弟
杨哲商　临海人
张任天　原名家福　仙居人
孙伦襄　字伦湘　临海人
洪士俊　字伟卿　临海人
项　霈　字仲霖　临海人
项　儒　临海人
王　锐
王相旦
姚梧岗
释大开　仙居人　居东阳玉山尖夏家庵
刘耀勋（　—1907）　字佐斋　武义人
聂李唐　字春山　江西人
汤有达　字商卿　武义人
陈连升　字廉臣　武义人
李宪章　武义人
陶汉昌　缙云人
徐性旺　武义人
邹维柄　字回寅　武义人
邹维田　字沾足　武义人
陈董韶　字舜臣　永康人
李良金　武义人

朱连凤　字振纪　武义人

李嘉炳　武义人

陶士乔　缙云人

何李齐　丽水人

何耀德　字修文　武义人

何耀松　字苍圃　武义人

李汉洪　武义人

陆春金　武义人

梅金桂　字秋浓　武义人

李汉章　字勇为　武义人

李维纶　字经斋　处州人

朱李旺　武义人

应秀卿　永康人

（以上二十三人　皆因刘耀勋案殉难）

童保暄（1886—1919）　字伯吹　临海人　浙江临时都督

蒋尊簋（1878—1927）　字伯器　诸暨人　继汤寿潜为浙江都督

朱　瑞（1883—1916）　字介人　海盐人　曾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

吕公望（1879—1954）　字戴之　永康人　曾任浙江都督（旋改督军）兼巡按使（旋改省长）

屈映光（1882—1942）　字文六　临海人

张载阳（1873—1945）　字暄初　新昌人　曾任浙江省长

夏　超（1882—1926）　字定侯　青田人　曾任浙江省长

蒋方震（1882—1938）　字百里　海宁人

周承菼（1883—1941）　字赤忱　海盐人

周凤岐（1879—1938）　字恭先　长兴人

陈叔通（1876—1966）　名京第　杭州人

葛敬恩（1889—1976）　字湛侯　嘉兴人

周亚卫（1889—1976）　字普文　嵊县人

顾乃斌　字子才　河北大兴人

盛开第　字赐仲　余姚人

裘　绍　字济美　嵊县人

徐则恂　青田人

萧星垣　字紫亭　湖南湘仰人
虞　廷　字赓甫　浦江人
俞　炜　字丹屏　嵊县人
黄凤之　字文叔　又名元秀　杭州人
吴思豫　字立藩　嘉兴人
徐士镳　字尘之　杭州人
朱伟良　字醉樵　萧山人
叶颂清　字子布
傅　孟　字墨箴　杭州人
韩绍基　字少梅　萧山人
谢　鼎　字子彝　瑞安人
陈礼文　字谷水　海宁人
刘秉枢　字慎甫　青田人
项　然　字友兰　青田人
魏　斌　字伯皋　嵊县人
魏励劲　字雨琴　嵊县人
周学濂　字泽民　诸暨人
奚骏声　天台人
徐光国　弁目学堂学生
吴　斌　弁目学堂学生
吕和音　弁目学堂学生
徐忍茹　弁目学堂学生
徐　雄　弁目学堂学生
柯制明　弁目学堂学生
潘知来　弁目学堂学生
邢　复　弁目学堂学生
许　耀
张敢忱
许行彬
邵　杰
吴冠周
陈国桢

陈　纯
赵正平
周季光
李组绅
刘凤威
周六介
周　琮
张　烈
王　一
阙玉琦
董齐时
应　磬
徐小圃
赵　舒
吕浚凯
赵荣三
叶焕华
方　涛
邵子超
朱　炼
陈　涤
应国梁
徐康圣
薛志超
郑　戡
陈云飞
谢祖康
金华林
梁　韫
姚永安
林显扬
徐　卓

王　涛
钟玉成
张　栩
雷铁生
林竞标
赵得三
张国威　字谅卿　湖北汉阳人　浙炮兵团团长
王桂林　字月芗　东阳人　宪兵司令官
陈国杰　字振夫　杭县人
伍崇仁　字寿卿　江苏上元人
斯资深　字道卿　诸暨人
斯　烈　字夔卿　诸竖人
斯　明　字警吾　诸暨人
李金培　字鑫甫　杭州人
陆钟麟　字玉书　淳安人
宋开仕　字冕臣　杭州人
郭相时　字骅卿　杭州人
鲁葄亭　字指南　余姚人
鲁保仕　字少卿　诸暨人
商　浩　字云龙　嵊县人
沈士斌　字干臣　遂安人
金国胜　字干伯　杭州人
潘百勋　字介衡　杭州人
俞斯馨　字保香　新昌人
钱元定　诸暨人
秦　登　字纫伯　杭州人
斯　良　字性吾　诸暨人
薛　炯　字星若　宁海人
陈　瓒　字锡周　嵊县人
应庆祺　字惠吉　嵊县人
冯炽中　字鸣一　嘉兴人
葛　振　字翼云　宁海人

张　健	字刚忱	杭州人
周之鼎	字恩棠	嵊县人
丁　宣	字鉴堂	嵊县人
吕钧璜	字国宾	嵊县人
钱　皋	字伯坚	嵊县人
童必挥	字子联	义乌人
陈克明	字绣臣	平阳人
蔡锦潮	字文波	平阳人
施　普	字熔北	乐清人
蔡　源	字根元	兰溪人
徐　复	字剑腥	诸暨人
周思旦	字品超	乐清人
潘　锴	字霾辟	平阳人
吴嗣汉	字笠轩	诸暨人
卢允超	字梦凡	嵊县人
华巨熔	字振武	宁海人
尤　芬	字恩廷	宁海人
蒋鸿林	字森甫	杭州人
汪　浚	字景岩	杭州人
冯裕恩	字献臣	绍兴人
张　焯	字镜如	杭州人
傅映辰	字吉斋	临海人
陈六如	字鲁得	甘肃人
陈康宁	字复卿	温岭人
都宗祁	字晋奚	杭州人
项元渐	字鸿衢	临海人
王崇年	字寿琴	丽水人
吴鼎元	字之英	东阳人
陈　璠	字鲁珍	玉环人
俞铭鉴	字德卿	诸暨人
周　干	字静溪	青田人
陶猷熔	字芳洲	安吉人

陈其蔚　字熙甫　永康人
傅典藩　字屏侯　义乌人
凌　霄　字壮华　石门人
吴锡范　字赞君　诸暨人
周肇昌　字显廷　嵊县人
周肇基　字笑春　临安人
周焕南　字幼轩　缙云人
张乃森　字鸣皋　海宁人
丁福昌
于小秋
王　伟
王公衡
王坤山
王家琦
王　纶
王　振
王　维
王昺离（一作王昺）
牛象震
方建章
方鸿声
朱化龙
朱维翰
白　钊
包　竞
包右武
李金培
李耀堂
李　盛
李汉臣
朱建哉
杜锡恩

林显扬
林锦标
林　溥
林孝绚
林　锐
吴有祥
吴振源
吴国栋
吴梦奎
吴嗣汉
吴冠军
吴　远
吴茂林
何宝森
汪　澄
沈辛嘉
沈正融
金富有
石国柱
张萌荣
张清霖
张聘之
张广德
张　勃
张　刚
张长清
张燕熙
张振岳
张燕昌
张效巡
张鸿翔
张士虎

张懋官
张　寅
楼文荣
陈步棠
陈金棠
陈启明
陈少连
陈孝臣
阵常益
陈芸斋
陈康鼎（一作陈鼎康）
陈　楷
陈绍琳
陈挺立
陈金鳌
陈少初
阮钟良
陆保群
陆连轩
陆钟麟
郑培智
郑思谦
郑　堪
郑钦昌
郭应荣
郭相时
胡奠邦
胡　伟
胡金法
余宗鲁
俞耀祥
徐客丛（一作徐克丛）

徐兰亭
徐　卓
徐　鲲
徐德馨
徐步蛟
徐乐尧　字聘耕
童必挥
童梦蛟（一作董梦蛟）
童厥初
商　诰
吕华雄
吕暎光
叶振刚
叶　英
黄玉珊
黄在中
黄玉祥
蒋　伟
蒋普恩
蒋　偰
蒋平西
蒋时济
蒋著卿
萧清廉
莫守庄
薛志超
华巨熔
周肇基
周思旦
周承稷
周光杲
顾　鸿

潘耀祖

潘伯勋

潘国纲

刘凤丹

刘凤威

刘其英

刘俊卿

曾咏沂

庄新如

傅映庚

傅其永

钟玉成

钱守真

钱向彬

简英杰

彭永庆

彭逊之

穆玉魁

程　途

雷家驹

蔡镜远

邓明镜

姚　琮

赵　立

赵　武

孙海波

孙鹏飞

孙贯生

骆虎臣

杨　恒

杨士奎

盛夔麟

许乃赓

夏芝生

夏庆韶

厉得胜

张绍良

鲍恭良

盛碧潭　原名清　杭州人

彭　俞

吕　衡

张　浩

黄　广　铁路

王　涛（一作黄涛）　铁路

周伯麟　铁路

傅修龄　铁路

丁　纶　铁路

周良材　铁路

陈福民

董彰明

董国祥

毛存义

江耀南

周岚清

蒋国通

葛廷升

钱寿彭

沈剑生

徐述尧

李絅裳

汪少功

钱　骞

赵成之

张品三

孔昭道　浙抚署卫队司务长
张输廷
余耀祥
陈占汾
周炳钰
陈　础　光复杭州时红十字队队员
陈德溶　光复杭州时红十字队队员
杨　畴　光复杭州时红十字队队员
陈延龄　光复杭州时红十字队队员
陈润康　光复杭州时红十字队队员
包金生　光复杭州时红十字队队员
陈云标　字蔼然　缙云人
虞　言
陈泉卿
庄辛墅
李谷香
蒋秋然
袁麟伯
赵次胜
陆殿魁
赵子和
陈备三
章自振
林　蔚
夏钟树
王戟秋　铁路局
李振之　铁路局
祝维根
鲍一听
陈聚富
张鸣翔
王子经

卢奠邦

吕钦广　处州人

刘　琨

陈以仪

吴文禧

余冠洁

胡朝阳

黄　骥

张　浩

周　钰

石承宣　浙江旅沪学会职员

杨彬焕　浙江旅沪学会职员

屠用锡　浙江旅沪学会职员

陈士达　浙江旅沪学会职员

朱福铣　浙江保路会赴京代表

楼守愚　浙江保路会赴京代表

祝　震　浙江保路会赴京代表

陈　华　平阳人

陈　蔚　陈华之兄

杨卓林　湖南人

金阿狗　金华人

方　策　字定中　黄岩人

张　鹏

周来苏

张斗枢

李　海

沈定一　字剑侯　萧山人　苏浙学生军团总长后任浙江省议会议长

陈　鹏　苏浙学生军团军需部长

叶焕舟　苏浙学生军团训练主任

赵　声　字伯先　江苏丹徒人

熊成基　字味根　江苏甘泉人　皖省炮营队官

蓝昆林　安徽巡警学堂学生

凌孔彰　安徽巡警学堂学生
丁忽清　六十一标管带
（以上四人为徐锡麟烈士在安庆时所联系）
释智亮　俗姓吕　绍兴人　住杭州白云庵
释意周　俗姓李　淮北人　住杭州白云庵
释魏崖　俗名许铁崖　组僧团北伐军
沈祖縣　字迪民　又字瓞民　宁波人
吴琳谦　义乌人
卢钟岳　字临先　诸暨人
孙乃泰　象山人
叶景莱　字仲瑜　杭州人
张雄夫　萧山人
李造钟　缙云人
范拱薇　嘉兴人
彭金门
曹锡爵
赵　膺　步兵队官　攻南京阵亡
张宝荣　号兵　攻南京阵亡
沈树堂　输送兵　攻南京阵亡
徐上一　副兵　攻南京阵亡
叶仰高　队长　攻南京阵亡　青田人
张庆祥　工兵队正目　攻南京天保城阵亡
何海鸣　工兵队副目　攻南京天保城阵亡
钱振兴　工兵队副兵　攻南京天保城阵亡
李燮和　字柱中（以下为上海光复军司令部军官）
黎天才
由犹龙
徐占魁
杨承溥
陈　强
邹序彬
彭　骧

漆英理

公羊寿文

杨振毅　临海人

王　倬

周德厚

姚　敏

陆翰文

周李光

王任化

王得超

张联升

冯象鼎

李　炯

朱廷燎

黄汉湘

王金钰

李云龙

卢性正

李　任

周朝霖

李　刚（以上均为上海光复军司令部军官）

孙翼中　字耦耕　别号江东　杭州人

童学琦　字亦韩　新昌人　《杭州白话报》主笔

杭凤元　字辛斋　海宁人　名报人

项德馨　字兰生　杭州人　《杭州白话报》创刊人

钟　寅　字寅宾　杭州人　《杭州白话报》主笔

邵　章　字伯䌹　杭州人　《杭州白话报》编辑

汪　希　字叔明　杭州人　《杭州白话报》编辑

袁毓麟　字文薮　杭州人　《杭州白话报》编辑

蒋智由　字观云　诸暨人　《浙江潮》编辑人之一　蒋尊簋之父

汪　嵚　字曼锋　杭州人　辛亥时任杭州府民事长兼军政分府府长

龚宝铨（1886—1922）　字味荪　嘉兴人　光复会创始人之一

褚辅成（1873—1948） 字慧僧 嘉兴人
祝醒狮 嘉兴人 留日 参加杭州敢死队攻浙抚署之役
计宗型 字仰山 嘉兴人
金 淡 字幼安
方于笥 字青箱
张天放 嘉善人
徐养如
田月斧
金 燮
陈仲权
金 崟
曹思泳
屠伯英
方书绅
敖作民
沈景三
程子良
吴筱卢
唐子修
吴鸿夔
陈文浩
马济生
陶伯鸿
沈伯勋
戚思周
钱大忠
唐稚轩
沈文华
庄幼山
蒋志新
程子材
潘谋先

戚则舟

沈毓麟　字谱琴　吴兴人　主持湖州军政分府

钱　恂　字念劬　吴兴人　湖州军政分府民政长

余子泉　杭州人　湖州府中学堂军号教师

陈振甫　杭州人　湖州府中学堂体操教师

陆庆誉　吴兴人　湖州军政分府军法官

俞凤韶　湖州分府府长

李次九　湖州分府民事长

莫永贞　字伯衡　吴兴人

严浚宣

沈敦士

沈均墨

范贤方　字仰高　鄞县人

邵憩棠　字静山

林端辅　慈溪人

张世杓　字葆灵

章述汶　字许泉

费绍观　字冕卿

励延豫　字建侯

叶懋宣　字德之

魏　炯　字伯桢

章　闾　字叔言　一字巨摩

赵家蕃　鄞县人

赵家艺　字林士　鄞县人

赵家荪　字芝室　鄞县人

顾　钊　字元琛

曹位康　字馥山　镇海人

冯丙然　字子蕃

徐家光　字秀甫

卢成章　字志学

陈夏常　字谦夫

余镜清　字民进

李镜第　字霞城

孙绍康　字莘墅

廖寿慈　字淦亭

陈滋镐　字傲僧

孙振祺　字表卿　奉化人

虞　音　定海人

张　晋　字纲伯　定海人

胡良箴　定海人

张乃文　象山人

王保诚　象山人

秦英鉴　象山人

陈　纯　鄞县人

秦　登　鄞县人

袁礼敦　字履登　鄞县人

方浏生

周黎光

李经五

顾元深

王菉轩

陈南琴

孙冠生

沈昌鑫

竺绍康（1878—1910）　字酌先　嵊县人　平阳党首领

王金发（1882—1915）　名逸　字季高　嵊县人　平阳党首领之一

张伯岐（1880—1935）　嵊县西乡人　光复杭州时任敢死队长

谢　震（1876—1923）　字飞麟　嵊县人

黄介卿　绍兴人

黄竞白　绍兴人

沈寅生　绍兴人

吴采之　绍兴人

傅顽石

钱景江

余镜波
陈子明
周献廷
何悲夫
卢允超
俞芝祥
盛雨村
张树勋
刘福彪
陈楚青
陈国治
沈乐年　嵊县西乡人
许振鹏　名道亨　号云祥　嵊县西乡人
盛钟彦　嵊县人
陈　成　嵊县人
王炯武　嵊县人
沈　曜　嵊县人
黄高翔　嵊县人
赵　桐　嵊县人
尹赞汤　嵊县人
马发先　嵊县人
王绍祥　嵊县人
黄阿四　嵊县人
张金生　嵊县人
裘树棠　嵊县人
柯阿小　嵊县人
王鹤云　嵊县人
张显宗　嵊县人
陈阿凤　嵊县人
张南星　（张伯岐之兄）
赵伯棠　嵊县人
周锡庚　嵊县人

袁志清　嵊县人
胡尧思　嵊县人
张斌甫　嵊县人
吴醉棠　嵊县人
屠世效　嵊县人
夏喜生　嵊县人
张陔南　嵊县人
胡春霖　嵊县人
陈志庸　嵊县人
杨侠卿　嵊县人
马逢伯　嵊县人
徐　杰　嵊县人
钱竹安　嵊县人
袁　旭　嵊县人
姚桐豫　台州军政分府府长
王燮阳　台州司令员
雷廷瑞　继姚桐豫为台州分府府长
王　肇　字洪杰　号卓夫　仙居人
徐杏春　天台人
朱惠清　金华人　金华军政分府府长
程士毅　永康人
胡　庸　永康人
李龙元　衢州军政分府府长
叶浩书　严州军政分府府长
金光凝
包汝羲
邵次珊
陈黻宸（1869—1917）　字介石　瑞安人　温州军政分府都督
章味三　字献猷　瑞安人　分府秘书长
陈孟聪　瑞安人　分府副秘书长
陈守庸　永嘉人　分府外交部长
陈禹门　陈守庸之兄　分府文牍

姚养吾　永嘉人　分府文牍
胡方尧　温州民团总团长
胡方禹　民团分队长
洪杰士　民团分队长
姚志甫　民团分队长
黄颂英　民团分队长
刘次饶　字绍宽　温州府中学堂监督
刘凤仙　字项宣　温州府中学堂学监
黄仲荃　字式苏　温州师范学堂监督
蒋叔南　乐清人　温州师范学堂教员
徐班侯　字定超　永嘉楠溪人　温州军政分府监督
张　烈　乐清人　爪哇学校教员
释月空　俗名黄飞龙　乐清人　清季与陈乃新创办“僧民学校”为哥老会会员
朱剑则　乐清人
滕华钦　乐清人
薛永南　乐清人
方圣浩　乐清人
王炳法　乐清人
释允定
释永明
释默西
释正和
吕东升（1876—1913）　字耀初　号逢樵　乳名唐良　缙云人
大通学堂总理　处州军政分府都督
吕月屏
吕顺堂
吕镇中（一作吕振中）
吕钦西
卢敦之
李练川
田振章
丁育生

应开相

楼启明

王芝培　永康人

孙寿芝　辛亥革命时处州军政分府　民政部长

项华黻　辛亥革命时处州军政分府　军政部长

毛养先　辛亥革命时处州军政分府　财政部长

叶崇庆　辛亥革命时处州军政分府　教育部长

陈　逸　辛亥革命时处州军政分府　司法部长

陈　达　陈逸之兄

朱光奎　处州府民事长

吴朝冕　处州府中学教员

李　平　丽水崇实两等小学堂教员

刘廷煊　同上

周　焜　同上

王庆槐　同上

何子华

丁策三（1890—1983）　缙云人

许雪秋　海阳人　寓新加坡

陈芸生　寓新加坡

蒋报和　寓泗水

蒋报礼　寓泗水　蒋报和之弟

曾连庆　寓新加坡

李天邻　寓滨港

林航苇　番禺人　寓新加坡

林义顺　澄海人　寓新加坡

谢心准　南海人　同上

梁泽云　顺德人　同上

李镜仁　南海人　同上

刘金生　陆丰人　同上

胡少翰　新会人　同上

陈威涛　中兴报职员

庄银安　仰光报人

傅春帆　仰光报人
王致同　爪哇望引学堂教员
陈陶遗　在爪哇办报　后任江苏省省长
何剑非　寓新加坡
张云雷　寓爪哇望引
陈吉宾　南洋志士
何根性　南洋志士
曾赞卿　同上
梁玉田　同上
邵天彩　同上
何德南　同上
兰亦凡　同上
蔡公哲　同上
胡子春　同上
刘维东　同上
徐柏如　同上
李弼公　同上
陈百鹏　同上
温庆武　槟港华侨教育会长
黄甲元　新加坡华侨
蓝瑞源　新加坡华侨
鄢景曾
管慎修
杨俊明
钟芝溪
蒋开运
蒋以芳
王少文
陶文波
张永福　饶平人　寓新加坡
黄竹林　新宁人　寓新加坡
谢巳原　番禺人　寓新加坡

汤秀山	南海人	寓新加坡
何心田	三水人	同上
李　经	番禺人	同上
吴业琛	顺德人	同上
陈楚楠	同安人	同上
郑聘廷	惠安人	同上
蒋玉田	安溪人	同上
留鸿石	安溪人	同上
李竹痴	安溪人	同上
杨锦堂	安溪人	同上
庄悉璋	安溪人	同上
许子麟	安溪人	同上
陈善庆	安溪人	同上
陆秋杰	顺德人	寓吉隆坡
杜冠雄	顺德人	寓吉隆坡
吴祥盛	顺德人	同上
杜藩新	顺德人	同上
辛育有	顺德人	同上
梁杰山	顺德人	同上
杨凤朝	顺德人	同上
陈占梅	顺德人	同上
冯镜涛	顺德人	同上
陈鲤生	顺德人	同上
杜　南	顺德人	同上
阮英舫	罗定人	同上
阮卿云	罗定人	同上
阮德三	罗定人	同上
梁有初	南海人	同上
叶　和	南海人	同上
李应聪	南海人	同上
罗绍嵩	南海人	同上
谢济生	嘉应人	同上

陈若锦　嘉应人　同上
黄启祥　新会人　同上
赵跻堂　新会人　同上
黄琴舫　新会人　同上
叶天祥　香山人　同上
邱云祁　澄海人　同上
刘业兴　三水人　同上
吴翰清　番禺人　同上
徐自华　女　字寄尘　石门人
尹锐志　女　嵊县人　光复会驻上海机关“锐峻学社”负责人
尹维峻　女　尹锐志之妹　女子敢死队队长
吴　珉　女　一名惠秋　湖州人
蔡　竞　女　秋瑾烈士自东京挈之回国
谢莲英　女　嵊县人
徐湘筠　女　嵊县人
陈婉衍　女　女子光复军
童同雪　女　女子光复军
沈警音　女　嘉兴人　女子北伐敢死队队长
葛敬音　女　嘉兴人　女子北伐敢死队队副
郑　璧　女　青田人　女子北伐敢死队负责外交事务
葛敬华　女　嘉兴人
丁志谦　女　后在杭州出家法名达道
林宗雪　女　平湖人　原姓张　从夫姓
张馥贞　女　林宗雪之妹　后出家于杭州紫阳山只园庵　法名耀真
张竹君　女　医务人员
黄绍兰　女
汪伟霞　女
范模瑛　女
张卓群　女
梅琼英　女
吴木兰　女
林宗素　女

唐群英　女

沈佩贞　女

（女子北伐敢死队，系辛亥革命时所有组织，成员七十余人，她们因受秋瑾烈士精神感召，奋起从戎。）

选自《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华兴会

创立华兴会

刘揆一

癸卯夏五月，公归抵鄂。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卒使全场一致叹服。鄂督张之洞闻而震怒，责成首府兼院长梁鼎芬拿办。梁已悬示驱逐出境。公犹留连八日，以携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始登江轮回湘。

公在湘主讲明德，修业各校。课余则与张继、周震鳞、胡元倓诸同志，演说满清压抑汉人种种虐政。故湖南革命人物，以出自明德等校为多。

迨十一月，揆一回湘，公乃邀合吴禄贞、陈天华、杨守仁、龙璋、张继、宋教仁、秦毓鎏、周震鳞、叶澜、徐佛苏、翁巩、章士钊、胡瑛、柳大任、张通典、谭人凤、王延祉、彭渊恂、萧翼鲲、柳继贞、彭邦栋、陈方度、何陶、萧堃、朱子陶、任震、陈其殷、吴超澄（即吴炳麟）及予弟道一等，创立华兴会于省垣连升街机关部。

公被举为会长。首先提议云："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

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贵，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于是会众分门别类，各认职务，以利进行。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军国民教育会

由拒俄学生军至军国民教育会

一　拒俄论之发起

俄国垂涎满洲，已非一日，自拳匪肇乱之后，东三省遂有鹊巢鸠占，久假不归之势。及后各国咸抱不平，而俄人仍迁延不撤。四月之初，东京新闻纸发号外紧急传单，载俄国驻清公使扑兰孙与该报馆访事人谈话，谓“俄国反对满洲开放政策，于满洲来往之日、美、英国人，除商业外，凡于北清一带政治上有使用外人者，必以正当之防御禁止之。外人之势力膨胀，害及满洲，俄国投财用兵于满洲，费多年之经营；而不费一钱，不用一兵之日、英等国，毫无容喙之权能。日本于朝鲜之势力，尚未满足，何以又伸手于满洲，殊不可解。俄国人皆谓俄国从来对满洲政策，欲取而未取，致有生杀之嫌，故各国生种种障碍，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版图”云云。

各新闻，又载俄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条约七条，列下：

（一）中国不可将东三省之地，卖与或租赁与别国。

（二）沿营口至北京之电线、电路，俄国可于其旁，别自架设别线。

（三）不论何事，中国于北清苟有建设，不得雇佣他国人。

（四）营口海关税务，当使中俄银行管理，税关长必用俄国人，且令税关兼理检疫事务。

（五）东三省地除营口外，不得开放为通商市场。

（六）蒙古之行政组织，不得有变更。

（七）团匪乱事以前，俄国所得之权利，不得有所损害。

如斯各警报，遍布新闻，纷纷而至，留学生见之愤甚，以是月初三日，由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开会，汤槱提议电致南、北洋请战。钮永建曰："中国志士，痛哭流涕，徒有空言。事事不能自己担当，而徒责望于人。人任其艰，我议其后，非所以为国民也。留学生当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敌；然后电致南、北洋，俾天下晓然于我学生界中无畏死者，亦全国哮嘲之先声也。"众赞成。

二　义勇队之设立

是日午后，开留学生全体大会于锦辉馆，到者五百余人，学生等十余人，相继演说，汤槱之演词曰："大丈夫日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于东三省之事，日本警报，诸君皆已知之；此正我国民流血之一绝好机会也。且今日之事，战亦亡，不战亦亡。均此亡也，则开战之权宁操诸我。虽一败涂地，犹不失为亡国之雄鬼。"时有某起而诘问，谓"此时一切军粮器械，皆所不备，区区学生之力，何能当俄国之铁骑？轻举妄动，固宜切戒。"汤曰："君议极周密远到，然吾闻包胥哭秦廷七日，异国且为之感动；何况我辈呕心啮齿，可誓天日，但能与俄人战，虽为苍头走卒不辞。至云军火等，学生本不应蓄，使果队伍整齐，运粮输用，吾知甫入国门，已遭大辟；又何能为沙场之鬼，达拒俄之目的乎？至云学生无用，则诚无用，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中国死，吾辈数人如九牛一毛，我国民有知，当亦为之感泣。"言至此，厉声曰："死生一发之际，还想四面周到，难道还要预备衣衾棺椁么？"众皆发愤，涕泣不可仰。

致袁世凯电

俄祸日迫，分割在即，请速严拒，学生已编义勇队，准备赴敌，

详函续上。

致上海教育会及爱国学社电

俄祸日迫，已电北洋主战，留学生编义勇队赴敌，请协力。

共爱会致上海女学校电

国祸急，女生议入赤十字社，同学生军北征，告女学校协助。

北京大学堂学生电东京留学生

俄约急，宜设法阻。

留学生复电

留学生已编义勇队，电北洋，备赴敌。

上海教育会复留学生电

电悉：赞成，余来东面述。

三　学生军之部署

其后复开大会于锦辉馆，改义勇队为学生军，商议规则，议毕呼学生军万岁。今列其规则如下：

（一）定名：学生军。甲、军队；乙、本部。

（二）目的：拒俄。

（三）性质：甲、代表国民公愤；乙、担荷主战责任。

（四）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

（五）组织：

甲、队中职员：队长一人、区队长一人、参谋长一人、分队长十二人。

军法会议其议长即队长任之。

队中看护员由女学生组织之。

乙、本部职员：部长一人、运动科长一人、经理科长一人、会计科长一人、书记科长一人、参议科长一人；其余运动员、经理员、会计、书记、参议，均无定员。

（六）会议：为全军之总机关，议员以二种人员组织之。

甲、队中队长及区队长、参谋长。

乙、本部部长及诸科长。

临时议员凡在队人员有意见者为之。

会议时立议长一人。

（七）军纪：甲、谨守秩序；乙、服从号令。

（八）筹款：甲、出发款项；乙、寻常款项。

（九）讲习：甲、体操；乙、讲课。

（十）出发：俟特派员复信后。

（十一）解队：甲、目的已达；乙、目的消灭。

（十二）附则：

甲、编队次序（每日照常上课，课余轮班讲习）。

乙、退校次序（出发期定，当即报告监督退校）。

以后新闻纸载英、美、日对俄政策，俄国通牒各国，证言要求清国各节，并无其事；且以代理公使扑兰孙失言，欲褫其职。

日本外务部闻义勇队之举动，敕警察署诘问，学生议改军队名目，乃作短缄复之：

义勇队已照会中规则解散，惟教育的体操，此后仍时时讲习，不同军队的形式，特此奉告。

四　学生军改名军国民教育会

是月十四日，复开大会！上海教育会派员至东，报告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均已编立义勇队，咸愿赴敌，遂议举特派员，当选者为钮永建、汤槱。

十七日，江苏、浙江同乡会各开送别会，送钮、汤二君，午后咸集会馆，全体公送特派员，致送别词曰：

吾中国大国民大豪杰军国民教育会特派员钮永建、汤槱鉴此：呜呼！二君之行，为吾国四万万同胞表忠愤、树义声；不独为吾百余人。吾百余人之送二君，亦送吾国四万万人代表爱国敢死脑沙尸

革之豪杰；亦不敢独为吾二君。俄为虎狼，剥我国权，戕我民族，庚子以后，东北居民，杀戮俎醢于可萨克之悍将骄兵者，何啻十万，岂独强俄，若其，若德，若法，若美、日，若意大利等；其于我黄人，何爱何择？禽狝草薙，惟所欲为。东三省苟失，则山东、闽、粤、滇、蜀、扬子江久为各国范围地，有不宰割立尽者？今日中国之存亡，在乎满洲之存亡，满洲之存亡，在乎吾国人争与不争而已。西伯利铁道未成，英、美、日邦交方睦，乘时势急与力争，俄人亦未必遽敢逞志；且即出于战，战而不免于亡，亦孰愈坐而待毙。故二君之行，实为吾全国国民之先声，吾知二君之必有以表之，且必有以胜之也。虽然，吾学生愤世嫉俗，动作不平，彼悠悠之口，忌我怨我者，不知其如何议论，如何中伤；二君之行，其或不获致死于敌人，转冤于其所忠者，吾亦甚愿吾言之不中矣。肩重任、蹈万死，我知二君必无怵也。二君行，我百余人之巩固策励，如临二君也。同志自涣，负二君，负四万万人也。训练不勤，负二君，负四万万人也。百数十人，日二十四时，有一时忘国、忘耻、忘危、忘死者，负二君，负四万万人也。敢送二君，敢告同志。

是日，由监督转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电如下：

请转告留学生，庚电悉：俄约，政府方坚拒，诸生宜一意科学；报国之日方长，断不可轻于一试。百熙铣。

十八日，特派员出发，由上海往北。

二十一日，学生上书于载振贝子，语与上北洋大臣书同。

二十二日，监督汪大燮以贝子之言转告学生曰："诸生爱国之忱，实可嘉尚；但俄约政府已决计拒之。庆邸才德虽薄，亦断不致受俄人笼络，致失国权。诸生以求学来此，切勿因是旷业。"

女学生既组织赤十字会事，亦谒贝子，请其提倡。次日，复上一书，录下：

贝子殿下，敬肃者：女学生等前日晋谒，得展清晖，以弱女爱国之忱，荷朱邸优湛之赐，感极而奋，不知所云。迩者在东留学生，以俄约日迫，一时忠愤，誓为鬼雄。设立军国民教育会，练习体操，讲求战术，一有战事，志在效国。女学生等，亦吾国一部民，宇宙

一苍赤，无一业之建树，是自外于生成，安怪数千年来，女权之摧残陵迟以至今日也。当俄约警时，留学生等曼忧遏虑，以为北方立有血战，佥欲克日归国，自效戎行。女学生等，侘傺无欣，以为母国垂亡，同胞且歼；弱质女子生复何益？故亦公议随军北征，军中之事，虽不克任，而裹伤收死，缝纴具食，或能为之，必不得已，邂逅死所，附于国殇，亦足以塞天下之责，矢心若此，未敢少渝。近旬日来，各报所载，俄国以我政府之拒，稍稍自戢，吾国或借此得乘旦夕之安，奋发淬厉，以图自振。学生等，尤当因是以蓄七年之艾，力学积健，以期有为，此留学生等，军国民教育会设立之旨，而女学生等，赤十字看护妇与会之因也。查各国赤十字会之设，其宗旨为大同，为博爱，战地疗伤，无分敌我，而仁术之所自扩，无不由于一二爱祖国、种族之士女，挟其亲亲之心，以为泛爱之本。奈丁格尔（Nightingale）英国之女子也，以英、法攻俄之故，驰赴战地，疗恤死伤，卒为今日各国赤十字会之蕙矢。日本博爱社，赤十字会之先声也，以鹿儿戡乱之故，隶于军医，从事救护，卒基明治二十年日内瓦府之同盟。惟其以英人急英国之患，日人恤日本之灾也，故其恻隐之心，持之愈贞，推之益远，乃克底于泛爱大同之域，列于涂南条约，为万国之所公认（涂南，瑞士人，创立赤十字会者，欧人称赤十字会条约为涂南条约）。是以无论何国，苟欲与于日内瓦列国之盟者，必首树其父母国仁闻之帜，此其公例万无可越，而女学生等所为切伤深慇，有所望于我君相与我国人也。戊戌之岁，大阪商人江苏平民孙淦，尝编述《红十字会说略》一卷，言“地球万国，猛鸷如土耳其，褊小如暹罗，皆已缔约，独朝鲜与我，未与兹盟。”今距孙淦编书之岁才五年，而朝鲜亦踵起兹会，列于涂南。泱泱大国，顾朝鲜、暹罗之不如也？营口之役，日本设立病院，吾国军士，伤者病者，转蒙其泽，咸忘惨栗，实吾之羞。吾国仿效西法垂数十年，船坞、炮厂，岁有所兴，虽屡经挫衄，仍不惜巨帑以经营之；至于救灾恤邻，万国共行之仁政，独退让隐忍而不敢任，是班孟坚所谓“敢于杀人，而不敢于生人”者也；能无恫乎？孙淦又于光绪二十三年在东京禀请钦差出使日本大臣裕，欲在中国各地捐

集巨资，试办此会，恳由裕大臣咨明总理衙门代奏：奉批“红十字会，西人谓之 Red Cross Society，拯灾济众，最称善举，本大臣亦曾目睹，该商所禀各节，具见存心利济，惟善举之设，事出众擎，允准之权，应听政府。仰候据情咨请总理衙门核夺，可否迟速，应俟覆到之日，再行饬遵。等因，辗转数年，吾国士女无有继起而道之者。庚子之变，畿辅一带，积尸为邱，流血成渠，瘴痢死伤，复不能不攀援哀号待救于敌国之军医，冻馁颠踬，又不能匍匐累欷，受拯于强邻之厚施。活矣！活矣！”流涕欢呼。

军国民有教育会矣！“悠矣！久矣！”欢呼！军国民有教育会矣！“悠矣！久矣！”欢呼！军国民有教育会矣！“悠矣！久矣！”欢呼！

上海义勇队之支部，四方来颂者日纷沓，亦将敬谨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东京虽散，永远不散；东京虽散，上海不散；支体虽散，灵魂不散。

并将采法诸大豪杰之手订章程，加以严重之自治法。

天长地久，永远遵守。天长地久，永远遵守。天长地久，永远遵守。

军国民教育会暨支部

赤十字会诸大豪杰乎，尔姓尔氏，我目我耳，闻之见之，尔其永失。执事不敬，毋宁遄死，虎头蛇尾，如何归里？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 年版。

学生军缘起

觅遍中国二万万男子，皆疲懦无气力者也，文弱如学生，乌敢言军哉，虽然，警电传矣，东三省之风云急，一发已牵，全身将动，吾十八行省，将从此分割，吾父母伯叔兄弟姊妹，将从此累累作人奴，呜呼！热心爱国儿，其何以堪此？男儿死耳！宁为亡国儿，不为亡国人，头可断，血可流，躯壳可靡烂，此一点爱国心，虽经千尊炮万枝枪之弹子炸破粉碎之，终不可以灭。于是学生乃愤乃怒乃奋起大呼曰：速死！速死！而“学生军”三字，乃出现于烟云惨淡魔气蔽天之二十世纪舞台之上。某不敏，请濡染吾热血寒泪之爱国笔，叙述我学生军之缘起。

四月二日，东京留学生得一号外新闻，照原文译之如下：

时事新闻北京特电（北京四月一日午后六时特派员发）

△俄国代理公使之谈话：俄国代理公使檬兰孙氏对予（特派员）之访问，其答语曰：“俄国反对满洲开放政策，于满洲来往之日、美、英国人，除商业外，凡于北清一带，政治上有使用外人者，必以正当之防御力禁止之。外人之势力膨胀，害及满洲，俄国投财用兵于满洲，费多年之经营。而不费一文不用一兵之日、英等国，毫无容喙之权能。日本于朝鲜之势力，尚未满足，何以又伸手于满洲，殊不可解？从来俄国对满洲政策，欲取而未取，致有生杀之嫌，故各国生出种种之障碍，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观此议论，可知俄国今日之势力矣。

△美国之大反对：美国驻北京公使，对予（特派员）言美国于

俄国专横之态度，不能默尔，满洲开放之反对，外人使用之禁止，美国当力抗之也。

△英国公使之警告：英国公使亦与日本同样，于俄国之要求，蹂躏各国之既得权，断然拒绝之，一昨日已警告俄、清政府。

△俄国要求之第七条：俄国要求之第七条，俄国于满洲占领中所得之权利，清国政府当追认之。

△英国之示威运动：英国所有停泊芝罘、冲绳之舰队，来月将为大演习。

时事新闻（伦敦特电）（伦敦四月二十七日午后四时发，华历四月一日）

△英国对俄之质问：圣彼得斯堡驻扎美国公使，关于满洲问题，与俄国抗议，送质问书于俄国政府。

△美国政府之抗议：北京驻扎美国公使康嘉氏以俄国要求满洲事，向清国政府宣告美国政府不满足之意。

△德意志之态度：在柏林之泰晤士通信员报道，德意志于俄国要求满洲事，但维持观望形势之态度而已。

四月三日午前七时，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开会于会馆，到会者四十余人，汤君槱提议电致南、北洋，请其主战，钮君永建演说言中国志士激昂慷慨，徒有空言：近数年间，已亥十二月争立嗣之电；辛丑二月争俄约之电；此次在东留学生，争法国干涉广西之电；匪不淬厉奋发，言足动人，然事事不自图担当，徒责望于人，人任其艰，我议其后，断非所以为国民也。留学诸君苟能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敌，然后再致电南、北洋，俾天下晓然于我学生界中无畏死者，亦全国哮嘓之先声也，众皆举手赞成。

午后一时开留学生大会于锦辉馆，到会者五百余人，公推汤君槱为临时议长，王君璟芳、汤君槱、钮君永建、叶君澜、蒯君寿枢、周君宏业、樊君锥、张君肇桐、汪君荣宝、程君家柽、李君书城、翁君浩、周君维桢，相继演说，众皆泣下，乃决议各事如下：

一、愿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尽两日内签名。

一、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

一、致电北洋袁军及上海各团体。

一、致缄袁军，义勇队先隶麾下，资其军火粮馕。

一、特派员至天津，与袁军订定彼此关系。

一、遣人至南洋各埠。

一、遣人至中国内地各殷富地方。

一、遣人至外国。

议毕，午后六时散会。

初四日，签名愿入义勇队者三十余人，愿在本部任职事者五十余人。

即日致电袁军云："俄祸日迫，分割在即，请速严拒，留学生已结义勇队准备赴敌，详情续上。"

致电上海爱国学社教育会云："俄祸日迫，已电北洋主战，留学生结义勇队赴敌，请协力。"

致缄袁军云："顷阅日报，俄人以东三省撤兵事，横肆要挟，附约七条，剥我主权，辱我国体，视我政府如傀儡，侮我国民如行尸，凡含生之伦，戴天履地者，无不发指眦裂，欲食其肉。我政府毅然拒绝，不为所怵，群情感动，热喜如狂，前日已公呈电信乞力持抗议，急修战备，言虽冒渎，情实可矜。伏维明公坐镇兼圻，身兼群生，上体宵旰之劳，下对汹汹之愤，必有以坚强不屈，挽国家于将亡，是以不揆疏远，愿贡其愚。窃维中国自甲午以来，情见势屈，各国以洪水猛虎之势，抵隙而来，割据要害，吸引脂膏，甲国进一步，则乙国必求所以抵制之方，乙国获一利，则甲国亦必谋所以均沾之实。故台湾既割，而胶州随亡，旅大既捐，而威海亦失。此夺矿山开采之权，彼握铁道交通之柄，难端一发，浸不可制。及庚子之变，丧师辱国，排外之志未伸，而穷蹙之势益显，列强环视，操刀待割。英、日联横于前，俄、法合纵于后，前者以扶持保护为美名，而欲收潜移暗化之效，后者以分割胁迫为公理，而惟恐失兼弱攻昧之机。是以极东问题，日腾各国之报纸，而偿金之事，各国且互相窘迫而未知所终。夫俄、法既明目张胆以侵略为事，故法则煽乱于南，欲一举而得全粤；俄则跳梁于北，且南向而窥京师。今广

西之势，方汲汲不可终日；而东三省之警报，又沸腾于内外之口矣。顷闻美人已通牒俄都，讼言诘责；日本亦增修军备，上下戒严。中原大陆，行将为列强角逐之场，而我方隐忍依违，人无固志，或忧于积弱新创之余，而禁言兵革；或狃于居间调停之策，而依赖强邻。呜呼！剥肤之灾，已迫眉睫，而犹欲偷安旦夕，侥幸于他人之或我恤者，是虽天下之至愚无耻者，亦心知其不可也。故今日之事，战亦亡，不战亦亡。战而割地，则列国无所借口，暂戢其亡暴之威；不战而自屈，则他人必引以为例，而各逞其无餍之欲。是则战虽亡，而犹有万一不亡之理，存于万一之中；不战则虽免亡，而诚恐速亡之道，已迫于终食之顷矣。昔华元有言：'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遂杀楚使。'古人之于国权存亡之际，兢兢若此，而不惜以孤注一掷之举，为徒手搏虎之计者，诚见夫国耻之不可长，而利害之比较之不可不审也。自警报西来，舆情愤懑，废学忘食，志在授命，数日以不期而集者，百有余人，咸以投袂归国，自效行间，刻日待发，以死自誓。呜呼！某等肉血之躯，亦犹群众，而负笈远学，未更训练，既无昏瞀失心之疾，亦知强弱不敌之势，而猥欲弃其所业，以委身于百万虎狼之口者，固以为亡国之惨，痛于杀身，奴隶之辱，酷于斧钺，生为无国之民，不如死为疆场之鬼，苟得亲握寸铁，剚刃于俄人之腹，虽摩顶放踵，有余甘。至于成败利钝，固非所问也。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民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何以吾数百万方里之帝国而无之乎？吾国与外敌交战之事，有史以来，不可胜纪，而有败无胜，为万国羞。独康熙二十四年雅克萨之役，彭春以万八千之卒，困俄人于重围，毁其坚垒，毙其骁将托尔布泰，使俄帝彼得不敢逞志于我；而尼布楚之条约，遂逐俄人于外兴安岭以北，不得南踰一步。虽盛衰之势，今昔悬殊，而亦足见其胜负无常，惟所自召，安见斯拉夫之民族，必雄长于亚东，而可萨克之兵士，果无敌于天下者哉？凡今所陈，自是明公所洞悉，而顾喋喋不

辍，重渎尊严者，冀某等义愤之忱，见谅于左右，不徒以众寡强弱之不敌，而怪哂其妄也。顷议公属学生某即诣辕，敬陈一切，惧谣啄之言，或已先入，故复肃上一简，尽布至愚，幸赐容纳，不胜屏营。”

电已达，缄已发，义勇队已成，福建、江苏、湖北、湖南、浙江、云南、贵州、广东各开同乡会，演说义勇队事，莫不呕心沥血，沉痛悲切，福建童子方声喧于同乡会中，求签名，众以其稺也止之，童子曰：“吾为国死，记殇耶!”遽奋起署名，翁浩持之哭曰：“声喧，我北征旦歼，留汝为吾国忠义种子，死更有光大于我者，我辈日言自强，今乃仅即于死以塞责，吾罪且不可逭，汝复轻身殉，此胡为者?”举座皆涕不可仰。

留学女学生闻俄事急，学生编成义勇队，亦开会商议协助，胡女士彬、林女士宗素、方女士君笄、陈女士懋纙、华女士桂、龚女士圆常、钱女士丰保、曹女士汝锦、王女士莲，皆含泪演说，呼誓死以报国，乃签名军队，帝国妇人协会校长下田歌子闻女学生会议事，急止之，女士咸涕泣曰：“吾且无国，安得有身，更安得有学?”遂决议从军北征，任军中看护死伤事，致电于上海女学校云：“俄祸急，女生入赤十字会，同学生军北征，告各女学校协助。”

初六日，复开大会，商议规则，已签名诸君咸到会，议毕，呼学生军万岁。

呜呼！吾叙述吾学生军缘起既竟，吾心增无穷之感触，添无穷之悲愤。中国者，中国人人所共有之国，忧国之念，亡国之惨，应亦同具此感情，乃举国鼾睡醉梦，若闻也者，若未闻也者，挞之不知痛，割之不知号，惟此寄居三岛无国可归吁天无路之文弱无气力之数百学生，愿以其弱质拒大敌，若童子，若女子，亦皆沥血洒泪，求战死于西北沙漠地以报国，呜呼！怆矣！孰非父母兄弟之爱子爱弟爱姊妹，而乃忍其至此？吾哀之。吾哀之，哀其力不能救国，而甘心暴骨于疆场，其精魂抱憾亿万年而不散也。虽然，吾哀之，吾愈自哀，吾誓死以报国，而今竟死而不能于吾国有丝毫之影响，何者？搏搏大陆，人心尽死，彼将曰：“尔死国，尔之自苦，谁尔惜

者，吾将作大国之高奴以终吾天年!”呜呼！谓予不信，请观异日。呜呼！果如是哉？果如是哉？吾将使吾精魂常凝滞于东三省，伫看我四万万同胞之奋起矣。呜呼！我四万万同胞其谛听！呜呼！我四万万同胞其谛听。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学生军名单

学生军队长一名：蓝天蔚

甲区队长一名：龚光明

甲、一分队长：汤　櫃

队员：夏清馥、陈如昌、韩永康、韦仲良、袁华植、石铎、沈刚、翁浩、何世准

甲、二分队长：郑宪成

队员：胡镇超、吴钦廉、刘景烈、黄润贵、刘钟龢、李天锡、方声涛、唐寿祺、卢藉刚

甲、三分队长：杨明翼

队员：林肇民、刘志芳、冯启庄、许嘉树、王孝镇、冯廷美、欧阳幹、张允斌、高光奎

甲、四分队长：陈秉忠

队员：罗元熙、苏子毅、吴寿康、何厚倜、李书城、伍嘉杰、周维桢、杨言倡

乙区队长一名：敖正邦

乙、一分队长：王渭忱

队员：叶澜、董鸿祎、甘启元、方舜阶、张浡、徐家瑞、陆规亮、张殿玺、张景元

乙、二分队长：尹援一

队员：刘景沂、尚毅、刘成禺、李宣威、邓官霖、张魁光、陈之骥、许寿裳、严智崇

乙、三分队长：钮永建

队员：徐秀钧、刘景熊、黄轸、方声洞、王季绪、黄立猷、秦文铎、华鸿、杨士照

乙、四分队长：蒯寿枢

队员：胡克猷、周宏业、王兆枏、顾树屏、林先民、秦毓鎏、董猛、王嵩基、吴雄

丙区队长一名：吴禄贞

丙、一分队长：刘蕃

队员：江尔鹗、陆龙翔、刘希明、陈芙昌、卢启泰、谢晓石、王明芳、黎勇锡、黄铎

丙、二分队长：林獬

队员：高种、施尔常、李炳章、诸翔、王学文、鲍应鏶、任责、黄实存、吴治恭

丙、三分队长：贝均

队员：朱少穆、施传盛、王永炘、陈去病、蔡世滏、张毓灵、张肇熊、倪寿龄、沈成钧

丙、四分队长：王璟芳

队员：胡濬济、张肇桐、宜桂、龚国元、潘国筹、廖世劝、戴赞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

秦毓鎏

哀哉义勇队！自成立至今，降心下气，仰人鼻息而不辞，受人唾骂而不惜，果何为也哉？为吾民族图独立欤？抑为彼满洲保私产欤？此不辩而明，凡吾同胞当无不曰：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余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满洲吾之世仇也，吾覆之亡之且不暇，呜呼言为彼保产也。

然则拒俄胡为欤？曰俄据东三省，各国必与之争，争必出于战，无论孰胜孰败，吾之大地终非吾有矣。东三省亡，不足忧，东三省亡，而吾之土地皆随东三省而俱亡矣。一俄不足忧，各国皆随俄而瓜分我矣。呜呼！吾族亡于野蛮满洲，犹有独立之希望，若亡于文明各强国，真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地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斗而死，此吾军国民教育会之所以起，凡吾同人当无不知也。

然则运动满洲政府又胡为哉？曰组织学生军必求出发，欲求出发，必先除阻力；满洲政府在今日犹是为吾之阻力也明甚。苟使吾军能至北方，则凡合吾宗旨之举动无不可为，有此机缘，不可坐失，此所以不得不用手段，而希达我目的于万一也。上海志士之讥我毁我，岂为知我者哉！

故第一次开大会商议组织学生军，叶澜等即表明宗旨，演说之末，大声问曰：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君永建曰：为国民。叶澜曰：是矣。遂退。诸君皆鼓掌。吾会宗旨固已表明，人人心中无不了然，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特欲达目

的，不可不用手段，故先时章程中措词含浑，未将民族二字大书特书以揭明宗旨，职是之故。

然宗旨不明，其害不可胜言，吾会成立后，国中响应者甚多，故吾会之举动大为国人所注意，若误以手段为宗旨，互相仿效，势将率吾四百兆同胞为效力异族之奴隶，此大有害于中国前途者也。且欲举大事，必立一正大之名，使会外同志闻风兴起，为我辅助，使会内同人心目所注，并攻一途，而后事克有济。今吾会以宗旨不明之故，致贻人以口实，在清廷早洞见吾肺肝，于国民反助长其奴性，必至两无所得。而本会之基础，终无以自固，本会之发达，亦终无可望；借令发达矣，此会之于中国前途果有何影响也?

因是之故，其等拟于今日开会，定本会之宗旨，曰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宗旨既定之后，皆当坚守此旨，以维持本会于无穷，鼓吹此旨以唤醒国人之迷梦。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凡吾同志，谅有同心！

或者曰：宗旨表明，则满洲政府必多方摧残，懦弱国民必从此退沮，不如养晦以待时机。此訾言也，吾辈之举动，无论如何顺从，吾会之宗旨，无论如何腐败，彼终不信也；思所以防我贼我者，固未尝一日间也。吾国民奴隶根性深，习惯于满洲政府压制下，忘其杀父之仇，将遭灭种之惨，吾辈日夜唤醒之，犹恐不及，今复设一奴隶之模型悬于国民之前，吾恐满洲政府不受吾欺，而吾四百兆同胞已远至绝地，无复生机矣。故或者之言，不足欺人，适足以自欺耳。

然则宗旨之不可不表明也，既如此，而某等之所以默而不言者，徒以特派员未回，此旨畅明，恐遭不测；今则势异曩昔，较量利害，计之已熟，用敢布其愚见，以俟公决。谨述刍议，伏希均鉴。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祎、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提议。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

第一章　定　名

本会名军国民教育会。

第二章　宗　旨

养为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

第三章　会　员

一、会员以留学生中同志者组织之。

二、名誉赞成员以援助或为本会尽力，或助本会经费，本会之官绅士商组织之。

第四章　职员及选举法

本会职员分平时、临时二种。

一、平时职员

甲、教员：无定员。

乙、事务员：经理员四人，书记员三人，会计员三人，运动员无定数。

丙、执法员三人。

丁、职员长一人。

二、临时职员

甲、特派员：无定员，临时酌定。

乙、教员：临时教员亦无定数，惟得变通其名称，如队长、区队长之属。

丙、事务员：种类如平时，惟得随事之大小添举。

丁、执法员：员数临时酌定。

戊、职员长一人。

教员不限，会员由会中公请。

特派员、事务员及执法员，皆由众公举，惟运动员得参用推举公认自认之法，运动规则别定。

职员长由职员中自行推选。

职员任期以半年为率，连举连任。

第五章　会员之责任

一、会员当确守本会宗旨，扩张本会事业，负保全国土扶植民力之责。

二、会员遇国事危急之时，有遵依宗旨担任军务之责。

三、会员有互相亲爱、互相教学、互相劝勉之责。

四、会员有调查内地军情，及联结他种合于本会宗旨之团体之责。

第六章 会员之权利

一、会员皆有议事、决事及举人、被举之权。

二、会员皆有查究会务及质问职员之权。

三、会员皆有受会中保护、援助之权。

第七章 入会及告假除名

一、有志入会者，须由会员介绍，开会时经众公认，方得入会。

二、会员如有事故，可申明理由，暂请告假。

三、会员有犯本会公约者，可由执法员提议除名，由众公决。

第八章 功 课（另有表）

第九章 经 费

一、义务捐，会员月输义务捐四角。

二、特别捐，会员于月捐外有加捐，或海内外绅商有乐为提倡捐助者，统作为特别捐。

义务捐于每月大会时，由本人交会计员。

募集特别捐为会计及运动员之专责，惟会员亦皆有集劝之义务。

第十章　会　议

一、会期：会期分二种。

甲、经常会期会员会，每月一次；职员会，半月一次。

乙、临时会期，遇有要事，得开临时大会，或临时职员会。

二、会规：

甲、会期由书记先时函告，或由通信员驰告，事急时添举书记专司报告，即名通信员。

乙、开会时应公推临时议长一人。如反对、赞成，其数适均，议长得决定之；又辩论者或妄用意气，节外生枝，议长得劝止之。

丙、开会时设纠议员三人，即以执法员当之。

丁、举人决事，均参用投票举手之法，少数必服从多数，既决不得争执。

戊、开会闭会，均有定时，不得后时而到，先时自散；违者议长及纠议员有诘问及阻止之责。

已、在会场时，不得任意谈笑，不得作种种轻薄之态。

庚、开会时书记官有记言、记事之责。

第十一章　附　则

一、本会之各约章，得随时公议修改，或另订临时公约。

二、本会总事务处暂设日本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中国留学生会馆。

附临时公约

一、此公约之目的在拒俄。

二、本会会员当服从公约，犯者由执法员提议，公决处罚。

三、本会会员当振作精神，执行义务，依所定时刻，会员操演时刻及职员治事时刻到会，违者由执法员提议，公决处罚。

四、本会会员当互相亲爱，见同人过失，可随时当面规劝，不得漠视，亦不得腹诽，背后讥诮。

五、本会会员遇有患难，当竭力互相保护救援。

六、本会会员当有事时，不得无故喧扰，宜整齐严肃之气象。

七、本会会员遇危急时，不得意存退避，故意巧言阻挠，致惑人心；犯者公议处罚。

八、本会会员当坚守宗旨，勿为他人淆乱本意。

九、未出发之前，当时时警戒整齐，不可以时优势缓，意存怠忽。

十、有出发之期，当一致勇于前进，不得意存畏葸，贻误大局。

十一、此公约既经公认，执法员依此施行，当严行查究，不得玩视。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同 盟 会

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

号天一恸，泪断肠绝，我中国其榛夷矣！虎狼强俄，不顾国际，甘为戎首，要求无厌，脔割任意，我中国其无人矣？旬日以来，警报纷至，众言确凿，万目怒张，属在同胞，孰不见之眦裂，闻而心痛乎？夫我中国，自庚子以来，所以苟延残喘不即瓜分者，徒以列强势力相持，莫敢先发，今者炸弹爆矣！和平破矣！人之言曰：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东三省固其比例也！仆等自闻警信以来，废学弃业，寸心如割；女生童子，无不饮血投袂，甘为鬼雄。乃众吾留学生而相与谋曰：俄人所以俎肉我者，固谓我必不能战耳！呜呼！我中国诚不能战，然我中国之所以不能战者，亦恐其战败亡国耳！又孰知今日之势，不战适足以促其速亡也。我苟不战，俄人必不容我不战；即俄人不与我战，英、美、日不得与俄人战；俄人战胜，我固亡，英、美、日战而胜，我亦亡。亡一也，不战而亡，诚亡国之尤惨者，将并印度波兰之不若矣。且东三省固我之土地也，邻邦之仗执大义，拔刀相向者，果为我御灾捍患乎？抑有何德于我而出此乎？即不然，以我土地故，而听他人公然在我地开战，其主人乃缩鼻无一策，莫敢左右袒。呜呼！所谓主权者，何在矣？吾不知四强开衅之后，我中国将视为对岸之大灾乎？抑引为剥肤之大痛乎？吾知其时必不能不牵率而出于一战也。夫以强暴夺我之土地，我不先出死力以争之，其卒也，终为他人所牵率而出于一战，则无论战胜战败，主动力固不在我，其结果仍不免于亡。故论今日之势，战与不战，亡一也，不如先战。且今日不战，终必不能不战，不如

早战。抑今日不战，后且无从一战，尤不如急战。虽逆料至兵穷矢尽一败涂地，犹不失为亡国之雄。而况英、美、日三国或不利我之亡：英、美于腹地布置尚未周备，日本则有唇亡齿寒之虑，大厦一倾，孤木难支，日本知之甚审。夫此三国者，既不利我之亡，则又何能袖手旁观，一任俄人之独张其焰乎？凡兹大端，众谋划然，并于一辙。爰结敢死之士，为国民代表，而不惜牺牲此身。业已请于北洋大臣，又虑电文简略，不能尽抒所见也，公举同学二人，即日径发驰赴天津，痛陈不战之危，而冀当路之听。苟宣战有日，则会员即分别出发，甘为前敌，万戮不辞。夫以我留学生之赤手空拳，一无凭借，而谓可与最大之强国奋首一决，其不为世界所哄笑者几希？虽然，昔王蠋一布衣孤身耳，而沟渎自经，齐人且为之骇退，何况我留学生溃热血，冒白刃，岸然挟万死不返之心？即孱弱不能执戈，而效吴人之死士，自刭于军前，亦足为我母国之光，而见先人于地下矣。惟是出发期迫，需款孔繁，内外绅商大夫，倘闻而哀之，悟身家之危急，谅祈死之苦衷，则毋吝援手，匡其不逮。今特遣同学赍书投前，不尽之忱，统由同学剖心沥肝，面达左右。谨启。军国民教育会同人公启。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记中国同盟会

冯自由

同盟会成立前之革命党

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始于兴中会。然兴中会自庚子（一八九九年）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党中健将如杨衢云、史坚如、郑士良、黄福诸人先后斲丧，元气实力为之大伤。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年）夏之五年间，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中间虽有壬寅（一九〇二年）除夕洪全福谋在广州之大举，其主动人谢缵泰、李纪堂均属兴中会员；然究非出于兴中会本部所策动，不能谓与兴中会有深切关系也。惟我国之留东学界及内地志士，自经庚子惠州革命及唐才常汉口、自立两役之怒潮所激荡，影响之巨得未曾有。计在此时期内，国内外志士之组织革命团体者，辛丑年（一九〇〇年）有横滨郑贯一、王宠惠、冯自由、冯斯栾等之广东独立协会；壬寅年有东京章炳麟、秦力山等之支那亡国纪念会，及秦毓鎏、董鸿祎、周宏业等之青年会；上海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之中国教育会；癸卯年（一九〇三年）有东京叶澜、秦毓鎏、程家柽等之军国民教育会，及上海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之爱国学社，云南临安周云祥等之保滇

会；甲辰年（一九〇四年）有武昌胡兰亭、黄华亭、刘静庵之日知会，及长沙黄轸、马福益、刘揆一等之华兴会及同仇会，上海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之光复会。此外各地出版之革命书报，东京有《译书汇编》、《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汉声》、《浙江潮》、《江苏湖南游学译编》、《二十世纪之支那》、《太平天国战史》诸种；横滨有《开智录》、《新广东》诸种；上海有《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章炳麟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三十三年落花梦》、《黄帝魂》、《清秘史》诸种；香港有《世界公益报》及《广东日报》；檀香山有《檀山新报》及《民生日报》；旧金山有《大同日报》；新加坡有《图南日报》；缅甸有《仰光新报》；蓬蓬勃勃，可谓一时之盛。就中各革命团体至乙巳春夏间尚保全相当势力者，为湖北之日知会，及湖南之华兴会，江、浙、皖之光复会，时距长沙举义失败及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之狱未远，各派首领多避地日本，共图卷土重来之计；顾以各派势均力敌，未能集中力量，合组一大团体，以与清政府抗衡，识者憾焉。

惠州革命失败后之孙总理

孙总理自庚子惠州革命一役失败之后，时往来欧美南洋各地，向侨商及学生鼓吹民族主义，以培养革命种子，且屡与各国政党有力者磋商协助中国革命之方法。壬寅冬之游越南，癸卯秋之游檀岛，甲辰春之游美国，乙巳春之游欧洲，均收效甚宏。当癸卯夏由越南抵日时，曾与闽粤同志十余人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用意至为远大。讵孙总理离日后数月，该校旋以内哄解散。总理时在檀岛，闻冯自由报告此事，为之惋惜不置。时冯自由任香港《中国日报》及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之驻东记者，总理与留东同志传达消息，概由冯任之。乙巳夏，冯得总理在欧德、法、比、英国四国成立新革命团体及不日东渡之通信，即以告留东各省同志，莫

不欣喜若狂。及是岁六月中旬，舟抵横滨，东京同志来商进取者，大不乏人。时各省同志中负人望者，以华兴会领袖黄兴（黄轸改名）为最，孙总理前尚未与之认识，至是始由日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及宋教仁、陈天华等数人，与总理相见于东京凤乐园。黄等对总理备致倾慕，并愿率领华兴会全体会员与总理合组新革命团体，总理深表赞同。于是决定是月下旬某日假座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为第一次开会地点，孙、黄各自通知所识各省同志届时赴会，此同盟会成立前之大概情形也。按同盟会第一次开会时日，确为乙巳六月下旬，惟是日为下旬何日，余已忘之。据亡友田桐谓是六月二十六日，亦有谓二十九日者，以无文证，未敢武断。查第一次莅会同志现今生存者，尚有十数人，若有人能提出文证以确定是日为何日者，于建国史料价值之增加，决非浅鲜。

同盟会之第一次开会

及留东各省革命党同志第一次集会期届，兴中会员孙总理、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自横滨莅会；各省同志之由黄兴、宋教仁、程家柽等通知到会者，有张继、陈天华、田桐、董修武、邓家彦、吴春旸、康宝忠、朱炳麟、匡一、鲁鱼、孙元、权道涵、于德坤诸人；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有马君武、何天炯、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刘道一、曹亚伯、蒋尊簋、但焘、时功玖、谢良牧诸人；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有汪兆铭、朱大符、李文范、张树枏、古应芬、金章、杜之秋、姚礼修、张树棠诸人；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有内田良平、末永节诸人。计莅会六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只程家柽、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十人，其余皆新同志也。时甘肃尚未派学生游学，故是日到场者有十七省人，独甘肃一省缺席耳。众推孙总理为主席，于是总理详言全国革命党各派应合组新团体以从事讨虏工作之必要，众无异议。继复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

时有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名义者，亦有谓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再四讨论，卒从后说，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总理更提议本会宗旨拟规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事为纲领。有数人于平均地权一节，略有疑问。总理乃历举世界革命之趋势及当今社会民生问题之重要，谓：“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云云。演讲约一时许，众大鼓掌。曹亚伯首言：“我凭良心签名。”全场无异议，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众喊举手赞成。即由总理拟一盟书方式，经众推黄兴、陈天华二人审定，辞句如下：

联盟人　　　　省　　　　县　　　　人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　　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会众签署盟书后，总理遂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如礼。誓毕，总理谓：“在干事会未成立前，众人盟书暂由我保管，我之盟书则请诸君举一人保管。”众推黄兴任之。旋总理至隔室分别授会员以同志相见之握手暗号，及三种秘密口号：一曰汉人，二曰中国物事，三曰天下事。随与各会员一一行新握手礼，欣然道喜曰：“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语毕，室之后部木板忽坍倒，声如裂帛。总理曰：“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众大鼓掌欢呼。众复推定马君武、陈天华、宋教仁、汪兆铭为会章起草员，约于下次开会时提出。

同盟会之第二次成立会

自第一次开会后，留东各省学生逐日加盟者，络绎不绝。是年

七月十三日留学者开大会欢迎孙总理于麹町区富士见楼，莅会者千三百余人，后至者多不得入。留学界公然开大会欢迎革命党首领，前未之闻也。是月中旬，同盟会复假赤阪区霞关子爵阪本金弥邸开第二次正式成立大会，阪本邸与清公使馆密迩，会员颇有误投清使馆者。是日莅会人数三百余人，首通过会章，次选举干事。会章采三权分立制，各部干事，除总理一职已于第一次开会公推外，余依会章分别票选。兹录述所通过会章内之组织大略及各部前后职员姓名如次：

一、执行部：其下分别六部

庶务部：此部职权最重要，总理他适时，以庶务总干事代行一切。前后任之者凡五人：首任为黄兴；兴他适，张继继之；继他适，朱炳麟继之；炳麟他适，孙毓筠继之；毓筠他适，刘揆一继之。揆一任此最久，至辛亥革命为止。

书记部：首任马君武、陈天华，后以君武赴西京大学，天华旋蹈海死，改任田桐、胡衍鸿；继又添入但焘、李肇甫。

内务部：首任朱炳麟，继匡一。其后事权渐集中于庶务部，此部形同虚设。

外务部：程家柽、廖仲恺主之。后以家柽赴北京活动，仲恺亦回国应试，考得七品小京官，此部遂无形取消。

会计部：首任刘维焘；维焘以入联队未就职，谢良牧继之；良牧归国，何天炯继之。

经理部：首任谷思慎；思慎他适，程克继之。后此部亦同虚设。

二、司法部：判事长首任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宋教仁。此部以任事诸人先后归国，一年后渐无形取消。

三、评议部：议长汪兆铭，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衍鸿、董修武、范治焕、张树柟、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大符、吴崐、胡瑛、康宝忠、吴鼎昌、于德坤、王琦。此部以各议员先后归国者众，一年后渐同虚设。

此外留东各省会员亦各就本省会员中举出一人为本省分会长，专司本省留学界之入会主盟事务。兹录各省分会长前后姓名如下：

直隶省：张继，继他适，杜羲继。

河南：杜潜，继曾昭文。

湖北：时功玖，继张昉，继陈镇藩。

湖南：仇式匡，继黄兴，继刘揆一。

广东：何天瀚，继何天炯。

四川：丁厚扶，继张治祥，继黄樹中。

陕西：康宝忠，继赵世钰。

广西：刘崛，继卢汝翼，继曾彦。

山西：王荫藩，继荣福桐，继荣炳。

江苏：高剑公，继章梓，继陈剑虹，继张鲁。

山东：徐镜心，继丁惟汾。

安徽：吴春旸，继高荫藻。

上海：蔡元培。

江西：钟振川，继张世膺。

福建：林时塽。

贵州：平刚。

云南：吕志伊。

浙江：秋瑾，继陶成章。

同盟会之国内外分会

同盟会既成立，孙总理于是年八月十日首派冯自由、李自重至香港，组织香港、澳门及广州各地分会。次依吴春旸之推荐，派蔡元培任上海分会长。其他各省区，亦先后派员组织分会或相当机关。国外分会成立者，以欧洲比、法、德、英四国留学界为最早，盖当是年春总理游欧时，先已成立革命党团，仅名称未定耳。越南各埠分会，成立于乙巳年冬，以河内为总汇。南洋英、荷两属各分会，最先成立为新加坡，以总理居其地久，且属交通孔道，各埠分会均附属之。至戊申年（一九〇八年）秋，更扩充为南洋支部，以胡汉

民任支部长。暹罗分会，在南洋组织最晚，至戊申年冬孙总理亲往联络，始告成立。香港分会，责任最重，自冯自由任分会长后，丁未年四月潮州黄冈及惠州七女湖之发难，五月刘思复在广州谋炸李准之经营，九月惠州汕尾运械之布置，皆香港分会直接指挥之。及己酉年（一九〇九年）冬，胡汉民自南洋莅港，始别组南方支部，将军务、党务划分为二，以后军务及南方各省党务由南方支部主持之，香港分会则专任香港党务，故庚戌新正广州新军之役，乃发动于南方支部，香港分会不与焉。美国分会，成立于庚戌正月初，由香港分会派李是男至旧金山负责筹备，至孙总理亲游北美，始举行开幕式。加拿大分会，亦成立于庚戌年（一九一〇年）冬，盖是年夏，冯自由应云高华埠《大汉日报》之聘，乃着手组织；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冈之役，以加拿大党人捐款为最巨，此举大有力焉。菲律滨分会，成立于辛亥（一九一一年）春夏间，是为香港会员李萁至小吕宋号召该处同志组织者。其他澳洲及南美、中美各国华侨有志者，虽与国内同盟会员时通消息，助饷不少；然以乏人主持之故，至辛亥革命以前，仍未有分会之组织也。及辛亥春，黄兴自香港派谭人凤至沪，与宋教仁、陈其美等组织中部同盟会，策动长江沿岸诸省革命工作，是年八月，遂有武昌义师之崛起。

同盟会机关之《民报》

同盟会初拟发刊一机关杂志，为宣传主义之木铎，宋教仁、田桐、白逾桓等愿取消所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与新党报合并，众赞成之，并定名《民报》。其第一号于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在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出版。发刊辞由孙总理手撰，文中首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极为透辟，是为此三大主义名词之新发现，盖以前世人从未闻有民生主义之新名词也。是报先后任撰述者，有陈天华、汪兆铭、胡衍鸿、朱大符、宋教仁、章炳麟、刘光汉、但焘、黄侃、汤增璧、汪东诸人。先后充庶务干事者，有董

修武、何天炯、黄树中、邓慕韩、吴崐、鲁鱼、张我华诸人。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界大愤激，陈天华于十一月十二日愤投大森海湾自杀，以是同盟会员中亦分归国办学及忍辱留学之二派。结果卒为后说所胜。《民报》因学潮延期一月，第二号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始继续出版。

《民报》出版后之经过

《民报》出版至第五号，适章炳麟于丙午年（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在上海监禁期满出狱，同盟会本部预派时功玖、龚练百、仇亮、胡国梁等至沪欢迎。《民报》自第六号起，改推章炳麟为总编辑。七月十五日，留学界开大会于神田锦辉馆欢迎之，十月二十日，《民报》同人更开一周年纪念会于锦辉馆，莅场者六千人，为留学界空前之盛会。黄兴主席，章炳麟读祝词，其词曰：

我汉族昆弟所作《民报》，俶载至今，适盈一岁。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方行无阂。自兹以后，惟不懈益厉，为民斗勺，以起征胡之铙吹，流大汉之天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列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徹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依归。《民报》万岁！汉族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散会时，各馈《民报》纪念特刊“天讨”券一枚。是日孙总理演说词，始阐明民生主义及五权宪法。梁启超因此在《新民丛报》对民生主义大肆抨击。《民报》与之笔战经年，至十九号乃止。及戊申年七月，刊至第二十四号，适清政府谋与美国缔结盟约，同时驻日清公使乘机向日政府交涉，以封禁《民报》为请。日政府虑中美

同盟之成，足以妨害己国利权，竟从清吏所求以媚之，遂强加《民报》以提倡无政府主义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下令封禁，并没收是期刊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乃委托宫崎寅藏代延律师抗争，不胜，因谋将《民报》迁往美国出版。黄、章、宋三人赴美护照，已由美人宣教师某设法取得。旋因有他项计划，终不果行。《民报》停刊后二年，胡汉民、汪精卫等于己酉年（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以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总发行所名义继续出版，实则仍在日本秘密印刷。仅出两期，至第二十六期而止。

同盟会成立后之经过

同盟会成立后一年，孙总理、黄兴、章炳麟等更编制革命方略，由本部颁布各省实行员，使于义师发动时有所准绳。由是国内各省及国外各埠机关林立，人心归附，如水之就下，党势日见发展。清廷大为恐慌，乃令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政府交涉，要求驱逐孙总理出境。日政府为取媚清酋计，卒密令总理离日，并馈总理以赆仪数千元，借示好感。总理不得已从之，遂于丁未正月二十日赴南洋筹划两粤军事。讵离日未久，会员章炳麟、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田桐、白逾桓、日人平山周等，对于总理未经众议而遽受日人赆金事大起非议。及潮惠、钦廉军事相继失利，反对者益众。独庶务干事刘揆一顾全大局，力排众议，尝因此事与张继互相殴打。其后刘光汉复提议改组本部案，且援引日本社会党员北辉次郎、和田三郎二人充任本部干事，亦以刘揆一反对而止。时揆一以党内纠纷日甚，乃移书香港冯自由、胡汉民，请劝告总理，使向东京本部引咎谢罪，以平众愤；且引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之古语为譬。冯、胡亦为所动，因联名函请总理采纳是议。讵总理得书后，谓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未几镇南关、河口相继发难，留东党员纷纷归国，反对之声，始渐沉寂。盖是时同盟本部之职权，事实上实随总理之

所在地为转移，而总理之所在地，即为革命军大本营之所在地。总理于丁未春至戊申春，驻节河内，及戊申、己酉两年驻节新加坡，此两地即无异革命军大本营之所在地也。己酉秋，总理由新加坡迁居槟榔屿，旋赴美国。庚戌正月在旧金山成立驻美同盟会，始将入会誓辞改作："驱除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之十八字。然此项新誓词，仅于美国一隅用之，国内外各地党部固始终未接得修改誓词之通告也。是岁春，总理自美抵日本，为清代理公使吴振麟所知，因请日政府拒绝总理入境。故总理到东未久，日政府即下逐客令。总理不得已，仍渡南洋。旋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诸人至槟榔屿，规划广州大举。定策后，总理乃再游美国及加拿大，与冯自由、李是男等筹集饷糈，是为辛亥三月黄花冈之役。是役失败后，总理复至旧金山，召集致公堂职员及同盟会会员，合组洪门筹饷局，以为筹集义款之总枢纽，此举于辛亥各省义师之发动，及广州轰炸事件之迭起，至有力焉。在庚戌、辛亥之二年间，东京同盟本部之重要职员，仍为刘揆一、何天炯诸人。及武昌革命军起，各省踵之，留东党人乃纷纷内渡，参加实行工作，而民国遂以告成。于是乎同盟会党纲之三民主义，形式上乃毕其二焉。独惜附义诸人于开国后，多未能克践同盟誓言，渐濡染官邪，惟权利享乐是务，卒致内乱纷乘，外患迭见，殊不足以对孙总理及殉义诸先烈耳。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同盟会会员与保皇党分子在日本的几场战斗

但懋辛

一

一九〇七年，江浙两省人民因反对向英国借款修筑沪杭甬铁路，引起了上海的排英运动，抵制英货非常激烈。太湖的盐枭，亦拟联络帮会以武力支援这一运动。清廷大恐，欲令提督姜桂题率兵赴浙，相机镇压。东京留日学生会为了声援江浙人民，由总干事召集全体留日学生在锦辉馆开大会。会上，总干事说明江浙两省及上海争路排英的情况后，即拟分别打电报回国，表示东京留学界全体拥护争路斗争。保皇党方面有人上台发言，提议暂缓发电，理由是要看借款修路条约对主权有无损害；如无损于主权而对国家又有利益的话，即不宜反对。登时会场中有人大呼："这是亡国奴的声音！"那位先生不服，反而说这是朝廷的主张。于是有人喊道："这是保皇党，该打！"的确，此人下台站在他同来的一群人中，便显露出是个保皇党了。他还说："要打就打！"那时与会者多系革命党人，一时拳打脚踢，大打出手。会场立刻大乱，干事们招呼不了，直到日本警察赶来，才停止了殴斗。

不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认为他的主张胜利了，可望

将来被召回国，参预新政。他因组织政闻社而到东京来，在锦辉馆召开筹备会。那天是星期日，同盟会有一些同志到民报社去玩，有的下围棋，有的看书报。一位同志说，他路过锦辉馆，看见门口竖立着一块又大又长的牌子，上面写着“政闻社开筹备会”，下面还有“准十时开会，凡愿赞同者请签名入会”等字样，并闻此会系梁启超由横滨亲来主持。张继就说：“梁文妖要在东京兜售保皇主义，不行！我们赶快去闹他的会场！”登时就率领了十多个同志赶到锦辉馆。开会时，梁启超在开场白中说：“现在我国朝廷已宣布预备立宪，可见我们早年主张变法维新，并没有错。既是君主立宪，目前的资政院、咨议局，将来必改为议院和议会，那就是代议士制度的政党政治。我组织这个社的意义，就是预备将来回国，由议会而掌握政权。现在有些人主张革命，要民主共和，这违背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况且列强正协以谋我，如果革命，立即可以召瓜分之祸，很危险！”张继立即起来说：“你胡说八道，东京是什么地方？岂容你这妖怪来出卖风云雷雨！”接着大呼：“打！打！打！”一时台下有人将所坐的棉垫子，有人将草履，纷纷向台上扔去。跟着双方的人就互相殴打起来。有人喊了一声：“把后门关上，不让妖怪逃跑了！”梁见事情不妙，马上从大门溜了。等到警察一来，大家趁势一哄而散。以后凡是遇到国内发生什么政治问题，留学生总会不得已而召开全体学生会议时，总是以打架告终；各省同乡会开会，也很难避免殴斗，而且越打越厉害，甚至开会之前暗带短棒铁尺之类进入会场，准备打架。有一次四川同乡会开会，为了川汉铁路的问题，双方打了起来。保皇党的白坚（四川南充县人）和同盟会的雷某，都打得头破血流。日本警察来把打架的人抓去坐了一日一夜的黑屋子。

大致是一九〇七年（丁未）间，还发生了李肇甫率领留学生队伍大闹驻日公使馆一回事。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人，但此事的起因已忘。只记得在留学生总会馆开会后，即由肇甫领队向公使馆进发，队伍很大，且很整齐。公使馆大门外虽有日本警察警卫着，但毕竟是一个使馆，我们进入了大门之后，日警便无权干涉我们的行

动。所以我们能够长时间在馆内大闹特闹，上下楼房遍搜公使胡惟德未获。后经公使馆的馆员说了许多好话，才散去。

二

一九一〇年（庚戌）秋，留日中国学生为英军侵入片马事，开大会于东京锦辉馆，赴会者千余人，宋教仁担任主席。正当与会者争先发言猛烈抨击清朝政府时，保皇党分子白坚起立发言，婆婆妈妈地劝大家不要对政府过激，要放和平些。白坚的这些话，惹起了大众的愤怒，纷纷以盛纸烟灰的竹筒向他掷去。童显汉在人丛中喊了一声“打”，跟着李功照就以手杖击中白坚的头部，打得他血流被面。日本警视厅早已派出“刑事”（侦探）数人站在楼梯旁监视会场的行动，这时就蜂拥而上，捉住了功照。川籍同盟会会员多人见同志被捉，都奋不顾身，向日本刑事手中夺人，于是便互相搏斗起来，拳脚并用，打得异常厉害，终因我们人多，把功照夺下来了。由于会场乱成一片，日本刑事已不容易把功照认出来。趁这当口，宋教仁就与日本刑事办交涉说：“今天开会是为我们的国家大事，必须让我们把会开完。至于什么人违犯警章，会毕依法处理好了。”日本刑事表示同意（主要是因为这次会是对付英帝国主义的），我们即继续开会。到会的一个广东同志就住在锦辉馆附近，我们要他去取一套和服给功照换上（功照穿的羽沙洋服上装已于打架时撕破）。这位同志的日语流利，形态也像日人，虽然大门外已布下警视网，但他仍能混过，把和服取了回来。我们多人故意起立争吵，把日本刑事的注意引向台上，掩护功照换了衣服。会开完后，日本刑事大声地说：“今天动手的凶犯，我们已认识清楚，逃脱不了！”出大门时，确有多人被捕。被捕者由两日警左右挟持，进入神田警视厅。被捕的人悉属四川同志，有吴景英、喻培棣、张懋隆、曾宝森、张冲、余际唐、王子骞七人。大家见功照不在内，都放了心。他们在警视厅待讯时，只见与我们搏斗过的刑事数人神色仓皇，三番五次地进

进出出，把我们的人数点了又点，最后威胁地说：“最主要的犯人已在逃，他当然是你们的同党，赶快说出他的姓名和住址，还可望从宽发落，否则就要严办。”大家听了，不约而同地拍手大笑，并以日语答道：“堂堂日本帝国的侦探，连真实要犯都捉不到，却把我们这些无辜者捉来逼供，未免可笑！未免可笑！”这些话已把刑事气得满脸通红，加上培棣又骂了几声：“马鹿，滚出去！”刑事便把怒气泄在培棣身上，将他关入黑屋。川省和外省的同志纷纷派代表持送点心、面包、汽水、水果等物前来慰问，并传来消息说，此事已由教仁向日本民党议员疏通，事态不至严重。到黄昏时，坐在张冲、王子骞中间的吴景英忽然叫了一声“哎哟！”问他何事，他说功照的破衣被他带进来了。张冲骂他胡涂，便趁着天色昏暗，把破衣丢入厕所。审问是个别进行的，事后彼此对证，问官说得都是一样的话，说什么“学生贵在读书，不应干预国家的事；这次从宽，以后不可再犯”，等等。张懋隆还把问官戏弄了一番。当庭上问话时，懋隆总是摇头答称不懂。庭上的翻译拿中国语问他，他又答以：“你是说的哪国话？又像中国话，又不像中国话，我一点也听不懂。”问官听了他的话后，便提笔写了一行大字：“学生应好好读书，以后不可如此。”懋隆拖过笔去，以草书写下“小生这次并未如此”数字。问官气极，连声大骂：“马鹿，马鹿，滚出去！”

懋隆、宝森、子骞先后回到贷屋（租佃的屋子），见功照在家，心乃大慰；但为预防日警的调查，翌日即把功照送到千驮谷四川同志胡国梁住所住了两周，终于平静无事，结束了这一桩公案。

选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同盟会

邹　鲁

民国纪元前七年（乙巳）秋，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自中日战后，清廷自审势绌，倡言维新，纷派学生留学。以日本地近费廉，公私留学者尤多。此类有志青年，足履外国，已痛满洲政治之不平与黑暗。而德租胶州，俄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法租广州湾，及各国划定势力圈，与丧权借款之约，更相接踵。加以外祸日深，内政日坏，故感受革命理想极速，转瞬成为风气。因设青年会以为机关，所以别于其时在日之立宪派学生所立译书汇编清议报等机关也。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多集中于革命问题。东三省俄国不撤兵事发生，军国民教育会应时而起。蓝天蔚、钮永建（字惕生）、吴敬恒（字稚晖）、吴禄贞、敖振邦等为之教授，并派钮与汤槱入天津与袁世凯联络，不得要领而返。乃转谋回各省，潜图举义。时各省学生皆有学生会，会中多办一机关报，报以不言革命为耻。此外刘成禺在学生青年会大演说革命排满，而戢翼翚（字元丞）、沈翔云（字虬斋）、张继（字溥泉）等则发起《国民报》以鼓吹革命，秦力山等创办支那亡国纪念会，一时风起云湧。而上海蔡元培（字孑民）、吴敬恒、章炳麟（字太炎）等所办之爱国学社及义勇队，吴敬恒等所发起之张园演说会，章炳麟、邹容（字蔚丹）、章士钊（字行严）、陈范（字梦坡）等所办之《苏报》，复互相声援。总理甲辰经日本赴美时，复嘱同志多人在日本物色有志之学生，结为团体。于是留东学生，益集中于革命旗帜之下。及乙巳七月，总理由

美至日本，学生派代表赴横滨欢迎者百余人。八月十三日（阳历）开欢迎会于东京麹町区富士见楼，到会者凡千三百余人，座满不得入，伫立街侧以仰望楼上者，复数百人。实东京留学生空前之盛会。总理之演说曰：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顾诸君之来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而法，古时所谓文明之中心点如埃及、希腊、罗马等，皆已不可复睹。近日雅利安之文明，特发达于数百年前耳。而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盖各国无不由旧而新，英国伦敦，先无电车，惟用马车，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来，迥如隔世，前之马车，今已悉改为电车矣。谓数年后之中国，而仍如今日之中国，有是理乎？

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国见情势日迫，不胜危惧。然苟我发愤自雄，西人将见好于我不暇，遑敢图我。不思自立，惟以惧人为事，岂计之得者耶？

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己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

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能事半功倍乎？

有谓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殊难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之情况，亦犹是耳。

又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较了然矣。且夫菲律滨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者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菲律滨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乎进化之公理也，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接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净，从最高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

其时留学生多为保皇党所惑，谓中国只宜君主立宪，不宜民主共和。(注一)至是闻总理言，始涣然冰释。

当总理之抵日也，革命潮流，至为澎湃。惟尚无统一机关，集中革命力量，以便进行。迨宫崎介绍总理与黄兴（字克强）相识，黄兴固华兴会之首领也。总理乃约黄兴等会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向之力陈革命必须先团结力量之义，黄兴等莫不深以为然。遂于七月三十日假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为会场，召开筹备会，讨论进行。是日莅会者，有总理及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字遁初）、冯自由、田桐（字梓琴）、梁慕光、吴春阳、程家柽、居正（字觉生）、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但焘、时功玖、曹亚伯、马君武、董修武、邓家彦（字孟硕）、张我华、何天炯、康宝忠、谢良牧、刘道一、黄复生（原名树中）、蒋尊簋、张树枏、朱执信（原

名大符)、古应芬（字勷勤)、杜之杕、姚粟若、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七十余人。首由总理宣布开会理由，兼及革命形势。次由黄兴等相继演说，咸慷慨陈革命大义。既而讨论组织问题，总理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讨论结果，简称为中国同盟会。时有主张为对满同盟会者，总理以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众始无异议。次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会纲。时颇有置疑于“平均地权”一语者，经总理详加解释，遂无异议通过。于是黄兴提议书立誓约，众咸赞成，乃由各人自缮一纸，举右手宣誓。词曰：(注二)

联盟人　省　府　县人某某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某某

宣誓后，由总理授众秘密口号。如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等。继推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起草会章，提出下次大会讨论。散会前，众议会员盟书于干部未成立前，暂托总理保管；总理盟书则由黄兴保管。当会议将毕时，以出席人众，会场后部，坐席忽告坍倒，总理笑谓此乃颠覆满清，革命成功之兆。众闻言鼓掌欢呼，此亦一革命趣事焉。

八月二十日下午，中国同盟会乃假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坂本金弥邸开成立大会。(注三)加盟者数百人，籍贯包括全国十有七省，惟甘肃一省阙焉。盖其时甘肃尚未有留日学生也。二时开会，并举总理为总理，评议部长等亦同时举出，由黄兴宣读会章草案，经讨论修改通过。会章全文如下：

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历丙午四月十三日改订）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

第二条　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第三条　凡愿入本会者，须遵守本会定章，立盟书，缴入会捐一元，发给会员凭据。

第四条　凡各地会员盟书，均须交至本会收存。

第五条　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但各缴入会捐一元，一律发给会员凭据。

第六条　凡会员皆有实行本会宗旨、扩充势力、介绍同志之责任。

第七条　凡会员皆得选举被选举为总理及议员，及各地分会长，被指任为执行部职员，及支部部长。

第八条　本会设总理一人，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四年更选一次，但得连举连任。

第九条　总理对于会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执行部各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

第十条　执行部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庶务、内务、外务、会计，每科职员各一人，书记科职员无定数，调查科设科长一人，科员无定数。各科职员，均由总理指任，并分配其权限，但调查科员，由总理与该科长指任。

第十一条　议事部议员，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以三十人为限，每年公举一次。

第十二条　议事部有议本会规则之权。

第十三条　凡选举总理及议员，以本部当地为选举区。

第十四条　凡在本部当地之会员，有担任本部经费之责。

第十五条　本部当地之会员，得按省设立分会，公举会长，但须受本部之统辖。

第十六条　本会支部，于国内分五部，国外分四部，皆直接受本部之统辖。其区划如下：

- 国内之部
  - 西部……重庆
    - 贵州
    - 新疆
    - 西藏
    - 四川
    - 甘肃
  - 东部……上海
    - 浙江
    - 江苏
    - 安徽
  - 中部……汉口
    - 河南
    - 湖南
    - 湖北
    - 江西
  - 南部……香港
    - 云南
    - 广东
    - 广西
    - 福建
  - 北部……烟台
    - 蒙古　直隶　东三省
    - 陕西
    - 山西
    - 山东
- 国外之部
  - 南洋……星嘉坡（现通译作新加坡）
    - 英荷属地
    - 及缅甸安
    - 南暹罗
  - 欧洲…… 比利时京城——欧洲各国
  - 美洲……金山大埠——南北美洲
  - 檀岛……檀山大埠——檀香山群岛

第十七条　各支部皆须遵守本部总章，其自定规则，须经本部议事部决议，总理批准，方得施行。

第十八条　各支部皆设部长一人，由总理指任。

第十九条　各支部当地会员，有担任该支部经费之责。

第二十条　各支部每月须报告一次于本部。

第二十一条　各支部及其所属分会会员盟书，及入会捐一元，皆由支部长缴交本部，换给会员凭据，转交本人收执。

第二十二条　各地分会皆直接受其支部之统辖。

第二十三条　各分会会长，由该分会会员选举。

第二十四条　总章改良，须有会员五十人以上，或议员十人以上，或执行部提议于议事部，经议事部决议后，由总理开职员会修改之。

至于东京总部之组织，总理之外设三部：一执行部，二评议部，三司法部。执行部之下又分为六：曰庶务，曰内务，曰外务，曰书记，曰调查，曰会计。评议部有评议长，有评议员。司法部有部长，有检事长。

其时为便利起见，三部各别开会少，联合开会多。三部联合会议议决之事，即执行。盖秘密革命时期为运用便利计也。其任职人员如下（先后任职者悉列之）：

总理　孙总理。

执事部

庶务科——初为黄兴，其后兴他适，朱炳麟（字奋吾）、张继、孙毓筠（字少侯）、刘揆一等相继主之。向例，总理他适时，由庶务代理一切，故庶务实居协理之地位。

内务科——朱炳麟、匡一先后主之。

外务科——程家柽、廖仲恺主之。

书记科——初定马君武，君武不就，改任田桐。其后总理又增派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但焘、李肇甫三人，共为四人。

会计科——初定刘维焘，维焘未就职，谢延誉继之。延誉他往，何天炯继之。

调查科——谷思慎主之。

评议部

评议长——汪兆铭（字精卫）。

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汉民、董修武、

范治焕、张樹枬、态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执信、吴昆、胡瑛、康宝忠、吴鼎昌、于德坤、王琦、陈剑虹、吴永珊、陈家鼎、秋瑾、孙毓筠、覃振（字理鸣）、王善德、程克、黄复生。

司法部

判事长——邓家彦。

判事——张继、何天瀚。

检事长——宋教仁。

时职务虽照上定，然黄兴实辅助总理计划一切，总理复信任之，故处理党部之事，多出其手。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复推其党务于各省。计先后任主盟者如下：

直隶——张继。

山东——徐镜心、丁惟汾（字鼎丞）。

山西——王荫藩、荣福桐、景耀月。

陕西——谷思慎、康宝忠。

安徽——吴春阳、高荫藻、权道涵、孙毓筠。

江苏——高剑公、陈剑虹、章梓、张鲁。

浙江——秋瑾。

湖北——时功玖、张昉、陈镇藩。

湖南——黄兴、仇式匡、宋教仁。

四川——淡春旸、张治、黄复生、董修武。

云南——吕天民。

贵州——于德坤、平刚。

河南——杜潜、朱炳麟。

福建——林时塽。

江西——张世膺、钟震川。

广西——刘崛、卢汝翼。

广东——胡毅生、何公博。

南洋——胡汉民。

上海——蔡元培。

天津——廖仲恺。

香港——冯自由、李自重、谢英伯。

嗣本部复编定革命方略，以为各地起义之应用。其全文如下：

一　军政府宣言

天运岁次　年　月　日，中华国民军军都督，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特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机关而已。自今日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来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者，杀无赦。汉人有为满洲作汉奸者，亦如之。

（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建立民国。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

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四）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上四纲，其措施之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未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吏，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皆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宪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在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矢信矢忠，终始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焜耀于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祈人人各发

扬其精神。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

二　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

（一）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

（二）军都督有全权掌理军务，便宜行事。

（三）关于重大之外交，军都督当受命军政府。

（四）关于国体之制定，军都督当受命军政府。

（五）国旗、军政府宣言、安民布告、对外宣言，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不得变更。

（六）略地因粮等规则，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惟参酌机宜，得变通办法。

（七）以上各条，为军政府与军都督未交通前之关系条件。其既交通后，另设规则以处理之。

军队之编制

步兵

（一）以八人为一排，于八人中设排长一人，副排长一人，共八人。

（二）以三排为一列，外列长一人，共二十五人。

（三）以四列为一队，外队长一人，副队长二人，号旗手二人，号筒手二人，事务长一人，共一百零八人。

（四）以四队为一营，外营长一人，副营长二人，鼓乐长八人，营旗手三人，主计一人，书记一人，共四百四十八人。挑夫伙夫另计。

（五）以四营为一标，外设标统一人，副标统二人，参谋六人，传命十二人，主计一人，书记二人，共一千八百一十六人。炮队一，工队一，辎重队一，医队一。

骑炮辎医各队之编制，军政府未制定以前，标统定之。旅团以上，将来军政府制定之。

将官之等级

第一级　都督　第二级　副督　第三级　参督　第四级　都尉　第五级　副尉　第六级　参尉　第七级　都校　第八级　副校　第九级　参校

军饷（每月饷）

步兵　十元

副排长　十五元

排长　二十元

队号（筒手号旗手）十五元

列长　四十元

队事务长　四十元

副队长　六十元

队长　一百元

营（鼓乐手旗手）　二十元

营（主计书记）　一百元

副营长　二百元

营长　三百元

标传命　三十元

标（主计书记）　二百元

参谋　四百元

副标统　四百元

标统　五百元

骑炮工辎医各队，及挑夫伙夫等月饷，军政府未发布以前，由军标统自定。

旅团长以上之俸银，将来由军政府定之。

战士赏恤

第一　赏典

（一）记大功者

甲、率先起义者（按其招集人数到数之多寡以定次数）。

乙、攻克城镇乡村者（按其占领地方之险夷广狭，及户口之多寡以定次数）。

丙、剿破敌军者（按其破坏敌武力之大小以定次数）。

丁、降伏城镇乡村及降伏敌军者（与乙丙同）。

戊、以城镇乡村军队反正来归者（与乙丙同）。

己、防守城镇乡村力却敌军者（与乙丙同）。

（二）记功者

甲、杀敌数人其功昭著者（按敌人之职分及数之多寡以定次数）。

乙、俘虏敌军者（与甲同）。

丙、夺得敌军粮食器械马匹者（按其品质数量以定次数）。

丁、探报敌情冒险得实者（按其关系之轻重以定次数）。

戊、交战出力者。

己、救援本军将士出险者。

庚、在营一年，能守纪律者，记功一次，每多一年，则多一次。以上记大功及记功者，由军政府议定行赏，为鼓励将士起见，军都督有随时行赏之权。

（三）凡当兵者至革命大功告成时，一律照本人现饷，赏食长粮，养至终身。

第二　恤典

（一）凡交战受伤，以至残疾不能任职者，其退伍后，照本人现饷现俸，赏给终身。

（二）凡在军身故者，无论将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给赡养费，父母妻养至终身，子女养至二十岁。所给之费，兵士视其立功多寡，将校视其官职高下。

军律

（一）不听号令者杀。

（二）反奸者杀。

（三）降敌被获者杀。

（四）私通军情于敌者杀。

（五）泄漏军情者杀。

（六）临阵退缩者杀。

（七）临阵逃溃者杀。

（八）造谣者杀。

（九）私逃者杀。

（十）任意掳掠者杀。

（十一）强奸妇女者杀。

（十二）焚杀良民者杀。

（十三）杀外国人焚拆教堂者杀。

（十四）勒索强买者，论情抵罪。

（十五）私斗杀伤者，论情抵罪。

（十六）遗失军械资粮者，论情抵罪。

（十七）获敌军资粮军械，藏匿不报者罚。

（十八）私入良民家宅者罚。

（十九）盗窃者罚。

（二十）赌博者罚。

（二十一）吃鸦片者罚。

（二十二）纵酒行凶者罚。

三　招军章程

第一条　凡有志愿充当国民军之人者，通常以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为合格。

第二条　凡有当国民军军人者，于入营之始，要亲具誓表，宣誓之后，领回军约收执，于誓章及军约本人名字之下，皆要印明左手大指指模，以凭认别真伪。

附誓表及军约款式

中华民国国民军誓表

入党充当中华民国国民军人姓　名　当天发誓

第一　遵守国民军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

第二　服从国民军军律，如有违犯，甘受罪罚。

年岁　　　　　　籍贯

天运　年　月　日立　左手大指模

字　队　第　号

中华民国国民军军约

（一）凡充当国民军军人者，所有赏典，悉从革命方略施行。

（二）月饷定额，先由该军都督存记，按其当军之日起计算，俟军政府成立后，一概发给。

（三）每兵饭食，及其必需之衣物，由军中粮台供足。

天运　年　月　日收执　左手大指模

第三条　凡有清朝兵勇，来投降国民军者，除照投降条件处待之外，入营之始，亦一概令填写誓表，领收军约，如上条办法。

四　招降清朝兵勇条件

中华民国国民军，驱逐满清，光复中国。凡尔等当清朝兵勇者，须念身为汉人，当为中国立功，莫为满洲替死。今奉军政府命招降尔等。条件如下：

（一）带军械来降者，记功一次，并照军价加四倍给赏（如原价二十五元，则赏给一百元）。将来由军政府颁发。

（二）投降后，与义军同一看待，兵勇每月饷银十元，衣服饭食等，另由军中供给。

（三）立功者记功，或记大功，由军政府论功行赏，升职加俸。

（四）凡当兵者至革命大功告成时，一律照本人现饷赏食长粮，养至终身。

（五）投降之人，其年已老，不能任职者，由军政府酌予体恤。

（六）交战受伤，以至残疾，不能任职者，退伍后，照本人现饷，赏给终身。

（七）在军身故者，查明本人父母妻子女，每月给赡养费。父母妻养至终身，子女养至二十岁，所给之费，视其立功大小为定。

（八）不降者杀无赦。

五 略地规则

略地者，谓略定其地，上而省会，下而州县，凡前者满洲势力所及，使由此归属于我军政府权力之下也。

第一，略地之分别

其分别有三：（甲）就于我军攻取而得者。（乙）就于义民响应者。（丙）就于敌之文武官反正来附者。其略地之办法，稍有不同。分类说明如下。

第二，略地之办法

（甲）就于我军攻取而得者

（一）升立国旗。就其所得之城镇营垒，升立国旗，宣扬军威。

（二）暂禁居民来往。于入城镇之始，下令暂时禁止居民来往，派兵守视通衢，俟一二日后，安民局设立，按户发给执照后，始许通行。

说明 此因入城之始，人心未定，暂禁其往来，一以便军队行动布置，二以免奸民乘机抢掠也。

（三）缴收敌人军械粮食。所有清兵军器，概要缴交其营中，所积聚之粮食，亦要缴出，然后听凭我军安置之。

说明 此时清兵已失战斗力，然虑其藏匿军器粮食，仍然为患，故必严令缴出。

（四）收取官印文凭，及其文书册籍。封府库官业，官印文书等，恐其失散，宜收取之，交安民局保存，其府库官业，则交因粮局收。

（五）破监狱，释囚徒。破监狱，尽释囚徒，谕以义师所至，满洲残刑峻法，一切扫除，诸囚中有无辜被拘者，皆复其自由，其有

罪者，亦令自新，俾人民永不受苛法之苦。

（六）设安民局。每县设一安民局，立局长一人，局员十人，顾问员十人，局员择用营中人，或地方绅士。顾问员则皆以地方绅士充之，均听令于局长。

局中得雇用巡查若干名，其人数视地方之大小定之。安民局之事务如下：

（一）发布告。印刷安民布告，分贴当众之地，使人民晓知我军队之大义。

（二）编门牌。循街之方向，由东至西，由北至南，按门发牌。左单右双，每街分左右，统计其户数。

（三）付通行照。每户发通行照一纸，每纸只许一人执用来往（夜出者必携街灯）。其执某户之照，出街犯事，惟该户是问。

（四）查户口。由安民局派员偕同地方甲长街正人等，清查户口，每户要实核其现在住居之人口，编载册籍。

（五）抚疮痍。其居民有因兵事受伤损者，或破坏家屋物业者，赈恤之。

（六）定流亡。居民有因兵事流离失所者，设法安置之。

（七）诘奸宄。如查有为敌军作奸细，及为妨害我军队之行者，捕获送军前究办。查有强盗匪徒扰害居民者，捕获之后，重则送于军前，轻则由局究办。

（八）防火害。命巡查周视，以防火警，其有存贮惹火之物者，尤要注意。

（七）设因粮局。另有因粮局规则参照。

（八）分别处待官吏。凡军到即降之官吏，保护其身家，愿留营者，量才器使，愿还乡者，厚给资斧，护送归家。其抗拒至力尽始降之官吏，则仅予免死，其不降者杀。

（九）招集地方精壮，编入军队，按照军队编制之法办理。

（十）相机防守。察看地方险要，分别防守。

（十一）通报军政府，或就近大军，候派员接理，以布新政。

（乙）就于义民响应者

凡义民响应者，必将该处地方官诛戮，或捕送至军队之前，始为响应之实据。

凡义民响应，投到军队，即派兵随往。办理之法如下：

（一）升立国旗。办法详上。

（二）点收官印文凭，及一切官业。办法详上。

（三）设安民局。所有安民要务八项，悉如上办法。

（四）设因粮局。

（五）将义民编入军队，与义军一体优待。

（六）相机防守。详上。

（七）通报大营。详上。

（丙）就于敌之文武官反正来附者

（一）凡反正之官，必将其官印文书，及具有永远降伏誓表，送到军队之前，始为反正之确据。

（二）凡有反正者，该文武官投到军队，即由军队派员与该地方官协同权理政事，以待军政府接收后，改布新政。

（三）该反正之文武官，照现任之廉俸倍给之至于终身，如其才可用，另有任使者，其所得官俸，不在此限。

六　因粮规则

第一，因粮局

（一）每军设因粮局，专司因粮之事。

（二）因粮局之标准，须每日以十人养一兵，凡军行所至之地，因人民之多寡，以定驻军之多少。

（三）因粮局须设充公册，收买册，债券册，收捐册，除充公册外，皆须用三联单，分类处理。

第二，因粮之法

（甲）充　公

（一）一切官业。

（二）反抗军政府之满洲官吏家产。

（三）反抗军政府之人民家产。

（四）以上三种，由因粮局立册，所充公之物产之文武契数量分类登记。

（乙）收　买

（一）将境内一切可应军用之货物，给价收买贮存，以备随时之用。

（二）收买货物，若现银不足，可先给军中凭票记载价额及给价日期，由因粮局支给，若过期不能支给，则从此起计五厘周息。

（三）凡收买货物，物主不得抗违。

（丙）借债及捐输

（一）凡军队所至，得与境内人民有家产者，借用现银，以供军需。借款后由因粮局发还债券，记债主姓名、籍贯、住所，及其数目，钤印为据，交债主收执。自给债券之日起，至迟以六个月，由因粮局偿还。若满六个月限不偿还，则自满限之日起，给二厘周息。

（二）凡境内人民家产，过一万元以上者，由因粮局令捐十分之一，以供军需。五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千万元以上者，与百万元者同。

（三）凡经因粮局认定当借债及捐输者，不得抗违，抗违处罚。

（丁）军事用票

（一）设军事用票发行局，附属于因粮局。

（二）每军得度其收入财产之数，拨归军事用票发行局作按，发行军事用票。

（三）发行军事用票之数，以倍于作按之数为限。

说明　例如军中收入财产，价值银十万元，以之作按，发行军事用票二十万元，则军需可裕。所以发行之数，限于二十万元者，因只有十万元作按。如发票过二十万以上，则不足以代表实银，而票之信用失价值，跌成为空头票。发行愈多，此弊愈大。军队非为不能多一钱之用，反将可以发行无弊之二十万元票，亦失其用，而至于坐毙也。

（四）军事用票发行局，设发行员五人以上，由军都督指任之。

（五）军事用票发行局，设监查员十人以上，以债主捐主之负担最巨者任之。

（六）发行员专管局中一切对换之事。

（七）发行军事用票之先，发行员须通知监查员，开会议决。监查员须查明军事用票之数，是否照第三条之规定，如数相符，则要认可发行，如有违额滥发，不得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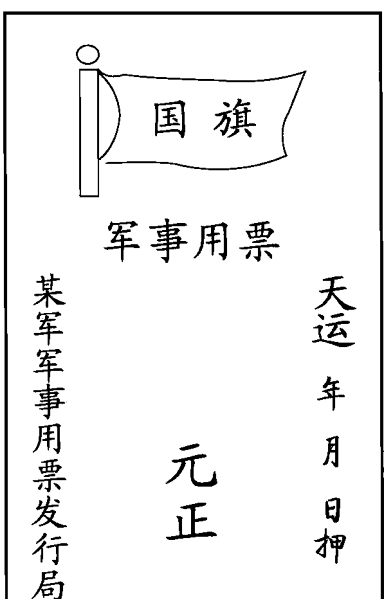
说明　滥发之弊，前已言之。然当军需孔亟时，往往不免，故发行局制度，不可不精密。发行员外更设监查员，此监查员须于地方利害最有关系者。因军队之财，取诸地方，而发行军事用票，尤于地方财政有大关系也。债主捐主，皆曾负担军饷者，倘再遇滥发，则受累更甚，故择其负担最巨者十人为监查员，凡发行军事用票，必须得其许可。如票数只较作按之数加一倍，则尚足以资对换周转。滥发则军队人民，立受其害，故要阻止之。

（八）发行员未经监查员会之认可，不得发行军事用票。

（九）凡经监查员开会决议，反对逾额滥发军事用票者，军都督不得强行之。

（十）军事用票，每张银额最多不得过百元，最少不得过一元。

（十一）军事用票之形式如下。



（十二）军事用票，须照每张定额使用，不得跌价。

（十三）发行军事用票之后，俟将来军政府与该军会合时，由军政府调查该局发行票数。如与第三条定额相符，军政府下令将发行之票对换收还。

说明　军事用票发行之后，流通市面，与实银同一使用。然其本体无真价，不过代表实银，不能永久，必须有收还之法。惟军需浩繁，军事用票，只能行用于军队权力所及之地，其与外国交涉，仍须用实银。故颇难常储实银，以备与人民对换，必俟与军政府会合之后，始由军政府之力以收回之也。惟必要所发之票，不逾第三条之定额（即有十万元之作按，始发行二十万元之票），始能收还。否则军政府亦不能填滥发之壑，故滥发之弊，足使财政纷乱，不可不慎也。

（十四）军政府下令后，人民得凭军事用票，换回相当之实银。其详细规则，军政府临时定之。

（十五）军队所到之地，凡平日清政府所发之纸币（银纸），概作为废纸。

（十六）凡军中捐输，该捐主必须将军事用票缴交因粮局，不得以现银缴交。

说明　军事用票，欲其流通市面，必须设此法。例如捐主捐十万元，缴纳时如必补军事用票，则不得不将现银兑换军事用票，始能缴纳。是则军事用票，有不能不流通之势，否则发行局自发行，人民自不使用，军事用票，失其效力矣。

安民布告

天运岁次　年　月　日中华国民军　军都督

奉军政府命布告安民。军政府今日始能与我国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相见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二百六十年我汉人未有之快乐，未有之庆幸。军政府所以有此力量，能打破满洲政府，悉由我汉族列祖列宗神灵默佑相助，使恢复我中华祖国，以有今日。军政府宗旨，第一“为民除害”四字，大害不去，则大利不兴。故目前尤以除害为急务。我国民要脱满洲政府束缚，应将满洲政府所有压制人民之

手段，专制不平之政治，暴虐残忍之刑罚，勒派加抽之苛捐，与及满洲政府所纵容之虎狼官吏，一切扫除，不容再有膻腥余毒存留在我中华民国之内。此种思想，为中华四万万国民所同具。军政府首先起义，努力驱除，以为我国民发表此思想，所以称中华民国军政府。国民责任，即军政府责任，军政府功劳，即国民功劳。军政府愿与国民同心协力，始终不变，故军政府行动，一切俱有纪律，军队所过地方，对于国民，决不侵害，我国民不必猜疑惊恐。为士者照常求学，为农者照常耕种，为工者照常工作，为商者照常买卖，老少男女，照常安乐居家。如果军队中有不法之人，侵害我国民，即为贼害同胞。受害之人民，尽可控告到军队前，军政府必尽法惩治。如果国民中有不肖之人，私通满洲，或作奸细，或作有害军队之行为，亦是贼害同胞，军政府查出实情，亦必尽法惩治。总之，军政府为同胞出力，断无损我国民之理，国民已明白军政府之宗旨，亦当安堵无恐。今日为军政府与国民相见之始，为此布告我亲爱之同胞知之。

七　对外宣言

中华国民军奉命驱除异族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民之福祉。所有国民军对外之行动，宣言如下：

（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二）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四）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

（五）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七）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

八　招降满洲将士布告

天运　年　月　日中华国民军　军都督

奉军政府命，布告我国民之为满洲政府所迫，而为其军之将校及兵士者。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国民军之将士，一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论情谊则为兄弟，论地位则为仇雠，论心事则同是受满洲政府之压制，特一则奋激而起，一则隐忍未发。是我辈虽立于反对之地位，然情谊俱在，心事又未尝不相合也。然则今日以后，或断兄弟之情谊，而变为仇雠，或变仇雠之地位，即复为兄弟，亦惟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自择之而已。自国民军起，移檄天下，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炳如日月，凡为国民，无不激昂慷慨，敌忾同仇。诚以国民军者，以国民组织而成，发表国民之心理，肩荷国民之责任，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故民之归之如水之就下也。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非其本怀，特为满洲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此时满洲政府，方又出其以汉人杀汉人之手段，驱之与国民为敌。愿我国民思之，本中国人，而当满洲兵，以杀中国人为职，抚心自问，宁不恸乎。我国民勿谓为满洲尽力，乃所以报国也。中国亡于满洲，已二百六十余年，我国民而有爱国心者，必当扑灭满洲，以恢复祖国。倘反为满洲尽力，是甘事仇雠，而与祖国为敌也。其身分为奴隶，其用心为枭獍，岂有人心者所忍为乎。我国民又勿谓既食满洲之禄，当忠于所事也。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反为满洲所夺，收中国之财赋，以买中国人之死力。中国人效力满洲，而食其禄者，譬如家财既为强盗所夺，复为强盗服务，以求得佣值，境遇已惨，行为尤贱矣。是故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须以大义自持，知托身满洲政府之下，乃由一时之束缚，常怀脱离独立之志。际此国民军大起之日，正当倒戈以向满洲政府，而与我国民军合为一体，方不失国民之本分也。彼满洲以五百万之民族，陵制四万万汉人，而能安卧至二百六十年者，岂彼之能力，足以致之，徒以中国人不知大义，为之效力，自戕同种，故满人得以肆志耳。试观满洲入关以来，每遇汉人起义，辄用汉人剿平，杀人盈野，流血成河，

皆汉人自相屠戮，而于满人无所损。举其大者，如嘉庆年间，汉人王三槐等举义，四川、湖南、湖北、陕西诸省，相继响应，满洲政府势事危矣。八旗之兵，望风奔溃，禁旅驻防，皆不可用，乃重用绿营，招募乡勇，于是汉人杨遇春、杨芳等为之效力，屠杀同胞，死者亿万。川、湖、陕诸省，遂复归于满洲主权之下。又如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自广西，东南诸省，指顾而定，西北则张乐行等风驰云卷，天下已非满洲所有，其督师大臣赛尚阿、和春一败涂地，事无可为。及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二年，汉人相屠殆尽，满人复安坐以有中国。凡此皆百年来事，我父老子弟耳熟能详者也。汉人不起义则已，苟一起义，必非满人所能敌，亦至明矣。所最可恨者，同是汉人，同处满洲政府之下，同为亡国之民，乃不念国耻，为人爪牙，自残骨肉，彼杨、曾、胡、左、李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国既将存而复亡，使其同胞已将自由而复为奴隶乎。自经诸役以后，满人习知以汉人杀汉人为最上策，故近来怵于革命之祸，日谋收天下之兵权，以满人任统御，以汉人供驱役。一旦有事，则披坚执锐，冒矢石，当前敌，断头流血者皆汉人，而策殊勋，受上赏者，则满洲人也。我国人之为满洲将士者，当念及身为中国之人，当知助异族杀同胞为天地所不容，可无待踌躇而断然决心者。且我国民，苟助满洲，岂止为国家之罪人而已，即为一身之计，亦无所利。盖满洲之待汉人，不过视同奴隶，即为之尽死，亦毫不爱惜。嘉庆年间，川、湖、陕之役，绿营乡勇，立功最多，事后八旗受上赏，绿营诸将，仅沾余唾。至于乡勇解散之后，穷困无聊，半世当兵，战功尽为八旗所冒，口粮复为上官克扣。出营之后，工商诸业，久已荒疏，无以谋衣食，穷而为盗，则被杀戮。于是蒲大芳等怨望作乱，杨遇春、杨芳念其战功，诱以甘言，使之降伏，而满洲政府震怒，黜杨芳使率蒲大芳等远戍伊犁，其后密使人尽杀蒲大芳等数百人，无一得脱者。咸丰、同治间，湘军遍于十八行省，所至戮力破敌，敌军已尽，湘军解散，克扣口粮，饥寒不免。其至丰者，不过给三月口粮，不敷归家盘费，因此流离他省，父母妻子终身不复相见。而他

省之人，以其当兵杀人，畏之如蛇蝎，视之如仇雠，见其落拓，则又斥为流氓；穷无所归，则相聚结会，以相依赖。而满洲政府恶其结党，捕拿杀戮，不可数计。是故川、湖、陕之气告尽，而乡勇失所，太平天国已覆，而湘军无归。乃知满洲政府之用人也，犹农夫之用牛也，既尽其力，则杀而烹之，无一毫人性相待。此其故何也，盖以同胞杀同胞，实为天下最贱之事，不惟为别国所鄙笑，同胞所切齿，即满洲人未尝不轻贱之，以为汉人相杀，乃其种性，宜其甘为奴隶，万劫不复，既存轻贱之心，故对待之手段，刻薄如此。即使身居重镇，屡立战功，而偶忤廷旨，缇骑立至。其他将校，受文官呵叱驱使，甚于奴隶。至于兵士所发口粮，不敷糊口，而一有战事，即责其死敌，是视之如虫蚁耳。世人见满洲刻薄寡恩，不重军人，皆知叹息痛恨，岂知欧、美、日本各国，所以尊重军人者，以其为国戮力，倚若长城，故军人之名誉，军人之身份，皆为社会所矜式。至于满洲用中国人当兵，非以为国家之干城，不过专防家贼。故其军人以拥护仇雠为天职，以屠戮同种为立功，禽兽之德，宜为世界所不齿。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若犹有人心，当不待劝告，而决然倒戈反正，惟恐不速也，何用迟徊审顾为。意者或误会国民军之旨，以为国民军既与满洲政府为敌，则凡为满洲之将士者，皆所不容，虽欲反正，而无路可投乎。然同是汉人，地位虽殊，情谊固在。且国民军当未起义以前，屈于满洲政府之下，与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固无所差别也。宗国之亡久矣，举我同胞，悉隶于异族之下，不能互相庇翼，而使寄食于仇雠，又不能速拯之出于水火，斯已大负国民矣，何忍复较量前事，自相携贰乎。为此布告天下，凡我国民之为满洲将校者，若能顾念大义，翻然来归，军政府必推诚相与，视为一体。其以城镇乡村或军旅反正者，及剪除敌军心腹将校来归者，暨以粮食器械来归者，皆为国立功之人，当受上赏。其军至即降者，亦予优待。此皆赏典、恤典、略地规则等，所已规定者。其各激发忠义，以涤旧污，以建新猷。若犹有包藏祸心，怙恶不悛，甘为国民军之蠹贼者，则是自绝于中国，罪不赦。方今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磅礴人心，举国之人，皆知明理仗义，固非若

昔日人心否塞之世。军政府提挈义师，肃行天讨，期与四百兆人平等，以尽国民之责，亦与昔之英雄割据有别。固将使禹域之内，无复汉奸之迹，其满洲将士，敢有奋其螳臂，以相抵抗者，必尽剪除，毋俾漏网。特虑其中容有怀反正而迟疑未决者，亦有身拥兵权，心怀助顺，而观望取巧，思徐觇国民军之强弱以为进退者。凡此皆不胜其祸福之见，故就义不勇。今开诚布公，明示是非，顺逆之辨，其各自择，毋得徘徊。此檄。

附条件：

（一）以城镇乡村或军队反正来归者，除按赏典论功行赏外，并照现任廉俸，加倍赏给，至于终身。如其才可用，另有任使者，其所得官俸，不在此限。

（二）军到即降者，保护其身家，愿留营者，量才器使，愿还乡者，厚给资斧，护送归乡。

（三）力尽始降者，仅予免死，以俘虏处分之。

（四）不降者杀无赦。

九　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

天运　年　月　日中华国民军　军都督

奉军政府命，以扫除满洲租税厘捐之事，布告国民。自满洲篡国，生民无依，憔悴于虐政之下。虏朝知满汉不并立，犹水火不相容，故其倡言，谓：“汉人强，则满人亡；汉人疲，则满洲肥。”处心积虑，谋绝汉人之生计，以制汉人之死命。汉人皆贫，则满洲人可以独富，汉人皆死，则满洲人可以独生。于是横征暴敛，穷民之力，逼之以严刑峻法，使我汉人非惟无以为生，且无以逃死。昔者康熙年间，曾定永不加赋之制，其名甚美，欲以愚弄汉人。然所谓永不加赋，不过专指正额，于正额之外，悉收州县耗羡以为己有，而令州县恣取平余，其数五六倍于正额。且额外之征，罔知纪极，又于征粮之际，多立名目，每粮一石，加派之银，至二三两。此外贪官污吏，私自加派，粮差狗弁，从中渔利者，不可胜数。故康熙年间，廷臣已言私派过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分外诛求，民不堪

命。当时初行此制，弊已如此，何况后日。名为永不加赋，实则赋外加赋，其绝汉人之生计者一也。满洲入关之初，强占汉人土地，分给满人，室庐坟墓，在满人所圈地内者，悉为满人所有。汉人不惟失田丧业，无以糊口，且令祖宗暴骨，妻子流离，虏之凶德，从古所无，其绝汉人之生计者二也。八旗人众，计口给粮，不事营生，不纳租税，锦衣玉食，皆取之汉人。我汉人无异为其牛马，辛苦所得者，尽以输纳，犹以为未足，劳力已尽，生命随之，其绝汉人之生计者三也。既据北京，征收本京饷，以为首都之计，又岁括金亿万，密藏诸陵墓中。自顺治至今，为数无算，以四海有限之财，填诸虏无底之壑，致令货币不能流通，财政日匮，其绝汉人之生计者四也。自康熙定制永不加赋，其子孙又托言恪守祖制，而于正赋之外，暴敛无算。乾隆朝，怂恿各省督抚，恣为贪婪，殃民取财，剥肤吸髓，概置不问，伺其官囊已富，则借事治罪，籍没家产，尽入内府，谓之“宰肥鸭”。遂使贪诈成风，内自朝廷，以至阉竖，外自督抚，以至胥吏，皆以贪赃为能，以害民为事。乾隆末年，嬖臣和珅一人之家产，至数万万，民穷财尽，四海骚然，其绝汉人之生计者五也。自太平天国起义东南，虏率其贼臣，死相抵抗，军兴费无所出，遂创厘金之法，一物之微，莫不有税，商贾困惫，物价腾贵。当时宣言事平裁撤，乃事平之后，非惟不裁，且益增加，政府视为利薮，官吏视为肥差，骚扰搜括，民无宁日。商务不振，交通阻隔，其绝汉人之生计者六也。自与万国交通以来，不知外交，屡召战祸，丧师辱国，于弃民割地之外，益以赔款。甲午之役，赔款连息四万万，庚子之役，赔款连息九万万，政府无力，则令各省摊赔。于是各省督抚，借此为名，举行什捐，剥民自肥。自柴米油盐，以至糖酒诸什项，皆科重税，居陆则有房捐，居水则有船捐，民不堪其苦，屡屡告变，则辄调兵勇，肆意焚杀，洗村铲地，以为立威之计，思之心伤，言之发指，其绝汉人之生计者七也。广借外债，浪费无纪，息浮于本，债重如山，犹不知警惕，任令疆臣，各自募借，其所开销，复无清算，收入愈多，亏空愈大。试观欧、美、日本各国，何尝无国债，然经理得宜，利多弊少，未有若虏廷之紊乱。长此以往，

国力将敝，其绝汉人之生计者八也。罗掘之术已穷，遂不顾廉耻，公然欺骗，造昭信股票，诱民出资，既而勒令报效，不践前言，反复无信，诈欺取财，行同无赖，其绝汉人之生计者九也。四海之内，人民流离失所，辗转沟壑，而深宫之内，穷奢极欲，日甚一日。据最近调查报告，自乙未至庚子，颐和园续修工程，每年三百余万，虏太后万年吉地工程，每年百余万两。戊戌秋间，虏太后欲往天津阅操，令荣禄修行宫，提昭信股票六百余万两，辛丑回京费二千余万两。辛丑后，兴佛照楼五百万两，虏太后七旬庆典一千二百余万两，另各省大员报效一千三百万两，共计此数年之内，虏太后一人所用，已盈九千余万两。辛丑至今，又阅数年，其费用可比例而知。所饮食者，汉人之脂血也，所寝处者，汉人之皮革也。汉人家散人亡，老弱转沟壑，丁壮死桎梏者，皆断送在深宫歌舞中耳。其绝汉人之生计者十也。凡此十者，皆荦荦大端，人所共见。其他苛细及缘附而生者，尚不悉计。乃知虏之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陵残之惨暴，君主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虏之待我汉人，无异豺虎食人，肉尽则咀其骨，必使无孑遗而后快，我汉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者，其可悯孰甚焉。今军政府与我国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兵所至，举满洲政府不平等之政治，摧廓振荡，无俾余孽。凡租税厘捐，一切不便于民者，悉扫除之，俾我国民得怡然于光天化日之下。俟天下大定，当制定中华民国之宪法，与民共守，其与虏廷相异之处，可预为国民言之。在昔虏朝贵满而贱汉，满人坐食，汉人纳粮。民国则以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不相均，是为国民平等之制。在昔虏朝行暴君专制之政，以国家为君主一人之私产，人民为其仆隶，身家性命，悉在君主之手，故君主虽穷民之力，民不敢不从。民国则以国家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由人民选举议员以开国会，代表人民，议定租税，编为法律。政府每年预算国用，须得国会许可，依之而行，复以决算布告国会，得其监查，以昭信实。如是则国家之财政，实为国民所自理，国会代表人民之公意，而政府执行之，譬如家人，既理家

事，必备家用，轻重缓急，参酌得宜，较之暴君专制，横征暴敛，民不堪命者，真有主仆之分，天壤之别，是为国民参政之制。是故民国已立，则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非惟除二百六十年之苛政，且举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斯诚国家之光荣，人民之幸福也。愿我国民各殚乃心，勉成大业，布告天下，俾咸知斯意。

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总理之希望即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者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事业能及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起者耳。及是时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总理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注四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欧美各党部名称，亦通告同时改为中国同盟会。不期年，国内外加盟者，已逾万人，分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

是年冬，同盟会本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之方式问题，总理主张沿用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谓乃陆皓东所发明，兴中会诸先烈为此旗而流血者甚多，故不可不留作纪念。各党员提出方式甚多，有提议用井字式，表示井田之义者；有提议用金瓜钺斧式，以发扬汉族精神者；有提议用十八星式，以代表十八行省者；有提议用五色式，以顺中国历史之习惯者；总理主用青天白日之式，且增加红色于上，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自由博爱平等之义。当时虽因议论纷歧，暂为搁议，但潮惠、钦廉、镇南关、河口、广州诸役，则皆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辛亥革命时，共进会在鄂用十八星旗，陈炯明在惠州用井字旗。陈其美（字英士）在沪用五色旗，亦皆不出同盟会旧议诸方式之一种。

同盟会成立，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发行于乙巳年十二月，总理为发刊词，月出一册，所标之主义：

一、颠覆现今恶劣政府。

一、建立共和政体。

一、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

一、土地国有。

一、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联合。

一、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命事业。

《民报》出版以后，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之最著者。其余各省各团体鼓吹革命之刊物，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

先是纪元前九年（癸卯），总理为养成革命军事人材起见，曾设军事研究所于日本东京之青山，聘日人步兵大尉日野熊藏为教授，胡毅生、黎仲实、李自重、伍嘉彦、饶景华、区金钧、卢少岐等，肄业其中。嗣以费多而事故丛生，至同盟会成立后解散之。转注意于联络国内外之陆军学生，收效至大，几成革命之中坚分子。其后在东京体育会，亦曾办革命军事学校。

纪元前六年（丙午），党员复有萍醴之役。此后则革命风潮之鼓荡全国者，更为从前所未有。而同盟会之在东京，亦不能久为沉默矣。时清廷大起恐慌，屡向日本政府交涉，请将总理逐出日本境外，总理乃与胡汉民同行，至安南之河内，设机关部以筹划进行。

安南各处有洪门，堂号二十有八，总理乃为之联为一气，使其为本党信徒。前后有瑞武精庐、胞怀堂、瑞庐，皆为法国安南政府解散或拘捕党员。其后复分为中兴社、讲学社、卫生社，终仍合而为一。自此次总理至安南后，安南之党务蒸蒸日上。纪元前五年（丁未）四月，潮州黄冈之役，五月惠州之役，徐锡麟、秋瑾，安庆之役，八月防城之役，皆相继失败。及十一月镇南关之役再败，清廷与法政府交涉，逐总理出境，总理乃离河内，与黄兴、胡汉民等，分头先后至南洋英、荷各属及暹罗缅甸等处，扩充党务，及筹款举义。于是南洋各地之党务机关，如支部分会等等，陆续发展与成立。然因避当地政府之耳目，多用书报社、阅报社等名义。

纪元前四年（戊申）春二月，钦廉、上思之役又败。三月，有

河口之役。冬，清光绪子母先后殂，于是又有安庆之役，及广州之役，复均败。总计黄冈、惠州、防城、镇南关、上思、河口等役，乃同盟会干部主持，由总理直接发动，先后六次失败。而安庆、广州二役，则由党员所自动者。是时章炳麟、陶成章（字焕卿）同布一印刷品，攻评总理及胡汉民，大意谓总理到东京，则云南洋资本家尽吾同志，至南洋则云日本留学生尽入吾党，岂南洋资本家如此众多，《民报》支绌，分文不助云云。且攻击总理，排斥外省人。南洋同志以章等所言有误会，除将其印刷品焚之不发表外，并致书章等为总理代辩。(注五)保皇党复讥吾党专使人去革命，而自己安稳，到处受人欢迎，以作伟人云云。汪兆铭失望之余，因之与黄复生等潜入北京，炸清摄政王载沣，事前失败，汪黄被捕。总理自连遭失败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住。乃将在国内一切计划，委托黄兴、胡汉民二人，而于纪元前三年（己酉）西历五月十九日，由南洋赴欧，为外交财政之进行。嗣赴美，除进行财政外，更整理党务，改定章程，并将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语，改为“驱除鞑虏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三语，复将“中国同盟会会员”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因河内之役，英、法、南洋殖民政府，已承认革命党为政治团体之故。嗣黄兴、胡汉民亦由南洋回香港，设南方统筹机关，与赵声（字伯先）、倪映典、朱执信、陈炯明（字竞存）、姚雨平等，谋以新军举义。纪元前二年（庚戌）正月，新军失败，总理适从美东行，至三藩市闻败耗后，则取道檀岛，至日本。清政府与日政府交涉，不许总理居留，总理乃于是年七月十一日抵星加坡。复将党务从新整顿。并拟定新章，免收入会费，多举主盟人以广收纳党员。至地方党部之费，则由会员均分担任，并拟将本部及各地支部重新组织；各办事员，议给一定薪水；每年经费，由各地分会向各会员捐助，至足为度。支会经费，则由所属地之分会，如前法捐助，月捐则每股五角，认股多少，听各人量力自认。自改订新章之后，党务日见发达。以大小比叻计，只刺乞一埠，加盟者

不二月已至千人。

总理嗣至庇能，僦居于四间街，遂将党部加以整理，公举正副会长，委任主盟人，按照章程，分排、列、队、营组织，各有其长。会中有事，由职员通传于各营长或各队长，各转传于其所属之队长或列长，有如指臂相使，至称便利。

十月十二日，总理集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及南洋各埠代表，开秘密会议于庇能打铜街一百二十号党部，决议广州举义，及先事筹款之法。

纪元前一年（辛亥），广州失败，是为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注六)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是役既败，党员中有因善后补救未能尽善，并感于有共同宗旨，无共同计划，有切实人材，无切实组织，乃发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注七)奉东京本部为主，与南方分会分头进行者。先是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既受香港机关计划，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自三月二十九日以后，各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满吏皆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孙武、刘公等复积极进行，军中亦跃跃欲动。义旗一举，全国响应，时纪元前一年八月十九日也。北方党人李煜瀛（字石曾）等为谋中央革命，策应武汉，复在天津成立京津同盟会（详见革命篇）。九月上海光复，乃移东京本部于上海，设事务所于辛家花园。总理方自欧归，乃召集党员开会讨论，订定暂行章程，发布宣言如下：

本会以异族僭乱，天地黪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是汉家天下，政由己出，张弛自易。又群治之进，常视其民品之隆污，以为之衡，故本会主义，于民族之后，加以民权、民生。三者之中，驱于时势，差有缓急，而所以善美群治之道，则初无轻重大小之别，遗其一则俱敝，举其偏则两乖。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前者为之始端，后者其究竟也。八年以来，义声所感，智能

辐辏，分会成者数十，吾党足迹遍于天下。武汉事兴，全国响应，匝月之间，而恢复两都，东至于海，南及闽粤，风云泱动，天下昭苏。当此千载一遇之会，得驰骤其间，为主义效其忠，为社会尽其瘁，亦吾党穷欢极乐之时哉。惟吾党之众，散处各地，或僻在边徼，或远居海隅，山川修阻，声气未通，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簧鼓。汉奸满奴，则又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此皆吾党气息隔绝，不能自为联合，致良恶无从而辨，薰莸同于一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为害于本会者犹小，为害于民国者乃大。则本会之造成灵敏机关，剔弃败类，图与吾军政府切实联络者，则今日之急务也。今者汉阳复失，虏军尚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设一旦军心瓦解，民气消沉，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非好为此不祥之言以相惊恐，书不云乎："两军对峙，心哀者胜。"亦由黯弱之民，见理不真，威信未固，无足恃耳。是吾党当亟为一致之行，操必死之决心，秣马厉兵于铁血中，而养其潜势力以为之后盾，巩固基础之道，舍是宁有愈哉。若夫虎啸而谷应，风起而波涌，物类之善于感召，人则亦然。军兴以来，智勇之士，雄骏之伦，与时俱起，廊庙之上，战阵之中，所需正急。吾党宜广益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惟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势已厚集，则来附者自多，密阴之树，众鸟归之，大风之会，群音奏之，必然之势也。上述数事，其端至浅，不必深思远识之士而能知之，是则本会之改造，与吾党之联合，固逼于利害，忍而不能舍者。而吾党偏怯者流，乃倡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言夫其事之起，则此晚近之世，吾党之起于各省者屡矣，又何待于今日。言夫其成功，则元凶未灭，如虎负嵎，成败未可豫睹；即曰成矣，而吾党之责任，岂遂终此乎。中心未遂，盟誓已寒，义士所不忍为，吾党固非仅操民族主义者也。夫聚人以为群，群之盛衰，则常视乎其群之人以为进退，国之群大于部落，亦犹是群也，

故国之兴衰治乱，视其民而知焉。国之借以胶固者，其力常在于民，主治者其末矣。脆弱之群，得贤明之元首，非不足以维持其态度于一时，然其敝也，则终至失其扶衰集散之力。西方之人，其心幻中有天国，庄严华妙而居之者皆天人。盖欲造神圣庄严之国，必有优美高尚之民，以无良民质，则无良政治，无良政治，则无良国家。吾见夫人权颓敝者，其民多萎弱，祸害倚伏，无由而绝，国之与民因果相环，往往为常智之所忽，其端至微，乌可以语卤莽躁急者哉。则吾党所标三大主义，由民族而民权、民生者，进行之时有先后，而欲造成圆满纯固之国家，以副其始志者，则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即吾党之责任，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民生主义者，则固无庸疑也。外间谣诼有谓吾党将以天下为己私者，不过嫉妒之言，已宣言以匡其谬，并使邦人诸友，知吾党之真意，而祛其疑惑，引舆论为一途，亦吾党进行上不能已之事。今者总理归来，本会因地之便，集沪居各省职员，开临时会议，举如上所说，请之总理相为讨论，谨因缘旧制，略事变更，定为暂行章程，以求适顺乎时势。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于戏！昆仑之山，为黄河之源，浑浑万里，东入于海，中有伟大民族，代产英杰，以维其邦国。吾党义烈之士，对兹山河，雄心勃郁，其亦力任艰巨，以光吾国而发挥其种性乎。铜像巍巍，高出云际，令德声闻，流于无穷，吾党其勉之哉。

及南京政府成立，移本部于南京。是时，各省同志麇集，议决改秘密为公开，所定总章凡六章，三十四条，然未几本部又迁回上海焉。

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中国同盟会。

第二条　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

第三条　本会政纲分列于下：

一　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

二　实行种族同化。

三　采用国家社会政策。

四　普及义务教育。

五　主张男女平权。

六　厉行征兵制度。

七　整理财政，厘定税制。

八　力谋国际平等。

九　注重移民垦殖事业。

第四条　本会暂设本部于南京，设支部于各要地。

第二章　会　员

第五条　凡中国人已经成年，具普通知识，赞同本会宗旨，由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评议部认可者，得为本会会员。

第六条　会员须遵守本会一切章程及政策。

第七条　凡已入本会者，同时不得入他政党。

第八条　会员得介绍同志入会。

第九条　会员须担任本会经费。

第十条　会员得选举、被选举，及被委任为本会各职员。

第十一条　会员欲出会者，可提出理由，经干事部（或评议部）许可，方准行。

第十二条　会员有违犯规则，败坏名誉者，经评议部议决，由总理宣告除名。

第十三条　会员因会事受损害者，得由评议部议决，享受特别保护及抚恤。

第十四条　会员于入会日，领受会员徽志，为开大会时入场之证，但平日不得佩带。

第三章　职　员

第十五条　本会设总理一人，协理二人，由全体会员选举。

第十六条　总理代表本会，总理一切事务。

第十七条　协理襄助总理，遇总理有事故不能理会务时，得代理其职权。

第十八条　干事部分为五：曰总务部，交际部，政事部，理财部，文事部。每部设主任干事一人。

第十九条　主任干事，由会员投票选举十人，呈总理选任。每部分设各科，科员若干人，由该部主任干事荐任。

第二十条　干事部之职权及分科，另由专章细定，其要领，谨列如下：

总务部，辅助总理及协理指挥本会一切事务，图谋各部事务之调和，联络本部与支部之关系等。

交际部，掌理他团体或个人与本会交涉之事，扩张本会势力，介绍入会等。

政事部，研究政治上一切问题，草创政见，联合在议院及政府任职之各会员，以谋党见之统一等。

理财部，筹划本会一切收入及支出，管理本会直接经营之农工事业等。

文事部，掌理关于宣布宗旨、演说、出版等事。

第二十一条　各部干事每年改选一次，但得连举连任。

第二十二条　本会设评议部，评议员由本部会员选出，每省以一人以上四人以下为限，任期一年。

第二十三条　评议部决议本会章程，及一切临时发生事项，其详细另依细则定之。

第四章　经　费

第二十四条　入会会员应纳入会捐一元，常年捐二元。

第二十五条　会员一年以上，未缴常年捐，且不通告理由者，宣告除名。

第二十六条　本会对于会员，得募集特别捐。

第二十七条　每岁收入支出，于年终由理财部造册，经评议部检查后，登报报告于全体会员。

第五章　会　期

第二十八条　本会会期分为全体大会、常会、临时会，皆由总理召集。全体大会，每年开一次，各支部皆派代表莅会。常会每季开一次，只限于本部会员。临时会遇有重大事件方开，无定期，视会之性质如何，以定召集支部代表与否。

第六章　支　部

第二十九条　各支部得自定支部章程，但不得变更本会之宗旨及政纲。

第三十条　各支部每半年须以支部之党员名册及会务情状，报告于本部，各支部之干事定后即通知。

第三十一条　各支部得随时建议于本部。

第三十二条　各支部之入会捐均须寄交本部。

第三十三条　本会章自发布之日施行有效。

第三十四条　本会章由职员五人或十人以上之提议，经评议部三分之二赞成，得修改之。

是时吾党革命已初步成功，一经公开为政党，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纷来入党，而从前同志，有因成功放弃责任者，有因不满所期另组他党者，终至于合数党而成国民党。

海外党务

海外党务，与本党关系至巨，兴中会固创于海外，其时之党务，几亦全在海外。同盟会亦成于东京，其时之支分部，虽暗中设于各省，而大部分党务，仍在海外，一切财政，更全资海外。国民党时代，国内云蒸霞蔚，盛极一时，不旋踵而烟消云散，甚至一切救济，胥海外是赖。中华革命党仍成于东京，国内不特无党部，党员亦不能立足。惟海外党务，则蒸蒸日上。党部之维持，举义之供给，所有金钱，皆来自海外。其后虽叠次在广州成立政府，但受人牵制，财政仍仗海外为力。及中国国民党之改造初期，财力多来自海外，

虽至北伐统一，以迄此次抗倭，海外党部输将财力，以备购械及军饷之需，力均至巨。同盟会以前，海外虽有党务，然仅在萌芽。同盟会以后，海外党务虽甚发达，实为演进。故于此期，特述海外党务，以志关键。然因材料不足，歉难详述，亦只能敷陈其大概而已。

（一）南洋党务

本书南洋界说系合英荷二属南洋群岛、大洋洲群岛、菲律宾群岛，并包括安南、暹罗、缅甸在内。

星加坡南洋支部

南洋支部，初设于星加坡。而星加坡之党务，则滥觞于乙未广州举义失败后，尤列至星加坡创中和堂，联络华侨工商界，实为兴中会之外府。杨衢云由港赴菲，亦经星加坡，曾运动其地洪门之义兴会会员入兴中会。庚子联军入京，日本同志宫崎寅藏及清藤赴星加坡，拟说康有为与总理合作，以应危局。乃因宫崎曾经港到粤，晤刘学询，康之党徒，遂疑不利于康，电康设防，康大惧，请当地政府保护，故宫崎二人至星，即被捕入狱。总理在西贡闻之，赴星营救得释，一面规划党务。是年闰八月惠州举义失败，邓子瑜、黄福、黄耀廷等来星，党人日多。尤列主持之中和堂，主张排满革命，附者日多，保皇党人亦多附之者。其后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皆倾向革命，对于癸卯上海《苏报》案，竟以小桃源俱乐部诸友，联名致电驻沪英领事，请照国事犯例，勿得引渡案中各人。复印革命军散之内地，办《图南日报》，以为鼓吹革命机关。革命思潮，从此布满当地。总理在美，已知南洋革命党党员日多，故纪元前七年，由欧经星赴日，在科仑布致电尤列，欲与各同志晤面。迨抵星时，尤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诸人，登轮谒总理，并请上岸，计划一切。总理以当地五年不许入境之令未满，辞之。并为述在欧时与各留学生成立革命团体，此次到日本，将在日本设立总部。嘱各人为之预备。及是年秋，东京同盟会成立。冬，总理率胡毅生、黎仲实、邓慕韩，经越赴星，适五年不许入境之令已满，诸同志欢迎登岸，因设同盟分会，以为英荷二属之总机关，以晚晴园为会所，

公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副之，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当地党员日益众，而英荷二属亦分头派人设立分会，或通信社，或书报社，其埠数达于百余，概归星加坡统管。纪元前四年（戊申），总理由越居星，更设立南洋支部，特派胡汉民为支部长，订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如下：

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

一、本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直接受支部之统辖。

一、本会以实行赞助中国革命事务为职志。

一、本会会员须谨奉宗旨，亲写盟书，当天宣誓，以表真诚。

一、本会公举如下职员，以司理会中事务。

正会长一名，中文书记□名，理财□名，调查员□名。

副会长一名，英文书记一名，核数一名，干事员□名。

一、本会职员，定例每年选举一次，并每遇会员增至一倍时，选举一次。

一、本会会员皆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一、当地会所及一切经费，由会员均分担任。

一、凡会员皆有介绍同志入会之权。

一、凡会员能解释宗旨明白者，皆可受任为主盟人，随时随地，收接同志入会。

一、凡主盟人收接同志入会后，须将盟书缴交书记注册，由书记汇交支部收存，发给底号收执为据。

一、凡会员既完尽一己之义务，领有底号者，至革命成功之日，同列为中华民国创建员，以垂青史，而永志念。

一、凡会员能介绍及主盟新同志十人者，记功一次，至岁终计功，由会长宣劳嘉奖，并由支部代请本部总理给功牌表志，至革命成功之日，得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

一、本会欲使会众团体密切，声气灵通，特仿革命军队编制之法，以组织会众，其秩如下（此条请即施之实事）：

以八人为一排，内自举排长一人，共八人。

以三排为一列，外自举列长一人，共二十五人。

以四列为一队，外自举队长一人，共一百零一人。

以四队为一营，外自举营长一人，共四百零五人。

一、以各列长队长营长等人员，为会众之代表人。

一、本会办事各种详细规则，并特别专条，可随时由职员召集各代表会议订立。

一、本会各等规则专条，总以不违背支部号令，及本会章程为范围。

注意　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长坚固，不致如散沙。会中有事，由职员通传于各营长，或各队长，转传于其所属之队，或列长，则一人不过走报四人知，列长不过报四个排长，排长则报七人知，如此工夫易做。若收月费，会员交于排长，排长交于列长，列长交与理财员，亦事简而效大也。若不行此法，则他日每埠人多至一千或数千，则无人能遍识会员，而分会机关之职员，亦无从遍知各人之住址行迹也。故必当为排列，一排长识其交好之七人不为难，一列长识三个排长更易，由营而队而列，犹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节节脑筋相连，可灵活也。

总理复特定通信办法三条，函嘱同志照办。其函及办法三条如下：

总理致南洋同志函

启者，近年以来，南洋各处同志日多，各就所处，结合团体，以实行宗旨，发展势力，真有蒸蒸日上之势，殊可庆。今在星加坡设立南洋支部，欲使南洋各处团体，互相联络，以成统一。夫欲联络情谊，必以消息相通为主，消息通，则情谊洽，则协力相扶，同心共济，而党力滋伟，成事可望。故特定通信办法三条如下：

（一）今将各处团体通信住址，开单寄览，以后至少每二个月，互相通信一次。

（二）各处团体通信住址有移换时，须即通知南洋支部。

（三）以后如续有新立团体，即由南洋支部（支部长胡汉民）发信通知。各处接信后，即寄书新立之团体，贺其成立，且勉励之。

以上三条望留心照办，以团结同志之精神，广通各处之情谊，是所至嘱。

兹将其时各处通信机关住址及人员，开列于下，亦足窥当时党务之发达焉。

拿基里士美兰挂罗比嘮安和号邓泽如君，荷属八打威甲太许金璋君，暹罗宾甬华暹新报陈景华君。

荷属勿里洞武陵徐云兴君，荷属勿里洞马乞欧阳福成君。

荷属苏门答腊日里棉兰万安堂梁瑞祥君。

荷属文岛槟港甲必丹温庆武君。

槟榔屿假罗申街瑞福号吴世荣君、星加坡小坡美芝律新长美张永福君。

星加坡小坡美芝律新长美转交胡汉民君。

大吡叻具罗汤伯令君，麻坡启智书报社汤寿山君。

关丹裕福公司陆秋露君。

芙蓉安泰号黄心持君。

吉隆坡吉宁街祥兴号阮英舫君。

荷属文岛流石蓝瑞元君。

荷属文岛烈港黄甲元君。

荷属文岛勿里洋伍连忠君。

荷属坤甸万成号沈复权君。

西贡堤岸平而美获街三百零四号昌记刘易初君。

安南海防璧记甄璧君。

安南河内粤东会馆张奂池君。

沙胜越石隆门聚兴罗从谏君。

坝罗吉承隆郑螺生君。

坝罗万成王源水君。

沙朥越下横门长寿堂萧春生君。

关丹吉祥斋转式叻港运和祥邓清泉君。

吉隆坡陈占梅君，麻六甲（今通译作马六甲）李月池君。

纪元前七年以后，南洋各属纷立书报社，有纯为同盟会分会者，

有附于学校及他团体而为党员设立者。计至民国成立前，有百数十处。兹就所查得者列于下：

英属书报社

星加坡公益书报社
星加坡星洲书报社
星加坡同德书报社
星加坡同文书报社
庇能槟城书报社
庇能益智书报社
吡叻华侨书报社
吡叻蒲芦江秀觉民书报社
吡叻沙叻培文书报社
吡叻安顺培智书报社
吡叻拿吃兴华书报社
吡叻端洛中兴书报社
吡叻万里望民兴书报社
吡叻布先益智书报社
吡叻金宝开智书报社
吡叻美罗萃群书报社
宋溪诗佛文墨书报社
雪兰哦介文书报社
嘭哼北千光汉书报社
甲洞开明书报社
安邦埠书报社
加蕉埠书报社
加鼎文华书报社
纳闽文坡启文书报社
巴里文礁新华书报社
沙捞越启明书报社
朱毛埠启智书报社
六条石埠书报社
芙蓉书报社
柔佛公民书报社
麻六甲中华书报社
雪兰蛾士我月埠书报社
实兆远益智书报社
巴东色海东华书报社
鲁乃坡益民书报社
槟榔屿大山脚华侨书报社
布知埠益智书报社
蔴楮巴辖益群书报社
隆邦书报社
知知埠华商书报社
高渊埠书报社
红毛达丹村书报社
嘭哼文东书报社
万挠育智书报社
叨思埠公益书报社
双文丹埠斯文书报社
都礴启蒙书报社
关丹中华书报社
武来岸策群书报社
北般鸟山打根中华书报社
新马礴新华书报社
喃吧哇觉群书报社
巴生港中国青年益赛会
巴楮巴哈益群书报社

打吧埠益群书报社
吡叻古楼南华书报社
巴生群智书报社
金宝中国青年益赛社
吉隆坡中国青年益赛社
蔴坡启智书报社
素哩哩开智书报社
缅甸仰光觉民书报社
缅甸苏新亚沙汉维华书报社
缅甸丹老埠新民书报社
缅甸摩洛棉汉声书报社
缅甸木各具埠爱群书报社
缅甸望濑埠启智书报社
缅甸绕彬九埠振华书报社
缅甸秉礼光埠智民书报社
缅甸瓦城振汉书报社
缅甸勃生埠汉兴书报社
缅甸勃卧埠培民书报社
甲板埠同德书报社
古礁双溪丹年新汉书报社
文丁埠华商书报社
古毛埠竞明书报社
缅甸吉桃埠义民书报社
缅甸猫字埠振民书报社
缅甸洞遇埠益华审报社
缅甸密沙埠兴汉书报社
缅甸杰柳巾埠演进书报社
缅甸仁兰姜埠协汉书报社
缅甸土瓦埠务民书报社

荷属书报社

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
泗水明新书报社
三宝垄乐群书报社
大亚齐书报社
巨港中华书报社
巴城老巴塞书报社
井帝汶同文书报社
毛燕埠日新书报社
龙目安班澜汉光书报社
美仑埠公益书报社
浮卢甘罢中华书报社
东婆罗洲古达马路中华书报社
山口洋民生书报社
南榜书报社
西都文罗书报社
文岛槟港中华书报社
文岛双沟烈中华书报社
万隆埠民仪书报社
巴眼亚比亚民德书报社
其沙兰中华书报社
哥踏丁疑觉群书报社
渧汶（今通译作帝汶）叨利觉群书报社
觉厘洞岸党书报社
日里民礼书报社
日里瓜朥新邦中华书报社
日里直名丁宜开智书报社

亚齐瓜朥新邦启文书报社
坤甸图存书报社
松柏港民群书报社
万里望智群书报社
坤甸白树脚群生书报社
浠汶叨觉群书报社
文岛如勿士中华书报社
勿里洞华侨书报社
苏门答腊巴东书报社
监光登宜开智书报社
文岛双沟烈明德书报社
日里瓜朥中华书报社
日里仙远中华书报社
日里顿挽中华书报社
日里巴株巴劳中华书报社
日里大棉中华书报社
日里武丽安中华书报社
日里勿叻湾中华书报社
日里火水山中华书报社
日里瓦冷中华书报社
日里笼葛中华书报社
日里新邦知甲中华书报社
日里棉兰华崇书报社
日里直名丁宜开智书报社
日里昔冷中华书报社
亚齐士吉利中华书报社

是时党务虽极发达，但历年因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清廷鉴于革命潮流，风起云涌，悉出自总理策动，乃到处交涉，请当地政府，驱逐总理出境。而星加坡为总理常居之地，又有南洋支部，清廷尤为注意。适河口败兵退至星加坡，良莠不齐，时有妨害地方秩序之事，复困于经济，时有到《中兴报》及总理住宅索资之事，总理虽嘱陈楚楠等，设中兴石山厂于蔡厝港，以为安置，仍不能无滋扰情事。清廷领事更借此要求干涉本党，而当地党员，频年负担失败同志之供给，与《中兴报》之经费，亦觉力有不足。总理乃将南洋支部，移至庇能。纪元前三年（己酉），总理赴欧，支部亦即于其时移庇能。总理复通告南洋支部，仿照美洲新章，将盟书内中国同盟会会员字样，改为中华革命党员。

（甲）海峡殖民地党务

纪元前七年，星加坡中国同盟会分会成立后，其会长为陈楚楠，副会长为张永福，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其党员有陈楚楠、赵金鼎、李肇基、李晓生、张玉清、蔡汉亮、刘任臣、张永福，赵金生、吴海涂、詹承坡、丘得松、陈逸叟、许梦芝、林义顺、陈竞俦、陈梅坡、黎仲西、王金炼、洪芊蛋、陈子缨、许子麟、郑聘廷、

符养华、杨振文、张振东、吴灶安、陈秋圃、邓子瑜、赵钧溪、邓毅、张慎初、陈照和、吴业琛、卢礼明、刘金声、蒋玉田、杜辉汉、王寸丹、符天一、余既成、唐璧初、黄耀庭、谢坤林、张欣然、黄崇享、丘焕文、余通、陈梦梅、吴悟叟、留鸿石、王竹三、陈天成、张盛忠、李春荣、符日明、林干廷、卢耀堂、符开祥、卢蕈航、谢仪仲、吴金彪、王华廷、谢心准、叶玉桑、李子伟、杜之华、邵南棠、叶心斋、胡少翰、何心田、叶耀庭、吴一鸣、梁允祺、苏汉忠、陈涌波、符益华、何德如、柯芦生、陈文乾、梁允煊、吕子英、许骏声、陈松江、刘七辉、邓提摩太、陈翼扶、陈裕光、何沛霖、苏彬廷、郭奇嘉、林受之、孙辛友、李玉堦、张志华、李凌溪、汪声音、陈金寺、陈梦桃、李幼樵、许子伟、刘伯浚、李声余、萧竹漪、陈笑、黄乃裳、吴逢超、郭莼卿、蓝来喜、黄康衢、郭俊人、沈子琴、陈子麦、郑古悦、何子因、柯西成、黄清读、丘宗岱、周纪明、许雪秋、陈长生、杨蕃史、黄甘松、郑祝三、余岱宗、林立宗、魏谞同、刘凌苍、沈联芳、丘继显、林希侠、刘婉娘、杜棠、陈武烈、陈芸生、符爱周、李思明、周献瑞、符兆光、郭民波、陈祯祥、叶敦仁、王士先、辜景云、许云德、王汉光、黄景瓜、林镜秋、张涟士、张仁南、李镜仁、林文庆、余天中、石养性、许伯轩、陈信藩、胡云舫、李普仁、陈嘉庚、杨柳堂、杜青藜、林航苇、丘醒虎、方瑞麟、潘兆鹏、丘国瓦、黄廷光、吴炳光、郭渊谷、李尔梓、苏珊玉、萧百川、李光墉、陈雪轩、李光前、黄吉宸、蔡兰谷、苏联、吴逸亭、林芳亭、柯汉臣、庄碧峰、陈先进、陈诔商、姚颂民、赵克庵、郑金、陈书臣、曾纪德、胡伯骧、沈飞龙、陈毓卿、周如切、林裕成、周升翘、徐雪涛、朱观捷、郑子辉、蓝禹甸、黄甘礼、蒋德九、王汉忠、卢荣宗、褚民谊、王雨若、吴应培、谢已原、陈裕义、王汉天、余御言、陆秋露、周之贞、萧子璇、吴炽寰、陈文俊、王裔、陈天一、李竹痴、李汉卿、何海星、苏德天、沈文光、沈德龙、杨侠生、郑爱、张是富、何仲英、康荫田、胡亭川、李灿、何达基、李炳辉、李文楷、黄鹤鸣、杜凤书、劳培、罗干、周华、罗仲霍、方汉成、刘克明、刘静山、汤秀山、杨阿洛、杨乌龙、杨国

民、谭少军、陈宽押、方云藻、徐统雄等，其宣传机关，初有《图南报》，为陈楚楠、林义顺等所创办。继有《中兴报》、《星洲晨报》，皆鼓吹革命甚力。

纪元前六年（丙午）总理派陈楚楠、林义顺至庇能，设同盟分会。先后加盟者，有吴世荣、黄金庆、辜立亭、陈新政、陈民情、林志诚、丘明昶、徐洋溢、吕毓甫、薛木本、王寿兰、丘有美、林福全、林如福、丘文绍、潘奕源、丘能言、郑玉指、徐宗汉、陈璧君、王德清、钟乐臣等，公举吴世荣为正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又有槟城书报社之设，并有《光华日报》为宣传机关。及纪元前三年（己酉），南洋支部移于庇能，庇能更为党务中心，其地党员，更努力以赴。次年七月，总理由日本再至南洋，即寓居庇能柑仔园。是冬，总理赴欧，其眷属仍居庇能。及汪兆铭炸载沣失败，此地党员，曾捐资数千以为营救。三月二十九广州之役，出资尤为不少。吉隆坡分会，则有陈占梅、阮英舫、阮云卿、阮德三、刘襟陆、王清江、陆秋杰、陆秋泰、丘怡领、杨穆如、王君赞、陈秀莲、杜棠等。怡保分会，则有区慎刚、李源水、李孝章、汤伯令、郑螺生、刘业兴、黄怡益、梁燊楠等。在芙蓉则有朱赤霓、蔡炽三、伍焘石、黄心持、谭容等。在坝罗则有邓泽如等。在麻六甲则有李月池、沈鸿伯等。在金宝则有杨朝栋等。在式叻则有邓清泉等。在关丹则有陆秋露等。在太平则有陆文辉、陈志安等。在麻坡则有汤寿山、刘静山等。在沙朥越则有罗从谏、萧春生、李振殿等。

（乙）南洋荷属党务

清末八打威已有少数同志，然未有组织。民国纪元前四年（戊申）春，张俞人、吴文波衔星洲同志之命，来联络同志。日与吴伟康、陈百朋、钟幼山、吴公辅、陈匀士诸人，谋本党之发达。值明亡纪念日，开演说大会于小南门凤凰楼，鼓吹革命思潮，闻者为之一振。吴伟康、陈百朋、钟幼山、李笃彬、蓝耀庚、吴心晖等十余人相继加盟。即租赁房舍，筹划党务，名曰寄南社。与星洲同志孚通声气，而为同盟会支部。当时另设立书报社一所，广购革命书报，任人自由阅看，以广播革命思想，因此赞成本党宗旨者日益加多。

迄民国前二年，以两地经营，时形困难，遂将寄南社与书报社合而为一，存书报社名称，向荷政府立案，是为居留地正式团体成立之始。

谢良牧、李柱中、李天邻、曾连庆、陈方度、梁墨庵等，复到各处组织分会，称书报社或学堂。各地主持党务者，泗水有刘亚泗，巴城有梁墨庵、李天邻，八打威甲太有许金章，文岛槟港有温庆武、李杜中、曾连庆，双沟烈有黄庆元，勿里洋有伍连忠，勿里洞马吃埠有欧阳福成，武陵埠有徐云兴，流石埠有蓝瑞元，日里棉兰有梁瑞祥、欧水应、李增辉，坤甸有沈复权，三宝垄有李载霖。

（丙）缅甸党务

缅甸原为保皇党势力所盘据，纪元前七年（乙巳），秦力山至缅，说华侨巨子闽人庄银安以民族革命大义，并揭破保皇党骗财诡计，银安顿悟，乃与保皇党脱离关系。并将伊从前所办主张立宪之《仰光新报》转以鼓吹革命。力山在该报亲撰《革命箴言》一文，长数万言，畅论革命，华侨思想，为之一变。后力山赴滇边运动土司反清，未成而身死。纪元前五年（丁未）《中兴日报》派林义顺、许子麟至缅招股，并发展党务。越年，总理派党人在仰光设同盟分会，先后加盟者有庄银安、张永福、杨昭诰、陈金在、徐赞周、陈春源、周卓林、陈钟灵、饶潜川、周希尧、黄子瑞、李德成、李庆标、李宣琳，公举银安为会长。其宣传机关《仰光日报》停版后，庄银安另创《光华日报》，复改名《进化报》，由居正、吕志伊、杨秋帆、陶成章等，迭主笔政，发挥三民主义，作本党之喉舌。仰光而外，其余缅属如木各具、居胍、兴沙搭、新彪遵、绕彬九、勃卧、猫宇、敏建、密沙、沙已、洞遇、蒙摩、渺咯、榜地、仁兰姜、瑞帽、洞枝、勃生、摩恪棉、彬文那、吉桃、力不丹、知亩、瓦城、阜谬等埠，亦先后成立分会。惟因居留地当局干涉关系，多称书报社焉。

（丁）越南党务

总理于纪元前十年（壬寅），因河内开设博览会，曾应法当局之约而往，对于外交有所进行。其地华商杨寿彭、黄隆生、甄吉廷、

张奂池、吴梓生诸人至为表示同情革命。及东京同盟会成立，河内、海防、西贡各地先后设置分会（河内料理党务及传达内外消息者为广东会馆书记张奂池，往来同志多由其招待引导）。纪元前五年（丁未）春，总理自日本至河内，设总机关于甘必达街六十一号，以为粤、桂、滇三省军事计划之中心。侨商助饷为数颇巨，其得力同志，河内则有杨寿彭、黄隆生、梁秋、甄吉廷等，海防则有刘岐山、甄璧等，西贡则有曾锡周、马培生、李竹痴等，堤岸则有李晓初、李卓峰、黄景南、刘易初、李亦愚、颜太恨、关唐等。西贡法国银行买办曾锡周、马培生助饷尤巨。总理数至西贡，有曾锡周为之供应，黄景南为越南小贩，每日以所得投入扑满，贮助革命军费。杨寿彭、黄隆生、甄吉廷、刘岐山等，援钦廉、镇南关、河口诸役，已尽所有，复被法官递解出境，是亦可见当时之革命有如流水就下之势也。

（戊）暹罗党务

总理在南洋既设南洋支部，复派党人至暹罗推广党务，而最热心参加者，则有萧佛成。萧佛成于党人未到以前，已在当地与由内地亡命来暹之陈景华，办理《华暹日报》，以鼓吹革命，故革命思潮，早布满全暹华侨。及党人至暹，成立同盟分会，加盟者有萧佛成、王杏洲、陈美堂、何少禧、陈载之、朱广利、马兴顺、梁挺英等。并举萧佛成为会长，陈景华为书记。纪元前四年（戊申），总理偕胡汉民、何克夫、胡毅生、卢伯琅至暹，侨商开欢迎会于中华会馆，到数百人，革命情绪，至为热烈。暹政府惧而干涉，限总理一星期离境，总理乃部署党务而行。

（己）菲律宾党务

菲律宾因入境禁例綦严，故革命党之活动亦较迟。纪元前七八年之间，华侨渐知革命之风，然无人为之组织。纪元前一年（辛亥）春，李萁自香港至菲律宾，始设同盟分会焉。是时入会者有郑汉淇、黄三记、黄汉杰、王忠诚等。其宣传机关有《公理报》，以郑汉淇主其事。

（庚）澳洲党务

澳洲地隔重洋，革命党人，至者甚少，但其革命思潮，亦不能

自外。纪元前六年（丙午），美利宾即有《警东报》之设，其社址在罗索尔街一百八十九号，专事提倡革命。纪元前二年（庚戌）洪门之致公堂，有《民国日报》之设，其社址在雪梨埠，亦专事提倡革命。故革命思潮，受此二报鼓荡之下，至为勃发。以故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自动捐助款项亦不少。其时加入同盟者，则有吕杰、朱楷、黄国民等。

（二）美洲党务

美洲党务，始于纪元前十八年（甲午），总理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其时愿倾家相助者，只有总理之兄孙眉及邓荫南二人，及其他数十人赞同而已。其第一次开会，到者有邓荫南、何宽、黄华恢、李昌、刘寿、郑金、程蔚南、钟木贤、刘祥、刘卓、李禄、宋居仁、曹彩、黄亮等。及乙未广州失败，再经日本赴檀香山，推广会务。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卒因风气未开，进行迟滞。嗣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洲，以联络此地华侨。乃美洲华侨，风气蔽塞，甚于檀岛，总理乃由三藩市而至纽约。沿途留数日或数十日，鼓吹革命，而听者藐藐。其欢迎革命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总理乃着手于运动洪门，提醒其洪门反清复明之原意。后由在美之同志，数年努力，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纪元前八年（甲辰）。总理再经日赴美，至檀香山。保皇党之《新中国报》攻击甚力。总理乃将其戚程蔚南之《檀山新报》（又名《隆记报》），改组为党报，亲自撰文反攻保皇党，革命党之气为之大振。其后此报改名为《民生日报》，总理以美洲洪门之众，欲用之，非加入其团体不可，故即加入致公堂。及由檀到三藩市，见扼于保皇党，几不得登岸。卒赖致公堂主持人黄三德，《大同日报》主持人黄琼昌之助，得以自由。总理乃为手订致公堂新章，及重行新登记。其新章之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实即以后同盟会之宗旨。总理并偕黄三德，游历各埠，为总登记之鼓吹。及至纽约，自撰《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文，以告欧美人士。美洲各处，自经总理亲游各埠

以后，党务日形发达，而洪门亦努力为助。东京同盟会成立，美洲全洲，亦次第成立分会，而以三藩市为美洲之总机关。纪元前一年（辛亥），总理由欧再到美，改新章，将由中国同盟会会员，改为中华革命党员。值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事前美洲筹款，由陈耀垣、冯自由、黄芸苏等办理，本甚踊跃。及总理亲至，详陈计划，成绩更佳。域多利致公堂，则竟变产以助。其时各埠捐得之款如下：

地　名	数　额（元）
域多利致公堂	三四〇〇〇
温哥华致公堂	一九〇〇〇
满得利	一一〇〇〇
三藩市	一〇〇〇〇
檀香山	二〇〇〇
纽约	二〇〇〇

美洲党部，遍于全洲，虽至小埠，亦有成立者。其人数亦多，对于本党为力最多。而党部党员反不为人所知。著者当民国十七年遍游北美、中美时，对于各党部党员，曾经调查，拟为表扬。乃所集材料，此次竟遭炸劫，事与愿违。兹分述其所以出力最多，而党部党员反不为人所知之原因于下：

美洲党部，对于本党之所以出力最多者：（一）因总理数次亲到提倡。（二）因其地自由，可以公开成立党部，正式办事，不致如南洋等地，日受当地政府干涉，贤者备受艰辛，不肖者借故推谢，甚者为虎作伥，陷害党人。（三）党员众多，集腋成裘，凡事易于办理。（四）党员多为农工界人，虽不能如南洋之有大资本家，一次能有巨款接济，然其党员，经过许久时期，除入党费特别捐外，尚有月捐，每一党员月出虽至少，集之则成巨数。且每按时而来，至为可靠，总部赖以支持，不致于中断者，实为数不少。此其所以出力最多也。

其党部党员所以不为人所知者：（一）因离本国太远，国人常不

能注意及之。（二）因所有党员，多为农工，无大资本家，可为人注视。（三）本国重要党员，不大多至其地，无从代为表扬。（四）党员多为农工，既不欲在政治上希冀活动，更无意于自己表扬，惟一心一意，出财出力，以期达到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俾彼在国外可免受居留地政府之困辱而已。凡此海外情形均所相同，而以美洲为较甚，此其所以党部党员反不为人所知也。

（三）欧洲党务

湖北学生李书城、时功玖、贺之才、朱和中、曹亚伯、胡秉珂、孔庚、史青、魏宸组、耿觐文、冯特民、时功璧、陈同如等，在鄂鼓吹及进行革命，当道惧之，乃择其尤，派赴东西洋留学，借以减其势。于是贺之才、史青等被派赴比，魏宸组、胡秉珂等被派赴法，朱和中等被派赴德。适刘成禺由日返沪，取护照赴美留学，遇贺之才等将赴欧，以总理亦将由美赴欧，乃介绍贺等谒总理。迨贺等到欧，而总理仍在美。贺等乃函请总理来欧，总理以缺旅费难行，贺等乃请在欧同学集资为总理来欧旅费。计比国留学共有三十余人，得四千余佛郎（今通译作法郎），德国二十余人，得二千余马克，法国二十余人，得千余佛郎。总理乃即赴比，贺之才、胡秉珂等，迓之于比国之哦斯丹埠。

总理至比，寓史青家，因与贺之才、魏宸组、朱和中、胡秉珂等，策划革命进行，及党务组织事宜。贺等又介绍喻毓西、孔庆睿、陈宽沆、刘荫茀、李藩昌、李仁炳、胡铮、王治辉、程光鑫等谒总理，因提议组织革命团体，众赞成。总理即亲拟誓词，并与各人均次第亲书誓词，于是开第一次会。总理及加盟各人，一一宣誓，誓毕，总理与诸同志握手道喜曰：“为君贺，君已非清朝人矣。”各人之誓词存总理处，总理之誓词则党部未成立以前，交史青收执。初，人谓总理不通中文，既见总理亲拟誓词，各人更为喜服。

嗣总理与朱和中赴德，开第二次会，加盟者有刘家佺、陈匡时、周泽春、马德润、王发科、王相楚诸人。后至法，开第三次会于巴黎，而加盟者有唐豸、汤芗铭、向国华等，故总理云：“乙巳春间，余重至

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等皆新由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于实行矣。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组织革命团体。于是开第一次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次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次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

及总理东归，成立同盟会于东京，欧洲党部，始正式改名焉。

时张人杰（字静江）、李煜瀛在巴黎组织新世纪，吴敬恒为主笔。虽挂名为无政府报，实系本党之宣传机关，而辟章炳麟、陶成章之诬总理，实有大力焉。

（四）香港党务

纪元前七年（乙巳）七月，东京同盟会总部成立后，总理即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赴香港组织香港、澳门、广州等处同盟分会。

冯在港与陈少白等筹备成立，虽兴中会员亦须一律填写誓书。众举陈少白为会长，郑贯一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是年先后加盟者有陈少白、李纪堂、容星桥、郑贯一、李自重、李树芬、黄世仲、梁扩凡、温少雄、卢信、廖平庵、陈树人、李孟哲、李伯海等。

当时香港分会派出代理主盟员，分赴内地，以推广革命势力。被派者如下：许雪秋、詹承坡、郭公接等赴潮安（按安常作汕），设通讯处于汕头至安街铁路公司。邓子瑜、陈佐平、温子纯、周毅军等赴惠州，设通讯处于归善水东街广荣号。姚雨平、张伯乔、朱执信、赵声等赴广州，设通讯处于制台前张大夫第。张谷山、萧惠长等赴嘉应，设通讯处于兴宁城兴民学堂。黄旭升、何克夫、莫伟军等赴北江，设通讯处于连州三江墟两等小学。刘古香、张铁臣、韦立权、刘培嵚等赴广西，设通讯处于浔州大黄江埠广亨号及柳州弓箭街富贵升旅馆，梧州大南门外文明阁等处。此外赴澳门者有刘樾杭，赴福建者黄乃裳、林菊秋。

香港分会宣传机关为《中国报》，一切党务皆在中国报社处理之。河口之役，党人失败，党员黎仲实、梁恩、高德亮、麦香泉、姚章甫、陈义华、关人甫等，先后被越南政府递解至港，均由会所

招待一切。计丁戊二年在港加盟者，有张人杰、黄伯淑、倪映典、方紫柟、谢英伯、林伍、余丑、余通、卢岳生、李是男、李海云、周觉、葛谦、谭馥、严国丰等二百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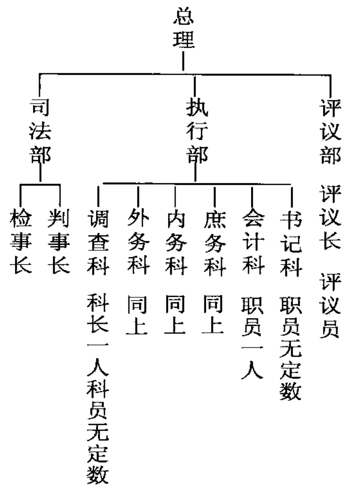
纪元前四年以前，香港分会因忙于军事，党务略停顿，所以避侦者之耳目也。自河口之役失败后，军事停顿而党务复兴。纪元前三年（己酉）二月，迁会所于德辅道先施公司对面，榜其名曰《民生书报》。于是采开放主义，广收同志。又在粤设分机关，由高剑父、徐忠汉、梁焕真、潘达微等主持，会务亦甚发达。是年在粤港两地加盟者，有刘一伟、黄轩胄、关非一、陈元英、胡津林、巴泽宪、马达臣、谭民三、何剑士、陈逸川、何辑民、陈自觉、陆觉生、梁藻如、莫纪彭、刘守初、李文甫、林直勉、梁焕真、潘达微、罗道膺、杜药汉、陈瑞云、朱述唐、黄侠毅、张志林、陈哲梅、李以衡、马小进、黎德荣、廖侠、李昌汉、陈俊明、李少穆、洪承点、陈炯明、孙武等二千余人。就中以倪映典所招新军兵士居大多数。至十一月以书报社地址狭隘，又迁中环德辅道捷发四楼。其后同志日多，党务日盛，乃于香港分会外另设南方支部，推胡汉民为支部长，林直勉为会计。会所则在黄泥涌道。广州新军之役，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均以此机关发纵指示焉。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后，邹鲁由广州至港，假文咸街泰记为机关，联络黄埔陆军小学学生革命。某次，该校学生数十人联翩前来加盟。此外，如金利源号、广兴昌号、九龙城内孙眉宅、铜锣湾电灯局附近之藤店四楼、中环大马路洛兴号二楼，以及女同志梁绮川所办之实践中学等处，皆为革命机关。至于暗杀机关，则有刘思复等之支那暗杀团，与陈炯明所主持之鸭蛋街机关等。八月十九日武昌举义以后，党人在港密组机关以谋响应者，更难屈指计焉。

本期之组织

同盟会本部设总理一人，总理之下有三部：曰执行，曰评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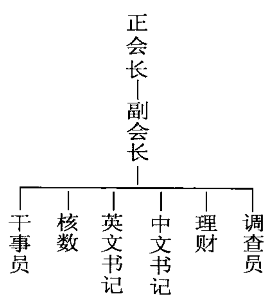
曰司法。执行部下，复分六科：曰庶务，曰内务，曰外务，曰书记，曰调查，曰会计。评议部有评议长，评议员。司法部有判事长，有检事长。其统系如下：

本表依丙午四月十三日所改订章程而作。



而当时处置事宜，事实上多开三部联席会议以取决之。

本部之下有支会，支会之下有分会。其分会之组织，正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中文书记若干人，英文书记一人，理财若干人，核数一人，调查员若干人，干事员若干人。每年选举一次，每遇会员增至一倍时，亦选举一次。其职员统系如下：



当时不特机关有组织，即全体党员，亦以军队编制法部署之。其秩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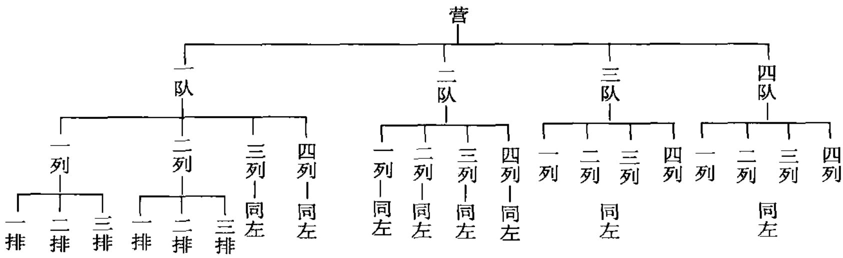
以八人为一排，内自举排长一人，共八人。

以三排为一列，外自举列长一人，共二十五人。

以四列为一队，外自举队长一人，共一百零一人。

以四队为一营，外自举营长一人，共四百零五人。

各列长、队长、营长等人员，为会众之代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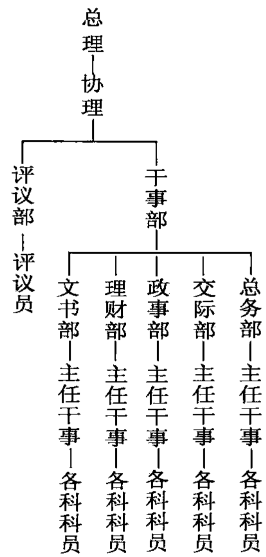


此组织系定于分会章程第十三条。总理特为注意，其致南洋同志书，特于条文下亲批曰：“此条请即施之实事。”复申引之曰：“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会中有事，由职员通传于各营长或各队长，各转传于其所属之队长或列长，则一人不过走报四人知，列长不过报三个排长，排长则报七人知。如此工夫易做。若收月费，收会费，会员交于排长，排长交于列长，列长则交与理财员，亦事简而效大也。若不行此法，则他日每埠人多至一千或数千，则无人能遍识会员，而分会机关之职员，亦无从遍知各人之住址行踪也。故必当为排列，一排长识其所交好之七人不为难，一列长识三个排长更易，由营而队而列，犹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节节脑筋相连，可灵活也。”观此，谁能云本党之组织不严密，惜行之者不力耳。

当时实力之组织，由注意会党而及防营，复由防营而及新军。新军之官长多陆军毕业生，此种毕业生，在学堂时，多加入本党，故所主持之军队，即为本党之军队。珠江流域，长江流域之军队，尤为显著。中国内外学生团体，本党多注意组织操纵之，其他民众，则仍只能利用，未有组织也。

民国成立，同盟会本部，移于南京，改秘密为公开。本部之外，

各省及海外分设支部。至本部之组织，则总理一人，协理二人，另设干事部、评议部。干事部内分五部：曰总务，曰交际，曰政事，曰理财，曰文事。每部设主任干事一人，各科科员若干人。评议部则有评议员若干人。总理协理，由全体会员选举，各部主任干事，由会员投票选举十人，呈总理选任。各科科员由该部主任干事荐任。评议部之评议员，则由本部会员选出，每省以一人以上、四人以下为限。各部主任干事，每年改选一次，但得连选连任。评议员则任期一年。其统系如下表：



时民国虽告成立，但各省尚未完全光复，故各地党人莫不致力于谋革命军队与民众之组织。及议和告成，则注意国会选举，而组织方针又为之一变矣。

本期之纪律

同盟会之誓词，终曰："对有渝此盟，任众处罚。"此即为党员最严重之纪律。而所谓"有渝此盟"者，即渝"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盟也。此四语为党义，党员须绝对服从，否则即为渝盟。处罚之法，虽无规定，然“任众处罚”，则众定何罪，均应服从，自无疑义。他虽未定专条，即此已足包括一切矣。盖当时党之精神，重在感情，不重在纪律。秘密时代，纪律之执行亦甚难，且恐生反动也。故当时章程中，除“有渝此盟，任众处罚”外，只有赏功之条，而无罚罪之条，即为此。

元年之同盟会章程，关于法律，第十二条规定曰：“会员有违犯规则，败坏名誉者，经评议部议决，由总理宣告除名。”据此，则当时决定处罚机关为“评议部”，执行处罚，则在“总理”，处罚只有“除名”。应处罚者，（一）则为违犯规则，（二）则为败坏名誉。此外第六条有强制会员遵守章程政策之规定，其文云：“会员须遵守本会一切章程及政策。”第七条有禁止加入他党之规定，其文云：“凡已入本会者，同时不得入他政党。”此外，另有裁判机关（司法院），以裁判党部或职员之冲突，及党员之争执。

本期之财政

同盟会，初时入党费十元，海外华侨多照纳，留学生及国内党员多免费。及后改订新章，免收入会费，惟规定当地会所及一切经费，由会员均分担任。本部每年经费，由各地分会分任，向各会员捐助，至足数为度。其支部经费若干，则由所属之分会，如前法捐助。另有月捐，每股五角，认股多少，视各人之力，每月收齐贮于银行，用慈善名义，由六人管之，专备起革命军之用，他种党事，不能提用也。

每次革命军起事前及事后款项，多靠华侨。同盟会初期，以南洋华侨出款为多。筹款之法，由同志中举出委员专任运动筹款之事。凡捐资助款者，至军政府成立之后，一年期内将四倍偿还，即一万元还四万元也。并给以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及列为为国立功者，与战士勋劳，一体表彰。若更有大财力，愿得他种特别利

权，亦可允许。[注八]及河口失败，次年总理由星加坡至欧洲，外交问题之外，尤注意财政问题。在法由前任安南总督韬美经手商洽，不意法内阁居利文梳被倒，比利仁继任，不赞成为革命军助，资本家因而怀疑。韬美仍欲与外部大臣再商，欲由彼以劝新内阁比利仁，因法资本家，非得政府之许可不肯投巨资也。卒之以“现在事不能求，请稍待”为答。总理见在法筹划之财政不能如愿，乃于西历十月三十号由欧赴美，因知颇有希望，故一往以观机局。盖英京亦有办法，条件甚属便宜，利息可照通常计算，并不要求特别之利权，惟须吾党各埠同志出名担保，时介绍此款之人已往美，故总理亦欲到美一面商也。总理到美，复经营包办马来半岛之锡运美。盖马来半岛华侨多经营锡矿，向归英商经纪，兹欲组织一大公司直接与美人交易也。同时总理在美又连络华侨，在纽约芝加古（现通译作芝加哥）并金山大埠三处，设立同盟会，人心甚为踊跃，向之倾向保皇党者已多来归。此后党中财政，美洲担负不少。如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初预计十万元，结果有数可据者，荷属南洋共三万二千余元，英属南洋四万七千余元，美洲七万七千余元，安南暹罗之数不在内，足见当时美洲南洋对于党之财政负担矣。[注九]广州三月二十九日失败以后，总理时在美洲数路经营款项，并发起革命军筹饷。其约章如下：

革命军筹饷约章

第一款　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民国成立之日，作为国宝通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

第二款　认任军饷至百元以上者，除照第一款办法之外，另行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之日，照为国立功之例，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

第三款　凡得记大功者，于民国成立之日，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权。

第四款　以上约章，只行于革命军未起以前，至革命起事后，

所有报效军饷者，照因粮章程办理。

中华革命军发起人孙文立

美洲华侨十之八九为洪门，其总机关为金山致公总堂，若筹饷经其反对，则虽热心革命者，亦不敢前。广州三月二十九日失败后，洪门之人，见吾党志士舍身赴义，英勇绝伦，因而感奋。金山致公总堂亦发起筹饷，设立筹饷局以专责成。凡捐款五元以上者，双倍给发中华民国金币。所有捐款，除拨出一成为筹饷局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总理有事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局中人员，由众公举，由总理委人监督。凡曾捐军饷者，皆可派一查数员，随时查数。(注一〇)此外尚有债券之发行。自同盟会成立后，本党始有内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为张人杰，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万元，尽以助饷。有出资勇而挚者，为安南堤岸黄景南，倾其一生之积蓄数万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其他则有安南西贡之巨商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等三人，曾出资数万，亦当时之未易多见者。及武汉起义，南洋美洲华侨，固极踊跃筹款，香港上海及内地筹借者亦不少。民国成立，关于辛亥两役之借款由粤设所偿还，以邓泽如、黄隆生主其事，应偿数一百四十余万，已偿者五十万，寻以讨袁军兴，尚未偿还者，有九十余万。(注一一)其他之借款，总理交南京参议院提议，照章发还。以和议告成，政府北移，袁世凯置之不理，民国以前之借款，因是多未偿还焉。

元年同盟会改订之章，关于党之财政，第九条规定："会员须担任本会经费。"第二十四条规定："入会会员，应纳入会捐一元，常年捐二元。"第二十六条规定："本会对于会员，得募集特别捐。"是会员应担任本会经费，其种类：（一）入会捐一元。（二）常年捐二元。（三）特别捐。一年以上，未缴常年捐，且不通告理由者，并有除名处分。财政之收支，则在理财部。理财部之职权，规定曰："筹划本会一切收入及支出，管理本会直接经营之农工事业等。"是党中财政，除会中各收入外，尚有管理直接经营农工事业。至财政之审查、报告，则规定于二十七条。文云："每岁收入支出，于年终

由理财部造册，经评议部检查后，登报报告于全体会员。”至各支部之入会捐，则须交本部。常年捐，则为各支部费用。

(注一)保皇党始终反对本党，缘其立脚点不同。兹录康有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载在丙午年十月二十四日纽约《中国维新报》），足见其真相。其文云：

公启者：昔在甲申以后，丙午以前，中国阽危，民生涂炭。仆隐忧覆灭，夙夜惊疑，顾印度之前车，念波兰之故事。虫沙猿鹤，种族沦胥。洪水猛兽，国土尽灭。哀五千年之神圣，大劫俱亡，忧四万万之同胞，为奴已矣。廿年以来，念国事，哀朝端，泪若绠系，心如抱石，向天叱咤，横海苍茫，步月行吟，拥衾叹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不自知涕之何从，身之何寄也。魂兮飘扬，魄也激昂，凭吊山河，人间何世。天地局蹐，舟楫路穷。惟拼一身之万死，冀救中国之长生。然虽复尽瘁鞠躬，岂谓必回天转地乎。我生不辰，身播国屯，长咏噫嘻，中怀欲绝。仆既不幸，早闻外事，预忧国难。自马江役后，屡诣阙上书，请大变法。及丁酉胶变，数上疏陈，首言立宪。当此之时，举国固未知立宪二字为何解，且旧臣尤以变法大事为敌仇。仆以救焚拯溺，无所畏徇，而救中国之沦亡，必以“君民同治，满汉不分”八字为目的。故欲速变法以救危局，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以保久长，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此仆救中国之宗旨，而考定于廿年以前，坚持于十年以来者也。幸遇我皇上仁明神武，舍身救民，一德同心，维新变法。仆过承知遇，言听计从。皇上于戊戌时，欲大兴民权，共参政事。时举朝之臣皆不敢言，惟内阁学士阔普通武首请开议院，皇上大喜，即立擢阔普通武为礼部左侍郎，立欲下诏决行宪政，而开议院。大臣力谏曰：“若此则民有权，而君无权矣。”皇上曰：“我但以救国民耳，君无权何伤。”而宫廷咸阻，卒虽遽行。于是旧党忌甚，吾身险甚，多劝吾行遁者。吾闻皇上愿与民权以救国民，宁失君秉而不顾，大哉仁人之言，至公之心，虽古之圣君，何以过此，故甘为之死。吾乃曰：“有君如此，何忍负之。且人生何所不可以死，吾昔过粤城华德里，有瓦砖自吾头而掠下，若死乎，则死之久矣。”于是卒蒙政变之大祸，十死而终不死吾。己亥六月十三日，在域多利举行保皇会，诸义士李福基、冯秀石、刘康恒、卢仁山、徐为经、叶恩、董谦泰等，踊跃赞成。而创起最先者，则冯秀石之子，冯俊卿也。百埠闻风，扶义而起，忧国沦亡，爱君忠义。不数年间，凡百七十余埠，遍于五洲，会众以数十万计，岂吾所及料哉。当己亥之腊，溥儁嗣立，圣上几废，我会众乃内外会合，奋起力争，激厉义词，百电交道，义声霆振，卒能格矢。计吾国例，十二月二十四日立嗣，新君当以正月元旦即位，乃于二十七日特诏，忽为皇上祝万寿，并举恩科，行赦典。自是新年圣上无恙。载漪逆谋不逞，乃杀外人以召联军，于是京邑邱墟，乘舆迁播，中国不亡如线。李相国鸿章频遣督促，谓非我莫能勤王，乃号召七省义士，发奋起兵，用日本义士挟

藩之策，以为勤王之举。事虽不成，而忠义大暴于天下矣。乃议和底定，国体粗安，乃广开诸报，劝导新政。数年以来，吾党政论，多见施行。戊戌旧政，亦多变举矣。浅识之徒，或热血过甚，忧国过深，亦有因利乘便，图变掌权者。氓之蚩蚩，妄倡革命，洪水横流，不可向迩。如醉迷药，如饮狂泉。仆审内外，度时势，以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人之瓜分矣。若立宪法，君民同治，满汉不分，则以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有霸地球之资焉。于是吾党专以倡宪政为义，力障横流。虽数年来屡为革党大攻极诬，然救国何事，大义所在，虽举国皆变，亦当独力以镇之，尽人皆醉，亦当独醒以解之。幸吾会众，同心同德，既坚既好，不以风雨飘摇而改变，不以浮波浩大而震惊，卒能挽狂澜于既倒，作砥柱于中流。今者举国同心，咸言宪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央行于上。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预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粃政焉。薄海闻之，欢腾喜跃，民权既得，兆众一心，君民同治，中国从兹不亡矣。顷自北京近要来书，皆言临朝甚悔戊戌之举，近与皇上相得甚欢，凡行政一切，皆听上议行，故近者令若流水，焕然维新。虽未归政，而皇上日渐有权，圣躬必可无恙，从此不复劳吾同志之忧矣。然己亥废立之大变，非有吾会数十埠电争，则今者为载漪、溥儁之国土矣。民心不服，强敌滋至，内外并兴，中国之亡久矣。乃数年以来，革说煽行，自学生官场，亦有多迷惑者。焰力披猖，从古所无，盖误于法国之故事，而以为救国独一之神方也。岂知法国昔时诸侯千万，大僧千亿，压制其民，税逾十五，至制面割草，皆资侯物，娶妇必陪侯宿，故愤极求伸。其他德国诸侯三十万，奥侯二万，英侯数万，瑞典诸侯千二百，丹墨蕞尔，侯亦六百，压制略同，岂所语于中国数千年一统自由之政哉。或又提倡民族，意在排满，迷引欧人之义。抑知英德之倡民族主义者，正借以收合散国为一耳，非若吾国本一，而愚者乃欲力分之而促其亡也。中国所欠，但民未有权耳，苟行立宪，民可有权，国即能强，即驾于万国之上。夫革命之所望，亦不过至立宪而止极矣。夫世袭总统与选举总统，相去一间耳，事至微小矣，无关国民之安危大局也，何事革命乎。必若流四万万同胞之血，瓜分四千年文明之国，而争总统之为世袭为选举。其事之本末、大小、轻重不相称，其为计之智愚、得失、是非不待辩也。革党自思，应亦自笑矣。然苟无吾党发言立旨，独遏横流，则理深难识，人愚易惑，举国皆言革命，则至今内乱起，外强入寇，中国又亡之久矣。凡兹二大事，保君保国，实吾党支拄之。十年以来，巨浸稽天，蹈洪涛而排泄，大火燎原，冒毒焰以扑灭。今圣躬历万险而无恙，中国决立宪而渐安，吾党宗旨所定，志愿所期，虽不敢贪天之功，亦庶几从心所欲。天从人愿，大喜欲狂。由晴天朗日之后，追思风凄雨晦之辰，自歌舞行乐之余，追想兵戈流离之苦。九渊沉溺，岂知重睹天衢，属纩弥留，不意生还人世。鄙人与吾党万死余生，患难与共，挥泪而谈往昔，破涕而笑方今，诚不意中国有立宪自存之日，君民有保全安庆之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虽皇上未尽复权，而圣躬必无复后患，虽中国未能强立，而国民皆望得政权。吾保皇会之期望既伸，吾同志之目的亦既达矣。皇上不危，无待于保，归政虽

要，尚属更端。就本会之义务言之，此后当无所事事。而成立大党，遍于五洲，实居举国之先驱，而为政党之前导者也。昔际艰难，当以保危为事，今逢安晏，当以图强为功，时异事移，境迁义易。然则从今相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矣。夫宪政所以与专制异者，专制之政，望之一贤君而足矣，宪政如织丝布以为衣，累砖石以为室，君民一一皆当精好，苟有一丝一缕之败，一瓦一木之腐，则全衣失观，尽室倾倒矣。故宪政者，合君民而共图治者也。吾党空望自强，而不预讲宪法，他日政宪之美善未尽，国民之资格不全，是有美衣而自污之，有住宅而自坏之也。夫吾党人既以国民之责自任久矣，保危之忧患既无所事矣，宪政当合朝野上下共图之，尤重且切矣。朝廷既决行而且考定之矣，又下诏令全国民预备之矣，国民之责任无可逃，政党之权利不可失。权其缓急，酌其时宜，欲昔日之成功，鼓后来之群力，夙夜筹思，改良进步，时哉时哉，诚不可以已也。仆生平蒙难，乃是戮民，而天实纵予最多幸福，抚躬自问，亦觉离奇。盖吾生狂谬，好发大愿，皆为古今至非常之举，而人世必无可望之期者也。而天之纵我者，则非常之大欲必得，而无穷之奢愿必偿。虽复千艰万阻于其先，而必快意肆志于其后。夫古圣所期，亦多不就，而鄙人天幸，乃尽从心。仆非自嘲自夸，实以至欢极慰，请为吾同志言其一二焉。吾自髫龄而恶女子之裹足，誓立会以解放之，今不缠足果大行于全国矣。自童年而恶八股之困人才，誓废除之，今八股果废绝矣。恶弓刀步石漕运之制，而今皆废。改创日本译书游学之议，而今皆盛行。欲新学之遍于全国，则今学校几遍矣。欲官制之改良，而今殆大改矣。欲行新法而扫除旧法，则犯举国之怒，蒙十死之祸，而今旧党亿千不死，变阻者皆行矣。欲行立宪而排革命，则上为专制之朝所恶，下为革命之党所攻，两皆不容，险难倍甚，而今则二千年专制之政倒矣，立宪行矣。仆敢预言之，革论之误谬，亦不旋踵而必自悔矣。今虽猖狂，而逆天违时，滋乱召亡，其于中国必不行焉。苟真热心爱国者，公理所在，物理难逃，其攻我愈甚者，他日服从愈真。宪政既定，民权大伸，国势大强，君主高拱而已，何所为而革命乎。鄙人不才，然于举国四万万人中，一切为老马之导，立旨必在天下未言之先，告成仅在难关之后，虽阻我、攻我、逐我、杀我，如麻并起，而其后无不俛首帖耳，折而从我。虽以至强之力无限，至尊之威无穷者，不能少背焉。岂仆有旋乾转坤之力哉，先审时势之所趋，穷知事理之所极耳。吾八年于外，行路二十万里，数周大地，遍阅各国，纵横宇宙，阅历亦稍多矣。吾与吾国民，犹兄弟也。请称心而言之，啜涕而道之。吾生中国，服其文，习其俗，吾爱其国，爱其种，同其忧，患难则救之，吾何求乎哉。吾后相乎，吾同胞乎。意见者，人所不免也。孟子曰："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小丈夫之悻悻哉。"诗曰："之子归，不我与，其后也处。之子归，不我过，其后也歌。"既为吾国民，虽少有差池，岂不同心乎。今因旧会讲宪政，吾又前驱，英绝有志之士，以国民为念者，能从余游乎，其亦不至于迷途之误，而必有登岸之期也。与吾国民党必与中国先焉。从百战功成之将，士卒必勇，从亿中致富之商，资本必多。夫凡人之情，以期望为生者也，故莫懊恼于失望，莫欢快于如意。累年戎衣战鼓，乃听铙凯之声歌，皓首拓笔试

场，忽登元魁之及第，其为喜乐，岂何比言。今者庆旧会之告蒇，合国民之新宪，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为先，先天下之忧而忧，亦先天下之乐而乐。举行大庆，鼓舞轩鞶，饮酒高歌，穷欢尽乐，飞扬云起，如闻大风，糺缦日华，光于复旦。与我为国民之任者，仰首伸眉，以欢吾党之盛，而中国之霸焉。所有章程加下。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四日。康有为。

行庆改会简要章程

（一）本会以救中国为旨，昔以皇上变法，舍身救民，蒙险犯难，会众感戴，以为非保圣主不能保中国，故立会以保皇为义。今上不危，无待于保，会事告蒇，适当明诏举行宪政，国民宜预备讲求。故今改保皇会名为国民宪政会，亦称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更求进步。

（二）择丁未新年元日，五洲各埠保皇会所行大庆典，告蒇旧保皇会，而开国民宪政新会，以祝中国之盛强，国民之荣乐。

（三）行庆日先于除夕，各洲总会，合出各埠，各电北京商部贺旦，赞宪政之成，祝中国万岁，皇上万岁，并告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

（四）此次为吾会大庆典，各埠于会所点灯结彩，备极华丽，衣冠齐楚，列班肃敬。总董或书记演说，叙明保皇会缘由，及今皇上无虞，宪政将行，保皇会事喜慰告蒇，新改为国民宪政会。激励大众，讲求宪法，尽国民之义务，以成中国最先最大之政党，为最大最强之国民。于是总董与大众举酒祝皇上万岁，中国万岁，国民宪政万岁，吾党万岁。各人次第演说、饮酒、歌诗，穷极欢乐。此举为除旧更新大典，若丙午除夕于九点齐集，十点演说，十一点即已交新年，于是时间，行礼毕，即于是夕或元旦大宴，各因其地之便。

（五）党中各报皆布告保皇会告蒇，改新会名会章之事，以公众听，而慰众望。

（六）将本党改定会名、会章，禀呈御前大臣泽公，南部振贝子，两江总督端方，及两广总督存案。然后分设支会于内地各省、各府、各县。按泽公并非亲郡王贝勒贝子，以公爵而为御前大臣，从古所无，朝夕随侍皇上，尽知吾会众之忠义矣。此次立宪，尽赖其坚持之力。

（七）旧会以保危为义，故战兢惕励，有冒险之行。今会以图强为旨，但蹈厉发扬为进取之事。今尤易矣。然宪政为国民合集之点，国民先尽义务，定其名分，讲求国事，同担荷之，宪政乃可望美备。此我会之责也。凡我同志，生逢此时，为宪政之国民，岂非至幸。当共发愤，以为宪政之资格，以为地球第一大国之资格。

（八）保皇会所有旗匾、印章、名称，自后一律用国民宪政会新制，由广东省城总局制成，按埠颁发，以归一律通行，而免歧异，而易认识。自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正月以后，所有保皇会旧印章，俱谨藏之本会，以示纪念，或将来存之博物院，以资观感，不复行用。旧旗不必悬挂，以示更治维新大观。惟保皇会木匾仍旧悬挂，以示不忘创始之本意。

（九）各宪政国不论君主、民主，其通行一例，一国大政，俱归政党执权，其党多得

政者。所有行政职事，俱为本党人所充，不入本党者不得享受。凡一切铁路、矿山、银行、工厂，开关大利，俱给本党人承受。就美国而论，乃至邮政寄递电信之夫至微矣，亦必为现任总统同党之人乃得充补，其大者无论矣。政党之权利之大而且专，至为可骇，中国人未之闻也。今中国尚无政党，吾党实为之先。若筹款有厚力，各省府县中能开办报馆、支会，支会多则吾党众愈大，将来所得之权利，不可思议。以欧洲各国皆极小，仅比吾一省一府，则其政党得权，亦不过享一省一府之利。美国大如吾国矣，然四十五洲各自独立，非中央政府所有，故美政党所享受，亦无几。惟中国政党而得权，其所享之权利，奄有全欧英、德、法、俄、奥、意、荷、比、丹、瑞、那、希、瑞士、突厥、罗马尼亚、布加利牙、塞尔维亚、门的内哥十八国之比，真地球之所无，而为欧美人所艳羡而不可得者也。凡事先者得，后者失，吾党有此先基，以图此大权利，各同志岂心恶之乎。然凡人购器物之微，必出资本，欲得此大权利，必出大价值，乃能得之。然则筹款以开各省府县支会及报馆，所以发愤图之，自有在矣。

（十）保皇会事告蒇，宜行大赉，各省同志奔走会事，累年勤劳。或创始艰难，或守成竭力，或始终如一，或有变心，仍著微劳者，不论其地为总董、干事、值理、散员，皆酌其劳绩，分别报酬。望由各本埠公议核实，列等开名单前来，无徇无滥，无畏无匿，公好公恶。如能得邻近至近之埠出名具结，尤昭大信。邻埠愈多愈贵。酬劳之礼应如何举行，亦由众议。或赠金、银、铜之宝星碗碟、器用。或立石碑，雕铜像，塑油像，立史传。或诗文字书。务以旌异存远，将来皇上亲政后，留禀奖之次第。

（十一）保皇会史，可印刻以藏旧事旧劳，印成，每埠会所各存一部。其著有勋劳者，由公赠之。装订精美，俾其传示子孙。

（十二）各埠保皇会旧存名册数部，记事簿，一切书札，不论会所所存，及同志搜藏分存，无用皆汇寄香港总局，俾资编辑保皇会史。史成，建石室于国民宪政会所，永远储藏。俾勋劳事迹，永昭天壤，以无负义士之心。其有各埠本会现需查考，或应留备本会观感者，移交总会与否，各听其便。

（十三）自改国民宪政党后，享政党之权利渐大，入会之规费，俟明年正月后，当更议增定。其在丙午年内愿入会者，暂从宽大，不增入会之费。

（十四）国民宪政会票，一经由总局改发，所有从前保皇会票，作为废纸。既为新会，则会票必当更换，以丁未六月为止。其换票之费，应收若干，皆候公议。惟丙午年新换之会票，已经劳费，应否酌收或免收，再议。惟至丁未年六月以后，不换新票者，如再欲领票，当照新入会者补给会费。其因在远有故未闻，有会员二人担保者，格外准其给票，仍收倍费。

（十五）新定宪政会章程，宜求备美，欲重开大会集议。惟吾会遍于五洲，实难全集。望各埠多为集会，各具意见议论，寄来采择，以集公议，而成完美。限于十二月初十截收，以便汇举。

（十六）各同志条陈新会章程稿，皆发交本党机关报登录，以供同志观览辩难。亦可听同志寄文驳诘，如议院然。俾磨砻相磋，精益求精。但报纸有限，来稿或太多，不及登录，则听各报记者，择精要之论登之。

（十七）各同志有拟出章程，精美切实可行，有大益于本会及同志者，加增彩金。千百十数今难定，视卷数多寡，议论如何为额。于正月元日至十五前，须发榜名，彩金，以助欢庆。

（十八）吾国龙旗，本于古昔。诗称："龙旗扬扬"，原为天子之用，与国无关。同治初时，新定国旗，乃用黄龙，实为未合。且万国交通，彼不能喻吾国俗，而在彼以龙为大兽，黄为病旗，不见敬重，反为轻讥，将来所在必改者也。吾会三色旗于立宪之义无取，故吾会新旗，当更求精良之式，且以为将来国旗商旗采用。望各同志各抒意义，绘旗式寄来，以择良取定。其佳式可用，当赠银百元，为国旗酬报。

（十九）本会报馆十余，遍于海内外，从此实力发展本会主义，更当筹款增设各报于各省，此为推广会事要着，各同志欲享政党权利者，宜留意焉。

（二十）中国今日大变新法，渐望强立，皆皇上舍身所致。盛德大功，国民永戴。今以无复灾难，不须言保，然会名虽改，感戴仍同。其圣像之供奉，庆典之称祝，及奉诏书，称同志，一依旧会之例，不须再议。

（二十一）六烈士以身殉难，以救国民，永念不谖。八月十三日之纪念祭典，照旧举行。其七月诸烈士之纪念，各埠已举行者，皆照旧行，不待再议。

（二十二）宪政会本于保皇会，名虽异，而实则同。六月十三日创会之纪念日，永远奉行。其各埠保皇会所颂圣歌，爱国歌，照旧举行。至各上书记、《戊戌政变记》、《保皇会史》，各埠会所永藏一册，以为纪念。其有勋劳之义士，他日论定行赏，皆永榜之各埠会所。其各埠同志直寄之像，皆照旧悬挂会所，以为激劝，皆不待议。

（二十三）省城拟建会所，即定为国民宪政会公所，即为公学之地，名正言顺，规模光大，久经募集，迄未能成。望同志踊跃助成，以光会务。

（二十四）海军最关强国之本，各国兵费，皆由其国民担荷，故海军捐，宜踊跃捐输。

以上章程为吾党第一大事，凡《维新报》、《文兴报》、《新中国报》、《东华报》、《总汇报》、《新民丛报》、《国事报》，一律立登勿迟。再者，仆文札皆寄交纽约总局汇寄可收。

（注二）誓词中四句，在欧洲比、德等处加盟者相同，乙巳春致公堂重订之章程，第一章第二项之宗旨亦同。

（注三）附宋教仁日记（编者按：宋教仁日记本编已另载，此处仅五条，删。）

（注四）《民报》第十五号，太炎有中华民国解。

（注五）关于陶成章攻击事，录胡汉民致南洋同志书一段，可以互参。

兹事之颠末，具如来书所云。陶成章心忮刻多疑，实为戎首，竞利而忘义，怀私而败群，亦既情见乎词矣。南洋同志不乏有识之人，无稽谰言，未易入听。况中山先生为国民倡义已十余年，其信用岂一二哓哓者所能伤。惟目前中立之辈，未免阻厥进步耳。河内公函，系彼处同志见陶谤书而发，故于滇桂用兵之事颇详，足备参考。其他于南洋设施之事，则昭昭然在人耳目。想文岛同志得此书与公等之书，必了然于是非之辨。……闻黄克强兄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一人，而其人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负于党，如此而被诬受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

(注六)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死者不止七十二人。葬黄花冈者，得七十二尸。

(注七)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云：

现政府之不足以救国，除中国丧心病狂之宪政党外，贩夫牧竖，皆能洞知，何况忧时之志士。故自同盟会提倡种族主义以来，革命之思想，统政界、学界、军界、以及工商界，皆大有人在。顾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势力犹然孱弱不能战胜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也。何以言之？如章太炎、陶成章、刘光汉等已入党者也，或主分离，或主攻击，或为客犬，非无共同之计划以致之乎？而外此之人主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更不知凡几耳。如徐锡麟、温生才、熊成基辈，未入党者也，一死安庆，一死广州，一死东三省，非无切实之组织有以致之乎？而前此之“朝秦暮楚”，与夫轻举妄动，抛弃生命者，更不知凡几耳。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历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至叹党员之寥落。前一缺点伏而未发，后一缺点则不自今日摧残过半人才始。前精卫陷北京，南洋保皇报会载有曰：“跳来跳去，只此数人。”呜呼！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杂于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一则以事败心灰，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总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虞也。机关制取合议，救偏僻，防专制也。总理暂不虚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适如其分，不至鄙夷不屑就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总部对于各团体相系相维，一秉信义，而笼络诱骗之手段，不得施也。各团体

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感情之故见，不可现也。组织之内容，大概如是。海内同志，其以为不谬，肯表同情赞助欤，党人幸甚，中国幸甚。宋教仁、陈其美、徐潜、邓道藩、关泳南、陈勒生、史家麟、王蔼卢、张仁鉴、潘祖彝、林琛、李洽、梁鍪、李光德、倪韩汉、范光启、姚志强、杨兆岑、吕志伊、江镜清、胡朝阳、章梓、张卓身、周日宣、曾杰、沈琨、谭人凤、谭毅君、陈道。

（注八）其时正值河口之役，与敌困难支持时，故所有偿还倍数，比普通为优。观总理致邓泽如函云："□君或□翁，肯任此十万，当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可见一斑。

（注九）关于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一切财政，详见革命篇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注一〇）美洲洪门筹饷局缘起及章程如下：

洪门筹饷局缘起

兹当人心思汉，天意亡胡，所以各省义师，连年继起。然尚未能一战成功者，何也？岂以人才之不足，战阵之无勇耶？皆不然也。试观最近广州一役，舍身赴义者，其人多文武兼长之士，出类拔萃之才。当其谋泄失败，犹能以数十人，力战而破督署，出重围，以一当百，使敌丧胆，可知也。然人才既如此、英勇又如此，仍不免失败者，其故安在？实财力不足，布置未周故也。内地同胞，久在苛政之下，横征暴敛，剥皮及骨，遂至民穷财尽，固无从以集资，而为万金之布置也。故输财助饷，以补内地同胞之所不逮，实为我海外华侨之责任，义不能辞也。内地同胞舍命，海外同胞出财，各尽所长，互相为用，则革命之成，可指日而定也。我洪门创设于美洲已数十年矣，本为合大群，集大力，以待时机，而图光复也。所谓反清复明者此也。今时机已至，风云亦急，失此不图，则瓜分之祸立见矣。本总堂今承孙大哥指示，设立筹饷局于金山大埠，妥订章程，务祈完善无弊，以收效果。捐册寄到之日，切望各埠手足，竭力向前，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则洪门幸甚，中国幸甚。

谨拟章程开列如下：

一、革命军之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

一、凡我华人皆应供财出力，以助中华革命大业之速成。

一、凡事前曾捐助军饷者，不论多少，皆得列名为优先国民。他日革命成功，概免军政府条件之约束，而入国籍。

一、凡事前未曾捐过军饷之人，他日革命成功，须照军政府之约束，而入国籍。

一、凡捐过军饷五元以上者，当照革命军筹饷约章奖励条件办理。

一、议在金山大埠致公总堂，设立筹饷局，由众公举人员办理，由孙大哥委人监督，各埠曾捐助军饷者，皆可派一查数员，随时到来查数。

一、筹饷局之组织，分为两部，一董事部，一办事部。

董事部，以现任办公职员，及捐款千元以上者当之，人员无定额。

办事部，总办一人，会计一人，查数一人，劝捐委员无定额，随时由董事议定，由总办择人任使，监督一人。

一、凡局内之事，必须董事议决，然后办事部方能执行。

一、所收捐款多少，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

一、议所收捐款，拨一成为筹饷局经费，以支办事人员车费、薪水、邮电、纸笔各费，如有盈余，仍拨归军饷之用。

一、所有筹饷局经费，须要监督批准，方能动支。

一、所发捐册，以寄到之日起，限期两个月缴回清算，按名给发执照为凭，其捐数五元以上者，另行双倍给发中华民国金币票收执。

美洲金山大埠致公总堂特启

(注一)辛亥两役借款偿还所邓泽如、黄隆生报告书篇首言云：

中华民国成立之二年，泽如、隆生得前广东财政司司长廖照会，办理辛亥两役借款事务案。查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统筹部捐借各册，闻共应偿还银一百四十四万四千五百八十三元七毫八仙。开局以后，前后共领过款五十万元，随即发给各埠代表列册报销。……其应还未领之九十余万元，……于八月初一二连日赴督署领余款，迄未奉发，乃于初三日突奉前广东都督陈炯明令暂缓偿还。……此当日办理……之情形也。

选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

按：此为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原为本部庶务刘揆一先生所保管。辛亥武昌起义，刘先生匆匆归国，乃交由本部会计何天炯（晓柳）先生保管。未几，天炯先生亦返国，为免失漏机密，本部文件大都毁灭，仅此立党初期之会员名册，由天炯先生保留携归广东兴宁故里。天炯先生殁后，其弟天瑞（晓晖）先生曾抄送该项加盟人姓名一册来会，但未录加盟年月日及主盟人，略而不详。民国二十八年秋，天炯先生之哲嗣承天君乃将原存之件由兴宁携往重庆，送交本会典藏。同盟会成立距今将五十年，全部会员名册，已不可得。此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名册，凡在东京加盟者，十九皆在册内；其在吉隆坡、新加坡、河内、香港及欧洲各国加盟者，亦有列入。此外在国内各省及海外各埠加盟者，因递寄不便，致本部未能收到盟书者，则不在其内。原册所列会员计九百六十人，其姓名、年龄、籍贯、加盟年代及主盟人、介绍人等，多有详细记载，诚稀有之珍贵史料也。原册系用一西式练习簿，以钢笔书录，凡三十八页，对各加盟人之略历，一线直书，眉目欠清。兹为便利阅读起见，特加整理分栏抄印；惟其排列之次序，一仍其旧，俾免失真。

安　徽

姓　名	籍　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　考
程家柽	徽州府休宁县					
卢镜寰	颍州府阜阳县		丙午正月初二日	黄　兴		
李　衡	凤阳府寿州县		乙巳十一月二十八日	蔡孑民		
倪时渡	安庆府桐城县		乙巳十月十一日	蔡孑民		
刘松甫	颍州府霍丘县		乙巳十月八日	孙竹丹		
韩世英	凤阳府怀远县		乙巳十月八日	孙竹丹		
权道涵	凤阳府寿州		乙巳十月初五日	黄　兴		
时素依	凤阳寿州		乙巳十月十五日	孙竹丹		
杨立奎	凤阳怀远县		乙巳十月二十七日	吴春阳		
邓履贞	安庆府怀宁县		乙巳十月二十六日			
谢家鸿	无为		乙巳十月一日			
张祖同	桐城县		乙巳十月二日			
郑瑞当	桐城县		乙巳十月二日			
傅家珍	巢县		乙巳十月二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段云	寿州		乙巳十月一日	黄兴		
朱菱溪	寿州		乙巳十月一日			
孙方瑜	寿州		乙巳十月一日			
孙允珩	桐城县		乙巳十月一日			
李德瑚	寿州县		乙巳十月一日			
王天培	合肥县					
张石泉	寿州		乙巳十月初八日	孙竹丹		
吴亚男	庐江县		乙巳十月初五日	吴春阳		
吴弱男	庐江县		乙巳十月初九日	吴春阳		
杨弼	阜阳县		乙巳九月二十九日			
蒯寿枢	合肥县		乙巳九月三日			
孙竹丹	寿州		乙巳九月二十九日			
孙毓筠	寿州		乙巳九月二十九日			
潘赞化	桐城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朱成勋	宁国府泾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寄籍四川
高荫藻	合肥县		乙巳八月初一日	吴春阳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裴豫祥	寿州		乙巳七月二十九日	吴春阳		
夏道沛	和州		乙巳七月二十六日	吴春阳		
吴炎世	庐江县		乙巳七月二十五日	吴春阳		
石　林	凤阳县		乙巳十月初六日	黄　兴		
孙　棨	凤阳县					
吴春生	合肥县					
王善达	合肥县					
吴春阳	合肥县					
刘光沂	庐州府巢县	三三	丙午六月二十二日	高荫藻	殷葆田	住南京铜仁坊牛痘局对局。在经绵学堂警察科
殷葆田	合肥县	三一	丙午六月九日	中　山	权道涵	住城东。在经绵师范科
刘家敬	巢县	二六	丙午七月八日			住城西六十里。在振武
俞　旭	怀远县	二七	丙午六月十六日	权道涵	杨立奎	在早稻田大学。住东乡
汪　珏	寿州	三九	丙午六月二十三日	权道涵	裴　祥	住城内郝家巷
万伟怡	寿州	三〇	丙午七月初四日	权道涵	张汇滔	住城南乡。在经绵警察科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方汉城	桐城县	一九	丙午六月十日	权道涵	石人俊	住南京城内石坝街。在体育会
石文彬	寿州	二八	丙午六月十六日	权道涵	管葛	在城南石家集。在警监学校
孙桦	寿州	一四	丙午六月二十三日	权道涵	孙椙	住城南郝家巷。在庆应小学
程恩普	阜阳	二四	丙午五月三十一日	中山	孙元	住城内西大街。在同文书院
张汇滔	寿州	二五	丙午六月三日	权道涵	裴祥	住西乡涧沟集。在警监学校
黄璧	寿州	二四	丙午六月六日	权道涵	张登瀛	住东南乡瓦埠街。在振武
段志超	怀远县	二二	丙午六月六日	权道涵	张登瀛	住北门城内。在振武
李乾璜	寿州	一八	丙午五月二十一日	中山	孙毓筠	住寿州南乡下塘集。在振武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张树荣	凤阳县	二一	丙午五月二十一日	中山	孙毓筠	住南乡尚家岗。在经绵警察科
管葛	寿州	二三	丙午五月三十一日	权道涵	周龙光	住城外菱角嘴。在同文书院
周龙光	凤阳府定远县	二〇	丙午五月二十日	中山	孙毓筠	住东乡池河镇。在同文书院
王盛铭	怀宁县	二二	丙午五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	孙毓筠	住四牌楼。在同文书院
赵宋卿	宿州	三〇	丙午五月二日	中山	孙毓筠	住城内后街。在同文书院
孙柕	寿州	一六	丙午五月二十六日	权道涵	孙毓筠	住城内郝家巷。在庆应义塾
牛克劼	寿州	二〇	丙午六月十七日	权道涵	张登瀛	住寿州正阳
			贵州			
于德坤	贵阳府贵筑县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平刚	贵阳府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在日本大学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陈学钊	思南府	二四	丙午八月二十八日	胡衍鸿	郑贤书	住安化街。在警监学校
王孝端	大定府	二一	丙午八月十六日	平　刚		住城外对江里
朱沛霖	贵阳府龙里县	二二	乙巳八月十六日	平　刚		住本县西门外
蒲　剑	贵阳府贵筑	二〇	丙午八月十六日	平　刚		住城内
保　衡	兴义府兴义县	三〇	丙午四月一日	朱炳麟	李肇甫	住距城约七里地名南里花阁鸡场
漆运钧	贵筑县	二八	丙午六月十三日	中　山	田　桐	住东门内。在政法大学政治科
			浙　江			
陶成章	会稽县		丙午十一月二十日			号焕卿
龚国元	秀水县		丙午十一月二十日			号味荪
汪汝琪	乌程县		西一九〇六年十月一日			
陈雄洲	鄞县		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沈嘐公	嘉善县		丙午正月初三日	高剑公		
金葆濂	平湖县		乙巳十二月一日	高剑公		
蒋尊簋	诸暨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蔡孑民即蔡元培	山阴县		乙巳九月二十九日			
秋竞雄即秋瑾	山阴县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			
俞为民	镇海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朱泉	缙云县		乙巳十一月二十八日	宋教仁		
阙麟春	丽水县		乙巳十一月二十八日	宋教仁		
李越凡	缙云县		乙巳十月一日			
陈焯	处州府		乙巳十月六日	张继		
朱曜	仁和县		乙巳十月十四日	张继		
李定	缙云县		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	宋教仁		
孙绍基	山阴县	二九	丙午八月三十一日	孙毓筠	杨维	住山阴留头村。在振武
章炳麟	余杭县	三九	丙午五月十六日	中山	孙毓筠	
王凯成	钱塘县	二一	丙午四月九日	中山	王孝缜	住杭州城内后市街赵衙衖豫。入振武
樊翀	缙云县	二〇	丙午三月初八日	朱炳麟	张治祥	住本县城北樊家
			陕西			
康保忠	汉中府城固县		乙巳六月			早稻田大学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潘国章	西安府三原县		乙巳九月初二日	黄兴		
井勿幕	蒲城县	一九	丙午六月四日	孙毓筠	康保忠	住县内大十字口巷北街
于右任	三原县		丙午九月二十七日	胡衍鸿	康心孚心孚系保忠字，保忠原作宝忠	
河南						
曾昭文	光山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吴春阳		
杜君然	汲县		丙午十二月初二日	中山		
刘基炎	光山县		丙午十一月二十八日			
李锦公	商水县	三〇	丙午七月	程克	刘积学	住本城西北二十五里李集
闫铁生	新蔡县	二二	丙午七月	程克	刘积学	住城西八里阎家湖
陈庆明	延津县	二六	丙午七月八日	曾昭文	刘积学	住本城北关。进振武
刘积学	新蔡县	二五	丙午四月十九日	朱炳麟	曾昭文	住城内西后街
杨曾蔚	祥符县	二七	丙午闰四月五日	中山	朱炳麟	住城内土地庙衙。进振武
张鹗翎	荥阳县	二三	丙午闰四月五日	中山	朱炳麟	住城东罗垌。进振武

江　西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黄　铎	清江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曾　贞	吉水县		乙巳八月七日			
陈荣恪	义宁州		乙巳七月三十日			
张华飞	德化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张惟圣	南昌县	二五	丙午七月六日	陈荣恪	黄元勋	住江西省皇殿前豫。入振武
邓文辉	峡江县	二四	丙午七月六日	陈荣恪	黄元勋	
李烈钧	武宁	二五	丙午闰四月十八日	中　山	华世中	住城内。振武已毕业
钟大群	萍乡县	三五	丙午六月二十五日	谢寅杰	仇式匡	住虎形山下

广　西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杨　口	梧州府藤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封高万	容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郑惠铭	桂平县		乙巳九月二十七日			
陈　志	容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陈汉刚	容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姓　名	籍　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　考
蒙　衡	藤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江鉴清	桂平县		乙巳十月初二日			
黄绍原	容县		乙巳九月二十六日			
黄绍亨	容县		乙巳九月二十六日			
蒙　诞	藤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封祝森	容县		乙巳九月十七日			
万　武	昭平		乙巳九月十八日			
姚芳荣	桂平		乙巳九月十八日			
陆汝援	容县		乙巳九月十五日			
黄爱存	容县		乙巳九月十五日			
封祝椿	容县		乙巳九月十五日			
封承理	容县		乙巳九月十五日			
李觉天	容县		乙巳九月九日			
李旦英	容县		乙巳九月十八日			
谭鸾翰	桂平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马君武	临桂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卢汝翼	浔州府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朱金钟	桂平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蓝德中	浔州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曾龙章	桂平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曾　嘐	归顺州		乙巳八月十九日			
欧　晃	藤县		乙巳八月十八日			
邓家彦	临桂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林熙奎	容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陈仙石	藤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严　端	昭平县	二二	丙午九月初十日	卢汝翼	蒋敦世	住本县森聪村
刘　屹	容县	二〇	丙午八月二十日	卢汝翼	严　端	住本县峤座村。在体育会正科
苏寿松	象州	三〇	丙午六月六日	中　山	田　桐	住城内高坡街
钟秀杰	柳州雒容	二八	丙午五月二十三日	中　山	梁慕光	
林芾桢	柳城	二四	丙午五月二十三日	中　山	梁慕光	住永福县城
邓鸿绪	归顺	二一	丙午五月初二日	刘　崛		住安德墟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刘崛	容县	二三	丙午五月三十一日	中山	邓家彦	住审县招里康塘村
凌辟	归顺	二四	丙午五月初二日	刘崛		住城内大街
陈渡生	容县	二四	丙午五月十六日	刘崛		住招里冠堂村
蒋敦世	修仁县	三〇	丙午五月十九日	刘崛		住三诰村。入法政速成
陈思详	平南县	二七	丙午六月十四日	刘崛		住惠政里大平村
陈世慌	容县	二四	丙午七月六日	刘崛		住招里冠堂村
梁汉生	容县	二一	丙午七月六日	刘崛	陈渡生	住招里都结村

江苏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李芑	华亭县					
汪公权	仪征县		乙巳十月初三日	吴春阳		
高剑公	金山县		乙巳八月六日			
汪东	元和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钱兆湘	武进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朱葆	上海县		乙巳八月七日			
龚树威	江阴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叶其光	青浦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黄　的	通州		乙巳九月十八日			
殷组军	奉贤县		乙巳九月二十日			
傅　越	江宁县		乙巳十月八日	孙竹丹		
朱　经	宝山县		乙巳十月十一日	黄　兴		
张家珍			乙巳十二月一日	高剑公		
李遂良	嘉定县		乙巳十二月一日	高剑公		
翁志清	上海县		乙巳十二月一日	高剑公		
黄　韧	上海		乙巳十月初三日			
华荫业	无锡		乙巳十一月十七日			
庄正贵	奉贤县		丙午一月十九日	高剑公		
柳人权	吴江县		丙午正月二十三日	高剑公		
张　鲁	娄县		丙午一月一日	高剑公		
钱醒之	奉贤县		丙午一月十九日	高剑公		
姚之鋆	华亭县		丙午一月一日	高剑公		
吴　铸	金山县		丙午一月一日	高剑公		
朱铁侠	华亭		丙午一月一日	高剑公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何东	娄县		丙午一月一日	高剑公		
朱任	娄县		丙午一月一日	高剑公		
朱光汉	华亭县		丙午一月一日	高剑公		
夏大	南汇县		丙午二月一日	高剑公		
倪金刚	华亭		丙午二月一日	吴修源		
陈剑虹	金山县		丙午二月一日	高剑公		
钟英	华亭		丙午二月一日	高剑公		
张澎	娄县	三四	丙午闰四月二日	金其重	张鲁	号扫白，住松江西门外
顾光	娄县	二三	丙午四月一日	金其重	张鲁	号界险，住松江西门外
王汝试	江都县	二一	丙午四月十九日	金其重	沈树敏	住城外东乡小纪镇
张爵	上元县	二五	丙午五月二日	中山	孙竹丹	号尊武，住南京汉西门外内。在千叶医学校
宋珪	春浦县	二二	丙午三月二十九日	金其重	沈树敏	号允中，住本城内
湖北						
何炬新	蕲水		乙巳八月十九日			
卢保衡	蕲水		乙巳八月十九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汤伟强	蕲水		乙巳八月六日			
李焊载	蕲水		乙巳八月六日			
张炳标	汉阳		乙巳八月七日			
马志道	江夏县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周　复	罗田县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夏炎甲	黄陂县		乙巳八月二十九日	黄　兴		
汪鸿藻	江夏县		乙巳八月三十日	黄　兴		
张栋臣	汉县		乙巳九月初二日	黄　兴		
李　唐	潜江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黄恺元	东湖县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张　昉	云梦县		乙巳十月初一日			
彭道成	兴山		乙巳十月初一日			
刘章侯	长阳		乙巳十月初一日			
申国炬	京山		乙巳十月初二日			
高鼎勋	武昌县		乙巳十月二十二日	宋教仁		
吴德薰	黄陂县		乙巳十月十二日	宋教仁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王兆祥	宜昌归县		乙巳十月一日			
白逾桓	天门县		乙巳十月十四日	宋教仁		
姜维藩	枣阳县		乙巳十月二十八日	宋教仁		
熊廉泉	天门县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一日			
陈乾	蕲州		乙巳十一月十二日	张继		
陈裕时	东湖县		乙巳十一月初十日	张继		
居翰松即居正	广济县		乙巳十一月十八日	宋教仁		
王澄清	沔阳州		黄帝纪元四六〇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乙巳十一月）	张继		
李佐武	沔阳州		黄帝纪元四六〇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乙巳十一月）	张继		
金玉振	沔阳州		乙巳十一月初七日	宋教仁		
陈谟	兴国州		西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宋教仁		
吴道南	广济县		乙巳十二月二十七日	宋教仁		
肖钟音	兴国州		西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宋教仁		
龚国煌	枣阳县		西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宋教仁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杨征祥	东湖县		乙巳十二月二日	张继		
时功玖	荆州府枝江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耿觐文	安陆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涂宗武	罗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余仲勉	麻城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刘彝	黄安县		乙巳七月二十八日			
王观海	江夏县		乙巳七月二十八日			
王震东	江夏县		乙巳七月二十八日			
鲁鱼	嘉鱼县		乙巳八月七日			
石志泉	孝感县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江华本	武昌县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何焜阁	蕲水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毕惠康	蕲水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朱公勇	江陵县		丙午二月十四日	曹亚伯		
但焘	蒲圻县					
冯一	江夏县		丙午二月十四日	曹亚伯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刘贞一	潜江县		丙午二月十四日	曹亚伯		
曹亚伯	兴国州		乙丙七月三十日			
周斌	江夏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陶凤集	南漳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叶佩薰	罗田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王家驹	随州					
蒋作宾	应城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李仲逵	黄冈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刘通	黄州府		乙巳七月三十日			
刘一清	江夏县					
李叶乾	黄梅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范熙绩	黄陂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许纬	罗田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陶德瑶	襄阳府襄阳县		乙巳六月			
刘树湘	襄阳府襄阳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张仲文	黄冈县		乙巳七月十三日			

姓　名	籍　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　考
周尚赤	沔阳州		乙巳七月十三日			
吴　岷	黄冈县		乙巳七月十三日			
吕嘉荣	黄冈县		乙巳七月十三日			
邱晦奇	枣阳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马伯援	枣阳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姜飞龙	枣阳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张光黄	枣阳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张　轸	安陆县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			
陈镇藩	安陆县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			
石　玠	黄安县		丙午十二月二十九日			
田　桐	蕲州					
匡　一	罗田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高砺生	武昌县	一七	丙午七月八日	但　焘	高鼎勋	住永乡永二里
李翰昌	天门县	一五	丙午七月八日	但　焘	白逾桓	住天门东乡便河口
周绳庚	汉川县	二八	丙午七月十八日	但　焘	白逾桓	住汉川西乡禹家巷
刘　鹖	黄安县	二〇	丙午三月二十五日	朱炳麟	匡　一	又名瑗，住刘家村

姓　名	籍　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　考
骆继汉	枣阳县	二一	丙午七月二十三日	但　焘	姜维藩	住城内大北街。在法政速成科
陈再兴	东湖县	二四	丙午七月二十九日	但　焘	陈　曾	住城外仁乡小峰
王利用	枣阳县	二二	丙午七月二十三日	但　焘	姜维藩	住城内大北街。在法政速成科
宋开先	天门县	二〇	丙午七月八日	但　焘	白逾桓	住天门北方宋大湾
张亚英	天门县	二〇	丙午七月八日	但　焘	白逾桓	住天门东乡张茂岭
范腾霄	利川县	二四	丙午七月一日	张　昉	陈镇藩	住本城东门。在商船学校
陈　曾	德安府安陆县	一八	丙午四月十一日	中　山	张　昉	号孝通
刘　棻	黄安县	二〇	丙午四月十八日	朱炳麟	刘　�	字伯英，住本县八里湾
陈培复	安陆县	二一	丙午六月二十四日	张　昉	陈　曾	住本县南二十里巡检司
程家颖	安陆县	二二	丙午六月二十四日	张　昉	张　轸	住本县西乡白兆川
蓝树鼎	黄陂县	二七	丙午六月十七日	张　昉	夏炎甲	住本县蓝家村
詹廷云	蕲州	三三	丙午六月十七日	张　昉	田　桐	住本州青山乡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彭汉遗	广济县	二九	丙午五月二十六日	中山	田桐	住本县安乐乡。在法政大学
许光棣	罗田县	二七	丙午又四月五日	中山	田桐	住桐城内东关。在明治大学法科
时功璠	枝江县		丙午四月十一日	中山	张昉	号仲莘，住堇市
马遇皋	天门县	二五	丙午四月十八日	张昉	田桐	字东翘，住罗家桥
张焯	云梦县	三六	丙午六月十六日	孙毓筠	张昉	
刘先振	钟祥县	二五	丙午六月十六日	孙毓筠	张昉	住城外清平里
郭贻青	安陆县	二六	丙午六月十六日	孙毓筠	张昉	住府城外西乡王家店
朱嘉蔚	蕲州	二七	丙午六月六日	中山	田桐	住城外安平乡朱上湾
张焕革	蕲州	二五	丙午六月十三日	中山	田桐	住永福乡张家策山
张步蟾	蕲州	二五	丙午六月十三日	中山	田桐	住永福乡张家策山
曾中江	天门县	三〇	丙午六月十三日	中山	白逾桓	住本邑东乡
江应蟾	蕲州	二九	丙午六月十三日	中山	田桐	住大同乡张家塝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罗洁	罗田县	二二	丙午六月十三日	中山	田桐	寄居河南商城县竹上保徐家坳
叶于兰	江夏县	三〇	丙午七月十六日	但焘	陈培复	住东乡豹子海。在熊本医学校
湖南						
康业檒	澧州慈利县		乙巳九月初四日			
陈折清	邵阳县		乙巳九月初四日			
杨勉之	会同县		乙巳九月初四日			
陶慕尧	长沙县		乙巳九月二十四日			
何震寰	长沙县		乙巳九月二十四日			
史习礼	长沙县		乙巳九月二十四日			
张伯纯	湘乡县		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张耻	平江县		乙巳九月二十四日			
李蔚	平江县		乙巳九月二十四日			
李积芳	平江县		乙巳九月二十四日			
凌盛仪	平江县		乙巳九月二十四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萧锡龄	湘乡县		乙巳九月二十六日			
江宥	平江县		乙巳九月二十六日			
程楷	新宁县		乙巳九月二十四日			
廖秉衡	宁乡县		乙巳九月二十四日			
田兰亭	芷江县		乙巳九月初二日	黄兴		
鲁诚	桃源县		乙巳十月十九日	宋教仁		
禹瀛	靖州		乙巳十月一日	黄兴		
田应全	凤凰所		乙巳十月十九日	宋教仁		
袁公诚	邵阳		乙巳十月初二日			
刘谊	邵阳		乙巳十月十五日	黄兴		
姚洪业	益阳		乙巳十月十四日	黄兴		
阳晁鲲	醴陵县		乙巳十月十四日	黄兴		
陈方度	湘乡县		乙巳十月二十二日	宋教仁		
龚炼百	湘乡县		乙巳十月十二日	宋教仁		
李怀亮	湘乡县		乙巳十月十七日	宋教仁		
尹祚乾	芷江县		乙巳十月十一日	黄兴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童　俊	宁乡县		乙巳十月初五日	黄　兴		
周志伊	宁乡县		乙巳十一月二十一日	宋教仁		
杨纪肃	宁远县		开国四六〇三年十一月	宋教仁		乙巳十一月
刘尧澂	武陵县		乙巳十一月二十一日	宋教仁		
余信芳	龙阳县		乙巳十月二十五日	宋教仁		
仇壮瀛	湘阴县		乙巳十月二十八日	宋教仁		
仇式匡	湘阴县		乙巳十一月二十八日	宋教仁		
杨纪彪	宁远县		乙巳十二月十六日	张　继		
罗良铎	善化县		乙巳九月十一日	黄　兴		
陈猷龙	桃源县		丙午十二月一日			
陈天华	新化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曾继梧	新化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余范傅	长沙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郭先本	常宁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黄　兴	善化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姚　越	邵阳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张夷	南州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刘道一	衡山		乙巳七月三十日			
陶镕	巴陵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李峻	宁远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宋教仁	桃源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周泳曾	新化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邹毓奇	新化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高兆奎	新化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柳扬谷	长沙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柳刚	长沙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宋式善	长沙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成巍	宁乡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熊兆周	安乡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杨杰	芷江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范治焕	长沙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林凤游	长沙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郭家伟	长沙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张镇衡	新化县		乙巳七月二十一日			
胡瑛	桃源县		乙巳八月七日			
吴景鸿	桃源县		乙巳八月九日			
宋运清	保靖县		乙巳八月七日			
吴璪保	慈利县		乙巳八月九日			
李钧声	慈利县		乙巳八月九日			
张楚杰	辰州府溆浦县		乙巳八月二十八日	黄兴		
汤松	长沙县		乙巳八月六日			
舒翰祥	长沙县		乙巳八月二十五日	黄兴		
杨宝秦	长沙县		乙巳八月二十五日	黄兴		
周督州	新化县		乙巳八月二十五日	黄兴		
陈廷柱	新化县		乙巳八月二十五日	黄兴		
刘馥	邵阳县		乙巳八月六日			
杨时霖	浏阳县		乙巳八月六日			
吴超澄	宁乡县		乙巳八月二十五日	黄兴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张经华	湘乡县		乙巳八月二十九日	黄兴		
余世泗	巴陵县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黄兴		
杨仲良	醴陵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刘家正	芷江县		乙巳九月初二日	黄兴		
李锓	桃源县		乙巳九月九日			
姚小琴	慈利县		乙巳九月九日			
黄昌浚	善化		乙巳九月二十二日	黄兴		
易本羲	湘乡县		乙巳九月二十六日	宋教仁		
张秀钟	芷江县		乙巳九月初二日	黄兴		
周邦柱	宁乡县		乙巳九月二十一日	黄兴		
王麟	醴陵县		丙午正月初三日	蔡子民		
陈嘉佑	湘阴县		丙午正月初三日	蔡子民		
邓恢宇	宁乡县		丙午正月初三日	蔡子民		
梁鍪	邵门县		丙午正月十五日	蔡子民		
陈家鼎	宁乡		丙午正月初三日	蔡子民		
丁洪海	醴陵县		丙午正月十五日	黄轫之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谢寅杰	醴陵县		丙年二月二十九日	蔡孑民		
唐支厦	湘乡县		丙午二月二十九日	蔡孑民		
林贞干	湘乡县		丙午三月十日	蔡孑民		
曾广轼	新化县		丙午三月二十七日	黄兴		
张天宋	邵阳县		丙午三月初八日	蔡孑民		
唐公哲	邵阳县		丙午三月二十七日	蔡孑民		
禹之谟	湘乡		丙午三月二十六日	易本羲		
夏政	宁乡		丙午四月二十六日	中山		
王邦吉	宁乡		丙午四月十三日	蔡孑民		
陈惠	邵阳		丙午四月十三日	易本羲		
罗英	宁乡		丙午四月十三日	易本羲		
宁调元	醴陵		丙午四月十三日	易本羲		
唐公懑	邵阳		丙午四月二十日	易本羲		
周召期	宁乡	三七	丙午四月三十日	中山	邓家彦	住四都二区。现在振武
张卓	邵阳		丙午四月十三日	易本羲		
梅尉南	宁乡		丙午三月二十六日	黄兴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李果	邵阳		丙午三月二十七日	易本羲		
杨笃生	长沙县		丙午五月初四日			
杨纪钰	宁远县		丙午五月初八日	宋运清		
向忠勤	邵阳		丙午五月初八日	宋运清		
李杜韩	宁远		丙午五月初八日	宋运清		
郑先声	长沙县		丙午六月二十七日	邓家彦	仇式匡	
廖赞钧	醴陵县		丙午六月十一日			
黄觉生	善化县	三三	丙午四月二十七日	仇式匡	龚炼百	住省城营盘街
李燮和	安化县	三二	丙午四月十九日	谷思慎	仇式匡	住长安乡蓝田光明山
潘昉	醴陵县	三〇	丙午四月二十七日	中山	杨卓林	号莨生，住本城东
张宏楚	湘乡	一七	丙午六月十七日	仇式匡	龚炼百	住南京铁汤池
张昭汉 即张默君	湘乡	一九	丙午六月十七日	仇式匡	龚炼百	住上海务本女塾
萧龚焜	醴陵县	二六	丙午十一月十日	中山	黄兴	住南乡芷泉境
刘彦	醴陵县	二六	乙巳十一月十日	中山	黄兴	住南乡仙境美田磻
何陶	醴陵县	二六	乙巳十一月初十日	中山	黄兴	住南乡泗汾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阳光球	醴陵	二五	乙巳十一月初十日	中山	黄兴	住东乡大林境珊田村
傅定祥	湘乡	二〇	丙午三月十三日	朱炳麟	李峻	住湘乡谷水
王峰	宁乡县	四一	丙午八月十八日	仇式匡	夏政	住三都洋泉湖
文国陶	善化县	二四	丙午八月十八日	仇式匡	夏政	住河西六都卯田
文大炎	善化县	三二	丙午八月十八日	仇式匡	夏政	住长沙东乡文家煅
吴孙懿	长沙县	二二	丙午八月十八日	仇式匡	夏政	住东乡崩坳
杨时亮	宁乡县	三五	丙午八月十八日	仇式匡	夏政	住三都致家村
刘虞	邵阳县	二八	丙午七月二十五日	李焱		住东乡震中局。进警务学校高等科
袁演	邵阳县	三〇	丙午七月二十五日	李燮和		住东乡洪桥。进警务学校高等科
方肇祺	平江县	二〇	丙午七月二十五日	仇式匡	陶镕	住东乡长寿街石里
喻义	平江县	二五	丙午七月二十五日	仇式匡	陶镕	住东乡嘉美岭杨柳溪
胡国梁	湘阴县	二二	丙午七月十二日	仇式匡	周之汉	住五都铜含口
邓泽	湘乡	一八	丙午七月十二日	仇式匡	易本羲	住七都邓家村
廖德璠	醴陵	二四	丙午六月二十五日	仇式匡	谢寅杰	住四乡石亭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刘　枚	醴陵	二七	丙午六月二十五日	仇式匡	谢寅杰	住东乡现头洲
覃　振	桃源	二一	丙午六月十四日	仇式匡	龚炼百	住大田村田家店
何维榛	道州	二三	丙午六月十二日	宋运清	王延祉	住善化东乡
伍任钧	新化	二〇	丙午六月十三日	宋运清	旷若谷	住西城横阳
李大倬	安化	一八	丙午六月十三日	宋运清	旷若谷	住蓝田市
张冈凤	醴陵	二〇	丙午六月十六日	宋运清	杨卓林	住本县北乡。在早稻田大学
汤铁樵	醴陵	二七	丙午六月十六日	宋运清	杨卓林	住本县西乡
阳绍城	醴陵	二一	丙午六月十六日	宋运清	杨卓林	住本城瓜畲砰。东亚铁道学院
刘泽湘	醴陵县	三二	丙午六月十六日	宋运清	杨卓林	住东乡大林境
旷若谷	醴陵	二二	丙午六月	仇式匡	柳杨谷	住本县北乡
李发群	醴陵	三〇	丙午六月十三日	宋运清	旷若谷	住东乡渣江口
张万煦	醴陵	二二	丙午六月十三日	宋运清	旷若谷	住西乡渌口
文标押	醴陵	二二	丙午六月十三日	宋运清	旷若谷	住东乡东壁
张汉英	醴陵	三二	丙午六月十三日	宋运清	旷若谷	住东乡渣江口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黄元勋	泸溪	二七	丙午五月初八日	宋运清	李　峻	住浦市上街头
彭　骥	醴陵	二四	丙午五月二十五日	中　山	李燮和	住东乡十五都将军塘。在警务学堂
毕　同	邵阳县	三五	丙午五月二十五日	中　山	李燮和	住东北乡西一都田心
王延祉	长沙县	二三	丙午五月二十五日	中　山	柳扬谷	住长沙市浏阳门北檣湾
周之汉	湘阴县	三〇	丙午五月十五日	谷思慎	仇式匡	住本城市
朱滋荣	桂阳县	二六	丙午五月十四日	谷思慎	李　峻	住县南津口村
文俊勋	醴陵	二八	丙午四月二十七日	中　山	杨卓林	住本县东城
			云　南			
庾荷生	他郎		乙巳十月一日			
张朝甲	永昌府保山县		乙巳九月二十二日			
张儒兰	石屏州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吕志伊	思茅厅		乙巳九月九日			
杨振鸿	昆明县		乙巳九月二十二日	黄　兴		
殷飞云	曲靖府		乙巳九月十九日	黄　兴		
杨开儒	东川府巧家厅		丙午九月十九日	胡衍鸿	郗安仁	住长善里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罗震	澄江府		乙巳十月初一日			
李纯禧	普洱府宁洱县		乙巳十月八日			
李伯庚	大理府大和县	二四	丙午六月九日	中山	孙毓筠	字达夫。住县城南门，在振武
李根源	腾越厅	二六	丙午六月十六日			住本城内。振武毕业
苏之杰	普洱府	二〇	丙午七月八日	吕志伊		
郗安仁	腾越干崖	三五	丙午五月三十一日	孙中山	吕志伊	
郗衍	腾越干崖	二九	丙午五月三十一日	孙中山	吕志伊	
王毓嵩	大理府大和县	二五	丙午又四月初三日	孙中山	吕占东	住本城内
马标	大理府浪穹县	二〇	丙午又四月初三日	中山	吕占东	住城内河埂营
姜震寰	广西州	二三	丙午五月二十六日	中山		住十八寨城。现在振武
赵蒲生	顺宁府	二二	丙午五月二十六日	中山		现在振武
黄去病	景东直隶厅	二〇	丙午五月二十六日	中山		现在振武
唐锟	东川府	二〇	丙午	中山		现在振武
叶荫华	顺宁府	二五	丙午	中山		现在振武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福建			
王孝缜	闽县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林时塽即林文	侯官县		乙巳十月十七日	王善达		
李恢	侯官县		乙巳十二月一日	张继		
林宗素	侯官县		乙巳十二月十六日	张继		
颜汉魂	漳州府澄海县		丙午九月八日			
郑烈	侯官县	一九	丙午四月十九日	林时塽	李恢	住城内东街
王保民	侯官县	二四	丙午四月十九日	林时塽	施明	住城内东街
陈扬鏖	侯官县	二〇	丙午四月八日	林时塽		字雄飞
施明	侯官县	二六	丙午二月二十五日	朱炳麟	李恢	住东门外河塍
黄大复	长乐县	二一	丙午二月二十五日	朱炳麟	李恢	住福州水部门外
			山东			
孔繁霨	兖州府滕县		乙巳十二月十一日	张继		
任效文	莱州府潍县		乙巳十一月十三日	徐镜心		
李廷玠	莱州府潍县		乙巳十一月十三日	徐镜心		
赵廷鳌	莱州府高密县		乙巳十一月十三日	徐镜心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于声翰	莱阳县		乙巳十一月五日	徐镜心		
左汝霖	登州府莱阳县		乙巳十一月初三日	徐镜心		
冷国贞	登州府招远县		乙巳十一月十二日	徐镜心		
冷永贞	登州府招远县		乙巳十一月十二日	徐镜心		
于敦复	登州府文登县		乙巳十一月初三日	徐镜心		
李　善	兖州府峄县		乙巳十一月十九日	徐镜心		
许衍灼	沂州府日照县		乙巳十一月十五日	徐镜心		
孙家骥	莱州府平度州		乙巳十一月十五日	徐镜心		
吴鸿襄	莱州府平度州		乙巳十一月二日	徐镜心		
张映竹	曹州府菏泽县		乙巳十一月二十七日	徐镜心		
彭占元	濮州		乙巳十一月初四日	徐镜心		
周廷弼	青州府寿光县		乙巳十月十六日	徐镜心		
徐鸿林	莱州府平度县		乙巳十月二十三	徐镜心		
胡祥林	济南府陵县		乙巳十月十三日	徐镜心		
张履廷	莱州府潍县		乙巳十月二十日	徐镜心		
邱肄三	莱州府潍县		乙巳十月三十日	徐镜心		

姓　名	籍　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　考
袁　溥	曹州府曹县		乙巳十月十九日	徐镜心		
丁维汾	沂州府日照县		乙巳十月二十一日	徐镜心		
戚守章	文登县		乙巳十月十六日	徐镜心		
王善谟	潍县		乙巳十月十六日	徐镜心		
孙学悟	文登县		乙巳十月十六日	徐镜心		
陈命官	登州府蓬莱县		乙巳十月初八日	徐镜心		
崔文桐	青府临淄县		乙巳十月十六日	徐镜心		
戚云龙	文登县		乙巳十月十六日	徐镜心		
于鸿仪	莱阳县		乙巳十月二十八日	徐镜心		
邦文翰	潍县		乙巳十月十一日	徐镜心		
郭玉基	青州府益都县		乙巳十月三十日	徐镜心		
吴怀文	潍县		乙巳十月十一日	徐镜心		
刘扆民	曹县		乙巳十月二十一日	徐镜心		
齐树棠	潍县		乙巳九月初二日	徐镜心		
姜执中	蓬莱县		乙巳十月十七日	徐子鉴		
苗祖荫	登州府黄县		乙巳九月二十日	徐镜心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周召南	登州府黄县		乙巳九月初四日	徐镜心		
徐文炳	登州府黄县		乙巳九月初四日	徐镜心		
宋绍唐	菏泽县		乙巳九月十一日			
赵踵先	黄县		乙巳八月二十五日	徐镜心		
王金寿	黄县		乙巳八月二十七日	徐镜心		
栾钟垚	栖霞县		乙巳八月二十五日	徐镜心		
谢鸿焘	栖霞县		乙巳八月二十五日	徐镜心		
舒元馨	登州府福山县		乙巳八月三十日	徐镜心		
傅永昌	寿光县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	徐镜心		
杨佩文	临淄县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	徐镜心		
陈保三	临淄县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	徐镜心		
徐镜古	黄　县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	徐镜心		
徐镜心	黄　县		乙巳六月七日			
刘星楠	东昌府清平县	二五	丙午七月初二日	孙松龄		住山东临清州。在北京大学堂预备科
韩德凝	濮州	二五	丙午二月初十日	张传一		住城南黄河里韩楼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吕秀文	濮州	二二	丙午四月	张传一		住濮州城东吕胡同
赵国璧	泰安府泰安县	二一	丙午四月二十九日	张传一	谷思慎	住城西粥店
			直隶			
张继	沧州		乙巳七月三十日			
张又钦	冀州武邑县		乙巳十一月二十八日	张继		
杜羲	天津府静海县		乙巳十一月十一日	张继		
赵魁章	保安州		乙巳十月二日			
谷钟瑛	定州		乙巳十月三十日	张继		
张锐韬	冀州		乙巳十月十六日	张继		
李保震	武邑县		乙巳十月二十三日	张继		
王裕德	定州		乙巳十月十六日	张继		
华世中	天津县		乙巳十一月十二日	张继		
姜韬	冀州南宫县		乙巳九月十九日	黄兴		
李立木	定州府曲阳县		乙巳九月二十六日			
李宝正	定州府赞皇县		乙巳九月二十六日			
刘几王	定州府获鹿县		乙巳九月二十六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孙松龄	定州府蠡县		乙巳七月十三日			
丁开嶂	遵化府丰润县		丙午七月二十五日	孙松龄		
王德涵	蠡县	三二	丙午六月初八日	孙松龄		
李煜瀛 即李石曾	保定府高阳县		丙午八月初八日	张人杰		
李克廉	正定府正定县	二〇	丙午六月十六日	王裕德	谷钟瑛	住雕桥村新街
樊瑛	保安州	二〇	丙午六月十一日	王裕德	谷钟瑛	
周之屏	蠡县	三八	丙午六月二十七日	王裕德	张之仲	住本县郑村
王魁元	正定县	二二	丙午五月二十八日	王裕德	谷钟瑶	住城西平安村
穆廉卿	保定县束鹿县	二五	丙午五月十七日	王裕德	李培琛	住明了村
谷钟瑶	定州	二四	丙午五月十八日	王裕德	金之铮	住城东马家寨。字义卿
孙殿斌	束鹿县	二四	丙午五月十六日	王裕德	金之铮	住城南马庄村
车钺	顺天通州	三六	丙午又四月五日	中山	朱炳麟	住河南省城。在法政大学
张仲山	保定府清苑县	二五	丙午三月十二日	朱炳麟	孙松龄	住本县温仁村
陈兆雯	蠡县	二六	丙午三月十二日	朱炳麟	孙松龄	住本县潘营
靳锡璞	武昌县	二六	丙午二月三十日	朱炳麟	张锐韬	住城西靳家庄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金之铮	祁州	二五	丙午三月六日	朱炳麟	王裕德	住城东北七家村
张春麟	清苑县	三〇	丙午三月二十一日	朱炳麟	陈兆雯	住本邑温仁村
李培琛	高阳县	二三	丙午三月二十二日	朱炳麟	孙松龄	住本县北关
赵师杜	祁州	二五		王裕德	李培琛	住东佛落村
张荩臣	正定县	二三	丙午七月十八日	王裕德	王魁元	住城西北东里双村
赵连璧	束鹿县	二〇	丙午七月十七日	王裕德	金之铮	住本县马庄村
任文毅	顺天府大兴县		乙巳十一月初十日			

广东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黎勇 即黎勇锡	肇庆府高要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朱少穆	南海县		乙巳七月三十日			
谢延誉 即谢良牧	嘉应		乙巳七月三十日			
黄超如	嘉应		乙巳七月三十日			
区金钧	南海					
冯自由	南海		乙巳七月三十日			
萧友梅	香山		乙巳八月六日			
郭健霄	潮阳县		乙巳十一月十四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罗应鎏	兴宁县		丙午正月二日			
陈辉	潮州府		乙巳十月初八日	孙竹丹		
程权	顺德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寄籍广西浔州
陈炜	新会县		乙巳八月六日			
李勒	嘉应		乙巳八月六日			
邓慕韩	三水县		乙巳八月六日			
梁慕光	归善县		乙巳八月六日			
何汝伦	高要县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			
林君复	香山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			
陈大我	番禺		乙巳七月二十五日			
张仁任	嘉应		乙巳九月二十六日			
钟奇	惠州		乙巳十月初八日	孙竹丹		
黄景讱	新宁		乙巳九月二十五日			
黄铁膺	鹤山县		乙巳九月二十三日			
李华伟	嘉应		乙巳十一月初十日			
陈志凯	嘉应		乙巳九月十五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李天口	嘉应		乙巳九月十五日			
温士珏	嘉应		乙巳九月十四日			
龙裔禧	连州		乙巳九月十七日			
林清泉	新会		乙巳九月十六日			
梁笙圃	嘉应		乙巳九月十四日			
李仰辉	鹤山		乙巳九月七日			
何法	南海		乙巳九月初三日			
何轰	南海		乙巳九月初三日			
郑寿	南海		乙巳九月初三日			
何卓麟	大浦		乙巳八月十八日			
谢廷美	嘉应		乙巳八月十四日			
杜上德	澄海县		乙巳八月十三日			高等师范
林复	澄海县		乙巳八月十三日			
刘维濂	兴宁		乙巳八月十八日			
李定区	兴宁		乙巳八月十八日			
陈仲伟	新会		乙巳九月一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潘衮伯	开平县		乙巳九月一日			
关乾甫	南海		乙巳九月初四日			
江誉聪	南海		乙巳九月一日			
郑拜言	番禺		乙巳九月四日			
胡衍鸿 即胡汉民	番禺		乙巳九月一日			
廖仲恺	归善		乙巳九月一日			
谢延祉	嘉应		乙巳八月十八日			
刘群立	兴宁		乙巳八月十八日			名维焘
陈冠伦	罗定州东安县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谢延惠	嘉应		乙巳八月十八日			
何香凝	南海		乙巳七月七日			
何 毅	南海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何 斌	南海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饶 真	嘉应		乙巳八月十八日			
卢 景	海阳县		乙巳八月十三日			
李荫区	兴宁		乙巳八月十八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谢元骧	嘉应		乙巳八月六日			
李敬熙	兴宁		乙巳八月二十八日			
梁揆通	嘉应		乙巳七月十三日			
张舒夏	香山		乙巳七月十三日			
刘思复	香山		乙巳七月十三日			
李君举	香山		乙巳七月十三日			
何铁群	兴宁		乙巳七月十三日			
刘越杭	香山		乙巳七月十三日			
张傅霖	香山		乙巳七月十三日			
萧楚碧	香山		乙巳七月十三日			
姚东若			乙巳七月三十日			
金　章	番禺		乙巳七月三十日			
汪兆铭	番禺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古应芬	番禺		乙巳七月三十日			
杜之杖	南海		乙巳七月三十日			
李文范	南海		乙巳七月三十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胡毅 即胡毅生	番禺		乙巳七月三十日			
朱大符 即朱执信	番禺		乙巳七月三十日			
张树楠	番禺		乙巳七月三十日			
何天炯	兴宁		乙巳七月三十日			
廖冰筠	归善		丙午十月六日			
张宗铭	长乐		丙午十一月十四日			
彭载	嘉应		丙午十一月十六日			
魏汉杰	长乐		丙午十一月十四日			
陈福堃	长乐		丙午十一月十四日			
张丽州	长乐		丙午十一月十四日			
张作群	长乐		丙午十一月十四日			
朱宗显	新宁		丙午十一月十九日			
李汉裔	鹤山		丙午九月八日			住堤岸
张仲安	长乐		丙午十一月十八日			
邱君毅	镇平		丙午十一月十九日			
陈海倒	镇平		丙午十二月二日	中山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谢建	嘉应		丙午十二月二日	中山		
何天翰	兴宁		乙巳八月六日			
何慎奇	兴宁	二四	丙午又四月初八日	何功沃	李定区	住永和圩。日本大学
游卓明	兴宁	三四	丙午又四月十二日	何功沃	钟奇	住沿龙桥
曾赳伯	嘉应	二二	丙午又四月十八日	何功沃	何慎奇	住西厢
古濂	嘉应	三〇	丙午又四月十七日	何功沃	陈志凯	住小黄沙
侯旨约	嘉应	二四	丙午又四月八日	何功沃	何慎奇	住西厢
黄卓明	三水县	二五	丙午六月九日	何功沃	邓慕韩	住三江乡
余鸿源	嘉应	二一	丙午又四月十九日	何功沃	罗应云	住松口
李秉权	兴宁县	二〇	丙午又四月十九日	何功沃	李荫区	住新坡圩
钟奇	长乐	三六	丙午又四月初九日	何功沃	李敬熙	住西林乡
张烜	大浦县	二六	丙午又四月十五日	何功沃	郭公接	住黄堂乡
陈新	大浦	二四	丙午又四月十五日	何功沃	郭公接	住莒村乡
郭公接	大浦	二二	丙午又四月十二日	何功沃	钟奇	住大麻小留乡
陈汉思	香山县	二四	丙午又四月	中山	刘樾杭	住陵江乡
古亮初	嘉应	三三	丙午四月十三日	张舒夏	李勤	住松口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李少达	嘉应	二四	丙午四月十三日	张舒夏	李　勒	住松口
杨颂旭	新会	二二	丙午六月三日	何功沃	刘樾杭	住本城内
高　仑	番禺县	二五	丙午六月三日	何功沃	刘樾杭	住河南
黄霄九	新会	二二	丙午六月三日	何功沃	刘樾杭	住本城内
黎　光	新会	二四	丙午八月二十日	胡衍鸿	刘樾杭	住南赓乡
聂益芝	新会	二二	丙午八月二十日	胡衍鸿	刘樾杭	住新魁口
饶齐公	兴宁		乙巳十二月四日			号诗野，原名景华
何　成	兴宁		乙巳十二月四日			
			山　西			
张呈祥	霍州赵城		乙巳十二月十二日	谷思慎		
赵戴文	代州五台县		乙巳十二月二十九日	朱炳麟		
李　蓁	宁武县		乙巳十二月二十九日	朱炳麟		
丁致中	宁武县		乙巳十二月十六日	谷思慎		
井介福	平阳府襄陵县		乙巳十二月十一日	张　继		
崔　潮	赵城县		乙巳十二月十一日	张　继		
荣福桐	太原府大谷县		乙巳十月二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温寿泉	平阳府洪洞县		乙巳十月一日	黄兴		
乔煦	太原		乙巳十月一日	黄兴		
张瑜			乙巳十月一日	黄兴		
阎锡山	五台县		乙巳十月一日	黄兴		
荣炳	太原府曲阳县		乙巳九月三十日	黄兴		
王用宾	蒲州府猗氏县		乙巳九月三十日	黄兴		
何澄	霍州灵石县		乙巳九月初二日	黄兴		
谷思慎	宁武府		乙巳七月十四日			
王荫藩	汾阳县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			
李抡藻	赵城县		丙午正月二日	荣炳		
王建基	五台	二四	丙午二月十六日	荣炳	赵戴文	住东冶镇
李大魁	洪洞	二七	丙午二月二十七日	荣炳	张呈祥	住东乡周璧村
杨泰岩	五台	三一	丙午二月十六日	荣炳	赵戴文	住古城村
李栖�	五台	二二	丙午二月十五日	荣炳	赵戴文	住桑院村
赵子礽	五台	三三	丙午二月十六日	荣炳	赵戴文	住槐荫村
徐抡元	五台	三一	丙午二月初三日	荣炳	赵戴文	住永安村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邢殿元	定襄县	二三	丙午一月十九日	谷思慎	丁致中	住城内东街
赵三成	五台	二九	丙午二月十五日	荣炳	赵戴文	住槐荫村
景定成	安邑	二五	丙午二月十五日	荣炳	谷思慎	住城内西坡池岸。在第一高等学校
贺炳煌	定襄	二五	丙午二月十五日	荣炳	丁致中	住南兰台镇
孙宗武	襄垣县	三四	丙午二月二日	谷思慎	丁致中	住后湾村
齐通海	定襄县	二一	丙午二月二日	谷思慎	丁致中	住龙门村
梁廷锡	定襄县	二七	丙午七月三十日	荣福桐	谷思慎	住师家湾村
赵良臣	忻州	三一	丙午七月三十日	荣福桐	石莹	住檀村
石莹	忻州	四二	丙午六月九日	荣福桐	荣炳	住段家庄
许之翰	忻州	三六	丙午六月九日	荣福桐	邢殿元	住石家庄
解荣辂	蒲州万泉	三四	丙午六月十日	荣炳	景定成	住城北牛池村
梁际蓉	忻州	二五	丙午五月十四日	荣福桐	徐翰文	住城北温村
杨天章	平遥县	二四	丙午五月十日	荣炳	徐抡元	住曹村
王炳潜	代州崞县	二四	丙午五月十三日	荣福桐	阎锡山	住城西南白水村。在振武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焦滇	忻州	二四	丙午五月二十六日	中山	荣炳	住城外南有（?）村。进陆地测量部
景蔚	蒲州猗氏	二四	丙午五月	中山	景定成	住王寮村
徐翰文	五台	二四	丙午四月九日	荣炳	康佩珩	住大南路大朴村
徐宗勉	五台	三五	丙午四月八日	荣炳	赵子礽	住大朴村
向映斗	五台	二七	丙午四月八日	荣炳	赵戴文	住大兴村
齐宝玺	定襄县	二八	丙午二月二日	谷思慎	丁致中	住龙门村
王平政	解州	二八	丙午八月十六日	荣福桐	胡足刚	住扆郑庄
胡足刚	蒲州府虞乡县	二七	丙午八月十六日	荣福桐	景蔚	住黄胜庄
余钦烈	大同府浑源县	二二	丙午七月十六日	荣福桐	焦滇	住城北顾州村
刘绵训	猗氏	二七	丙午七月一日	荣福桐	景定成	住城东南卓头村
闫应台	乡宁县	二六	丙午七月十八日	荣福桐	景定成	住城内桥沟巷
张之仲	蒲州府荣河县	三一	丙午七月二日	荣福桐	解荣辂	住本城内
斩桂林	汾阳县	二一	丙午八月十日	荣福桐	景定成	住苏家庄
张桂书	平阳府浮山县	二八	丙午十月七日	荣福桐	杨天章	住冯村
吉麟定	绛州	三一	丙午十月四日	荣福桐	王国祜	住城内。来东游历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焦纯礼	忻州	三五	丙午九月二日	荣福桐	石莹	住本城内。进振武
兰燕桂	绛州河津县	二五	丙午八月二十三日	荣福桐	景定成	住东母庄村
刘景章	绛州	二二	丙午十月十七日	荣福桐	景定成	住本城内
			四川			
郑鸿基	广安州		乙巳十二月二十日	宋教仁		
丁厚扶	嘉定府荣县		丙午二月十九日	中山	黄树中	
向莹	广安州		乙巳十二月二十日	宋教仁		
周代	广安州		乙巳十二月十二日	宋教仁		
郑贤书	重庆府永川县		黄帝纪元四六〇四年六月十一日	中山		
袁士信	重庆府江津县		丙午六月二日	中山		
黄石书	永川县		丙午六月二十五日	中山		
朱祓华	江津县		丙午六月初九日	中山		
曹钟澍	江津县		丙午六月十一日	中山		
皮学渊	永川县		丙午六月三十日	中山		
黄树中 即黄复生	叙州府隆昌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童宪章	重庆府巴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吴鼎昌	成都府华阳县					
蓝永藩	顺庆府蓬州		乙巳七月十四日			
陈道循	隆昌县					
吴洪恩	忠州		乙巳七月十四日			
萧达皆	成都		乙巳七月十四日			
刘鸿逵	华阳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瞿凤仪	成都府新都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陈崇功	巴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刘紫骏	成都府彭县		乙巳七月十四日			
许行怿	巴县		乙巳七月十三日			
谢奉琦	嘉定府荣县		乙巳七月二十二日	黄　兴		
张邦杰	资州仁寿县		乙巳七月二十四日	黄　兴		
周炯伯	资州		乙巳七月二十二日	黄　兴		
胡树文	荣县		乙巳七月二十二日	黄　兴		
但懋辛	荣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李肇甫	巴县		乙巳八月七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刘可经	巴县		乙巳八月七日			
邓　絜	叙州府屏山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曾上泉	井研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王椅昌	井研县		乙巳八月十八日			
斐　钢	成都		乙巳八月二十日			
谢光显	绥州府渠县		乙巳八月二十日			
董修武	巴州		乙巳八月二十日			
熊克武	井研县		乙巳八月十九日			
乔　澍	新都县		乙巳八月六日			
李正熙	雅州府荣经县		乙巳九月二十日			
陈　沄	隆昌县		乙巳九月二十日			
黄子君	隆昌县		乙巳九月二十日			
韩　绎	泸州纳溪县		乙巳九月二十日			
周汝南	保宁府南部县		乙巳九月十六日	黄树中		
周□群	嘉定府威远县		乙巳九月二十六日			
雷昭性	叙州府富顺县		乙巳七月二十五日	黄树中		

姓　名	籍　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　考
曾果能	巴县		乙巳十月一日	黄树中		
张启善	广安州		乙巳十月六日	黄　兴		
淡春谷	巴县		乙巳十月一日	黄树中		
冉献琛	江津县		乙巳十月五日			
孙　韬	隆昌县		乙巳十月五日			
章声镛	泸州		乙巳十月十六日	吴春阳		
张治祥	眉州彭山县		乙巳十二月二十八日	黄树中		
谢能新	绥定府渠县		乙巳十二月二十八日	黄树中		
曾福慧	巴县		乙巳十二月二十八日	黄树中		
杨炳磨	保宁府苍溪县		丙午十二月初三日			
吴　英	嘉定府荣县	二九	丙午八月二十四日	黄树中	丁厚扶	号秉钧，住城内正西街。进成城
杨汝诵	嘉定府乐山县	二七	丙午八月二十六日	黄树中	黄绍诚	号右箴，住乡外怀苏乡。进岩仓铁道
范　蓁	荣县	二二	丙午八月二十五日	黄树中	谢奉琦	字味腴，住长山桥。调查陆军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余仑光	乐山县	一八	丙午八月二十八日	黄树中	王陵基	字少庚，住牛华豁
王秉璋	乐山县	二三	丙午八月二十八日	黄树中	王陵基	字资军，住嘉定城内叮咚街。调查陆军
黄成章	乐山县	二四	丙午八月二十八	黄树中	王陵基	号璧如，住城内玉堂街。调查陆军
王作沛	成都	二五	丙午八月二十八日	黄树中	范　蓁	号子俊，住城内皮坊街。调查陆军
罗怀绶	峨眉县	三二	丙午八月二十六日	黄树中	李懋勋	字庆堂，住城内东街
廖　炎	成都府华阳县	二四	丙午五月十四日	谷思慎	邓家彦	住城内
廖嘉淦	华阳	二八	丙午五月十四日	谷思慎	邓家彦	住城内
苏　健	泸州	二一	丙午四月二十七日	黄树中	范金予	字叔勤，住崇口乡中兴场
萧师台	江津县	三〇	丙午四月二十七日	黄树中	曾果能	号华棠，住城北福寿场
梁汝霖	江津县	二一	丙午四月二十七日	黄树中	曾果能	字泽恺，住城北福寿乡
周世屏	荥阳	二七	丙午又四月二十五日	黄树中	孙　韬	字坤甫，住城西清流乡长山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董鸿诗	巴县	二三	丙午又四月二十七日	黄树中	董修武	字庆伯，住重庆城内
陈宝镛	泸州	二五	丙午又四月二十八日	黄树中	范　金	字漱云，住城内东门城垣上
蓝作栋	荣县	三〇	丙午四月二十六日	黄树中	丁厚扶	字子粱，住城东程家场。在早稻田政治经济科
吴永珊	荣县	二七	丙午四月二十六日	黄树中	丁厚扶	字玉章，住城南双石桥蔡家堰
陈　觋	巴县	一九	丙午三月初四日	黄树中	许行怿	字新尼，住县城西朝天坊接圣街
熊成章	华阳县	二〇	丙午八月二十三日	黄树中	龚廷栋	字斐然，住四川省城北门外隆兴场。在早稻田政治经济科
杨家彬	泸州	二四	丙午五月七日	黄树中	刘钖年	字兆□，住城内院前街
黄绍诚	峨眉县	二七	丙午五月二十二日	黄树中	蓝作栋	字子牧，住城外甘和子
龚廷栋	江津县	二二	丙午五月二十七日	黄树中	董鸿诗	号农瞻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高得泰	重庆府	二六	丙午九月二十日	黄树中	李蔚如	字亚衡，住涪州蔺市
彭世融	重庆府铜梁县	二七	丙午六月六日	黄树中	田桐	字舫涛，住城内
周晓峰	巴县	二六	丙午六月初六日	黄树中	李肇甫	字绍白，住县属长生场
杨维	永宁县	二〇	丙午六月初三日	黄树中	范金	字新有，住本城中道署街
杨亚东	重庆府荣昌县	一七	丙午六月二十五日	仇式匡	谢寅杰	住荣昌峰商场内。在上海中国公学
谢崇飞	荣昌县	二〇	丙午六月二十五日	仇式匡	谢寅杰	住荣昌峰商场内。在上海中国公学
陈德峻	叙永厅永宁县	二五	丙午六月十九日	黄树中	雷昭性	住城内永和街
陈万仞	资州仁寿县	一八	丙午六月九日	黄树中	周炯伯	住城内文林桥。调查陆军
丘昂青	资州仁寿县	二七	丙午六月九日	黄树中	周炯伯	住县城东宝珠场。调查陆军
张四明	峨眉县	二七	丙午六月十五日	黄树中	张绍诚	住城内北街
林燿辉	资州	二四	丙午六月初九日	黄树中	周炯伯	住资州舒家桥。调查陆军

姓　名	籍　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　考
刘柏心	简州	二三	丙午九月初九日	黄树中	许　澍	字焕门，住简州义里毛家场。调查陆军
彭邦诰	江津县	二八	丙午九月二十三日	黄树中	冉献璞	住马鬃场梁家溪
王祁昌	资州井研县	二一	丙午六月十九日	黄树中	张治祥	字炯如，住城乡宝兴场
余耀荣	巴县	二一	丙午六月十五日	黄树中	陈　觋	住城内小梁子
许　澍	资州	二九	丙午六月初九日	黄树中	周炯伯	住资州金李井。调查陆军
龙绍伯	重庆府荣昌县	二五	丙午六月二十二日	黄树中	龚廷栋	住荣昌县双河场，调查陆军
杨擢昌	嘉定府	二〇	丙午八月三十日	黄树中	罗祥麟	字锡棠，住乐山县鼓楼街。蚕业讲习
罗祥麟	峨眉县	二八	丙午八月十九日	黄树中	余仑光	字杏书，住本县东街怀昌号。早稻田专门政治科
陈　经	成都府新津县	二四	丙午八月六日	黄树中	王裿昌	字志友，住城内北街。进振武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姜受益	成都		丙午九月六日	黄树中	熊成章	号友三，住城内白丝街。调查陆军
盘铭	重庆府	二〇	丙午九月九日	黄树中	许澍	号石安，住永川县城内东正街。调查陆军
童显汉	巴县	二〇	丙午九月二十七日	黄树中	许行怿	字慎如，住城内横街雁门童寓。警监学校
张国伟	荣县	一九	丙午九月十六日	黄树中	君诚	字子恒，住城外六十里文昌坪。铁道学校
吴嘉议	井研县	二五	丙午八月十一日	黄树中	王祁昌	字羽可，住城外丞相场。调查陆军
汪泼	峨眉县	二六	丙午八月十九日	黄树中	黄绍诚	字子廉，住城乡雁林乡汪坝。警监学校
余英	泸州	三一	丙午八月十九日	黄树中	范金	字竟成，住城外小市
秦淮	成都府	一九	丙午八月二十二日	黄树中	刘紫骏	字尚文，住秦皇寺。东斌学堂兵科
王丽中	华阳县	二二	丙午八月二十二日	黄树中	刘紫骏	字聚奎，住城南门外中兴场。东斌兵科

姓　名	籍　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　考
吴　哲	井研县	二四	丙午八月十一日	黄树中	曾上泉	字仲宣，住城南千佛场。调查陆军
林宝新	峨眉县	二四	丙午八月十九日	黄树中	万树芳	字文光，住县城衙门口高升店。体育高等本科
万树芳	峨眉县	二四	丙午八月初五日	黄树中	张四明	住翔凤乡万坎。东亚铁道
宋良材	嘉定府	一六	丙午八月十三日	黄树中	罗祥麟	字式衡，住峨眉县北正街
李　馥	宁远府	二九	丙午八月三十日	黄树中	郑贤书	字宅安，住西昌县城钟鼓楼街。警监学校
赵汝铭	华阳县	二一	丙午八月十八日	黄树中	刘紫骏	号新之，住城南门外中兴场。岩仓铁道
刘植蕃	资州	一九	丙午八月二十一日	黄树中	刘紫骏	字叔械，住城外舒家集。东斌兵科
王陵基	乐山县	一九	丙午八月二十二日	黄树中	王祁昌	字方周，住东门外上河街。调查陆军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舒荣卫	绵州德阳县	二二	丙午八月二十日	黄树中	王祁昌	字绍康，住西门外孝泉场。调查陆军
李懋勋	峨眉县	四四	丙午八月十九日	黄树中	黄绍诚	号克猷，字又仙，住城内状元街。东京铁道业务专修科
李廷恺	富顺县	一七	丙午三月二十九日	黄树中	雷昭性	号策昭，住赵化镇
李 沛	重庆府	二〇	丙午八月二十七日	黄树中	余耀荣	住巴县黄葛街。字雨田
周光前	忠 州	二七	丙午十月十九日	黄树中	恩 洪	字子经
傅昭谦	成都府	二四	丙午九月初三日	黄树中	龚廷栋	字吉人，住金堂白果场。参观军队
何光藻	眉州青神县	三二	丙午九月七日	黄树中	张致祥	字仁斋，住县城西门外。高等警务学校
杨嘉谟	嘉定府	二一	丙午九月十一日	黄树中	万树芳	字子龙，住峨眉县杨安石
李钟第	资州府内江县	二五	丙午九月四日	黄树中	周炯伯	字益文，住城内箭道街
刘汝琼	泸州府合江县	三二	丙午九月二日	黄树中	董鸿诗	字季刚，住县城外。警监学校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李蔚如	重庆府	二二	丙午九月二日	黄树中	李沛	字衡钧，住涪州大顺场
李湘	成都府	二五	丙午九月十五日	黄树中	张治祥	字存之，住新都城内大街
李遐璋	泸州	二一	丙午九月十六日	黄树中	赵汝铭	字璧泉，住江安县西街。东斌兵学科

在吉隆坡入会：

广东

阮英舫	罗定州东安县		丙午六月十八日			
杜南	顺德县		丙午六月十八日			
梁有初	南海县		丙午六月十八日			
阮卿云	东安县		丙午六月十八日			
李应聪	南海县		丙午六月十八日			
梁杰山	顺德县		丙午六月十八日			
阮德山	东安县		丙午六月十八日			
杨凤朝	顺德县		丙午六月十八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冯镜涛	顺德县		丙午六月十八日			
罗绍嵩	南海		丙午六月十八日			
徐绍孙	东莞		丙午六月十八日			
杜冠雄	顺德		丙午六月十八日			
杜著新	顺德		丙午六月十八日			
谢济生	嘉应		丙午五月初十日			
陈占梅	顺德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赵跻堂	新会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丘云祁	澄海		丙午六月二十日			
陆秋杰	顺德		丙午六月十八日		竹代书	
陈若锦	嘉应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陈乙清 陈文通	竹代书	
辛育生	顺德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竹代书	
叶大祥	香山		丙午六月十八日			
叶　和	南海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竹代书	
陈鲤生	顺德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姓　名	籍　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　考
黄启祥	新会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吴翰清	交堂司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吴祥盛	顺德江村司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黄琴舫	新会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刘业兴	三水		丙午六月十九日			以上吉隆坡
			福　建			
陈文通	漳州府海澄县		丙午六月二十一日	竹代书		
尤世珍	泉州府南安县		丙午六月十九日	竹代书		
王　清	泉州府同安县		丙午六月十八日	竹代书		以上吉隆坡

在河内入会：

			云　南			
李余芳	大理府浪穹县		丙午四月初一日			
张邦翰	昭通府镇雄州		丙午四月初一日			
文宝奎	云南府昆明县		丙午三月三十日			
赵莲元	临安府宁州		丙午三月初十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徐濂	宣威州		丙午三月初十日			
束于德	蒙化厅		丙午三月十七日			
			湖南			
张翼枢	醴陵县		丙午三月初十日			
			贵州			
吴传声	都匀府麻哈城		丙午三月十七日			
			广东			
罗锝	南海		丙午三月十三日			
邝敬	南海		丙午三月十三日			以上俱在河内入会

在新加坡入会：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广东			
黄耀庭	新安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邓子瑜	博罗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谢己原	番禺县		丙午三月初九日			
尤列	顺德		丙午三月十三日			
梁泽云	顺德		丙午又四月二十五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谢心准	南海		丙午又四月二十五日			
许雪秋	海阳县		丙午又四月二十七日			
			福建			
李竹痴	泉州安溪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陈楚楠	泉州同安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林锦秋	泉州府同安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郑聘廷	泉州府惠安县		丙午三月十八日			
许子麟	泉州府同安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萧百川	泉州府安溪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留鸿石	泉州府安溪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蒋玉田	泉州府安溪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陈善庆	泉州府安溪县		丙午六月初二日			
庄悉璋	泉州府安溪县		丙午三月二十四日			
杨锦堂	泉州府安溪县		丙午三月二十四日			
			浙江			
张人杰	湖州府乌程县		丙午三月三十日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褚明遗	湖州府乌程县		丙午三月三十日			
汤秀山	南海县佛山镇		丙午又四月二十七日			
胡少翰	新会县		丙午三月二十四日			
李镜仁	南海		丙午三月十八日			
李　经	番禺		丙午三月十八日			
黄竹林	新宁县		丙午三月十八日			
刘金生	陆丰县		丙午三月十八日			
林干廷	博罗县		丙午五月初十日			
林义顺	澄海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吴业琛	顺德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何心田	三水县		丙午三月十三日			
张永福	饶平		丙午三月十三日			
林航苇	番禺		丙午三月十三日			以上俱在新加坡进会

编者按：以下原本未注明入会地点；但就备考栏观之，自贺子才起至潘宗瑞止，其入会地点系在欧洲。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江苏						
潘季生	元和县		乙巳十月十七日			
广东						
王宠惠	东莞县		丙午正月初五日			
湖北						
贺子才	蒲圻县					白耳义工程学。乙酉四月廿六日生
喻毓西	武昌县					白耳义陆军。丁亥三月十八日生
李仁炳	汉川县					白耳义工学。乙酉五月初四日生
魏宸组	江夏县					白耳义公法学。庚辰十月十三日生
胡铮	沔阳州					白耳义公学。辛巳四月廿四日生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周泽椿	随州					德国法科。辛巳二月二十九日生
朱和中	建始县					德国兵学。庚辰三月初二日生
祝乾逵	恩施县					白耳义公学。甲申正月初十日生
王鸿猷	光化县					白耳义公法学。甲申冬月七日生
左德新	应城县					白耳义矿学。丙戌正月廿二日生
钱祖元	宜昌府兴山县			朱和中	周泽椿	
史青	安陆县					白耳义工程学。丙戌十月十一日生
刘荫茀	黄安县					白耳义公学。乙丑三月初九日生
胡秉柯	潜江县					白耳义法律学。壬午九月一日生
李藩昌	天门县					白耳义工学。壬午正月廿九日生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陈宽源	安陆县					白耳义陆军。丙戌十月初五日生
程光鑫	江陵县					白耳义工学。戊子十月初十日生
潘宗瑞	罗田县					白耳义工学。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生

在香港入会：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广东			
邓警亚	三水县		乙巳九月十八日			
容开	香山县		乙巳九月十八日			
李柏	新会		乙巳九月十八日			
陈树仁	番禺		乙巳九月十八日			
黄世仲	番禺		乙巳九月十五日			
李自重	新宁		乙巳九月十八日			
郑贯公	香山		乙巳九月十九日			
陈白	新会		乙巳九月十八日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中国同盟会文岛八港支会章程

第一章　纲　领

一、本会名曰中国同盟会，总会机关设在日本东京，支会机关分设各处，故此处定名曰中国同盟会文岛八港支会。

二、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三、本文会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实行宗旨为目的。

四、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者，本会当认为益友，互相提携，否则本会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

五、本会设在荷属，不宜有妨害荷国治安，及干犯荷国法律之事，各会友须互相规劝，互相调和，以保持本会之安宁。

六、凡本支会各会友须一律注册，由本支会报名于南洋支部，方能享受本会之一切权利。

七、所有会友无论工商学界人等，其有才德出众者，皆能受众公举，以当本会各职。

八、本会公举正会长一名，副会长一名，庶务若干名，华文书记若干名，西文书记若干名，调查若干名，议长一名，议员若干名，判事长一名，判事员若干名，公正陪员若干名，会计及调查员由会长指定，议长由议员中自举一人当之，余皆投票公举多数人选。

九、凡上举职员之期，皆以正月为定。

十、本会各职员，皆以一年为一任，任满之后，如不失职，可连举连任，若一任未满，而有事告退或失职者，可由会长择人暂充，俟期满再选。

十一、凡会友介绍同志，必先得本人志愿书，然后写介绍书呈于主盟人，主盟人许可，则授写盟表与之宣誓入会。

十二、凡接一人入会，其志愿书、介绍书及盟表均交会长收存，其盟表则由会长缴呈南洋支部长收存注册发回底号为凭。

十三、正副会长皆为主盟人，并得交庶务代理，并得随时授任若干人往各处接收新同志入会。

第二章　权　责

一、本会事权分为三区，一曰议事权，一曰行事权，一曰判事权，而总权则集于会友之全体。

二、议事权则本会全体所举之议员操之，可以议立新例，可以废除旧例，凡例非经议员议立者，行事员不得妄自举行，非经议事员议废者，行事员必当遵守。

三、本会凡举大事，必经议员议妥决定，方得举行。

四、本会一切财政虽归正副会长管理，而议员有监督权，长年经费须由议员预期算定，列明一预算表，行事员按表开销，一年期满，会计将出入之数列明一决算表交议员考核。

五、议事员所议决各等事件条例，如有过半数议员决行，则为定例，如不足此数，不得为例。

六、正会长为代表会友执掌全会内外事权之人，及奉行议员所议定之事件条例，故会长得有委任革除其节制内人员之权，并有召集额外会议之权。

七、本会文凭书位银折收单，必经正会长签名，方为实据，行事各员，必当受命于正会长，方能行事。

八、副会长为掌管本会钤印箱箧，及赞襄正会长办理一切事宜，

凡正会长签名各件，副会长然后盖印，若遇正会长有事，副会长可代行其事，与正会长权限无异。

九、凡职员中除议事判事各员鼎立外，其余一切行事职员皆归正副会长调度差遣，如有失职，正副会长可随时查核责问。

十、庶务得代理正副会长权限内之事。

十一、会计专司出入银两收单账簿等件。

十二、华文书记专司记录会内事件条例，及各处通信起草。

十三、西文书记专司西文信件，并理会议场所事务，及西人交涉事件。

十四、调查员分为内外二部：内部专司调查会内全体有无违背宗旨，会友有无干犯法律，职员有无放弃义务，及一切进支款项有无错误与弊窦。外部专司调查会外有无关系于本会之情节，及祖国现在举办之事件，与各埠机关现在实行之善法，须随时报告本会，以资研究。

十五、除正副会长驻在之地不必设庶务外，其余每港皆设庶务一人，其会计、华文书记、西文书记、调查员，会长与庶务斟酌定其数。

十六、职员虽分驻各港，所办者为全会之事，不得以驻所之港为界。

十七、判事员有独立之权，会长及议员皆不能干涉之。

十八、凡会内人员失职、会友犯规及争执等事，判事员得有判断处罚之权。

十九、会长失职，则必合判事、议事两部方可判断。

二十、判事失职，则必合行事、议事两部方可判断。

二十一、会友全体为本会之主权，有监督会内各员之责任，各职员如有弊端，可指出凭据报告判事员查究处分。

第三章　进　款

一、寻常进款

甲、每月每人例捐银五方。

乙、存项出息。

二、额外进款

甲、入会底金每人贰盾五方。

乙、会友义捐各款。

丙、商务进款。

丁、开办经费。

戊、会友罚款。

第四章　支　款

一、寻常支款

甲、本会经费。

二、额外支款

甲、帮助祖国义军军需经费。

乙、游埠演说员经费，及有事差遣来往南洋、日本、祖国、安南各埠人员经费。

丙、暗杀经费。

第五章　法　律

一、违背宗旨

凡会友当确守本会第一章第二条及第四条之宗旨，如有反对本

会趋附保皇贼党者，杀无赦。

二、宣泄秘密

凡会中秘密事件故意宣泄，或为汉奸者，杀无赦，如无意中宣泄者罚金记过。

三、离间同志

凡属同志当额外亲密，如有危难，当互相保护，不得因小嫌而施离间之手段，违者由判事员酌量罚金记过。

四、侵吞公款

凡会中公款，行事员有侵吞等弊，为调查所发觉，即由判事员判定，加倍追还，革职记过。

五、借会招摇

会友有借本会名目私图利益者，由判事员酌量罚金记过。

六、因私害公

凡会友欲为一事，必须审明有无妨害本会之利益，违者罚金记过。

七、侵人权限

议事、行事、判事各有权限，不得擅侵，违者记过。

八、放弃责任

议事、行事、判事各有专责，不得放弃，违者记过。

九、不服异议

凡事经多数决议者，各宜遵守实行，不得抗众反对，违者记过。

十、破坏名誉

名誉分为两种，一为本会全体之名誉，一为个人之名誉，破坏全体名誉者罚金，破坏个人名誉者记过。

以上法律十则，凡会友各宜遵守，如有一年之内记过三次者，则一年之内无被选权，六次者一年之内无选举权，十次者二年之内失去一切应享之权。

第六章　义　务

一、运动军需。二、捐助经费。三、倡起义军。四、实行暗杀。五、扩充势力。六、排斥保皇。七、侦探汉奸。八、维持学堂。九、组织商务。十、离间政府。十一、揭发弊政。十二、保护同志。

以上义务十二则各会友可量力为之。

第七章　办　法

一、章程者为维持本会之要则，与随时所议之规则不同，章程者，犹乎一国之宪法，议定时故宜慎，修改时亦宜慎，凡有提出修改之案，必当合议事、行事两部会议，如有三分之二人数合意，方为决议。

二、本会定每年正月开大会议，所议决之大要如下：

（一）核查去年经费之决算表。

（二）议定现年经费之预算表。

（三）议定设法筹现之额外经费。

（四）议定现年文岛各埠应如何扩充势力。

（五）议定集股创办商务之事。

（六）议定提出之修改案。

（七）议定会长现年所议当行之各事。

（八）议定提倡祖国之义军事。

三、自此章程施行之后，本会会友须一律奉行，不得视为具文。

选自《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同盟会的暗杀活动

陶冶公

暗杀团体的组织

孙中山先生为了中俄两国人民在革命道路上携手并进，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政策，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两党（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其实，在十月革命未成功之先，同盟会为之邀请俄国党人教授制造炸弹技术，早于一九〇五年就已开始两国党人的接触了（同盟会与民粹派的接触）。就我亲身经历的作个说明：我在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加入同盟会，表示了我献身革命的志愿。同盟会本部庶务刘霖生先生，就指定我参加暗杀部门的一个制造弹药的机关，并约我当晚出席这个机关的会议。到会，见男女同志约有二十余人，都很年青，彼此见面很亲热，但不通姓名，握手而已，会议不签到，也不作记录。主要讨论制造炸弹，关于炸药效力、造壳、投弹各部分的学理和技术都进行研究和实验，有时也谈到暗杀的对象与实行的方法，在极端秘密里不断地开会。关于这些情况，刘揆一著的《黄兴传记》中关于组织机构曾有如下的记载："又设制造弹药机关于横滨，聘俄国虚无党人（即革命党人）为教授，喻培伦、熊越山、黄

树中（即黄复生）、柳大任、陶铸（冶公原名）、尹侗、王延祉、旷若谷、李刚，与秋瑾、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唐群英、蔡蕙、吴木兰诸女士，皆加入练习。”这是一个大略，其实，那时秋瑾已归国，人数也不止这几个，还有郑烈、曹澍、叶志军、曾醒、黎仲实、汪精卫、陈璧君、胡灵媛（胡汉民之妹）等多人，而上述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陈璧君、胡灵媛、方君瑛，又在东京郊外别成一个暗杀小团体，我间亦参加学习。我认识汪精卫即从此始。

向俄国党人学制炸弹

我那时经常看到日本的报刊杂志介绍世界革命阵营的动态，描写俄国革命党活跃的情况，神出鬼没，令人向往。据报刊所载，俄国革命党全国分为二十部，有本部、支部、小支部的组织，其名称有二十种之多，他们的革命主义和派别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党人有些闹不清，统称为虚无党。我想到中国革命必须与他们做朋友，密切联系，当可得到帮助。这个意见，我向霖生几个高级干部建议，都认为是对的。我想第一要通达语文，就心想学俄文。一九〇七年秋天，听说有一个俄国虚无党孔特夫人，住在东京神田，教授俄文。我认为是很好的机会，不可错过，就约鲁迅及其弟作人和许季茀、陈子英（即与徐锡麟同道捐官的陈志军）、汪公权（后来失节，当端方侦探，被绍兴都督王金发在上海马路上击毙），连我六人，每天夜里走读，很有兴趣。可是不久，我得到庶务刘霖生的通知说，经日本社会党同志介绍，与长崎的俄国虚无党人拉奢儿商妥，叫我同叶志军（即唐生智部的叶翠微名琪之胞兄，广西人）、曹澍（陕西人）两同志到那里学制炸弹，给我们一封介绍信和旅费四十日元，到长崎去，找社会党人酒井接洽。我是喜出望外，俄文辍学，马上与叶、曹到长崎，找到了酒井，一见面，他就说：“这事已被日警侦知，不好办了！”我们听了，大失所望，要他介绍我们去见拉奢儿先

生。他去了，约好了相见时间，这天深夜一点多钟，我们到了一个私人医院里，见了拉奢儿先生，他的爱人也出见，才晓得他们是以开业医师为掩护的。他俩见到我们，异常亲热，由酒井翻译开谈，拉奢儿先生首先说："这事发生变化，你们是晚得了的，你们意思怎样呢？"我说："我们远道而来，为我国革命迫切需要，学习这个，还是希望先生设法成全。"他说："你们革命斗争精神，我很赞佩！这事重在实习，须有设备场所，既被日警知道，你我行动都在他们的注意中，我这里是不便传习的；另外又没有地方。但只要你们意志坚定，将来还是有机会学习的。"又问了我们三人姓名、年龄、革命志愿，我们各抒怀抱。我们特别强调，暗杀行为可以一鸣惊天，扩大宣传。拉奢儿先生甚为赞许。谈至此，酒井以时间已晚，恐被日警注意，劝我们告辞。他夫妇俩以恳切的神情鼓励了我们一番，惜别而去。离他医院门口不远，看见有人隐在一个墙角落里，酒井耳语告我，恐怕就是便衣警察。次晨，我就想动身回东京，叫旅馆结账，所带旅费如数付讫，我与叶身边只剩了几角钱，曹还有数元，够买一人车票，叫他先回总部设法接济。我与叶当天搬到浦上乡一个农家租屋住下，买烧蕃薯充饥。

进日本长崎医校药科

过了两天，东京庶务霖生汇来十六块钱，除付给房金，剩下不到十五块钱，到车站买票，一算，还差五角多钱，没有办法，计上心来，两人步行到下一站，迟一班买票上车，回到东京。我把经过情形报告霖生。他以评议员一职因秋瑾已在绍兴就义而出缺，命我权代，因得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四月，我已在经纬学堂（中学）毕了业，六月里考取了国立长崎医学专门学校药科。我进此校，目的是学会制造炸弹，而制炸弹必须要有化学的基础，药科功课，主要就是化学，所以适合我的要求。前次想跟俄国拉奢儿先生学习没有达

到，到了长崎，不常可与拉奢儿先生请教，也好与他们的同志取得联系。我把这事报告党部，得到同意，并鼓励我专心学习，将来学好了可为党负起制造炸弹部门的责任。因为那时党内虽能自己制造炸弹，但缺乏学理与经验，往往发生炸力欠强，爆炸面积不大，或爆发时间不准确，甚至不爆炸种种毛病。如丁未安庆徐锡麟之役，陈伯平向恩铭掷了一弹，就不爆发，即是一例。用时出钱去买，又不合算，还恐泄漏秘密。党部有见及此，所以赞成我从根本学起的这一主张。到了九月上旬，我辞去党内所任的职务，到长崎进了学校，就又去访问拉奢儿先生，那晓得已人去楼空，他夫妇俩已离开了此地，否则我还想跟他学习俄文哩。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三月上旬，得知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事泄被捕的消息，我属于这个部门的人，竟没有去参加这一行动，自己觉得很惭愧。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我因黄复生的介绍，获识谋炸良弼的彭家珍，我与他交换了制造炸弹的经验，并同他及复生在江南制造局试验得到成效。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窃据总统之位，进而阴谋称帝，宋遁初先生倡政党责任内阁制以反对之，彼此发生了矛盾，遁初南下沿江各省演说他的主张，并攻击袁政府，为袁所忌，于是年二月二十日在沪宁车站被袁刺死，民党已知袁氏阴谋，势不两立，决心反袁。陈英士就组织了一个暗杀团，负责的是陈子范，他是福建闽侯县人，在上海海关服务，暗杀盐枭出身的扬州军长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就是他干的。我因英士暗杀了陶焕卿，很不满他的行为，交往已疏，这时他忽来请我，要我与陈子范合作，我为大局起见，答应参加。子范就叫我到日本做采购弹药材料的联络工作，表面上我仍回到长崎医校继续求学。到了日本，因宫崎滔天（名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最早赞助中山先生奔走革命，著有《三十三年落花梦》，传诵一时）的介绍，获识了几个日本人士。其中有一个名叫野中右一的，我托他代买一批炸药，交给他三百块钱。哪知道他把钱花了个一干二净，交不出货来，上海方面需要很急，迭次来信催促，我把实情报告了子范，他还疑心我从中骗钱。直到讨袁失败，子范也不追究，才算了事。中国革命

因日本人士之赞助得到便利之处固属不少，但良莠不齐，有的故示同情，探我内幕，出卖与清廷，或代我经购械弹，诈骗金钱，此等浪人行径，亦层出不穷。例如惠州之役，中村弥六骗去械款六万五千元之巨。此次我亦被中村右一骗去三百元，因受过这些浪人的欺诈，影响于革命事业诚非浅鲜。

一弹爆炸天下震惊

当时革命党人——包括同盟会和光复会，对于制造炸弹那么重视，是由于那时认识上的限制，认为革命的手段除运动军队组织武装起义之外，唯一的是靠炸弹与手枪，实行暗杀。手枪命中效力小，炸弹爆炸面广，而杀伤多，并可以自制，得守秘密，因此加入暗杀部门的会员，都着重学制炸弹。历次进行暗杀，如史坚如在广州炸两广总督德寿，万福华在上海枪击桂抚王之春，吴樾在北京炸出洋五大臣，刘思复在广州炸广州提督李准，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炸摄政王，最后彭家珍炸良弼，用的都是炸弹。一弹爆炸，天下震惊，以为扩大宣传，无善于此！

这里我把彭家珍谋刺清室宗社党首领良弼的事件提出说一说：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组织临时政府，任命以黄兴为首的各部部长。临时政府与清内阁正在议和时候，满清亲贵良弼（字赉臣，日本士官毕业，禁卫军统领，军咨府大臣）为首，与铁良、载涛、载洵、载泽、溥伟、善耆等组织宗社党，反对共和，锐意主战。其中良弼坚持最力，也最有才干。这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和革命党势不两立，一贯主张残杀汉人，反对革命。我党同志早就把他列为暗杀对象。这时我在上海，晤到与汪精卫同到北京暗杀满清摄政王的黄复生谈起良弼，他秘密告诉我，已有人准备把他干掉，我很赞成。他就介绍我同彭家珍（字席儒，成都人，四川武备学堂出身，曾任东三省学兵营队官，北京兵站部职员）会面，彼此交换制造炸弹的经验，我主张制一个

试验一下，看看效力究竟如何，彭黄二位都以为然。但试放地点很成问题，经复生通过江南制造局，约在一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人就去试验，恐弹力及声响太大，惊动四邻，特别制了一个小型的。还买了一匹马做目标，一掷爆炸，马就粉身碎骨了。成绩很好，都很高兴。这事极端秘密，就由彭家珍进京，单独行动。因为他还留着辫子，派头很像旗人，能讲一口旗人的京腔，北京情形又熟悉，所以他是很合条件的一个选手。一月二十六这天，彭家珍怀了炸弹，冒充奉天派来的军官，到良弼宅要见良弼，说是密报军情，碰巧良弼刚刚回寓，一下车，抢步上前，就把炸弹向他掷去，毁伤良弼左足，遍体鳞伤，日医把脚割掉，出血过多，第二天就死了。彭家珍因炸弹反击，也当场殒命，良弼一死，宗社党群龙无首，人人自危，不敢反对和议，纷纷离京，逃到青岛、大连托庇外人宇下。袁世凯见大势已去，且因中山先生就总统职时，曾有民国南北统一就行辞职的宣言，他想乘机窃得总统职位，也令北洋将领段祺瑞等五十余人，联名通电，赞成共和，请清帝退位。

选自《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罪　案（节录）

景梅九

编者按：罪案原书篇幅甚多，这里只是节录景梅九定成先生一九〇五年重到日本以后有关同盟会的记载，以见当时留学生参加革命的情况。原书有小题目，为节录方便计省去。

由神户登岸，即乘车入东京。

我归国后，孙中山先生曾到东京，大家在富士山轩开了一个欢迎会，孙先生演说革命主义很中肯要，惜乎，自己没赶得上；又打听得先生已经离了东京，正不知几时才得相逢的机会！又听见宋钝初诸君组织杂志，名曰《二十世纪的新支那》，出了一期，被日本政府干涉停刊，说是革命机关报。有人说他们不久还要和那日本政府交涉，另办一份杂志，鼓吹三民主义，就叫《民报》，我十分注意，但尚不晓得有团体没有？暗地探听月余，才有了门径。

不到一月，《民报》果然出版，革命精神披露纸上，精卫汉民两君文章较多。还有署思黄的一位先生是湖南善化人，姓陈名天华，曾用通俗文著《警世钟》一书，鼓吹民权主义，语语动听，散布到中国内地，大生效果。他的价值，真不在邹容君《革命军》以下。先生又在报上，发表他的《中国革命史》，和那《狮子吼》的小说，是一般人最爱读的。不料日本政府，因为中国留学的人数，骤然增加起来，几乎过了八千名，便从文务省发出取缔中国留学生的规则来。这取缔本是日本名词，在中国可以译作约束或禁管，居然用待

朝鲜学生的法子待我国学生，种种限制禁令教人受不了。于是乎中国留学生召集全体大会筹商办法，派代表见我国公使，求他向日本政府交涉，把这项取缔规则取消；但终没有效果。大家愤激起来，又开大会商议全体回国。这时思黄先生忽触起无限的悲观来，便作了一篇绝命书，自己蹈海而死！大家即时开了个追悼会，有几个晓得先生事迹的，痛哭流涕演说了一场，人人悲恨填胸，有愿和先生同死的景象，风潮又汹涌起来。大家要求各校留学生全体罢课，有不从的，用蛮力对待。由北京派来的同学，怕受干涉，乘机出游京外。我这时加入罢课团体，一来是好动的心理，觉得合群抵抗强权，有些活气；二来是好奇的心理，觉得这闹风潮的，都是些血性男子，好乘这个空儿，认识几个英雄豪杰，将来好共举革命军。虽说我是妄想，到底也得了几位知己。别人暂不发表，那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的，便是这时认识的。宁君和陈君汉援担任归葬思黄的义务。尚记陈君追悼思黄七律中有一联道："人有八千思项羽，士无五百殉田横。"群称绝构。这时我和陈君尚未定交，但已把他的名字印在脑海里面了。

这取缔规则，经大家反对了一场，算没施行；然而陆续回国的人也就不少，上海的中国公学，便是这时回国的学生创办的。我担任欢送大家的责任，劳劳新桥车站上，也不记得多少次了。但是送人回国，自己到底没得回国，心里老过意不去。记得有一天开会，议和平了结办法，鉴湖女侠便道："中国人办事总是虎头蛇尾，从此后，不和留学生共事了！"大家听这几句讥讽话，有些感动，但不再进一步去作，也有原因：一来陆军学生大家不愿教加入回国的团体；二来民党方组织起来，趁势联合大部分，计划革命事业，暗里把大家拦住不教回国的也多；三来日本政客从中调停，这问题渐渐缓和下来。有这三大理由，所以大家有些懈怠，这是实在情形，不是我为不回国的人作辩护。鉴湖女侠总是不同，便负气回国去了，到底轰轰烈烈作出一番事业来，教世间男女愧死！暂且搁下不表，我经友人介绍，入了同盟会，从此天下多事矣。

同盟会原来发起于南方同志，西北方面，除张溥泉外，最初加

人的，还是山西人占了多数。我常和同志谈太平天国遗事，说当年失败的原因，固然在于意见不齐，团体不固；病根由于诸人权利心重，责任心轻。这是中山先生说过的中肯话。我以为洪杨倡义南方，虽说据了天下一半，北方到底莫有一省响应。所以清政府能缓缓地用北方财力兵力去平灭他。我们今日第一要事，就是专从南响北应下工夫；极而言之：北响南应亦无不可。同人颇以为然。这时山西五台私费留学诸君，最先加入同盟，内中有一位王君名建基字弼臣的，是个热烈汉子，真正所谓肝胆照人者。奉三民宗旨，如天经地义；尤重实行，不尚空谈。联合同志多人，研究军事学问；又组织了一个体育会，练习操法及射击各艺，不过几个月，战略战术，已大体明了。大家计议回国，在山西北面归化一带，谋一根据地，暗里结合同党，借自卫的名目，精练兵队；将来革命军一起，预备出张家口，直捣北京背后，虽近乎纸上谈兵，也是热度过高的缘故，正怪不得。后来诸君归国，丁未年居然在代北张起民军旗帜来，因势弱未克和举，而同志徐君西园致被敌戕害，我曾评为是西北第一次牺牲，也是西北第一声革命。

却说留学界有两种团体，一种是秘密团体，一种是地方团体。地方团体，就是各省同乡会了。我因留学时期，比较大家略在前，所以被举为山西同乡会长。适遇英商福公司和前清总理衙门定约，专办山西平、盂、潞、泽各处矿产，以六十年为限。那年盛宣怀在外务部，又同福公司续订采矿条约，把山西矿权一齐送给外人。内地绅商，这时候稍知道这矿产是山西命脉，一面上书向政府力争，一面与山西留东学生一封急信。一时惹起大家爱乡心，临时招集同人，在神田江户亭开了一个大会。有人预先告知我，说有人鼓动全体回国，我大不赞成。……后来算是依了我的主张，派几位代表先去。

因为晋矿事件，曾作了一个时评，登入《民报》，算是我试笔的文字。后来在《第一晋话报》上边，用全力攻击盛宣怀、梁敦彦等，虽说的话有点过火，然而激起一般人主权思想，和那轻蔑政府的观念，也不为无力。但争矿进行中有一件最痛心事，就是李烈士培仁

因政府蛮横，人心懈怠，对于废约自办一层，恐怕坚持不到底，便步那陈天华先生后尘，蹈海身死！留下一封绝命书，把晋矿必争的理由，发挥尽致，结之以“山西人未全死，决不令异族侵我尺寸土！”看了这一封书的，莫不心伤气涌。于是我和同人商量，先设起同乡追悼会，由景太昭作了篇骚体祭文，哀音满纸，闻者泣下！其余也有作挽诗的，作挽联的，皆能说出死者的心事。当时豫晋秦陇四省协会才组织起来，也发起一个大追悼会，哄动了全留学界，挽联挽诗，更是美不胜收。曾记陕西某君的挽联道：“五千万矿产从此争回，铸公不死；百二重关山须防断送，痛秦无人！”工稳切贴，恰如分际，大家评为合作。别的且不要说起，但说李烈士这一死，唤醒海内外的同胞，到底争到赎回自办；可见天下事情，只要大家结合团体，拿一番决心来去办，莫有不成功的道理。

当时借着争矿问题，同人又做了许多文章，暗里鼓吹革命。不但是争矿一事，就是遇着别的题目，也要委曲宛转，说到革命上边，真有千变万化不离其宗的奥妙。再用一句八股熟语评一评，可叫做吾人天性流露于不自觉了。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段话来，就是山西第二次派来的学生，里头很有几位老先生，保守辫子，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死也不肯剪掉。我一天借着同乡开恳亲会，发了一段论议，便说道：“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他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他盘居上面（影中央政府），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国民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革命），不但一顶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这一席话，革命同人，自然领会得来，拍掌喝彩地欢迎。惟有那老先生大不快意，背后对人说：“某人什么都还好，就是爱劝人剪辫子有些讨厌！又说出那样言辞来，教人越发不敢赞成了。”

大家知道《苏报》案中，章邹二君同被囚于上海；后来邹君病死于监中，相传为中毒身亡的。多少人为章太炎担心，所以打听得出狱日期，同盟会派人预先到上海安排一切，才把先生平平稳稳迎

接到东京来，住到《民报》社里，正值《民报》对《新民丛报》激烈笔战的时代，忽然得一位学问渊博文章朴茂的章先生，来主笔政，大家怎能不分外欢迎。别的先莫说起，单是一篇《革命之道德》，便把学界全体激动起来，有多少顽固老先生见了这一种议论，也都动魄惊心，暗暗地赞成了种族主义。我乘这时候，才联络人入同盟会，绍介陕西四川的朋友最多。外省陆军学生方面，最先同杨少石君握手。我有一天到振武学校同杨君秘密谈话，杨君从袖中取出自绘地图一纸，略画中国大势，指与我道："革命军若从南方举起，不知几时才能到北京；我们从山西陕西下手，出来一支兵出井陉截取京汉铁路的中心，一支兵出函谷直据洛阳与南师握手中原，天下不难立定。并说：十年以内军队革命，十年以外社会革命；如今以运动军人为主体。太炎先生说过，学生革命，犹如秀才造反，一百年也不成，这话一些不错；我们趁早联合军界同志，大小握些兵权，就不至空口说空话了。"我很是佩服他的议论；但心里暗笑先生未免重看鄙人，几乎有邓禹劝刘秀，诸葛对刘备的光景，实在有些不敢当。两人说毕，杨君又绍介见了几位朋友，特别指唐君继尧告我说："此君能担任一方面军事者。"

我原在学校寄宿舍里住，及入了同盟会，因联合同志在校里出入会面有点不自由，于是乎搬到一个名叫千代田的旅馆。有一天，直隶华君绍介一个青年同志来，相见很是投契。论他的年纪，不过二十岁，看起来，好像极有阅历的老成人，气象沉雄，迥异寻常。原是陆军学生，一来因为和学校监督闹意见，出了学校；二来入了同盟会，自由思想，很是发展，受不了那些专制学规。说起笑话来，也算是一个不安本分的学生。大家晓得军人不重文学，求如项羽岳飞能作歌词的，更不多见。这位青年，才具纵横，吐属风雅；拈毫弄笔，不露壮夫之态；赋诗填词，尤多惊人之句。我喜呼为小友，是天津静海县人。又由他绍介一位军人，却又不同，性情豪爽，言语奇快，遇事非常机警，对人极有热诚；本是个粗疏汉子，却染些高尚思潮，服善化恶，扶弱抑强。我得了这两位新友，交游日广；又觉旅馆中秘密谈话，有些不便，才商量赁了一间小屋三四个人同

住。无意中小友在门首，标了一个明明社的牌子。最初联络陕西同志邹君子良入同盟会时节，子良发一种疑问，说明明社和《民报》社是否一气？几乎恐怕误入迷途似的，和小友大争论起来。我明白解释了一番，才相信了，也算运动革命时代一段笑史。

明明社本无别的意想，却惹起日本警察注意来。有一天我不在家，来了一位侦探问同住的人姓名，小友隐约告了他一番。我归来闻说此事，知道有些不妙，想起一件事情来，就是未移居一个月以前光景，《民报》开周年纪念会，适逢孙中山先生重到日本，大家想望风采，无缘接近，忽然听说这纪念会有先生的演说，把全学界人震动起来。有同志和我商量，这一天早起先约同志，据了演坛左右，并由多人招待来宾，看看情形如何，再请孙先生来。我很是赞成，但以为这时正是种族主义昌明时代，人人都怀着一片愤激的心，一定是踊跃争来，还怕什么意外反对？同志说，也不得不预防一二。于是那一日早起，和许多同志，先到锦辉馆安排一切，四壁悬挂欢迎及庆祝的对联，万国旗帜，交悬在中间，很是庄严灿烂。曾记某女士集一联赠孙先生道："岂有蛟龙愁失水？不教胡马度阴山！"到也有弦外的余音。七八钟，人还不甚多，我和几位同志坐在演坛右边。不一时，到会的潮涌而来，不下数千人，后来的实不能容，都徘徊馆外，伏窗而望，人语嘈杂，似乎都带些革命的声浪。一时摇铃开会，满场寂然，有万木无声待雨来的光景。先请太炎读祝辞，气度沉雄，声音弘朗，掌声因之雷起。读毕，先请日本来宾演说，有一位作舌人的翻译，颇有点迟钝，听众多不明了，大家遂耸动我代替这位先生；我便自告奋勇，上了演坛，将他换下来，代各位来宾翻译一场，大家倒还听的懂，掌声不绝，我也不觉困倦。以后便是孙先生的两小时的长演说，把三民主义发挥一番，对于民生主义，尤说得详肯；且态度安详，声音清爽，不愧为演说名家，听众欢迎，自不待言。随便有田君乔君的演说，却是慷慨激昂，令坛下大众狂呼起来，实在可算留学界空前的盛会。这会场有公使的侦探，报告开会的详情，并说山西有两个演说的，就是指我和乔君。但好在不知道我姓名，不然怕不取消了官费。这话又说回来了，明明社这一

次要败露了机密，岂不吃亏？当下便和小友商量一个办法。

小友说：“既然明明社有了破绽，咱们或是搬房子，或是把这牌子去了，或是另改个名称也好。”于是大家说：“还是改个名称，试一试看。”我说：“这个名称，太奇怪了，惹人注目，固然是不好，太平常了，也觉得无味。”话犹未了，同住的何君拍手道：“我有个好名称，改成‘何公馆’三字，大家看怎样？”我笑道：“好便好，但明明社未免一落千丈了。”大家也笑起来。你猜为什么说这三字好呢？一者因为公馆在中国是很普通的名辞，在日本却很新鲜；但是日本人研究中国风俗的，也知道这公馆是官僚住宅的名称，官僚断不会革命，一定是不注意的了；二者利用“何”字在公馆上面，在我们意思中，何字可作“什么”解，就说道是“什么公馆”，还不是明明社么？恰保住本来面目。但日本侦探断不作此想，就可以把他瞒过去了。所以大家决议改成了何公馆。却也奇怪，日本侦探再没来胡缠，才知道这公馆两字的魔力不小。虽说大家担了一份腐败的名称，一来把革命的形迹掩饰过去；二来日本之有公馆实自此始，也算有开创的奇功了。

自明明社变成何公馆之后，对于联络同志，依然照常进行。每天必有同志来谈；然而不同志的人，也挡不住他来，往往碰在一处，不好说话。普通的革命议论，固然是不要紧；若是秘密的计划，露泄了就有些不妥。古人说：“机事不密则害成”，一点不差。所以同盟会有种种约定的秘语和手式等，以为表示同志的作用。这种秘密结社的规矩，毫不足为奇。这时《民报》是彰明较著的个革命机关，去的人都系同志，还没用密语的必要；惟有何公馆，普通朋友时来聚会，非用密语不可。常用同盟会约定的秘语，有时也露痕迹。如问人姓，曰老兄姓贵姓？（贵姓上的姓，说时略逗）答曰某姓；要是答姓某的，便不是同志之类，总觉有点勉强。当时何君想了一个法子，我们譬如正同着一个或几个同志谈话，忽然来了一位客，主人是认识的，先来客是不认识的，又不好意思问他是同志不是；这时候，主人用一种方法表示，又要快当，又不要露痕迹，使大家互相知照才好。何君想的话很简当，就是同志来，主人说请坐吃水；不

同志来，主人说请坐吃茶。不用问，预先要把这密语告了同志才行。往往多少同志，在公馆正谈得兴高采烈，忽然来了生客，说一声请坐吃茶，大家就搁起闲话来胡搪塞。说一声请坐吃水，仍继续前话，毫无顾忌，却也有点意思。后来更加简便，来客让坐，唤下女倒茶，就是不同志；唤下女倒水，就是同志。何君解的最好，因为吃茶普通，吃水特别，并不是薄待同志。小友说的尤妙，茶者杂也，非我同类；水者美也，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说："论起这种密语，是专对待不同志的人，所以倒茶吃茶，很是自在；若说吃水，反觉离奇。对于同志，本来不须这个，因为可以明明说都是同志，没有什么要紧。"所以后来同志来了，只说一句玩话道："又来一个吃水的。"但是这里有个疑难，就是正和不同志的谈话，来了一位同志的，还能让吃水，叫倒茶么，不用说，是不能的了。没法子，只好请他吃茶，以表示有不同志的在座。算来算去，还是"吃茶"这句话用途很广。

曾在取缔风潮中，记得归葬陈天华先生一事。那时经理葬事的，有禹之谟、宁仙霞、陈汉元诸君，都是革命党中热烈男子，在湖南轰动了各校学生全体罢课，并军界多人送葬衡麓，当着大众演说革命的道理，一时人心很是摇动。却被湖南当道知道了，说："这还了得，简直是要造反！"于是乎把禹君先捕拿了。宁陈逃出，到了上海，和几个同志，组织洞庭波杂志，专鼓吹种族革命，议论精辟，文词清健，海内外的同志，争先购阅。后来听说宁君也在途中被捕，并赋绝命诗，传诵一时，内有"断头台近岳阳楼"之句。有一天，小友回到公馆，说汉元来了，是老朋友，明天约会见面，我很是欢喜。相见后，把湖南的往事，略讲了几句，说到洞庭波有继续在东京出版的意思。因为《民报》自太炎主笔后，文章渐近艰深，普通的人，往往看不懂。洞庭波用极显豁痛快的文字，写出革命宗旨来，所以欢迎的很多。大家和克强诸友商量，似嫌洞庭波名字限于一方，于是另想一个名称，叫做汉帜。立时组织起来，请太炎作了个发刊词，甚是冠冕堂皇，起句是："日本以太阳得名，中国以天汉立称。"同志诸人见了，莫不叹绝。于是汉元自撰论说，我担任译述，并作

了一篇清快丸的短篇小说；小友等担任文苑，由同人捐助了些钱印出来，却也合一般社会的心理，所以销售甚广，不敷分布。出了一两期，因经济困难停刊，大家都道可惜！

诸君知道，革命党人传达主义，全仗着书和报。政府方面，也晓得这个武器利害，因为拿破仑曾说过一纸报强于五千毛瑟的话，印在他们脑筋里面，不得不害怕。所以用种种限制干涉的手段：一面禁发行；一面没收书册；一面不准购阅；一面实行检查。曾看过一种小说，内载一个俄国虚无党人秘传书报向德国，被税关警吏搜索出来，立刻送到监狱里边；幸亏是俄国人，没有十分为难。然这党人把输入革命主义的责任，算未曾交代下去。于是出狱以后，又用种种欺瞒方法，到底达了目的；及德国警吏觉察，已经将许多革命小册子传遍了柏林。即如清政府痛恨《民报》，设法防备，不教输入内地，从上海方面传达还容易，要是从天津方面传达很难。当时何君想了一个极妙法子，就是利用一位满洲的朋友，回国时节，将《民报》包好装到箱子里，说是给与他的朋友带的《法政丛编》。这位先生，并不在意，便完全担任带回去，居然都收到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海关上人，见了满洲人名片，和那一条辫子，便晓得不是革命党，绝不搜检他的行李，所以十分妥当。还有陕西的同志，把《民报》集成厚册，另行装订，标题《心理学讲义》（妙绝），送回内地去的也不少。可见“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了。

革命书报，除《民报》汉帜外，也莫多少。有一位姓胡的同志，把邹容《革命军》，陈天华《警世钟》，吴樾《宣言书》，章太炎《排满歌》，集成一小册，教成想一个名子。当时忽然触起铁券上“胡灭汉，留一半，汉灭胡，一人无”这几句话来。有人解释一人无，是不留一个人（灭种政策太毒）；有人解释一人无，是没有一个人去灭胡的，寓激动汉人的意思。这一个解释，本来不妥当；然我取这一种解释，说邹、陈、吴、章皆是灭胡之人，所以题曰《铁券》；作了一篇序文，自署为灭胡又一人，完全标明一种狭义的种族说。又由大家捐了些钱，印出几千册，销行很广。后来各省同志，都争着集款印刷，暗暗里输入内地，论效力，较《民报》汉帜还大

些。因为这几种书，大半用通俗文字写出来的，尤以排满歌为最好懂。开首是："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排满歌！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鞑子老猢狲，他的老祖努而哈，代领兵丁到我家；后来篡逆称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等语，人谓直截痛快，得未曾有云。

日本丁未年，所谓西园寺的内阁时代，颇行一种法兰西宽大政策，人民的结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很有些活气。有一天，在大街遇见一位朋友，说今夜晚上锦辉馆社会党人开演说会，咱们去听一听，也能广点见闻。我这时虽说没有研究过这一种主义，也稍知道他的魔力，便动了一番好奇心，说可以去的。他说："多邀几个人也好。"于是到了晚上，就同小友兰君等入了锦辉馆，见到会的人，都穿的便服，带的便帽，神气之间，似有避警察官视线的光景，可算一个半秘密会。忽见一个人拿着一幅红色布幅，悬在正中演台的前面，显出白书的社会主义四个大字来，满场人心，为之激动，才知道是他们的旗帜。演坛右侧，安一张桌子，坐几个雄赳赳的警官，先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随即有人登坛演说，报告开会的宗旨，说了一半，右侧坐的警官，忽然立起来，伸出右手作推排状，大声喊说："中止！"这位演说的，便不敢再说，含嗔带笑地下去了，才知道这警官是妨害言论自由的，我心里大不快活！又上来一个，便道："我今天讲的话，断不能被干涉，要是被干涉，这中小学堂的教员，都不能上讲堂了。"（大家笑起来）他便把经济学上关系社会主义方面的政策，说了一番，比第一个人说的稍长些，又禁不住说到革命上边去，仍然被警官干涉下来（干涉的样子，真正难看，那一幅不近人情的脸子，尤其可憎）。转眼间，又笑嘻嘻的上来一位，便道："我的运气最坏，每次演说，总接着被中止的人后面上来，不知接着我演说的人，运气怎样？"（大家又笑起来，我才知道这不是第一次开会）你猜他演说是什么？他说的俄国虚无党的事，比别人更激烈些。不到十分钟工夫，也下来了，不用问，是被警官中止的。其次，是一位演说美国托拉斯的弊害的，就是说铁路大王、煤油大王等大垄断主义；因为日本没有这样大资本家，所以小资本家的犬（日本

的警官代名词，也是社会党人给他送的徽号）还不大咬。他能多演说一阵，仍然到中止程度，被那犬一口咬下来了。最后上来一位，台下掌声大起，我也不由得跟着拍了几掌（大家莫笑我，说我是无意识的举动，实在这位先生的面上，和蔼之中，带一种强毅的气象，一望而知为革命大人物，教人自然地钦敬起来）。他不是别人，就是有名的东亚卢骚（现通译作卢梭）中江笃介的大弟子，幸德秋水先生。他的自由思想，得之所传；社会主义，突过前辈，真算日本特出的人物。我虽没有过面，却看过他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所以听人说是他，就格外注意听他的演说。但见他上了演坛，冷眼向右边一顾，那警官彷佛避他的目光，把头一扭。他便拈起一个道德题目来，雄辩滔滔，说到暗杀，是西洋哲学家认为道德上必要事情，那警官起来中止，他却向警官点了点头，说："还可以说几句！"警官允许他，便说："在日本现在暗杀不必要，也不可知；但是这些政治家，资本家，渐渐地蛮横起来，总有一天不得已发现了这种暗杀事实，也没有人能挡住。"大概这些话，又不入警官先生的耳，又立起来干涉。记得先生还要求再说几句，到第三次中止，才含笑下坛（后听人说幸德演说，照例被三次中止）。坛下有高呼"幸德万岁"的，有大骂"警官马鹿"（日本普通骂人语）的。于是纷纷散去，出对小友和兰君说："日本人民的自由，也有限的很！"这时候对立宪政体，不免怀疑起来。

讲无政府主义，正达到极热度的时候，把一切法律看的狗屁也不值。有一天晚上，在街碰见一个同学，他说："明天锦辉馆政闻社在那里开会，请梁任公演说，你可以去听一听。"我认得他是宪字号的人，只答应了一句"好吧！"心里大不痛快。回到寓中，同小友商议说："当革命空气满东京的时代，岂能容保皇臭味，掺加起来，赶紧想法子把他们驱除了才好！"小友很是赞成。当夜连忙到各处找寻同志，约定明天一致行动。安排妥当，次早一齐到了锦辉馆。但见有许多带红布条宪党做招待员，来的人却也不少。还有许多未约定的同志在那里，都点头会意，分别坐定。一时摇铃开会，上来一位，报告开会宗旨，末尾一句，说的很亮，就是"请梁任公先生演说"。

果然见那梁启超大模大样上了演坛，有一部分人拍掌。他便提出个头儿说起宪约来，见没多人赞成，心中着忙，便拉起国会来，说立宪国家，须要有监督政府的机关，这机关就是国会。政府好比小孩子不懂道理，须要我们监督他的行为（这几句话，就算任公一种苦肉计，把政府骂了两句，讨反对党的好）。当下拍掌只中间一排，我晓得前后都是同志，便好说了。梁启超在上面，又东拉西扯说了几句机关，忽见张溥泉君起来骂道："什么机关？马鹿！"打人缝中冲开一条路，直奔演坛而来，说时迟那时快，又见一只草鞋在演坛左边飞起来，正打启超的左颊。回头一看，原是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再往上一瞧，梁启超已经没了！听有人说，他一溜烟从楼梯圆转下去。于是乎乱打起来，带红布条的人，都赶紧扯了，纷纷作鸟兽散（好像前月公民团被击散时的情形）。大声喊道："革命党！革命党！"就有日本一个警察上来捉人，又扯了友人南君去，经我解释了几句，就算了。这时候张君已据演坛，演说起革命来。大家又重复坐定，拍掌欢迎。霎时间立宪党人的会，变作了革命党的会。但张君这时拿无政府主义，驳梁启超机关的话，大家还有些不懂。宋钝初先生又上去把同盟会的宗旨，发挥了一遍，说："立宪党，是保皇党的变象，他们是要君主的；我们不要君主的，如何能相容！要容这文妖讲君主立宪，我们理想的'中华民国'就永远的不能实现了！"大家才大喝采起来。后来日本民党犬养毅君，说了一片调和的话，归结到赞成革命，宾主尽欢而散。还有一个笑话：就是宪党人误用日本音，呼革命党为苛埋党，苛埋正合日本米字的音，把日本警察弄糊涂了，说什么是米党？后来同人往往戏用米字代表革命，原本于是。

当时我仇视君主立宪，有不共戴天之势，第一感触，在吴樾烈士炸出洋五大臣，揭出清廷假立宪以欺国人的手段；第二感触，在看见共和政治，将普遍全世界，这些君主，都要下二十世纪新舞台，还教他们立什么宪；第三感触，社会主义，其极端至于无政府，这宪法也就不需要了。况且当时留学生讲立宪的，都是想借这个问题，为将来攫取政权的地步，那里有为国为民的心事？所以曾以戏解宪

字曰："憲字是个象形兼会意字，宀象红顶，丰象花翎，四为横目，心即是心，合而言之，就是心儿眼儿都在红顶花翎上。"当时曾登在晋乘上面，友人看见都笑说："这恰好道破宪党的情态。"还有一位先生用说文原解，加以注释，说："宪字从害声，从心，《孟子》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是也。"大有从根本推翻宪政之势。正经说起宪法来，也算现世界国家应用的东西；然而仔细研究各国宪法的内容，觉得为国民订出权利条文，很是有限，大半还是替政府资本家开方便之门的。也无怪乎社会党人，不拿各国宪法，放在眼里。

选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其他团体

龙华会章程

陶成章

第一　檄　文

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有人问我革命就是造反，这句话如今是通行的了，但这“革命”两字，古人有得说过么？我答应道，有的。《易经》上面：“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就是这两字的出典。又有人问我，革命既是顺人应天，为什么中国古老话儿，又把造反叫做“大逆不道”呢？我答应道，列位！这“大逆不道”四个字，并不是我古时苍颉圣人造字的时候，就把来作“造反”二字注脚用的。要晓得这是后代做了皇帝的人，自己一屁股坐了金交椅，恐怕别个学他的样，就同着开国军师，文武百官，造出四个字来，硬派做“造反”的罪名。又用着粟米芝麻大的官职，又冷又臭，将快要腐烂的猪羊肉，骗骗那些不识羞耻认强盗作祖宗、略识几个字的人。他说道：“咄！你们听着！把‘大逆不道’四个字，做了那‘造反’的注脚。说我做皇帝的是天上所传受别个不容妄想的，我便生前把个官你做。你死了，我便写一尺二寸长、四五寸阔，猪血苏木汁染红的一块小小木头，上写着‘先儒’两个字的封号，送你到孔夫子庙里去，摆在东西二廊，春秋二祭，杀猪宰羊的祭祀。”那些不爱脸的，听了这句话，便巴结到死，同狗舔屁股一

样的趋奉着他。他这独夫位，便可传子传孙安稳不过了。有人要想造反，就便帮着他吠。

列位！要晓得孔夫子庙里正中供的，不是孔夫子同孟夫子么。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诸位兄弟们想必多愿意听的。他两位老先生的说话，载在四书上面，明明白白，何尝说皇帝是不许百姓做的、造反是大逆不道的？孔夫子因为春秋时代，百姓苦极了，故而教着七十二个贤人，三千徒弟子，天天商议办法。其中他第一个徒弟，叫做颜渊的来问“为邦”。孔夫子就说着唐虞三代的制度，说我们做了皇帝，是要用这样制度的。还有个徒弟叫仲弓，夫子就说他“可使南面”。请看一个“使”字，孔夫子岂不比皇帝还大么！至于异种乱入中国，他老先生更恨到万分，所以说到齐国的管仲，他不过帮着桓公，伐过山戎，便把他不死子纠一节大事，轻轻放过了，还再三说管仲是个仁者。又恐怕后世的人，解不出这个“仁”字。便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老先生，如今坐在大成殿上，看看这些戴红缨帽，穿马蹄袖，拖猪尾巴的，三跪九叩首的来拜他；两廊还立着许多元朝清朝的，死去的走狗，不知怎样伤心呢！至于孟夫子说话更多了，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到武王汤王，便说道：“汤放桀，武王伐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者也。”这种说话，在下一时没有功夫细说。好在四书并不是什么世间少有的书本，列位可以自己去看，但不要相信那宋朝那个混帐不过东西姓朱的《四书集注》便好了。

又有一个说汤王武王本是个诸侯，所以有力量革命，我们强煞是个百姓，那有这种力量？所以孔夫子孟夫子，也只好嘴里说说，到底做不成皇帝。咳！这又是不懂时势的话头了。春秋战国，是个封建时代，所以平民做不成皇帝。到了秦汉以来，那局面就变了。列位请看看那秦始皇，吞灭了六国，统一天下，说起他的兵力，真比着后代皇帝强得多了。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着天下的兵器，都拿来一把火烧销毁掉了。这个心思，狠不狠呢？那晓得他还没有死，韩国有个张良，拿着一个千金重的铁锥，在博浪沙中等他出来的时候，要打死他。虽然打他不着，到处搜了十日，连影儿也搜不着半个。后来百姓晓得

皇帝的本领，不过如此。陈涉一把锄头，刘邦的三尺宝剑，便都等不得始皇的肉冷，就都起来了。那陈涉虽然没有做到皇帝，然中国平民头一个造反的就是他；而且一个种田帮工的人，生前做到楚王，打破了封建的全局，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那汉高祖刘邦的出身，不是一个亭长么？这秦时的亭长，就是我们现在的地保。你道他的力量，岂不比秦始皇还大么！三国时的刘备，他虽自己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其实这种说话，不过拿来摆摆场面。我们大家不都是轩辕黄帝的后代么！若说起刘备的出身，是个织草鞋卖的。至于宋朝那个赵禅郎，是列位看过戏文，就没有一个不晓得他是个光棍出身。咳，可怜可怜！他的子孙不争气，到了后来，被那杂种的四太子金兀术，杀得无地可奔，两个老皇帝是掳到五国城去了；单只剩着一个小康王，泥马渡江，做了一个小朝廷的皇帝。当时虽有个岳爷爷，惊天动地的出来，替他报仇。恨只恨岳爷是个宋朝的臣子，被那奸贼秦桧害死了。这个时候岳爷爷自己肯做皇帝，怕不把江山一统打平，那元朝的鞑子也不至乘势进来，来做中国的皇帝了。

列位啊！自从盘古以来，虽有那五胡乱华，一统中国的，就头一个是元鞑子，这是我第一次中国亡的记念了。幸亏坐不到百年，就出一个朱洪武，把那元鞑子赶出塞外，仍旧是我汉人做皇帝，我们是算再见天日。这朱洪武的出身，列位也都晓得，岂不是人家看牛的小厮，到着没奈何时节，还在皇觉寺做过和尚么。万料不到后来金朝杀不了的杂种，又乘着我们年岁饥荒，有了内乱，崇祯皇帝死在煤山的时节，几个做奸细的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引贼开门，他又进了山海关，强占着北京城，来做我们大朝的皇帝了。那时我们南边都立着明朝的亲王，论理吾们汉人，就是让了北方，他也就不当抢到南边来了。不料他狼子野心，得一想十，又带着许多丑类，把我们南边的亲王，一个个灭了。那南来的凶恶，到一处屠一处的城，不知死了多少忠臣义士。剩下来的，因为逼我们改他的打扮，又不晓得杀了多少。当时他有两句口号，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到今剃头担上竖着的那根旗杆，就是当时因为不肯剃头，拿来杀了，把头挂在旗杆斗上，做榜样的。你道可惨不可惨！他既

削平了南北，就想出种种不平暴虐的制度。我一枝笔那里说得尽！单只为防我们汉人造反，便各处要紧的省分驻扎旗兵，监守着我们；还要我们辛苦田地种出来，养活他们。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的各省田地，凡是好的都想归给他们。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啊哟！你这班杂种的满洲人，北边近京的田地，二百年前，已被你们圈占去了，难道我们南边的几亩荒田，你不肯舍免了么！再说我们当时的老辈，那一个不切齿痛恨他。独可惜各处所起的义兵，都被那班大逆不道的邪说所误，独立无助，终究没有成功。直到出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本来我们汉人，可以再见天日了。却被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混帐王八羔子，猪狗不吃的东西，练着汉兵，反帮鞑子，杀我汉人。咳！这也是满洲气数未尽，我们再该多吃几十年的苦！若像今日的人心，个个都晓得鞑子是应该灭的，就再出几个曾左李也不相干了。

诸位要晓得今日的人心为什么比从前几十年明白的多呢？这多是各国交通的好处。原来外洋各国，从未有异种人做皇帝的；就是同种的人暴虐百姓，也就要起来革命。我们如今与外国人来往得渐渐多了，再把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印证起来，这个道理所以就明白了。将来我们革命成功，外国人那一个不称赞我国。然而也有一种，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着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洲立宪。列位要晓得“立宪”二字，怎么样解法。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国的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却好借着“宪法”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无论各国立宪，是因为离着封建时代不远，一时不能到平民执政的时代，就把这“立宪”做个上下过渡的用法。我们已是平民做了皇帝宰相千百余年，那里还要用着“立宪”过渡呢。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将来天下各国，定归还要革命。况且我们又添着一个异种的政府，来替我们立宪，那里立得好呢！所以我们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还要再起革命。虽然成功以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

能传子传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未可知。然而必须看那时候我国国民程度了。但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列位有大本领的出来，替大家办事，余外百姓也便万万不致于像今日的样子，苦的苦到万分，穷的穷到万分，他们做皇帝大官的，依旧快活到一万二千分。到那时候，土地没有，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用造反革命了，这才是我中华国民的万岁。

或者难曰，皇帝传子传孙，是我中国的老例，中国没有无皇帝的国家。唉！列位，要晓得，我们中国古时皇帝也不是世袭的。昔者唐尧的父亲，高辛皇帝死了，大儿子名叫挚，坐了皇帝九年，因为无道，经大众公议革了他的皇位，立了他的兄弟唐尧做了皇帝。尧之儿子不肖，尧请于大众，寻了一位在历山耕田的农夫名叫做舜，遂传了皇位于他。后来舜的儿子，又入下流，舜请于大众，因为当其时有一罪犯鲧之子名叫大禹，着实贤能，遂又传了皇帝位于他，那就是夏朝的头代祖宗大禹皇帝了。夏禹皇帝，因为治了洪水，有大功劳，他的儿子又好，大家公许了承袭，遂变作传子传孙的皇位了。后来孔子知道此事，又有点不妙了，于是将尧舜的事迹，载在《书经》第一编上头，叫大家看看，庶几或者又能照此办理。又在《礼记》上面，内有《礼运》一篇，其中亦有孔夫子的说话，言明皇位当由大家公举。其言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使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归，云云。从此看来，皇帝位置，岂是可以世袭的么！现今时势又变了，皇帝位置，又当传贤不传子。

至于我们动手革命的时候，外国人不来帮扶满洲，我们一概客礼相待。兵力所到的地方，无论他是传教的，做商人的，来中国游历的，都要好好保护；或是不愿在我们交战的地方久居，我们就送他出境。等我们平定了满洲，立格外优待的条约，无论何国，都是利益均沾。若是有人帮助满洲，不要说是外国人，越是汉人的奸细，越要杀他尽绝，外国是不用说了。但我们所杀的，是和我们打仗的

外国人，譬如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生命财产，即使与某国失和，也万万不肯违背公理，杀戮无辜的。所以就是革命的时节，就立定了两个主意：满洲是我仇人，各国是我朋友，万万不会误会的。

至于现在所定章程，与一切所行的官制军制，等到革命成功，另外同大家议定。若是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这个章程官制军制，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约。有人来侵犯我们的条约，或是我兄弟们自己违背条约做事，那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公敌，决定不肯放过的。我们是亲爱的朋友啊，兄弟姊妹啊，快快前来帮助啊！

天运岁次甲辰正月朔日新中国军政省檄

第二　会规十条

第一条　宗旨　什么叫做宗旨呢？就是俗语叫做打定主意。我们兄弟家打定的主意呢，就报我们兄弟家祖上的大仇，并现在种种暴虐待我们的新仇：赶去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并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呢。

第二条　命名　什么叫做命名呢？就是乃所做事体的名目。我们兄弟家所做赶去皇家的事件，并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去的，还要我们兄弟同心协力呢。所以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波堂。

第三条　职官　什么叫做职官呢？就是乃的职位官衔是了。现在我们最要紧的事件，第一件就是练兵了。所以我们所设立的官职，第一个部分就是军政省。军政省分作内外二府：内府呢，就是叫做“枢密府”，所管的事件，就是筹划军饷，购买枪炮等大事。但因为内府职官，与外府不同，凭票另给，所以详细的职衔，不载在这的上面。外府呢，就是叫做“都督府”。都督府有五个：第一叫做中军都督府，第二叫做前军都督府，第三叫做后军都督府，第四叫做左

军都督府，第五叫做右军都督府。这五个都督府中，每一府设立一个大都督，又有一个左都督，一个右都督；都督以下，还有统制使军正使。军正使有三等，第一等叫做正军正使，第二等叫做副军正使，第三等叫做协军正使。军正使以下的官呢，还有巡察使，巡察使有正巡察使，副巡察使二等。还有正副介士，到了副介士为止。从统制使到副介士，随多随少，无一定的额。五个都督府正缺以外的大都督左右都督等，都加寄衔两个字于上面，权柄位置，亦是一式一样的。以上新设立的官职乃是取法于大明大唐的，并不是杜撰出来的。现在所授的什么官什么职，将来就是什么官什么职了。

第四条　对照　什么叫做对照？就是拿新官职与旧官职比一比就是了。因为现在所设的官职，同洪家潘家的旧官职是一式一样的。现在五大都督府呢，就是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呢，就是以前的新副；统制使呢，就是以前的当家；正军正使呢，就是以前的红旗正管事；副军正使呢，就是以前的红旗副管事；协军正使呢，就是以前的不管事的红旗；正巡察使呢，就是以前的巡风；副巡察使呢，就是以前的蓝旗管事；正介士呢，就是以前的大九；副介士呢，亦是大九。圣贤总公满并大满小满大么小八牌等一统裁去不设。所有口号暗号各家各教一切者，仍其旧。内中单有黄令改作师令，红令改作将令，蓝令改作军令。

第五条　权限　什么叫做权限呢？就是各人守各人的本分是了。譬如大都督呢，权柄是最大的，所有自己手下的兄弟，都听其命令；但是欲举义旗的时候，必定要同枢密府商量妥当，然后可以行，若自己妄为了，枢密府是不答应的，并且不帮助他的军火，不做他的军师了。左右都督相帮大都督行事，若左右都督的上面，没有大都督的时候呢，他的权柄是同大都督一样的。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都听大都督左右都督的命令，受了大都督左右都督的委任状（委任状就是上司的劄子），然后各办各的事。正介士副介士都听统制使军正使的命令。

第六条　黜陟　什么叫做黜陟呢？黜就是革，陟就是升，“黜陟”两个字，就是升官革官是了。我们兄弟中有功劳者升官。若本

是副介士呢，一升就是正介士了。从此一级一级升了上去，就升到大都督了。大都督又有功劳，便在枢密府功劳簿上注定他的姓名，将来等新朝廷成立以后，还要封侯封王呢。若我们兄弟中犯了罪，就要革官。若本来是大都督呢，一革就是左右都督了。从此一级一级革了下去，就是副介士了。副介士又有罪，则受罚，或跪或杖等不一。若不从命则革出会。重罪劈。若犯了十条戒约，无论大都督及正副介士，一体治罪。十条戒约附载在凭要上面，不载在此。但是升官革官，必定要有一个凭据，因他功劳的大小，罪过的轻重，听枢密府议定，然后升的升，革的革（若正副介士或杖或跪或劈等刑罚，概由大都督左右都督等为之，枢密府概不管帐。行刑之时，亦由大都督左右都督差军政司为之，枢密府亦不过问）。

第七条　追恤　什么叫做追恤呢？譬如我们众兄弟中有为了会中的公事出力死了，或无故受累死了，他的妻子孤苦，他的子女幼弱，家内又非凡的穷，妻子不能存活的时候，本会都有抚恤的费用。如子女三个人以下者，每月给洋三元；如五人以上者，每月给洋五元；等他的长子到了十八岁为止。如无子有女给至嫁人家为止。此费由大都督左右都督给之，若大都督左右都督无钱时，可告愬枢密府，由枢密府给与。但是要切实查明，不得滥领滥给的。查明了他的出力功劳，枢密府簿上记了他的名，等到新朝廷立定以后，论他功劳的大小，还要封他的祖宗，荫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食禄做官呢；并且还要铸了他一个铜像，宣扬他忠义的名誉呢；另外若超度等事件，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

第八条　追罚　什么叫做追罚呢？譬如我们兄弟中有坏了良心，出首会中秘密的事件，我们是一定要劈死他的。然而或者被他逃去了，或者另有不方便的地方，一时一刻不能劈死他亦是有的；我们必定将他的罪恶，登记在枢密府罪人簿子中，等到鞑子皇家赶去以后，各省各府各县严拿，务必拿到，处以极刑而后已；并且还要罪及妻子呢，重者满门诛戮，轻者妻女为娼，儿子为奴，世世代代受罚无穷；还要铸他的石像一个，跪在人人往来的大路上，使人人得撒尿溺其上，同西湖上的秦桧一样。并且还要行文阴间，告愬岳爷

爷，沦入地狱，万劫不得翻身呢。岳爷爷乃忠义贯天的人，是最恶这等样人的。做奸细等人，实在比鞑子可恶十倍，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治他的。列位！要晓得鞑子皇家的命运，已要完了，大家务要勉为忠义，不作恶人才好呢。

第九条　入会　凡入我们这个革命协会的时候，大都督左右都督呢，均写愿书一张，交给绍介的人，从绍介的人交给军政省收藏；然后军政省枢密府发下委任状，给与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均写愿书一张，交给自己的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然后大都督或左右都督发下委任状，给与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正介士副介士呢，写愿书一张，交给自己的统制使或军正使；然因为不管事，所以委任状是没有的。至于各五个都督府招兄弟入会的礼式呢，各家教各会一切都照旧。如本来不是会友教友，则从以下所载新定的礼式。大都督左右都督入会的时候，也照这个样子的办法。

第十条　称呼　正副介士称大都督叫“老大哥”，称左右都督叫“大哥”，称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叫“二哥”，对自己并辈兄弟，彼此都称呼“老三”。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称大都督也叫“老大哥”，称左右都督也叫“大哥”，对自己并辈兄弟彼此均称“老二”，称正副介士叫“三弟”。左右都督称大都督也叫“老大哥”，对自己并辈兄弟均称“大哥”，称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叫“二弟”，称正副介士叫“三弟”。大都督对自己并辈兄弟都叫“老人”，称左右都督叫“老弟台”，称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都叫“二弟”，称正副介士都叫“三弟”。大都督左右都督，对枢密府管事都叫“老哥”，枢密府管事人对大都督左右都督也都叫“老哥”。另外见对面的礼，各会各教任其旧。内中单有枢密府内的人，同大都督左右都督相见，彼此拱手，拱手时左手掌在外，右手掌在内。因为是平等的，所以要行平等的礼节，拱手到胸乳止，不必过高，也不必过低。书信往来称呼，也都照上边所说的。

选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日知会始末

张难先

日知会者，乃科学补习所党人刘静庵独力缔造之革命机关也。静庵治学猛，于儒术外，兼究佛耶；故其时桑门大师，教会长老，多乐与之游。补习所失败时，任黎协统元洪书记官。因索党人急，静庵请假，避高家巷美教堂圣公会。狱缓，回幕；而官署之检查信件，仍严。不久，黎获张守正致静庵书（守正即黄克强化名），中多隐语。黎疑之，讽静庵托病辞职出营。前所员曹亚伯在湘，同黄克强张继脱险后，亦来鄂主圣公会。静庵既失职，走告其会长胡兰亭，兰亭留与亚伯居。旋静庵不自安求去，亚伯商之兰亭，谓："静庵狷介人，耻素餐。"即聘为日知会司理。静庵缄默寡言，虽隶党籍，尚不为人所指目，故乐就焉。时当乙巳暮春。日知会者，圣公会附设之阅报室也。会为辛丑前会长黄吉亭（即蔽黄克强脱险者）所创办，原设武昌府街，定购各种新闻杂志及新书，任人入览，以瀹进知识。后迁候补街高家巷圣公会内，静庵即服务于此。其理会务也，整理书报，详订章则，对阅书报者，招待极周，迎机启示。数月，会务大进，党人稍稍来归。于是静庵商诸兰亭曰："国势诚岌岌矣！公中国人，当不忍其沦胥。下走愚妄，窃愿借此谋革命以救国，公能许我乎？"兰亭曰："君意诚善！若外人何？"静庵曰："贵会诸外籍人，均领教屡矣！类皆道德高尚，愿力弘大，当能本基督救世之旨，同情吾辈。"领亭慨然曰："国危至此！尚何所顾虑？愿与君共为其难，即如君言，第好为筹划也。"静庵感泣，便从事草规约，不欲以

空文而累实事，仍用日知会名义，惟质变耳！吸收党员，不尚严格形式，惟在灌输宗旨，使其真正认识革命而归依之。每星期日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亡之道。演词主径直而求通俗。又数月，无论是否党人，凡来听讲者，多醉心革命，执守不惑矣。至丙午正月，始开成立会，到者百余人。由静庵报告筹备经过，张汉杰记录，冯特民宣读会章，何季达、朱元成、冯特民、孙武等俱有极激烈之演说；特民并痛哭流涕。其后每星期日，必有此类演讲，以表现大无畏精神。未几，东京同盟会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倚日知会进行。会务得同盟会之指导，声势更大，其名称依旧，以内地不同海外也。复办东游预备科，广储革命人材。余诚、何季达、李长龄、李亚东等俱任教职。梁瀛洲亦主办群治社，及明新公学。均为日知社训练党员机关，实具蓬蓬勃勃气象。五月四日，接烟台法国武官欧吉罗电云："五月八日到鄂。"先是总理由南洋返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欲赞助中国革命之好意，叩总理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总理以未有把握对。彼乃派驻扎天津参谋部之武官七人，归总理调遣。派赴南昌武昌联络调查者，为欧吉罗，由乔义生及吴昆招待。八日果至，日知会开会欢迎，到党员军人甚众。欧吉罗甚满意，演讲兴会淋漓，倡言革命；会员继续演讲者亦然。而新军统制张彪巡警道冯启钧之侦探，已混迹其间，事遂全泄（湖广总督张之洞派洋关员某国人，尾法武官行踪。途上与之订交，亦伪为表同情于中国革命者。欧吉罗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内容多为彼探悉。之洞奏其事，清廷乃向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请命政府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饬无问，清廷亦无可如何。未几，法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撤布加卑等回国），暗潮极大。秋湖南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自日本归，在醴陵浏阳一带，鼓吹革命。其会党首领李经其、龚春台等闻而壮之。适长江旱灾，人心浮动，乃乘机联络，于十月十九日，举义于浏阳萍乡等处，有众数万，以白旗为号，号革命军。长江数省震动；东京党人，莫不激昂慷慨，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此役本党人之自动，故东京总部，事前无所闻；然事已至此，

亦不能不派人指导。总理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三人来湖北，负责进行。抵鄂，而总督张之洞已悬赏通缉朱子龙等矣。其札文曰：

鄂督张札臬司文：为札饬悬赏，严拿会匪事：照得近来长江一带乱党滋多，前承准军机处电传，钦奉谕旨，严拿会匪党羽，当经通饬领遵在案。上月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各处会匪起事，其头目即是该匪一党。现已派拨大兵，驰往剿办。叠接北洋大臣袁、湖南抚院岑，先后函电，访问会匪党羽，潜布长江一带，意图勾结逆党起事，近有大头目王胜、陈金等匪，由湘潜来鄂境，请严防密捕等因。准此。该匪等纠党倡乱。实属罪不容诛，亟应严拿重办，以正国法，而遏乱萌。合亟札行出示晓谕，悬赏严拿，并详列该匪姓名踪迹，分别赏格。如有将后开真正匪首擒获送辕者，立即照格赏发。其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照原开赏格减半发给。本部堂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为此札行该司，即便饬属遵照，切切此札。

计开赏格

王胜（系湖南大号目，年三十六七岁，长沙人，身中，面圆，无须假辫），陈金（与王胜同行，年三十二三岁，湘潭人，身矮，面胖，无须假辫），姜守旦，即万飞鹏（年约五十余岁，系浏阳东乡人，瘦，有须），陈绍庄（年约五十余岁，亦系浏阳一带人，身高大，无须，像极凶恶）。拿获以上各匪者，各赏银一千两。

宗黄，又名夏灵（年四十岁，系长沙富商，为黑帮头目），刘家运（系湖北全省会首），曹玉英（年二十九岁，系沙市油皮富商，为沙市会首），黄庆武，柳际贞，刘林生（以上三名，系湖南匪目），郑先声，李燮和，朱子龙，萧克昌，卢金标（以上五名系长江一带之匪目）。拿获以上各匪者，各赏银五百两。

查赏格中只有朱子龙一人。萍醴事起仓卒，湖北党人，事先均未与闻，瑛、钟汉亦总理临时指派，清廷尚未探悉，故赏格中无刘静庵、余诚、胡瑛、梁钟汉等名，而瑛等仍积极进行也。十一月十一日，刘静庵乃召集日知会同志与瑛、子龙、钟汉等会议于汉阳之伯牙台，皆以财政困难为忧。有无赖郭尧阶者，具言彼有办法，云六合锑矿公司经理刘小霖愿纳十万元佐吾辈革命，同志信之。尧阶

告密于巡警道冯启钧，于二十三日晚，诱捕朱子龙于汉阳。二十四日由刘小霖宴胡瑛于汉口名利栈捕之。随导捕刘静庵、梁钟汉、季雨霖、李亚东、吴贡三、殷子衡、张难先诸人。语载各人事略中。兹将当时系狱九人及名捕未获与他省因本案下武昌狱者，详列于后。

系狱九人名录

刘静庵　胡　瑛　朱子龙　梁钟汉　季雨霖　李亚东　吴贡三　殷子衡　张难先

事略依次具后：

刘静庵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篇

胡　瑛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篇

朱子龙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篇

梁钟汉，字瑞堂，湖北汉川人也。其先世以经商起家，雄赀财，与弟耀汉（又名栋字瀛洲）、恢汉，俱留学日本，入同盟会，努力革命。耀汉先回国，加入日知会，佐刘静庵办党办学，不遗余力，常以私财济党务之急。丙午秋，萍醴举义师，孙总理指派钟汉与朱子龙胡瑛回鄂谋响应。至则为奸人告密，与朱胡同时被逮，兼捕其弟耀汉。耀汉逃至家，军队跟踪至系马口搜索，耀汉乘间逸，逮其夫人周氏，士绅以罪人不孥说之，得释。梁氏在系马口，商店栉比，抄洗一空；并焚毁其房屋以去。钟汉至次年五月，则处以有期徒刑，解回汉川原籍监禁。迨辛亥武昌首义之翌日，文学社党员王守鱼与其弟恢汉，率领部属，迎钟汉出狱，推为总司令，守襄河各要隘。部署定，晋省报告经过，军政府以汉川为武汉藩篱，宜本党忠实同志镇摄，当发饷械。黄总司令兴委为游击总司令，以当敌军右翼。敌人窥阳夏，以先取汉川为上策，终惮钟汉威名，不敢越雷池一步。巡防管统领刘韫玉，带队由襄下，欲与汉口之清军会，以逼武昌。钟汉迎击于仙桃镇，数战而歼刘军，因不为武汉害。会阳夏先后失守，汉川势成孤军，乃率所部，归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编配北伐，已则专理本部财政。略地至襄，招讨以钟汉知襄阳府事。和议成回省，被聘为副总统府高等顾问，旋选为省议会议员。湖口讨袁之役，任总参议。事败，走日本，复奉总理命充湖北第三路国民军司令，

返国。抵沪滨，即被捕而入西狱。迨袁死，始由唐少川、黄克强交涉出狱。六年护法军兴，任大元帅府参议。奉令回鄂，会同王天纵威胁右星川荆襄独立，后委为讨逆军前敌总指挥。十年，任中国国民党办事处干事，兼军事委员。十一年，任非常大总统府咨议，奉派入湘，联络陈嘉佑参加北伐。五月，陈炯明叛变，赴广州运动洪兆麟等反正，被逆军杨坤如逮捕入狱，赖兆麟以私交释之。十五年，党军会师武汉之际，任武昌攻城别动队指挥，潜入省城，运动宋大霈反正。武昌克复后，与共产党意见不合，于是努力于社会事业，而脱离军政界矣。湖北党人，以汉川梁家，京山刘家之牺牲为最大。两家俱富赀财，因革命荡尽；梁家瀛洲，恢汉昆仲，刘家盼述碧如弟兄，俱以革命成仁，此政府急宜表彰，以励后进者也。

季雨霖（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

李亚东（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

吴贡三（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

殷子衡，一字子恒，为吴贡三甥，黄冈人。少从贡三读，常供散布刊物之劳，习闻绪论，故其革命性若天成。武昌有革命机关，曰日知会，子衡常奉贡三命与机要，因得为会中重要会员。凡贡三刊刻各宣传品，皆由子衡雠校输送。极勤学，于经、史、子、集、天、算、舆地，罔不研习。尤致力于方舆，购置图籍数十种，简练揣摩者三年，著有《六洲舆图》，即预测巴拿马定有开凿之一日。对于新书报章，极喜涉猎。热情激发，常于渡口茶肆，演说革命大义。一日，散发革命宣传品于鄂城、大冶，随地演讲专制之毒。一素识者咋舌曰：“汝要头乎？”不顾，而毕其词。丙午五月，代表日新学社欢迎法国民党欧几罗，极为官厅侧目。至冬，萍醴义师起，中山先生派朱子龙、胡瑛、梁钟汉来鄂抵日知会，谋响应，官厅得谍报，名捕党人，竟与吴贡三同时在籍被逮，系测海兵轮上驶。子衡以膏虏廷刃为羞，投江自杀，为舟子救起。对簿刑讯，折双足，跪铁练，架绷左右手，藤鞭鞭其背，血肉横飞，不少屈。后因外交民政两部，同电鄂督张之洞和平处理本案，乃判以十年徒刑，下湖北模范监狱。刘静庵已先系此，铁窗无事，日与静庵讲学论道，最终崇拜耶教，

遂师静庵，锡名勤道，而授业焉。己酉五月，子衡移夏口监。辛亥八月二十三日，一友人往谒谓："武昌已光复，各监俱开放。"子衡侦知禁卒果散漫，因集诸难友晓以大义，嘱以后从新作人，即厉声曰："吾辈出。"当率百数十人分途去。系汉阳县监之李亚东先一日出，公推权汉阳府篆，子衡闻之，驰往协助，旋赴黄州助贡三参谋军政，订黄州府临时行政章程。后月余，偕友至南京苏州等处，观察大势，总觉距彼理想政治太远，且自研究宗教以来，陈义过高，视政治生活如恶臭，从此一心向道，绝不过问。今七十矣！睟面盎背，识与不识，一见而知为有道之士。子爱生，孙乐义，乐信，女长昭素，次静慧。二七年避倭寇徒施，馆静慧家，其婿欧阳暄以城市嚣隘，在西郊筑蕫园先生读书处以居。蕫园，子恒别号也。

张难先，字义痴，湖北沔阳人。纪元前八年与吕大森、朱子龙等组织科学补习所谋革命。同胡瑛投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充兵士，以运动军队。语载吕大森胡瑛传中。丙午冬，难先在仙桃镇办集城学校，阅报知萍醴起义师，来省约同志谋响应，至则日知会已被围；总理派来之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均成擒矣。友人具资促走日，愤慨欲死，不愿亡，狼狈返仙，吐血不止。数日，鄂督张之洞派军队至仙围校捕难先解省（校距省三百里）。初审之日，微窥虏廷有必杀刘静庵、胡经武之心，诬指赏格中之刘家运为静庵，以为杀刘根据；而经武则赏格中既无彼名，复未搜得丝毫证据，惟一方法，则在钩取难先，供以为杀彼之张本耳！因经武与难先共事科学补习所时，极其密切，早为奸人报告。难先廉得其情，即自承革命，以一死绝吏廷之欲，不涉谁何。逼之，笑曰："吾死且不惜，何爱于人?"吏术终无所施，后复得他方之援救，此案遂化险为夷。经武报以诗曰："吾道消沉久，多君独苦行！穷交肝胆在，高义死生轻，忧患逢知己，艰难见世情，十年家国泪，今日共心倾!"盖纪实也。在狱四阅月，忽患病，濒死者再矣，乡耆硕黄福、王劭恂等见而怜之，缓颊于按察使梁鼎芬、巡警冯启钧之前，请保就医。先是总督张之洞爱惜难先，故寻有司疵，俾无成谳。梁、冯因迎合张督意准保，于是出狱。此本案未判决时也，至下年定谳，其余七人，则无活动余地。

刘朱两公，瘐毙狱中，悲夫。

名捕未获诸人名录

吴 昆 余 诚 梁瀛洲 何季达 李长龄 冯特民 孙 武 徐竹坪 廖汇川 黄景亚 李楚翘 何子植

事略依次具后：

吴 昆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同盟会湖北分会篇中。

余 诚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同盟会湖北分会篇中。

梁瀛洲 即梁栋，传载日知会篇中。

何季达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篇中。

李长龄 传载日知会篇中。

冯特民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篇中。

孙 武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共进会篇中。

徐祝平，字竹坪，湖北荆门人。日本留学生。纪元前七年，入日知会。丙午，与季雨霖、吴昆、梁瀛洲等刺指血为盟书，誓共生死，以谋逐除鞑虏。襄河上下游会党，悉能听其指挥。事泄，亡命走东瀛。后在哈尔滨主《长春日报》笔政，因熊成基案下狱。辛亥武昌首义，助蓝天蔚在关外独立。事败回鄂，号召襄河旧部，佐招讨使季雨霖收复荆襄。和议成后，努力报界。后以病殁于汉口，经纪其丧葬者，为黄吉亭先生。

廖汇川，字宗伯，湖北荆门人。纪元前六年，入日知会，与季雨霖、梁瀛洲等歃血联盟，誓共生死，以谋光复汉族。事泄，亡命日本。辛亥武昌首义，佐招讨使季雨霖收复荆襄。民二被选为国会议员。

黄景亚，号楚玉，湖北汉川人。入日知会后，与梁瀛洲办理群学社，明新公学，以为日知会宣传育材之所。夏秋间，日知会图大举，与瀛洲歃血联盟，誓共死生。事泄，索之急，流离转徙以免。辛亥首义，佐梁钟汉据汉川以抗清军右翼，后复隶季招讨部下，效力荆襄。讨袁护法，无役不与。

李楚翘，湖北荆门人，日知会会员。丙午机关破，以楚翘为季雨霖歃血盟友，捕之，亡命得免。

何子植，湖北黄冈人，日知会会员。丙午机关破，以子植为吴昆歃血盟友，索之，亡命获免。

他系因本案在鄂监禁诸人名录

刘家运　欧阳泽垠　曹玉英　谢　九　孙鸿钧

事略依次具后：

刘家运，会党也。丙午北洋大臣袁世凯据日本谍报，称家运为长江上下游巨匪。萍醴军兴，鄂督张之洞立格通缉中，列刘家运一名，注系湖北全省会首。萍醴事起仓卒，日知会先未与闻，故总督张之洞之赏格中，无日知会会员名。奈奸人利赏金者，诬日知会之首领刘静庵为家运以捕之。后家运获于湘，解鄂，官厅大窘，搜他案致死以灭其迹。事详刘静庵碑阴。

欧阳泽垠，会党也。萍醴起兵时，任参谋，事败，被逮于鄂，与朱子龙、殷子衡，同锢江夏县狱。子衡述其事甚详。

曹玉英，总督张之洞赏格中列其名，谓："玉英，年二十九岁，系沙市牛皮富商，为沙市会首。"但吾辈不知为何许人；亦未闻监禁武汉何处，第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八章，丙午萍乡浏阳醴陵之役节云："在鄂监禁者，为朱子龙、刘家运、胡瑛、梁钟汉、曹玉英、谢九、吴之铨、殷子衡、刘贞一。"此君当系会党中人物，因本案捕禁于鄂者。

谢九，不知为何许人；亦未闻监禁何所。第见邹书如上云云。

孙鸿钧，不知何许人，维见于刘揆一所著之《黄兴传记》及冯自由所著之《革命逸史》第一集，"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日知会一段中。以上三人，鄂人均未有知者，想作者必自有确据也。

本会遭此破坏，风潮不息者累年。党员风流云散，在省者亦匿迹销声，日知会从此瓦解矣。查吾鄂自倡导革命以来，有三大党狱。一、庚子傅慈祥、唐才常之狱。二、丙午刘静庵、胡瑛、朱子龙之狱。三、辛亥彭楚藩、刘尧澄、杨宏胜之狱。庚子之狱，其势遍长江数省，党人遇害者以数百计，以此大流血，轰动一时，其种因诚巨矣。甲辰科学补习所亦遭破坏（清鉴以庚子甲辰丙午为三大狱，甲辰湘省受祸重，湖北受祸轻，故不列为吾省大狱）。然事发邻省，

应变有方，终于和平了事。丙午日知会则大张旗鼓，军学界附者以万计，又涉萍案，蔓延数省，当时侦骑四出，风声鹤唳，吾鄂党务受摧残者数年。至戊申始复由本会会员李亚东、任重远、郭抚宸、李长龄、孙武、黄申芗、刘尧澄、彭楚藩、查光佛、王宪章、熊子贞、蔡济民等，赓续办理湖北军队同志会等机关，至辛亥八月十八日又遭惨败，致有彭刘杨三烈士之狱。然清廷即由此倒矣。世之饮水思源者多归功于日知会，吁，何其伟也。

会员名录

刘静庵　传见科学补习所始末篇中。

曹亚伯　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始末篇中。

何季达　传见科学补习所始末篇中。

朱元成　即子龙，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始末篇中。

梁瀛洲　传见后。

季雨霖　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

李长龄　传见后。

吴　昆　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同盟会湖北分会之概况。

孙　武　传见共进会篇。

黄吉亭　名瑞祥，武昌人，创办本会后，为湖南长沙圣公会会长。甲辰视与会事书，以全力保护黄克强脱险。丙午本会事覆，以全力营救刘静庵诸人，光复后功成不居，国人敬仰。

胡兰亭　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

刘藩侯　名应宗，咸宁人，代胡兰亭为圣公会会长，其掩护党人如黄胡，亦功成不居。

陆费逵　字伯鸿，江苏人，任评议员，后经理中华书局。

李亚东　任评议员，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

冯特民　任评议员，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始末篇中。

濮以正　安徽人，任评识员，极精干，离鄂后不知所终。

李胜美　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始末篇中。

赵光华　略历见《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始末篇中。

张难先　略历见本篇党狱中。

梁钟汉　略历见本篇党狱中。

贺公侠　字剑川，天门人。

廖汇川　略历见本篇党狱中。

张汉杰　任宣传责任，因鼓吹革命下武昌府狱。

吴贡三　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

殷子衡　略历见本篇党狱中。

余　诚　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同盟会湖北分会之概况。

徐竹坪　略历见本篇党狱中。

黄景亚　略历见本篇党狱中。

李楚翘　略历见本篇党狱中。

何子植　略历见本篇党狱中。

宋开先　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同盟会湖北分会篇。

任重远　潜江人，本会风潮息后复同李亚东组织湖北军队同盟会。

黄绍香　起义后改名申芗，任标统，大冶人。

张纯一　字仲如，汉阳人，作诗歌以宣传革命，后努力哲学任各大学教授。

熊子贞　后名十力，黄冈人，在会谋起兵，统制张彪下令捕之，逸去，首义复充都督府参议，后努力哲学专心著作。

刘　通　字子通，黄冈人，负运动学界之责，后厄于顽固党，于民国十年后病殁。

查光佛　字竞生，蕲春人，运动军学界，辛亥光复后任教育部部长。

张　汉　字佩绅，荆门人，运动会党，光复后任国会议员殁于旧京。

时功璧　略历见《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习所始末。

范腾霄　字银槎，利川人，本会发起人，运动军学界最努力。

范尚立、名鸿勋，武昌人，宣传最努力。

胡维世　武昌人，宣传努力。

郭抚宸　运动军队最努力。

郝可权　字大衡，蕲春人，辛亥光复新疆最努力，当任新疆军务部部长。

冯大树　崇阳人，辛亥光复新疆最努力，当任新疆平政院院长。

朱羲胄　字心佛，潜江人，投军欲起兵、名捕逸去，后努力国学，任教各大学。

刘度成　见上篇，首义后任军务部参议。

熊丽堂　黄梅人，袁氏称帝被逮，身受酷刑，瘐毙武昌狱中。

彭楚藩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武昌首义篇中。

刘尧澄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武昌首义篇中，在会时期不久他去，少有知者，现尚有在会照片存真史中。

钟剑林　江西人，运动军队。

吴禄贞　传载《湖北革命知之录》庚子之役篇。

蓝天蔚　字秀豪，黄陂人，充奉天协统，辛亥在关外独立，称关外都督，民八在鄂西遇害。

丁立中　字笏堂，江西南昌人，负宣传责任，首义后任军务部秘书及兴业银行总办。

成邦杰　字兴亚，湖南人，联络会党，性极豪迈。

熊子香　名剑飞，黄冈人，运动军队。

熊持中　字海春，黄冈人，运动军队，辛亥光复黄州。

赵鹏飞　字雄群，钟祥人，首义后任都督府顾问，民二十五，惨死于京。

黄金门　汉川人，负训练之责。

蔡达生　运动学界，著有死法，轰动一时，首义后充黄总司令军法官。

潘善伯　名公复，襄阳人，制造炸弹，光复武汉最努力，淡泊不言功。

王宪章　传见《湖北革命知之录》文学社篇。

蔡国桢　即济民，行述见共进会篇中。

刘襄廷　建始人，联络警界，事泄下狱，抗战前病殁武昌。

辜天保　运动会党。

朱作梅　负通译宣传之责。

李兴汉　汉川人。

张海涛　黄冈人，运动军学界。

冯群先　黄冈人，运动军学界。

邱介甫　名可珍，黄冈人，运动军队。

方剑侯　一曰简侯，武昌人，讨袁在浙江遇害。

陈雨苍　字少峯，荆门人，运动军学界，首义后任都督府参议。

郑雄飞　字心田，钟祥人，辛亥在汉口阵亡。

张星汉　字芙青，天门人。

邹特夫　武昌人。

方柏年　安徽人，运动军队。

周定原　字瑞廷，沔阳人，辛亥任都督府参议。

余德沅　字明卿，房县人，运动学界。

金封三　名华祝，黄陂人，曾受黄兴聘任教明德学堂。

石志泉　字友儒，孝感人，运动学界。

张笙陔　应城人，同梁瀛洲办理明新公学。

吴兆麟　字畏三，鄂城人，工程营队官，首义后任都督府参谋长。

罗子清　鄂城人，工程营队官。

钱葆青　字选青，黄安人，马队八标三营队官，首义后管带水师。

姚金镛　字小圃，辛亥起义任参谋，团长，参谋次长等职。

熊炳昆　后改秉坤，字载乾，江夏人，首义后任协统。

夏占奎　字玉泉，黄冈人，日本士官生，辛亥参加阳夏之战。

殷　盘　字云齐，黄冈人，日本铁道工程学生。

王愚忱　武昌人。

易介三

张其亚

徐　诰

童　澍

毕振英　圻水人。

李实粟　孝感人。

李济川　河南人。

刘玉堂　咸丰人。

黄可征　以资财接济党费，运动革命最早。

钱友松　武昌人，为静庵所信任，首义时充各部总稽查。

张　统　字闰三，黄冈人，首义时为稽察部军务司长，民二讨袁，黄陂捕杀于江岸。

祝梦罴　后改名制六，荆门人，辛亥任四十二标代表，起义不久，为黄陂所杀。

何亚新　蕲水人，首义后任黄总司令部会计。

卢保三

董　杰

宋锡全　字质夫，湖南人，辛亥首义任协统。

潘善美

黄家麟　事略见《湖北革命知之录》文学社篇。

喻　禄

徐继庶　潜江人。

熊兴亚

熊飞宇

徐叔渊　鄂城人。

宋　衡　京山人。

钟大声　黄冈人。

郑子瑜　湖南人，在南京遇害。

覃炳堃

雷　超　江陵人。

钟遐龄　湖南人。

选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武昌日知会之运动

曹亚伯

予过武昌，寓于高家巷圣公会胡兰亭牧师家。圣公会之日知会，实系革命机关，表面则讲道阅书报。因附设于圣公会也，故推胡兰亭任会正，刘敬安副之。干部有评议员五，选举冯特民、陆费逵、李亚东、濮以正等任之。开幕之日，吴禄贞捐月薪五十两，以作开办之费，斯时吴禄贞将调至北京陆军部也。蓝天蔚亦暗助不少。结合军学两界之重要会员，分途运动。如吴兆麟、李亚东、辜天保、范腾霄、卢保三、徐竹平、黄家麟、潘善伯、李胜美、黄警亚、蔡达生等数十人，援引青年，广结同志，宣传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小册子，如《猛回头》、《警世钟》诸书。渐次军学两界之有心革命者，均归纳于高家巷日知会，会务发达，一日千里。张纯一、余仲勉、范焕文等又充文华大学教授，张纯一于乙巳春夏之交，曾为日知会征求同志作宣言，文极沉挚，足令见者莫不心动。当时仅印千份，一散而尽，经丙午冬季之变，竟无存者。更以白话作军歌三首，以为军界学界革命之鼓吹，一时风行全国，今犹记忆，特录之如下。

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

一腔热血儿，按剑摩。

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

准备指日挥戈，

好收拾旧山河。

从军乐，乐如何？

从军乐，乐如何？
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
准备指日挥戈，
好收拾旧山河。
对天演，烈风潮，争优胜，武士道，
竞上舞台高，精神好。
为国民，从新铸个头脑。
挣得神州天晓，
纪念碑，立云表。
操操操！休草草！
操操操！休草草！
为国民，从新铸个头脑。
挣得神州天晓，
纪念碑，立云表。
齐昂昂，整顿了，好身手，讲兵韬。
救国，千钧担，一肩挑。
新中国，能够造得坚牢，
便是绝代人豪，
浩然气，薄云霄。
声价儿，比天高，
声价儿，比天高，
新中国，能够造得坚牢，
便是绝代人豪，
浩然气，薄云霄。

予渡日本后，即入东京府下淀桥町中田重治主教所办之圣书学院。旋接武昌报告，知日知会曾开大会，会务日臻发达。今将干部成立开会之日，张汉杰所记刘敬安之演说录之如次：

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满清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又要再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

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不胜急切盼祷之至！日前同志曹亚伯由湘来鄂，与胡兰亭先生及兄弟三人，商议扩充日知会。现曹君已往日本，从事运动，我们日知会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宣言，都已备就，应成立干事部。此干部多系军学两界同志，以后一切责任，及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岂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

予入圣书学院，研究宗教，每周必至东京中心之神田区，与日知会同志黄兴、宋教仁辈会晤，谋革命进行之法。

选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

曹亚伯

予至伦敦数月后，闻因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返沪，倡办中国公学之姚宏业，亦因国事愤激，投黄浦死，遗有绝命书于世。而刘敬安之在武昌，则努力散布其绝命书及一切革命书报于军学绅商各界，借以广播革命种子，俾我汉族不为异族政府之专制所愚。宗教机关，固以德育智育为救世之先锋，而耶教宣传之法，尤为适合时宜。故刘敬安得于日知会勤奋宣传，不遗余力，血诚所感，有情皆应。丙午春，胡厚斋牧师自九江至武昌，听刘敬安在日知会之演讲，大受感动，亦于返九江后设一开化阅书报室，邀李献彬、查冠英、陈义山、杨器之、刘庆云相助。并请九江绅商开会于新安会馆，议开办书报室之法，蒙一致赞成，捐助款项，买各种新书新报于开化阅书报室。武昌日知会刘敬安所暗散之各种革命书籍，亦渐分布于九江，故九江军学两界及绅商有志之士，与海关人员，受书报之益而密谋革命者亦日多。并附设平民学校，日夜授课以开风气。自此开化阅书报室之革命宣传发起后，影响渐达于南昌。而黄茂才复奇，字大可，曾留学东京，见此公益，更加提倡，将其所居房产，捐为开化阅书报室之基业。其亲房反对，彼则悬一字条于门，谓此屋已捐与开化阅书报社管业，如有阻挠之者，余当变厉鬼以击其脑云云。此知书报感人之深也。世之顽梗不化，腐旧自甘，而与新世界为仇者，究非其罪，实其有所不知也。焉得刘敬安化身千百万，使旧腐之人物，一一觉悟哉！敬安作事最机密而沉静，与日知会干

部诸同志常开会议，密授宣传革命之方法。设印刷革命机关于黄州，凡运动革命之出版品，皆使黄州殷子衡、吴之铨广为印送，学界则易于散播，兵士则传播颇难。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册子于各兵士之床，更介绍同志入营以求普及，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但大多数尚不知出自日知会之所散布也。于是同志日多，日知会极形发达，每逢礼拜假期，至日知会阅书报者更多。兵士学生，习以为常，因而做礼拜作基督徒者亦不少。刘敬安扩充武昌日知会之成绩，于法人欧吉罗未来演说之前，军学两界之入会者，数约万人。其每月捐款之簿记，于日知会破案时，俱为中西牧师辈焚去。而刘藩侯会长尚保留捐册一本，今抄出以志盛。其原册字迹，系刘敬安亲笔也（捐册名单从略)。

先是与清廷不两立之上海《苏报》被封后，四川邹容死于上海西牢，其所著《革命军》一书，甚有价值。而《苏报》主笔之蔡元培、章士钊，则避往日本。吴稚晖则避至英国。章炳麟（字枚叔，一号太炎）则自投案，拘禁三年。邹容死不甚明。太炎文学甚优，尚不为官僚所忌，出狱之期，东京《民报》社先派同志来沪欢迎。及出，即登日本船，至东京《民报》社以主笔政。太炎抵《民报》社之日，开会欢迎，到者甚众，太炎发挥种族大义，轰动一时。

萍乡醴陵革命军起，本日知会之密谋，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羲，湖南湘乡人，声势大振。同志归国襄助者颇众，江西湖南湖北三省震动。无如萍醴偏僻之地，军饷器械，无所取材，乌合之师，未经训练，其气虽壮，其力无援。加以江西湖南两省之新军又无联络，数日无一响应。敌人来袭，朝发夕至，张之洞利用汉冶萍之小轮三十余只，运输灵便，遂因众寡不敌，革命军旋即消灭。损失同志颇多，被捕而禁于长沙武昌之监狱者亦众。易本羲吐血数升而死。革命不发生于久练之军，不得形胜之地，以为根据，未有不失败者。自此失败，清政府之暴力更形伸张；而武昌日知会之秘密运动，不

得不更加慎重。以刘敬安之镇静，作事之机警，各同志之团结，虽外间稍有风声，官场对于日知会暗中注意。但因教会机关，仅学生军人阅书报之所，官场亦无隙可乘。

当时日知会分会密布于军队，尤以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为重要。先是鄂中军人与学子不相联络，军界中只有少数志士阴投身于其间，以无结合之故，不得大生影响，丙午春日知会会员黄冈熊十力、熊飞宇、钟大声、邱介甫、冯群先、张海涛、张其亚、易介三、涂诰、童澍等，始倡议联合黄冈人之肄业武昌各学堂（如两湖学堂、文普通学堂、武普通学堂、陆军特别学堂、及四路高等小学堂等）及在驻省充各军兵役者，组成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每星期日为大规模之集会演讲，多根据孟子与王船山黄宗羲诸家之说，阐发民族民权思想；而亡国之痛，实为人类最痛心之境，每每发挥无遗。又时援周礼倡地方自治之论。军队中则阴合十人为一组，各组随时私聚，而为革命之计划。又密结同志谋团体之扩张，更广布宣传文籍，如《民报》及《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孔孟心肝》诸书，几于各军兵士人手一本矣。初为黄冈人之结合，迨成立半月以后，则不分县界，而广结同气，故其宣传甚有力。盖以外县人而首先加入此团体居主干之列者，则有荆门季雨霖，沔阳赵光华（起义时佐季雨霖收复荆襄大有功，元年病卒），圻春郝可权（后在新疆伊犁间传播革命思想甚力，辛亥举义伊犁，为伊犁军政府之参谋总长），鄂城徐叔渊（后在新疆伊犁间传播革命有力），圻水毕振英，孝感李实栗等。是年清廷命南北军会操于河南，熊十力欲乘机举事，创议阴结荆襄巴蜀及河南秘密会党，如洪门与哥老会等，使之发难于各地，清廷必遣军队往剿之，而军中同志，即可乘机以举义旗，中原不难定也。时熊十力肄业武昌陆军特别学堂，以此奔走军中甚力。又尝在同学中鼓动风潮，监督刘邦骥言之总兵张彪，彪立命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捕之。陆军特别学生，皆就各营兵士挑选，熊十力故隶黎元洪部下，及黎元洪将捕十力，季雨霖时为黎元洪部下督队官，秘白十力，得先遁。黎捕十力不得，悬赏五百金购其头，时丙午夏四月也（熊十力，原名定中，字子真）。而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亦由此封

闭。因此团体本日知会之分会，自丙午春成立，即于是夏破坏，为期不过三四月。然当时倡始诸人，努力传播革命思潮于军队，终有相当之成绩。又此创办诸人，在当时皆青年朝气，其后或以劳郁早死；或因年事稍长，而因循委靡，终于碌碌无所表现；或志大而厄于机运，不获用其才，或因顿挫太多，而舍弃事业，以专向于学术。要其当时一段之劳苦，不可没也。又黄梅宛思演君，亦日知会之忠实会员，乃革命之先觉。其对于湖北革命之功德颇大，而名不彰。被其陶冶者如詹大悲何海鸣等，反有名于时。宛思演年十五，即有革命思想，始肄业武昌两湖师范及黄州府中学，即努力向同学宣传，尝倾其家产，先后创办《商务报》、《大江报》于汉口，而刘尧澂（武昌起义前一日，被瑞澂所杀三烈士之一）、詹大悲等主笔政于其间。尝为各军兵士登载军官恶浊之事，以此益得军士欢，而军人遂无不乐入革命党者，此辛亥之事所以易易也。詹大悲以此成名，而世乃不知詹大悲由宛思演之所陶成也（后詹大悲附和共产革命军，被其后辈所杀，同时被杀者，更有共产学者李汉后）。又黄冈张统，字润三，亦日知会之健将，年少投笔从戎，在军中密谋革命颇久（武昌起义时颇有劳绩，时鄂军政府用五权分立制，设总监察处，内分参议稽查二部，张统为稽查部军务司长。北军之下汉阳也，都督黎元洪遁退洪山，张统率同僚弹之，记黎元洪大过一次。南北和议成，张统逆料袁世凯必叛，心恶黎元洪附袁，日谋所以除之。黎元洪密电袁下令通缉，癸丑三月，黎元洪捕杀张统于武昌江岸，投其尸江中。统无子，有妻改嫁北人。如是类者甚多，不忍详记）。

湖北军界，隐藏各省之志士，不乏济世之才，如贵州之王宪章，河南之李济川，广东之许崇灏等，皆得与刘敬安同立大愿，分途进行。而各省新军中，亦多有日知会会员插足其中，阴为结合同志。湖北各县之有新学知识者，以及缙绅先生，多暗助日知会之宣传，其名虽不彰，其功自在天壤也。

先是孙逸仙托法国友人欧吉罗氏调查中国内地革命党之组织。盖欧吉罗由孙逸仙介绍至东京同盟会，是时东京同盟会重要分子，皆分途奋斗，散往各方，东京党部，仅属宣传机关，努力于《民报》

之出版，及各方之通讯而已。同盟会会员山西乔义生乃伴欧吉罗人中国内地游历，兼作译员。先游京津，次游长江，再游南服。丙午五月初四，欧吉罗自山东烟台电武昌日知会刘敬安，谓定于五月初八日莅鄂，至贵会参观。刘敬安即约同殷子衡、朱子龙、吴昆、季雨霖、冯特民、李亚东等，预备欢迎。届时法人欧吉罗果偕乔义生邓家彦至汉口，刘敬安自武昌高家巷日知会渡江至汉口迎之。行近汉口一码头，欧吉罗迎面而来，街上行人颇拥挤，欧吉罗忽问刘敬安曰："汝乃刘敬安先生乎？"敬安答曰："汝即欧吉罗先生乎？"握手言欢，亲如兄弟。以素未谋面之交，相隔数万里之客，言语不同，面貌迥异之友，邂逅相逢，彼此相识，岂真前世因缘乎。于是相率渡江，至武昌高家巷日知会。时到会欢迎者，军学两界已数百人，会场亦布置整洁，彼此相见极欢。欧吉罗演说，朱作梅为之翻译，说法国革命之由，世界革命之势，中国不能不革命之所以然，条理井然，人心大震。而会中学界军界之青年，闻之热血怒潮，莫不奋兴也。时巡警道冯启钧（字少竹，广东人）派有密探在座，特别注意。会毕，摄影而散。适八月醴陵萍乡起义，势甚汹涌，鄂中清吏，遂注意于日知会。

是时高家巷公会会长胡兰亭，已赴日本东京青年会。主高家巷圣公会堂者，乃刘藩侯会长。适长沙圣公会会长黄吉亭亦派往日本，刘藩侯即由吴德施主教调往长沙；而高家巷之会长，即派余文卿。其子余日章，乃日知会会员，素与冯启钧之同事朱通往来。朱通暗泄冯启钧捕拿日知会会员刘家运（即刘敬安）等之消息，余日章归告其父余文卿，余文卿询之刘敬安，谓萍醴案中牵连之刘家运，是否君之别名。冯启钧捕之急。刘敬安隐约其词，转商之胡兰亭会长之夫人，胡夫人命其甥某引刘敬安避往黄陂某乡胡兰亭之大姐家。而冯启钧派侦探日日至高家巷圣公会小学堂审问小学生，有一小学生谓前日有某学生请假回黄陂某乡去矣。该侦探问："汝知往某乡乎？"该生答曰："有一亲戚知之。"于是介绍其亲戚引冯启钧之兵往黄陂。适黄吉亭牧师自长沙渡日，经过武汉，知此案破，急与美人孟良佐会长谋救之之法。Rev. A. A. Gilman 孟良佐之先人，固

华盛顿离英独立时之有功者，对于中国革命党极表同情，愿亲往黄陂救刘敬安。其意甫定，而刘敬安已戴枷锁由兵士押解入武昌城矣。此皆由于日知会内部有汉奸郭定安（字尧阶，沔阳人）向冯启钧告密，欲借以升官发财也。是时会员朱子龙、梁瀛洲同寓汉阳青莲寺，郭尧阶引冯启钧之兵数十人围之。梁瀛洲他往，其弟梁钟汉，与朱子龙同捕去。胡瑛、李亚东、季雨霖则由郭尧阶引捕于汉口名利栈。刘斌（即刘权，字玉堂）开设新大方栈于名利栈间壁，闻此案破，即避往上海。郭尧阶又率冯启钧之兵数十人乘夜往捕其表兄张难先于其寓。旋派兵轮往黄州捕吴贡三、殷子衡二人下之狱。是役被捕者九人，被牵累而未敢遽捕者，军官数十，学生甚众。而日知会之名册俱为圣公会外人收毁之。

张纯一，字仲如，汉阳人。自甲午败于日本后，痛外侮之频仍，由于内政之不修，实由于官僚之恶劣，故对于官僚，极贱恶之。戊戌政变后，国事日非，每与其尊翁润五先生谈及国步之日艰，则相对泣下。庚子之役，及至唐才常之失败，益用痛心，而谋政治之大改革。结纳有志之士益亟。甲辰乙巳间，任武昌文华大学格致室（即研究院）讲席，在在以革新道德，革新人心，与学子相勉励。时党人集于省垣者日众，张君即与冯特民、刘敬安辈谋日知会之扩充；日知会所有筹划，刘敬安必咨询之。尝为日知会征求同志，作宣言书，并以白话作军歌，便于军学两界为革命之鼓吹。旋游日本，意在觇其国情，以为吾国利病之比较。适同盟会成立于东京，予深知张君爱国血诚，约同田桐往晤，劝其入会。张君云："革命在精神，不在形迹。凡真能爱国爱民之事，吾必生死以之，决不退怯，以辱同志。若必舍日知会，入同盟会，是以人为强制之结合，重于血性至诚之契合，甚无取也。"予犹强劝之，田桐云："设吾国人皆如张君，具足革命之神理，虽不入同盟会，无非同盟会之健者也。"张君因对予与田桐，祝愿同盟会之发达，相与畅谈而散。盖张君之卓识与其坚苦之行，有为予万不及者，于此可见一斑。丙午秋，张君自日甫归，刘敬安知之，即至其家。略叙数语，相邀渡江，至日知会，为竟夕之谈，皆规划时局事。时醴陵事起，武昌党人咸欲响应，敬

安急不暇择，张君以准备未齐，力遏止之。且谓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莅止，如果有军饷接济，可操胜算，然后动作。未及数日，胡瑛果至，开会筹议，胡瑛亦以未可轻举为言。无几，醴陵事败，党人复专为秘密之运动。有沔阳人郭尧阶，久闻张君之名，欲敬安介绍以相见，并已详悉张君住址，将往访之。一日，敬安以郭意告张君，张君即详询郭之为人，敬安述郭颇以革命首席自命，张君叩其近执何业？用度何出？敬安答曰："彼未有职业，而往来必乘轿，其用款闻借自某孀妇"云。张君即恶其轻浮，且断定其心术不正，不愿与之相见，请敬安婉言拒之。未几，郭果向巡警道冯启钧告密，亲领巡兵逮捕刘敬安等，及往黄州捕吴贡三、殷子衡至省垣。时适黄吉亭会长由长沙圣公会到汉口，将往日本之东京，闻知吴殷被捕，系由《孔孟心肝》一书。书中详言攘夷事，吴贡三所手编，殷子衡所秘印，并无著者姓名。而书末附载军歌（见前），独刻张纯一名，恐将被捕，特遣人至汉阳城内张君家告以详情。适张君往汉口某戚家吊丧，不遇。乃张君至友夏清泉闻知，特往汉口寻觅，见张君以实告，即偕张君至英租界四码头圣保罗堂。该堂会长王理堂，亦富具革命思想者，见张君至，问知其故，即慰之曰："姑安住此，可保无忧。"旋黄吉亭会长至保罗堂，见张君极欣慰，即与王理堂会长商议万全之策。设清吏有公文至租界逮捕，必知会美领事，可预托领事馆办公事者，如见有此项公文至，请先遣人来堂报告，即视其时间之延促如何而定办法。如时过促，则暂匿圣衣房以避之。如时长，可请吴德施主教，或孟良佐会长（均美国人极赞成中国革命者）送往美国军舰中，即可保无事。因中国官吏，不能至外国军舰中捕国事犯也。自是张君汉阳居宅前后，常有巡兵窥伺，历月余而后已。张君匿居圣保罗堂月余，其至友夏清泉间日辄来堂问讯，且至张君家通消息，安慰其眷属，夏君亦血性人也。迨捕党人风声稍息，遂出堂。因夏清泉至汉口下游之滠口，溷迹于建筑堤防之路工中，时至圣保罗堂探询刘敬安殷子衡等之消息。圣公会中西诸会长（即牧师）均明达，颇器重敬安等，闻其受刑甚酷，群欲营救。会青年会总干事穆得（美国人）博士莅汉演讲，闻刘敬安为信徒，欲赴北京

为之宽解。时张纯一匿居圣保罗堂，即同余日章、孟良佐三人预备呈词。因请冯特民来详询敬安被讯情形，遂分述十九条，为敬安辩护。时孟良佐夫人在旁伺候，频以茶进，且以食点进，足见其贤也。词稿拟定缮毕，穆得即携之赴京，请美公使为之宽于清外部，九人均得减死刑。当时被逮者九人，而受刑最酷者为刘敬安，次则朱子龙、殷子衡。以刘敬安为日知会会首，故首救刘敬安也。张纯一溷迹路工，时或运米，路为水淹，辄去长衫，肩囊赤足而涉；盖力矫腐朽之习，锻炼筋骨，以便接近众工也。工暇，则集工人讲个人社会卫生事。且讲中国亟应改革一切之理由，听者莫不诩诩欲动。工毕即同夏清泉罄所获资，在汉阳沌口购地八十余亩，捐于圣公会，以为孤贫工艺学校之基址。戊申春，温州孙诒让（字仲容）开办师范学校。张君闻秋瑾之狱，株连不已，幸得仲容先生致书于端方、张之洞始止，张端均以孙著作等身，极敬重之故尔。又闻孙尝致书日本，敦请章炳麟至其家，可保无忧云云。知其富于革命思想，且钦佩其《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著述，往任教育兼伦理讲席，大施其革命之工作。适光绪西后相继死，幼主宣统立，大好材料，足资讲演。学生二百余，每遇张君授课，莫不欣欣然，先时入堂，静坐以俟之，凝神注听，恒不觉其晷之移，而甚恨其时之短。盖张君能以革命之身教，非仅以革命之言教，故感人独深也。及将去校，诸生痛切哭泣者二十余人，全体排列礼送毕，更赶至海滨送行，待至轮船已开，始各挥泪而返者十余人，张君亦为之堕泪焉。己酉，张君在上海广学会任编纂，兼办《大同报》，自是专用文字为政治革命之先导者前后凡十年。辛亥八月二十日辰间，闻友人报告云，武昌革命军已驱逐清督瑞澂，占领省城，喜出望外。即与广学会哈文藻（字筱泉，汉阳人）商于英人李提摩太博士，电致汉口英领事，联合各国领事，创议保护武汉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如革命军与清兵有战事，须离开武汉二十里以外。李博士富具爱心，慨然应允，尽力为之。即往晤上海英领事，并美领事，得其同意，会同致电汉口焉。此所以维持革命军之势力，亦使各国严守中立也。乃在上海尽力奔走，凡有利于革命军者，虽劳苦不少懈。至清室退位，张君鉴

于政治革命之纷扰，绝不与闻，以为非弘扬佛化，无以为制治清浊之原，于是专心著述，自苦以利他。继见党人无行，袁世凯盗国，益痛心焉。更于教育界主张道德革命，人心革命，以为根本之解决，乃著《墨子闲诂笺》等，革学者执我自利之命。又以基督教之上帝，为帝国主义之大原，教义陋劣，不能止西人侵略之心，著佛化基督教、福音秘义等，革天魔外道之命，使此全地球上未来无尽人类，悉归于无上正等觉道，真能福利世间。又著《国学阐微》等，破除儒道诸家门户之见，圆成孔老诸说，凡以革地狱饿鬼畜生之命。使皆止恶修善，永得为人。且革人间一切凡夫溺于爱河、陷于有狱者之命，使皆得解脱，为贤为圣。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乃至成佛，庶几除尽贪瞋痴暗，无难变此五浊恶世，成为极乐净土。盖世间众生无尽，杀盗淫无尽，革命功德亦无可尽，是其清净无漏革命之弘愿，惟图报众生恩，决不容有我之见存，可谓得其究竟矣。呜呼！安得天下侈言革命者皆如张君，足为不才今后革命之师范耶！

冯一，字特民，与刘敬安同为日知会运动革命之有力者。案既破，冯亦自危。适杨缵绪调往新疆为陆军统带，特民与冯大树、李辅黄、郝可权、李克果等乃随杨往，分布于新疆伊犁间，暗为联络汉回军队，作西北之革命运动而去矣。

选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共进会始末

张难先

共进会，发起于日本东京。先是中国同盟会于丁未新设十部，中有联络部，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职志，焦达峰被推为调查部长。未几，达峰及川人张伯祥、佘晋城、吴祥慈、赣人邓文辉、鄂人刘仲文，以长江各省会党头目，皆脑筋简单，非另设小团体，并委用熟悉会党情形者，分途招纳，不易收效。

又以同盟会誓约内之“平均地权”四字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之会党所能了解，故另约一部同盟会会员，组织共进会，专司此项联络任务；且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党多费口舌。

此事进行异常秘密，其编制三等九级，一如同盟会；并以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直同盟会之外府也（达峰于立会前，尝举以告黄克强，克强以为不可，曾与驳论数次。及闻其已经成立，而孙总理方在越南筹划军事，未便商讨，遂亦置之)。鄂人居正、孙武、杨时杰、彭汉遗、刘英、刘铁、向寿荫等皆与焉。刘仲文曾先后任副会长、会长。

戊申九月，推举主要会员回国，分途进行。十二月，达峰抵汉口，与孙武协商两湖入手方法。己酉三月，乃设总机关于汉口法租界长清里。武昌，就吴肖韩家设分机关。惟绌于经费，支持不易，适有浏阳布商刘肯堂、周海文贩布至汉口，达峰以乡谊关系，说之入会，二人以卖布所得，捐充党费，而两机关赖以维持。长江各会党，名目纷歧，特改为中华山以统一之，俾泯封畛。会党自焦住汉

整理后，日有起色。孙武复与群治学社深相结纳，黄申芗等加入，于是共进会与群治学社发生密切关系矣。

庚戌十月，日京同志，集经世学社，商讨回国起兵地点，多主西南边省，杨时杰力持非武汉不可，历举优点以证。或指为理想，或斥为梦说，时杰忿甚，密约共进会会长刘公回鄂图之。抵汉，公抱病回襄阳，时杰乃访《雄风报》记者杨玉如共策进行。时居正已奉统筹部命，主持鄂事；正亦共进会会员。自正回鄂，声势益大。

辛亥正月，谭人凤复奉中央统筹部命布置长江军事，携款抵汉，依共进会与居正、孙武等密计鄂事，并因胡瑛访问文学社各同志，全鄂党人，异常兴奋，几有一日千里之势。谭去后，会务进展极速。总机关复觉武昌会员，渡江接洽，颇感困难。因于三月租会城胭脂巷十一号作分机关，派胡祖舜主持，而武昌军、学界同志接谈集会，非常便利，愈见活跃。复有同兴学社、同兴酒楼等等辅助机关，以肆应事机，故一切规划，措置裕如。文学社更和衷共济，等于仲昆，乃于八月初三日，在胭脂巷机关开联合大会，出席者有孙武、刘尧徵、胡祖舜、蔡大辅、邓玉麟、李济臣、蔡汉卿、彭楚藩、熊秉坤、马荣、杨宏胜、蔡济民、杜武库、林翼支等。时蒋翊武赴岳未返，公推孙武主席，主席报告共进会、文学社联合经过后，即讨论首义方略及日期，决议乘八月十五中秋节日起事，方略具武昌首义篇中。散会后，各同志即按照议决方案，积极准备。不料因风声外泄，环境极恶改期，复遭十七、十八之变，负责同志，逃亡尽净。赖基层巩固，万众一心，至十九日下午，党员仍本预定计划，人自为战，不惜任何牺牲，全体动员，占会城，攻督署，费十句钟之晷刻，竟将义旗高插于黄鹤楼头，而收复二百六十八年之失地矣。

会员名录

居　正　字觉生，广济人。主持大计，港、沪奔驰，光复旧物。

孙　武　原名葆仁，字尧卿，亦曰摇清，夏口人。主持会务，制造炸弹，

起义后，任军务部长。

彭楚藩　传见武昌起义篇。

焦达峰　传见中部同盟会篇。

杨玉如　沔阳。努力会务，起义后，任都督府秘书长。

黄申芗　原名绍香，大冶人。努力甚久，起义前，拟定为第二镇统制，后任标统。

刘　公　事略具后。

刘　英　明述，京山。辛亥起兵荆郢，号称副都督。后为王占元枪毙于武昌。

杨时杰　舒武，沔阳。主持会务，起义后，任内务部长。

邓玉麟　炳三，巴东。努力会务，起义后，任谋略及第四师师长。

刘　铁　字璧如，京山。在京钟与其兄英起兵，任团长，后与英俱殉国。

刘　杰　字楚翘，京山人，与英起兵京山。

蔡济民　事略见后。

宋镇华　京山人。起义前，拟定为第一镇统制，后佐刘英起兵。

李作栋　春萱，沔阳。起义后，任财政部长。

彭汉遗　述先，广济。后选为国会议员。

杨宏胜　传见武汉首义篇。

胡祖舜　原名恢汉，字玉斋，嘉鱼人。主持胭脂巷十一号分机关，起义后，任都督府参议。

蔡汉卿　希圣，沔阳。起义，攻督署最出力，后任某师师长。

甘绩熙　穆卿，利川。阳夏二役，战功甚伟。后任参谋、参议、各部总稽核等职。

方　兴　原名绳修，长阳人。陆军测绘学堂代表，起义后，当敢死队队长，极勇。

陈　磊　树三，黄冈。照料同兴学社，于文学、共进两派之联合，最为努力。

江炳灵　字庆林，沔阳人。参加首义，任都督府参议。

黄元吉　字鉴宇，应城人。参加首义，任都督府参议。

周荣发　传载武昌首义篇。

熊秉坤　字载乾，江夏人。工程第八营总代表，起义后，任协统。

赵师梅　名学魁，巴东人。工业学堂代表，主持同兴学社。十九日，被捕，起义得释。

张振武　春山，房县。起义，任军务部副部长。民二，为袁世凯诱杀。

吴醒汉　事略见后。

李翊东　西屏，黄冈。测绘学堂代表，后任叙赏长、参谋、参议等职。

牟鸿勋　猷宣，利川。十八日，同三烈士被捕，后任各总稽查员，及实业部副部长。

曾省三　楚香，应城。起义时，组织敢死部，辛亥后，革命无役不与。

胡干城　字剑侯，鄂城人，参加首义。

纪鸿钧　传见武昌首义篇。

向寿荫　后名岩，字少倩，汉川人。辛亥，在四川同梁、瀛洲努力，民元回鄂，任八师参谋长。

陈　滔　传见后。

金兆龙　黄冈人，工程营代表，有谓渠即放头一枪者。后充敢死队队长。

邹玉溪　传载武昌首义篇。

陈孝芬　字铁侯，黄安人。马队营代表。

李基鸿　子宽，应城。首义后，办报、办财政有声。

梁维亚　字民希，麻城人。首义后，任第一师参谋长。

丁立中　字笏堂，后曰佛藏，江西。起义任秘书，后充兴业银行总办。

潘公复　字善伯，襄阳人。起义，任制造炸弹诸事。

郑桂芳　后为刘英部营长，在天门，为钱明汉诱杀。

丁仁杰　景良，房县。起义，运动九江军队。反正回鄂，任各部总稽查员。

尤洪胜　起义后，任刘英部营长，为钱明汉诱杀。

李凤鸣　任刘英部营长，为钱明汉诱杀。

高建瓴　醒吾，监利。陆军中学代表，起义任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骁勇善战。民十二年，见杀于长沙。

钟仲衡　攻督署最力，后充刘英部营长。

谢石钦　办理总机关重要文告，起义后，任谋略处谋略。

汤行健　字舜钦，沔阳。以文字宣传最力。讨袁失败，为鄂督王占元枪毙。

李青莲　起义后，充刘英部营长。在天门，为钱明汉诱杀。

陈宏诰　字达武，起义后，任谋略处谋略。

冷映奎　刘英部营长，为钱明汉诱杀。

陈献斌　河南人。在三十一标一营前队管理军装，忠实热心，常以军装房作密会之所。

余鸿勋　芳圃，孝感。起义后，任战时总司令部参谋，以勇敢称。

胡效骞　攻督署最力，后充步队第二协第四标标统。

杜武库　廉卿，黄冈。挟其营长何锡藩反正。起义后，任第五协标统。

陈光楚　起义前，在宝善里制造炸弹。孙武受伤，扶之就医。

耿　丹　仲钊，安陆。陆军中学代表。

苏成章　斐然，亦号恢元，利川人。起义时，任军政府政事部长及教育部长，后在鸡公山，为匪所害。

马　荣　传见汉口战事篇。

徐少斌　传见汉口战事篇。

梅宝玑　秘密时，任总机关重要文告。

费　榘　孟骞，巴东。秘密时，置星旗、印信。

孙　绳　华甫，亦曰华佛，黄冈。

徐达明　字维汉，前三十标排长。起义后，充谋略处谋略。

孙长福　攻督署最出力。

卢雅卿　迎炮队攻督署，同张鹏程攻部翔宸，保护藩库。

朱次璋　伯平，宣恩。后任测量局局长。

刘鄂生　铁路学堂代表。

熊世藩　传见汉口战事篇。

陈洪九　省方，黄冈。法官养成所代表。

牛廷臣　铁路学堂代表。

李子林　应城人。讨袁时，为朱兆熊所害。

张　英　襄阳人。首义任都督府参议，辛亥冬，随季招讨雨霖赴襄，途遇先锋队长耿世全，以私恨被杀于宜城。

余福堂　云梦人。为人忠实耿直，讨袁，在鄂遇害。

郭楚屏　华封，在工程营首义。

马明熙　攻督署及迎炮队进城。

张富国　河南人。炮队营代表，攻督署最力。

王鸿猷　恩施人。陆军特别学生，毕业充四十一标一营司务长，辛亥八月，驻防施南，反正。

方旭明　铁路学堂代表。

李国梁　首义时，运动汉口清军，为营长萧安国枪毙。

赵学诗　幻生，巴东。学魁之弟，帮办同兴学社。起义时，制星旗。十九日，同兄被逮，起义得释。

张育万　方言学堂代表。

潘锡九　字用九，石首人。运动沙防营反正。护法之役，为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捕杀。

邢伯谦　两湖师范学堂代表。

雷　洪　陆军中学代表。

李鹏升　字选皋，黄陂人。辎重营总代表。八月十九夜，举火起义，攻督署最力。后任辎重营管带。

沙金梅　马队第八标代表。

孙　镜　铁人，京山。

李建中　孝感人。前三十一标一营前队什长。为人计划周、魄力大。辛亥和议成后，厌世，不知所终。

王天佑　陆军中学代表。起义时，手刃满籍学生二人起事。

雷振声　宜昌人。工程营代表。以介绍同志潘定祥等六人加盟事泄，开除军籍。

艾良臣　营代表，攻督署最勇。民四讨袁，在襄阳被捕，省遇害。

徐万年　字寿亭，河南南阳人。炮队第八标正代表，起义带队进城攻督署。

郭抚宸　三十一标营代表。

谢超武　楚珩，枣阳。首义后，任安襄郧荆拓讨使参谋长。

萧国宝　品三，监利。三十标营代表。起义时，在前线运动清军，身受数枪，佯死得脱。后任十三旅旅长。

方殿甲　三十标副代表。

王鹤年　河南南阳人。炮队营代表，带队进城，在楚王台攻督署。

陈随福　营代表。

江亚兰　恕之，江夏。步兵三十一标正代表。

高仲和　重源，枣阳。首义后，任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秘书长。

周楚材　三十标副代表。

祁占元　豫人。三十一标二营后队队代表。

孟发成　南阳人。炮队第八标标副代表，攻督署最力，九月，在汉口阵亡。

罗一庵　一名万象，字卓如，号焕章，嘉鱼人。辎重营代表。十九夜，举火起义，攻督署最勇。

熊楚斌　八月十九，同张廷辅被逮，起义得出。

汪性堂　汉阳人。孙武被炸，同陈光楚密侍就医。

容景芳　工程营共同起义者。

符玉龙　在炮队举火起义。

曾尚武　字子敦，江陵人，后任标统。

曾国章　黄冈人。起义后，在军务部任职。

刘国桢　字南轩，沔阳人。首义时，为学生军排长。后习航空，任队长，机损坠地毙命。

耿毓英　默容，枣阳。首义役，任参议。

殷占魁　步兵三十一标副代表。

王子英　端夫，嘉鱼。首义后，任各属总稽查部副部长。

陈子龙　襄阳人，三十二标标代表。八月十九日外出，军警逮其妻以去，己亡奔襄阳。

王子华　营代表。

谢　复　陆军中学代表。

席正铭　陆军中学代表。

刘　同　登众，襄阳。公弟。八月十八日，在宝善里被捕，起义得释。

蒋秉忠　兰谱，江夏。首义后，任集贤馆馆长。

胡祖寅　嘉鱼，祖舜弟。运送汉口炸弹于武昌胭脂巷分机关。

李树芬　在辎重举火起义。

朱树烈　舜钦，沔阳。十月初六，同甘绩熙等夺回磨子山后，任参议及审计厅厅长等职。

赵振民　俊卿，沔阳。辛亥在蜀，杀端方反正，回鄂，任教导团队长，后入京住国民报社。癸丑讨袁，为陆建章捕杀于北京彰仪门。

周定原　瑞庭，沔阳。起义后，任都督府参谋。

沈平均　起义后，充湖北讲武堂分队长。民六，荆沙独立之时，同胡廷佐攻宜昌，在北山中弹阵亡。

晏伯青　炮队十九夜举火起义者。

马骥云　马队首先起义者。

夏一鸣　鄂城人。二十九标挟何营长反正。护法之役，充靖国第一军总司令部参谋，阵亡于恩施。

李　达　马队共同起义者。

方定国　工程营排长，起义后，任都督府司令官，后因事枪毙。

李南星　原名荫寰，襄阳人。起义后，在黑山阵亡。

袁国纪　字汉南，恩施人，两湖师范学生。

胡联乔　测绘学生共同起义者。

高振霄　起义后，任总稽查。

闵燮卿　测绘学生共同起义者。

何　谳　字亚新，蕲水人。起义时，在总司令部粮台任职（谳或有作宪者）。

钱芸生　字露仙，河南人，即炮队之变发动者。

胡维世　江夏。

钱守范　起义后，任总稽查。

周之瀚　鹏程，宣恩。起义后，任内务部副部长。

涂耀枢　涤清，湖南临乡。协助刘英起兵京山。

余万卿　麻城人。

张笃伦　伯常，安陆。陆军中学生共同起义者。

谢流芳　沔阳人。首义后，任标统。

王绳武　测绘学堂学生共同起义者。

霍殿臣　山西人。炮队共同起义者，攻督署最力。

黄冠群　马队首先起义者。

陈　伟　三十标共同起义者。

冯昌言　禹弼，阳新。起义后，长文书。

杨毓林　杰丞，沔阳。辛亥在川，杀端方反正。回鄂任全省禁烟局副局长。

谢远达　起义前，派赴宜襄郧，令各军如期响应者。

程凤林　黄冈人。工程营党员，起义时，程正瀛枪击排长陶启胜，误伤凤林臂，越数日，殁于医院。

李华模　仪甫，测绘学生共同起义者。

范义侠　字汉民，沔阳人，测绘学生共同起义者。

宋珍珊　测绘学生共同起义者。

陈国桢　鄂城人，带炮队进城攻督署者。

张达筏　二十九标挟何营长反正。

方　维　三十标共同起义者。民元，为袁世凯枪毙于北京。

张若舟　首义，在南湖拖炮进城攻督署。

向　炯　明斋，恩施。方言学堂学生，起义后，任内务部参事。

黄允斌　字礼堂，荆门人。营代表，首义，任都督府秘书。

徐邦俊　楚珩，沔阳。参加首义。后讨袁。其父为驻仙桃镇旅长朱兆熊枪

毙，忧郁成疾，殁于汉口。

汪秉乾　竹溪。陆军中学代表。

张宗海　陆军中学代表。

王殿甲　同张鹏程保护藩库，而与部翔宸所领旗兵大战者。

徐朝桐　字凤梧，黄陂人。军医。代孙武经纪炸伤者。

程定国　字正瀛，江夏人。工程营首义，以枪击排长陶启胜，以解金兆龙危者。

徐国钧　马队首先起义者。

胡捷三　起义后，长汉阳粮台。

蔡鹏来　仰之，钟祥。混成协炮队总代表。民元，任人事局局长。

夏洪胜　炮队进城攻督署者。

徐国桢　马队共同起义者。

聂　豫　晴晖，当阳。首义，当军务部参议。

熊持中　海春，起义后，持都督招抚令收复黄州。

向讦谟　原名夷清，枣阳人。长会计，为孙武所杀，时人冤之。

赵士龙　一名又云，字赓云，汉川人。首义时，任学生军第二营管带，及都督府参议等职。讨袁积劳，病故汉皋。

王经武　陆军测绘学堂参加首义者。

向炳焜　字子南，来凤人。文普通学生。

赵昌蕃　锡侯，利川。首义后，充都督府书记。

任振纲　工程营士兵，十九日，排长曹飞龙见振纲有异状，即看管之，首义始复自由。

胡培德　同黄兴在汉督战，极勇敢。

张　统　润三，黄冈，事见前。

刘燮卿　同孙武最初组织辛亥八月十八被逮者。

方孝正　广济人。同熊海春光复黄州。

田智亮　辛亥随端方入川之后，闻武昌首义，联合川军入资中举义，杀端反正者。

徐友蕃　应城人。马队共同起义者。民七，护法之役，充湖北靖国第一军马队团长，在恩施遇害。

陈子惠　荆门人。与季雨霖共事。

祝秉奎　应城人。起义后，任旅长，讨袁遇害。

陈献斌　孝感人。管三十一标军械弹药。在起义前，私给子弹予同志。

章盛恺　安徽庐江人。工程营党员，同于郁文窃其排长方定国子弹五排以发难。

尹奎元　应城人。三十一标豪俊之士。后讨袁遇害。

陈开基

萧良宝

丁洪升

陈天寅　南湖炮队共同起义者。

余奇化

邝汉卿　参加工程营首义者。

李健中

谢荻南　八标炮队共同起义者。

吴肖韩　亦曰小韩，共进会初组织时，武昌分机关，即设于其家。

高尚志　字固群，巴东人。起义任谋略。

李继广　沔阳人。特别学校毕业，起义任团长，在汉口阵亡。

黄继超　鄂城人。起义时，任汉口军政分府团长。民六，荆州独立，任营长，在宜昌东山阵亡。

胡志民　名宗佐，起义时，任都督府参议。

张济安　字原卿，黄冈人。黄州光复，任旅长。

金华衮　崇阳人。民十，驱王之役，充湘鄂挺进司令，遇害。

李泽乾　十九日午后二时，同熊秉坤至二十九、三十标访同志商发难者。

聂　某　陆军中学起义者。

罗定维　字谷生，湖南平江人。

闵少斌　在南湖炮队共同首义者。

胡宗良

汤启发　工程营首义者，后由彼觅得黎元洪推为都督。

王寿卿

袁济安　巨骧，沔阳。

丁敬敏　在南湖炮队参加首义者。

余鹤翔　凤池，襄阳。

范鸿江　南湖炮队参加首义者。

魏安晋　仙洲，黄陂。

史定邦　在南湖炮队参加首义者。

陈　龙

罗炳顺　首义时，守军械局响应者。

黄世杰

杜长林　沔阳人。辎重队兵士，十九日，由城中传达命令于塘角辎重队总代表李鹏升等纵火起义。

吕功超　工程营党员，觅其兄家子弹两盒发难。

汪锡九　河南人。炮队。

林振邦　工程营首义者。

陈连魁　工程营首义者。

张　斌

吕中秋　工程营首义以枪击代营长阮荣发者。

阎鸿飞　参加首义，武汉危时奉命同向海潜赴湘请援。

于郁文　工程营党员，同章盛恺窃取排长方定国子弹五排发难。

何见龙

刘天元　南湖炮队共同起义者。

阮藩侪

林楚翘　十五协士兵，守张彪司令部，窃下其机关枪撞针弃去者。

李镜明

邹国勋　在南湖炮队参加起义者。

孙　斌　西川，汉川。

萧鸿飞　理斋，孝感。

谢涌泉　三十标三营士兵，十九日首义者。

金明山　竹山人。有胆略，在南湖炮队参加首义者。

罗人俊　士希，沔阳。

朱炳南

李绍白

向海潜　参加首义，武汉危急时奉命赴湘请援。

饶春棠　工程营首义者。

共进会会员名录乃按《湖北革命知之录》原文排印，其中言传见某篇或事略见后等，皆指该原书而言，本编均从略。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前三十二标共进会秘密规约

甲　内则九条

（一）宗旨：以昭雪国耻、恢复汉业为宗旨。

（二）范围：本会以军界为主体，其他商学各界，亦在本会范围之内。

（三）组织：本会以军人组织而成，注重实行，凡平时举定之代表，皆将来堪任战时指挥之人。

（四）入会盟书：凡经本会会员三人以上切实介绍入会者，必须自立盟书，声明己志，并誓守会规等情，交会中代表审实，方认为会员，否则不与闻问。

（五）集款：本会公议筹集款项，以备不时支用。筹款之法，首由各代表特别捐出若干，作为基本。再由各会员酌量随时纳捐，储集代表处，非有要故，不得支用。

（六）代表之职守：联络会员，建议要务，并担任公费，各守秘密主义，不得少事放纵。

（七）会议规则及时限：每届会议，由标代表先期以秘密口号知会各会员，均如期陆续到会。首由代表提出应议事由，继听会员出席参议，然必须一人言止，再更一人，不得噪杂。如会员有特别事务，亦得呈请开会，此全体有期会议也。至临时会议，不拘会员多寡，随时会议。然每议决一事，亦须通知全体会员，不得偏断。至会期每月一次，若遇特别事故，每月或两次、三次均可。

（八）公赏十条：

（1）鼓吹革命，唤醒国民，不惮余力，得人最多者，公赏。

（2）联络各界人员，均甚稳健秘密者，公赏。

（3）联络各界最有权力有才识者，公赏。

（4）关于公益事宜，不避危难，踊跃前进者，公赏。

（5）侦探外务各状态，异常勤奋，报告切实者，公赏。

（6）解囊助费，爱护同志者，公赏。

（7）筹划善策，深谋远图，足备实行者，公赏。

（8）勤习战备，不误军中操课者，公赏。

（9）储□□□备临敌者，公赏。

（10）严守机关，久不疏懈者，公赏。

凡赏：或用公费抽出金赀，或届举机关职权时，擢举高等，视其勤劳轻重而区别之。

（九）公罚十条：

（1）违背盟书，阳奉阴违者，公罚。

（2）性情操切，语言放纵者，公罚。

（3）久不到会，遇事规避者，公罚。

（4）惟守个人主义，不知亲爱同志者，公罚。

（5）侦探粗率，报告荒唐者，公罚。

（6）假全会名义，诈索同志金钱者，公罚。

（7）指索新入会员赀财者，公罚。

（8）代收同志捐赀，不交代表，擅自吞蚀者，公罚。

（9）甘心下流，不顾品行，玷污同志者，公罚。

（10）因小拂意，阴谋破坏者，公罚。

凡罚：或记过，或罚金，公共判决，不得违拗。

乙　外务六条

（一）与他各机关联络之慎密：

本会与他同志各机关均联一气，凡遇要务，必须同他机关筹商者，本会则派一沉重精细会员直接与商，非地远事繁，不得妄以书函通询，或书函相通。其函文或用秘密暗号，或专人私投，不由邮递。

（二）联络会员之审慎：

本会会员均严守秘密主义，非洞悉人之肺腑，不得动以说词。如甲联络乙，乙联络丙，各以其最亲近者联络之，非知己者不得邀引。

（三）侦探清政府暴戾之事实：

凡清政府暴戾之事实，与本会成极端反对之角度，皆足发启本会同人之进取心。负有侦探之责者，须切实报告，俾本会纪其罪状，用备将来兴罪致讨之依据。

（四）通信之检查：

本会会员平时通信，不得稍涉秘密事务。遇有急切特别通信时，须含蓄其文，暗用秘密字串明事由，呈代表检查，认为可行后，方差精细人员夹带，径面交本人拆阅，阅后付火。

（五）报告之谨密：

报告分寻常报告，非常报告。寻常报告，勿妨就近报告会员，由会员转报代表。至非常报告，必须面晤代表于秘密处报告，少有疏虞，为害非浅。

（六）被危险之缄默：

本会同志辈处专制之下，密谋革命，日在危险之中，保无千虑一失。设个人不幸，误陷囹圄，当牺牲性命，顾全大局，严守缄默，方为英烈。至本会对于被险同志，必竭力设法解脱，万一不测，则养生送死之赀，皆本会纯粹担负之责。

以上甲乙内外规约，即本会精神注重之点。同志辈均须一律恪守，毋少玩忽。至将来一切实行方法，随机应变，不能预料。每届会议时，集众筹商，采而纪之可也。

丁未秋

标代表李承牧提议众会员表决

选自《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群治学社之始末

章裕昆

群治学社之成立

群治学社者，即起义时之文学社前身也。历时四年，两次顿挫。厥后改名文学社，始克成功。其人数几占湖北全军十之七八，而死难者又为本社人数十分之九强。惜乎一向湮没不闻！戊申冬十月一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湖北陆军开往安徽之太湖与江南陆军会操，两旬事竣。方待举行阅兵典礼，清太后那拉氏及清帝载湉告殂之电至，清吏对革命运动防范更密。各地同志谋之急，而鲜成功。未几，熊成基举事于皖，亦以失败闻。杨王鹏、钟畸、章裕昆等乃于太湖猫儿岭宿营地左近荒冢间密商进行，谓良机坐失，今后当鉴前车而遒来轸。有顷，奉营命用强行军，于是晚子正回驻小池口。（九江对岸）越二日，附轮返鄂，到原驻地；即夕，杨王鹏邀唐牺支、郭抚宸、邹毓琳、钟畸、章裕昆讨论团体名义，磋商至再，始定名为群治学社。外避目标，内策自治，拟制简章，推钟畸为起草员，并以杨王鹏、钟畸、郭抚宸、邹毓琳、唐牺支、邹润猷、张文选、莫定国、万奇、章裕昆等十人为发起人。宣言、简章附列于次。

群治学社宣言

英人常云：大陆上苟有一二英人足迹，则成为第二英国。此非夸大之言也。岂盎格鲁撒克逊人其天生之耶？亦曰研究学识而已。我中国四千年来，素号文明古国，然自孟轲而后，不得其传焉；降而至今，积弱无能，任人欺侮，台湾、朝鲜相继沉沦。我同胞若非凉血动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同人等有见及此，故发起组织群治学社，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同胞同胞，时乎不再，盍兴乎来！

群治学社简章

第一章　宗　旨

本社以集合多数人知识，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宗旨。

第二章　名　称

本社为集合多数同志知识，研究学问，提倡自治起见，故定名为群治学社。

第三章　组　织

本社设社长一人，于社员中选任之；文书二人，会计一人，庶务一人，评议员若干人，均由社员中推任之。

第四章　职　责

社长管理本社一切事项；文书员专司本社一切文件、册据保管事项；会计专管理本社捐款收入、支出、保管事项；庶务专司关于本社一切事务事项；评议员专负指导本社同志研究学问、促进自治之责。凡社员均有介绍新同志加入本社之义务，每月每人须介绍新同志二人以上加入本社。

第五章　经　济

本社社员须缴纳入社金一元。社员月捐就各人所得薪饷十分之一充本社经费。

第六章　入　社

凡加入本社之同志，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考查，确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愿守本社一切规章者，方得为本社社员。

第七章　附　则

本简章如有未尽之处，得临时修改之。

简章印就后，钟畸即定期于金台茶馆开成立大会。因茶馆在武昌小东门外三里许，出沙子岭，地较僻静，行人稀少，讨论事项，茶舍人众难于了解，故通知十一月二十日（十二月十三日）于此开成立大会。届时本社发起人杨王鹏、钟畸、唐牺支、郭抚宸、张文选、邹润猷、莫定国、邹毓琳、章裕昆等均至。由钟畸任主席，讨论进行方法，当议决两要案：

（一）本社暂设庶务一人，主持社务。其余各职员俟本社范围扩大到相当时期再定，并推定钟畸同志为本社庶务。

（二）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时，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其余照简章行事。议定后散会，遂分途实行联络工作焉。

群治学社之进展

群治学社自开成立会后，各发起人即尽力联络。未几，四十一标姚钧、廖湘芸、王守愚、蔡大辅、陆国其，三十一标李鑫、谢鹄臣诸同志均先后加入。内部既逐渐扩充，于各省亦应有所图谋。适四十一标三营管带曹进调升江苏陆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四十六标统带，群治学社同志钟畸、曹振武素为曹进所器重，随其前往，同志均热诚欢送。嗣后派邹润猷往安徽，邓刚往奉天，杨王巽往上海，社内同志渐分布他处矣。

往四十二标发展

四十二标祝制六，原名祝梦罴，初投三十一标二营左队，与黄景贤等秘密联络同志鼓动革命。事为排长樊超群侦知，密告管带陈荣忠，当将祝、黄二人扣留。陈恐不利于己，仅禁闭四十日开除了案。祝化名制六，复投四十二标一营，驻汉阳龙灯堤；黄亦化名依僧，复报四十二标二营，继续活动。己酉四月（一九〇九年五、六月）邹毓琳函介章裕昆往晤祝，相见甚欢。祝历述日知会失败经过事实，章裕昆亦以群治学社组织情形相告。祝闻之喜。章即白众意拟以四十二标事相属，祝诺。

低级军官之入社

群治学社发起人杨王鹏于己酉六月（七、八月）应下士团考试，取列第一，即拔升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司书生。与队官潘康时甚相得，严密关防，借以侦知一二。一日，鹏于公余阅《浙江潮》，为潘所见。潘微笑问曰："此书何来？"鹏曰："借自友人。"潘于床头出一本相示曰："是亦焉用借为？"鹏心佩之。伺间，袖群治学社简章示潘，潘阅，意甚韪之。初，群治学社为防微计，决议官长不得加入。自是，始破格准潘康时加入。因钟畸赴苏，社内庶务需人，适李六如投入该队，协同工作，并入社，即令担任斯职。该队遂为群治学社之机关部矣。

中枢机构之建立

己酉，湖北大水，天门、京山、潜江、监利、沔阳、公安、石

首等县被灾，饥民麇集。清吏恐其暴动，冬十月（十一、十二月），令派四十一标分驻各灾区妄图镇摄。惟军队距离窎远，社务进行当有中枢，潘康时建议以李六如留守省垣主持之。潘与杨王鹏分驻公安、石首，姚钧、廖湘芸分驻监利、沔阳，蔡大辅、王守愚、章裕昆、彭新振分驻京山、天门、潜江，从事秘密活动。

群治学社之掌握《商务报》

汉口有罗某主办《商务报》，将辍业，经由同盟会会员刘复基之兄星澄介绍詹大悲出资接收。议垂成，而罗某物故。既接收，宛思演出资二千元任总经理，詹大悲任总主笔，何海鸣任编辑，梅宝玑、查光佛均司笔政。何初名时俊，为四十一标一营前队副目（即伍长），习下士团学课，常作论文载武汉各报。旋出营，住武昌斗级营一小客栈，卖文为生。至此，始与詹大悲等正式办报。刘复基先于己酉春偕蒋翊武往沪襄办《竞业旬报》，并介绍翊武入同盟会。《竞业旬报》停刊后，星澄函召复基回汉帮助，复基约翊武同来。复基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日出两张，言论激烈，为汉口报界革命之急先锋。刘复基、蒋翊武到汉，知军中有群治学社，确为革命团体，亟欲参加，以贯彻其主张，惜不易觅得途径。时四十一标出防襄河一带，刘、蒋等商议由二人与詹大悲以报馆访员名义往天门、潜江一带采访，实则旨在获知群治学社详情。行抵潜江之张截港，得晤群治学社同志蔡大辅，契分甚投。蔡罄所怀以告，并书函介绍与李六如接洽。詹等持介绍书返汉，过天门之黑流渡；乃蒋翊武锐志从军，经黄贞元介绍，化名伯夔，投入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兵士。詹、刘二人持函返汉，同赴四十一标见李六如，备述来意，并将《商务报》实在宗旨竭诚相告。詹、刘与李过从日密，商讨革命运动綦详。惟其时群治学社正日益发展，而《商务报》经费则渐形支绌，几至不能维持，李即以社中积款拨充《商务报》资金。于是，《商务报》转而为群治学社之机关喉舌矣。

李六如力谋群治学社之发展

四十一标既驻防于外，李六如亟思扩大群治学社之范围，因乡谊得识炮队第八标黄驾白、李慕尧及三十二标陆军特别学堂单道康、孙昌福、叶正中等，同时介绍入社。炮队八标、步队三十二标、陆军特别学堂等处均建立革命基础，先后加入者踵相接，群治学社势力日见雄厚。

《商务报》之停刊

清廷借债筑路之议，国人反对甚力。庚戌（一九一〇年）春，川省因争路风潮激成民变。湘咨议局议员对川民深表同情，推派代表向清廷请愿。适主张借债筑路之杨度由湘入京，每压抑代表。道出汉口，寓英租界既济水电公司。刘复基闻之，白于同人及旅鄂绅、商、学各界，共谋惩杨，众皆赞成。推刘复基、李六如、李鑫、龚霞初、刘毅夫、曹国勋、何海鸣、陈家鼐等为代表，假湖南会馆阳开欢迎湘咨议局代表大会，实则拟加杨以惩创。及期，刘复基、李六如等往既济水电公司二楼晤杨，请莅会。杨力辩不可；乃扭杨辫曳之出，不数十武，被既济水电公司经理宋炜臣电告英捕房拘拿代表，羁留八小时。于是群治学社之名为人侦知，幸组织严密，未受破坏。但《商务报》馆则被清吏派遣侦探不断监视与无端摧残，不得已而停刊，湖北革命运动遭遇一大挫折。

群治学社之中挫

庚戌（一九一〇年）湘饥。四月（五月），党人鼓动饥民以闭

枭事纵火焚抚署。清廷调鄂军前往镇压，并调北洋军来鄂助虐。黄申芗在鄂联合群治学社发动响应，得社员单道康、孙昌福等之介绍，与李六如往返磋商军事计划，杜邦俊亦与焉。议既定，即派黄孝霖赴湘，林兆栋赴川鄂边境，分途联络；派孙昌福密运炸弹往四十一标。时北洋军队已达汉口刘家庙，而黄等行动被清吏侦知，乃下令戒严，派宪警至南湖三十二标捕黄申芗。黄踰垣而逸，秘密赴沪。黄孝霖、贺公侠走四川。风声所播，群治学社之名于焉益著。鄂督瑞澂遂饬军中严密搜检。幸李六如已先将该社文件、册据密藏，未被搜获。惟在严厉监视之下，工作进行大感困难，几陷停顿状态。四十一标三营彭新振随队驻防下畔湖（在潜江），日与饥民联络，鼓吹革命，又被排长黎照读侦知，科以不守军纪罪，开除军籍。虽未株连他人，然已失却继续在彼活动之可能。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文学社之组织与活动

章裕昆

文学社之筹建

振武学社经施化龙破坏，停顿两月余，风潮略静，各标同志力促恢复，时已季冬，蒋翊武约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会于阅马厂集贤酒馆，讨论名称及进行策略，詹主改为文学社，从之，詹起草简章，附列如次：

文学社简章

一、名称

本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曰文学社。

二、组织

本社设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文书部长一人、评议部长一人，均由社员推举之。

甲、文书部：

（一）文书四人

（二）会计一人

（三）庶务一人

乙、评议部：

（一）评议员若干人

（二）纠察员若干人

三、职责

社长管理本社一切事项，督同社员发展本社社务。副社长协助社长发展社务，如社长有故他往时，副社长得代行社长职权。文书部长管理本社一切文件、册籍保管事项，会计、庶务等属之。评议部长专司指导本社社员研究学识，纠正错误。文书协助文书部长办理本社一切文件、保管册籍事项。会计专司本社捐款收入、支出、保管事项。庶务专司关于本社一切事务事项。评议员协同评议部长专司指导本社社员研究学识之责。纠察员专司联络本社社员感情，及纠正社员错误。标代表管理全标一切进行事宜。营、队代表，亦如之。

四、经济

本社社员缴入社金一元，每月按月薪缴纳月捐十分之一。各队由队代表收集，于放饷二日内送交营代表；营代表于放饷三日内收集送交标代表；标代表五日内集全标捐款送本社会计点收，存放银行。开会时，会计须将簿折交会审查。

五、入社

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

六、附则

本简章如有未尽之处，得临时更改之。

詹大悲制订简章交《大江报》馆印就，由蒋翊武通知原有各标代表，定期开成立大会。

文学社成立大会

辛亥年元旦（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开文学社成立大会于黄鹤楼之风度楼。时三十一标代表江光国，三十二标代表单道康，炮队八标代表李慕尧，四十一标代表廖湘芸，四十二标代表祝制六，

及蒋翊武、詹大悲、孙昌福、刘复基、章裕昆、邹毓琳等先后到齐。蒋翊武任主席，报告改名为文学社之意义并宣布简章，均无异议。旋蒋提议选社长、部长及代表、职员。章裕昆动议此时暂不设副社长，俟范围扩大至相当时期，再行增设；又各标代表无须改选，众赞成。遂推蒋翊武为文学社正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琳为会计兼庶务。再论进行方针，均以扩大范围为要，号召同志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嗣后即照所议执行，社务遂有突飞猛进之势。三十标之王宪章、张鹏程、钟仲衡，排长张廷辅；二十九标排长蔡济民及张喆夫、李达武、陈伟、李济臣、马骥云等；四十一标阙龙、李必胜、杨再雄、柳迪凡、梁栋、顾鸿、胡培才、王世龙、萧国斌、邹栋等；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马荣等；二十一混成协炮队十一营晏柏青、符玉龙等；辎重十一营余凤斋；宪兵营彭楚藩等，三十一标万鸿喈等均先后入社。张喆夫为二十九标代表，张鹏程为三十标代表，马荣为工程第八营代表，余凤斋为二十一混成协炮工辎总代表兼辎重十一营代表，晏柏青为炮队十一营代表，阙龙为四十一标三营代表。时胡瑛在狱，蒋翊武辄往问策，故文学社之成功，胡赞襄之力实多。

文学社第一次代表大会

本社成立仅月余，而声势几达湖北全军，其进步之速，初非意料所及。辛亥二月十五日（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五日），照章召集代表开常会于黄土坡招鹤酒楼。届时，二十九标代表张喆夫、三十标代表张鹏程、三十一标代表江光国、三十二标代表单道康、炮队八标代表李慕尧、四十一标代表廖湘芸、四十二标代表祝制六、工程第八营代表马荣、宪兵营代表彭楚藩、二十一混成协炮工辎总代表余凤斋，及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王宪章、邹毓琳、章裕昆等先后莅会。蒋翊武任主席，提议推王宪章为本社副社长，众赞成。盖三十标多旗人，非精明强干者恐难以控制，王为三十标正目（即什

长)，极有才，足胜任。时湖北全军无不有本社同志，惟马队八标尚付阙如，应设法联络；均主推负责同志前往入伍，决议推章裕昆前往。又提议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言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各营、队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詹大悲允之。当时由各代表开出负责收报同志姓名，按址分送。继由章裕昆动议，取销社员月捐及入社捐，因社内经费，如各由职员月捐照常缴纳已足维持。刘复基独出反对。裕昆云："各标、营士兵月入最多者，银四两八钱，最少者三两九钱，除伙食费用外，尚虞不敷，且有家庭负担，无力再付此项捐款。有许多热心同志，亦因此而裹足不前，妨碍本社进步甚大。"反复辩论，众卒赞成。嗣后各营同志入社者，更形踊跃。重以《大江报》尽力鼓吹，对不法军官攻击尤力，凡军官对于士兵有不公平事件，《大江报》辄揭橥之，军官畏若鹰鹯。未几，二十九标统带李襄邻克扣军饷，《大江报》大书特书，卒致革职查办。斯时《大江报》之权威殆无出其右者。

文学社在马队八标之发展

章裕昆遵文学社决议，由陈孝芬介绍，往马队第八标三营左队入伍。队官钱葆青见为陈孝芬介绍，甚器重之。盖钱为日知会旧同志，对裕昆不加拘束。未几裕昆得识熊楚斌，熊为陆军特别小学学兵，颇具革命思想，与裕昆谈甚欢，过从日密，交谊渐厚。裕昆试以组织团体动之，熊深赞成。初犹不敢遽以文学社告，惟约另组同文学社，熊即介绍黄维汉、韩超骥、刘治一、萧志和、刘建一、黎瀛洲、张奇烈、范天印、晏国斌、沈翼世、邱瑞超、廖化东、黄冠群、文东明、华斌恺、陈励志、顾忠伟、王瑞兰、杨国勋、张威等相见，俱极热心，且谓欲图扩充，非马队所能独奏厥功，裕昆爰举文学社事尽情语之，喜甚。旬日之间，已得同志四十余人。一日，刘复基至马队，裕昆介绍晤各同志，谈次，以各营实况倾吐无余，并言及今后进行方略，各同志均敬服。

秘密联络员之设立

文学社范围既大，即为人所注视。又自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广州有黄花岗诸烈士之大举，各省疆吏防闲益严，致常会亦不能召集。刘复基虑失联络，决计出营，居阅马厂文昌阁，逐日轮流往各标、营相问讯，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渐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

文学社机关部之设立

文学社前以范围尚小，无特设机关之必要，兹为应时势需求，非设机关办公，不足处理一切事务。适有新加入之社员，三十标排长张廷辅，迁居小朝街八十五号，尚余空屋。王宪章因商张分租，拟作机关。迨广州风潮息，遂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召开代表会议。是日，除原有各员到会外，复加马队八标黄维汉。刘复基任主席，报告社务进行状况毕，即提议设立机关部及择定地址。王宪章语以与张接洽情形。决议在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机关，推刘复基住社办公。并增设总务部，推张廷辅任部长。时辛亥四月十二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日）也。

文学社与共进会之筹商合作

辛亥四月十三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一日），文学社干部刘复基、王守愚等，与共进会代表杨玉如、杨时杰、李春萱在长湖堤龚霞初寓商联络之策。杨玉如谓孙武有款甚巨，拟拨付文学社补助费。

杨时杰请改推孙武为领袖。文学社同人均反对。刘复基谓本社决不受补助费；但孙武如有所计划，在可能范围内，当竭诚接受，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坏。众皆谓然。

初，马队同志尚未正式加入文学社。至本社召开代表会议时，约派代表参加。共进会亦同时函邀开会。马队同志遂公推黄维汉偕章裕昆前往两处，察看宜加入何者，再行决定。黄、章先往共进会诣孙武，见有杨玉如等数人在坐，并非开会。孙出志愿书二份，嘱二人填写。章托故出，复往招黄，而黄已填就。继赴文学社，开会毕返营。黄维汉即夕召集马队同志开会，报告往文学社、共进会经过情形。众谓今日乃团体行动，不应个人独填志愿书。黄默然。熊楚斌谓先决问题是各同志加入何种团体，如愿加入文学社，则去函共进会请取销之，未始不可。结果，咸主加入文学社。当推黄维汉为马队八标代表，黄冠群、文东明、萧志和为营代表，并请黄函共进会取销所填志愿书。议定，散会。次日，黄修函由萧志和送共进会。陈孝芬旋函章裕昆，谓宜一致行动，不可各树一帜，致生党同伐异之嫌。章亦复函，谓殊途同归，决无伐异之足云。一日，刘复基至马队，同志以此事相告。刘曰："现在时局逐渐紧张，吾人正宜与共进会结合，黾勉同心，以厚革命势力，下次开会，可提出讨论，但勿与外人道也。"

文学社阳夏支部之成立

端节日（六月一日），文学社开代表会议。刘复基提议与共进会联络。众赞成，当推刘为联络员。又推王文锦、罗良骏为评议员，助理社中计划。刘复基自被推为联络员后，即日与共进会同志筹商联络进行方法，陈孝芬、梅宝玑等从中调停。此实团结湖北革命力量之重要关键也。又在会上，四十二标标代表祝制六，为求社务进行顺利起见，特辞标代表职，以胡玉珍接充。胡籍河南郑州，精干多谋略，先二年与四十二标一营后队司书郑兆兰组益智社谋革命。

今合并入文学社。继由胡玉珍动议，谓四十二标分驻阳夏两镇，北至河南信阳，相距数百里，衔接不易，须扩大组织以资沟通，拟设文学社阳夏支部，并书组织表。众无异议，即时设立支部，支部长由标代表兼，标代表下设正副代表，外设书记、会计、交通、调查、联络、参谋、参议各组。胡玉珍兼支部长。推邱文斌为副标代表，王缵丞任书记，黄振中任会计，郑兆兰等任交通。并以郑寓为阳夏支部交通处。戈承元等任调查，陈德元、范明山、袁金声等任联络，梁炎昌、张步瀛、杨洪涛、朱澄宇、黄家麟、孙业章、王家麟等任参议。一营代表为陈建章、张大鹏、朱碧珍、戈承元等，二营代表为赵承武、石占奎、朱澄寰、陈振亚、杨振华、黄衣僧等，三营代表为刘化欧、罗群英、彭学俊等。汉阳集会定陈德元寓，汉口集会定范明山寓，每星期开会一次。支部经费分常捐、特别捐两种，常捐兵士每月五百文，伍长一千文，什长一千五百文，除缴职员月捐于本部外，余悉付支部，由本部一律备案。

神州学社之并入文学社

武汉两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李涛，汉口商团团员刘少舫、林醒侬、黄小池、李鸿宾等，原借互相切磋为名，组有秘密团体神州学社，有社员四十余人，平时与祝制六等常通声气，今经祝等之介绍，全体加入文学社。

文学社与同盟会之初次发生联系

湖北革命日露头角，谭人凤衔孙中山命来鄂视察，借策其成。邹永成、焦达峰先后至，协议组织中部同盟会。谭往大江报馆晤詹大悲，得知有文学社事，乃约蒋翊武、李长龄、罗良骏、王守愚会于武昌府狱胡瑛所。谭见蒋、王如田舍翁，李如老学究，罗如贵公

子，心初不慊，经胡瑛誉扬。方知系湖北党人之中坚分子，是为文学社与海外同志相结之始。

《大江报》之被封

六月（七月），詹大悲著一文题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何海鸣一文题曰：《亡中国者和平也》。清廷闻之，饬疆吏逮捕詹、何二人，封《大江报》馆。何走避，仅获詹大悲。清吏讯大悲："何海鸣安在?"大悲谓："我系报馆主笔，愿一人负责。"清吏不许，仍索何急。越二日，海鸣报案。幸得各报援助，两人均判徒刑一年半寝事。此案发生后，外间空气顿形紧张。刘复基星驰各营报告情况，并嘱各同志慎重，谓："现时各标、营本社同志已达五千余人，陆军中学本社同志亦不少，并有席正铭、雷洪为正、副代表。惟辎重第八营驻督署及镇司令部，不便前往活动，余均有本社势力，且与共进会联络，已获端倪，在筹商大举，为期或不远，本月例会鉴于外间空气，势将停开，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对非社员之态度，务宜温和，使感情融洽，万勿树敌，此于本社前途关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别注意焉。"

文学社共进会之联合会议

文学社与共进会经刘复基、陈孝芬、梅宝玑数月奔走斡旋，始决定两团体开联合会一次，同策进行。七月（八月），乃择定雄楚楼十号刘公宅开会，俱谓时机将成熟，湖北革命团体宜联合组织最高机关，统一指挥，筹备大举，以免临时张皇，讨论良久，其关于军事者，公推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王宪章副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张廷辅、蔡济民、刘复基、祝制六、彭楚藩、蔡大辅、徐达明、罗良骏、杜武库、黄驾白、陈孝芬、杨再雄、王华国等为军事

筹备员，现任各标代表，如二十九标张喆夫、三十标张鹏程、三十一标张光国、三十二标单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胡玉珍、炮队八标李慕尧、马队八标黄维汉、二十一混成协炮工辎总代表余凤斋、陆军中学正副代表席正铭、雷洪均参与军事筹备会议，翊武即组织总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机关部内。推蔡济民为总参议，刘复基、王文锦、罗良骏、吴醒汉等任参议，彭楚藩、胡培才任侦查，杨洪胜任交通，邓玉麟任传达命令，王守愚、刘复基、陈磊为常驻军事筹备员，杜武库、王华国为军事计划起草员，其关于政治者，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推刘公为总理，孙武、潘善柏、李春萱为常驻政治筹备员，居正、胡瑛、李亚东、李长龄、邢伯谦、牟鸿勋、张节、汤铭三、查光佛、梅宝玑、龚霞初、蔡大辅、刘复基、陈洪诰、杨时杰、杨玉如、詹大悲、何海鸣为政治筹备员，又推居正、杨玉如赴沪，迎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大计，会议既定，即赁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宅筹备政治，草拟文告，制定旗帜、符号，并尽量制造炸弹备用，军事筹备员则调制武昌街道图，预定分布队伍及首事一切方略，居正、杨玉如即往沪。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文学社事实

王华国

（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一　文学社之缘起

文学社不起于安徽举义之前，而起于安徽举义之后，不起于广东举义之前，而起于广东举义之后者，由来久矣。

慨自满奴入主中夏，盗窃神州，以迄今日，垂二百六十余年于兹矣。其间，洪、杨举义，功败垂成，至今引为恨事。迨后如广东、如安徽、如兰州、如四川、如湖南，皆属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者。推测前因后果，俱由联络多数非军人，骤尔举事，无枪械弹药，复无所谓编制，无所谓统率，遂致一经军队弹压，而无待杀伐，即东奔西走，覆水一盆而已。

前车乃后车之鉴，一误岂容再误。斯时也，蒋君翊武、刘君复基、王君宪章、彭君钦人、钟君畸，单君道康、罗君良骏、张君喆夫、江君光国、王君文锦、黄君振中、蔡君济民、吴君醒汉、徐君达明、周君承勋等，皆洞观其隐微，不约而同，相继投班超之笔，着祖逖之鞭，各谋进行方法。经月经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遂不觉多士联为一气矣。交谈之余，志无不同，道无不合。因而一见如故，势成胶漆，情深骨肉。于是，交头相商，接耳而议，谓非巧为结社，无从着手，众谋佥同。文学社之缘起，

---

* 此为作者完稿时间。

即以是欤。

二　文学社之成立

元宵停操，为军中之常例，岂知乃天假汉族之一大好机会也。往岁之元宵虚度，去岁之元宵将来。蒋君翊武、王君宪章等，睹杨柳之依依，倍伤汉室之河山如故，观春日之迟迟，逾觉满奴之酣睡频仍。乃秘密邀约，于去岁元宵之日，作洪山之游，如前盟之誓，共商组织一社，定名曰文学。外则表其交换知识，内则谋其推翻专制。众议暂以张君廷辅之公馆为事务所，众举蒋君翊武为该社之正社长，王君宪章为该社之副社长，组织全权委之蒋、王二君。文学社即由此成立矣。

三　文学社之组织

该社设正社长一员，副社长一员，军事参议二员，军事参谋无定额，交通二员，外交二员，庶务二员，招待二员，会计一员，书记二员，录事四员。

以上除参谋无定额外，共有固定之职员十九名。

四　文学社职员之姓名

正社长：蒋翊武

副社长：王宪章

参议二员：张廷辅　汤济五

参谋：黄振中　杜武库　杨再雄　王华国　马保黄　徐继庶

交通二员：彭楚藩　陈达五

外交二员：胡经武　詹大悲

庶务二员：刘复基　陈树三

招待二员：李桂森　沈廷桢

会计一员：王守愚

书记二员：蔡大辅　李长龄

录事四员因时而更换，无有定人，故未便著以姓名。

五　文学社举定各标之标代表

二十九标：张喆夫

三十标：王文锦

三十一标：江光国

四十一标：廖家骥　余凤斋（因廖君出防，故复委余君代行其事）

四十二标：胡玉珍

炮队八标：孟华臣

马队八标：误记，故不填注。

工程八营：方兴

辎重十一营：余凤斋

其余，如营队代表晤面日少，加之阳、夏战争死亡过半，华国现时出防麻城，相隔一百有余里，无从探访。谨将能记忆者，开列于后。前三十标三营队代表：周铭新、王光国、周承勋、陈幼甫；四十一标三营队代表：胡培才、阙龙、周急、李桂森；其余则忘记，故不具焉。

六　文学社职员及标营代表之职务表（蒋翊武订）

正社长：总管全社事务，举凡一切布置运动，及社内职员、各标营队代表之更调，均属社长之大权。

副社长：佐理正社长，力谋本社之扩充，及种种进行之方法，或正社长远去他方运动之时，抑或因别故而不在社之时，副社长可掌全权。

参议：社内应办之事件，及应如何进行之方法，参议得以随时提议，但须认为确当之事。又，得以指驳参谋所规划一切事件不合适之处。

参谋：参赞社中一切事宜，力谋本社之扩充，以膨胀其势力。及到举义之时，一切攻守计划，均应早为预订，以免临时仓惶，致蹈湘、闽等省之故辙。

交通员：掌管南北各省往来之电文及信札，暨南洋群岛联合事宜。

外交员：平时应极力联络多数外洋各国人员，务使机关泄漏之时，处万分危急之际，能运动外人保护出境，或藏之租界。又，举义之时，务须订定条约，使皆守中立，不加干涉，为唯一之主旨。

庶务员：掌社中一切杂务，指挥社内夫役，将社中每日打扫洁净，拭洗粉牌，将粉墨置之桌上，使外观之人认为本社确系求学，不露半点机宜，方为合法。至本社往来之信件搁置之处，犹须时为检查；倘有随意置之易为观测之地，务须严为干涉。

招待员：凡有来宾及入社之人，务宜妥为接洽，勿使他人生怨恶之心，致破坏本社之名誉，而碍进行，是为切要。

会计员：掌本社之金融机关，举凡社员、职员捐助之资，务须账目清楚，以备异日稽查。再，本社一切收入支出之事项，有不适当处，该员得以建议，经本社参谋、参议认可后，呈请社长指摘或改良可也。

书记员：掌管社中往来之文件、信札起草事宜，凡有重要事宜及机密之件，均应亲行缮写，决不委之他人，致有漏泄之事。

录事：举凡本社往来之文件、信札，均为其誊抄，有时受书记之令，亦可负起草之责。

各标标代表：总管标内一切联络事宜，务使标中人员无一非吾党之人，为唯一之主旨。而犹宜善选择，切恐奸人混入，阳为赞成，阴行破坏，致令全社人员陷于死地，是为切要之点。再，有督率营代表切实联络之责，总以即日势力圆满，得举义旗，更是妙着。

附记：

（一）营代表以下直受标代表之指挥，故不另订职务，由标代表详告可也。

（二）本表系按照本社现有之职员，及现时情况而订，后日随时改良。如有繁冗遗漏之处，各员斟酌行之，报告予知可也。

（三）本表自订定之日起，各员均应一律遵行，勿得违误，致干

进行。

以上之职务表，皆正社长亲订之。特照录一纸，以供采择。

七　文学社员之概数

军、政、学、商，及江流一带之江湖游人，投入该社共数，万一千余人。

八　文学社全体之组织

正司令一员，副司令一员，参议二员，参谋八员，副官六员，掌旗一员，军需二员，军械二员，书记四员，司书八员，整队长无定额，支队长无定额。

九　正司令规定社员之编制

二十人为一支队，每支队设支队长一员；四支队为一整队，每整队设整队长一员，副整队长一员，设司书一员。

十　正司令部之职员姓名

正司令由社长亲任（蒋翊武）；副司令由副社长亲任（王宪章）；参议二员仍就文学社参议兼任（张廷辅、汤济五）；参谋八员：黄振中、杜武库、王华国、杨再雄、单道康、邱文彬、李重任、蔡大辅；副官六员：覃秉钧、陈玉林、彭楚藩、陈达五、张廷相、余凤斋；掌旗一员：赵济吾；军需二员：王守愚、沈廷桢；军械二员：张江豹、吴京臣；书记四员：李长龄、黄擎、唐鼎甲、李子黄。司书八员均系外人，由书记临时选任者，并非该社之社员，故不列之。

总共编制，毕当日实数，概计四百八十支队有奇，一百二十五整队有奇。

以上支队长、整队长，皆由临时推举，为数亦多，经时又久，无从记忆其姓名，故不录。

十一 文学社中途之扩张

当去秋之初，除政、学，商而外，该社之社员已将近万人，其势力不可谓不宏大矣。于斯时也，孙君尧卿在汉组织机关，亦联合百人，其有军人之入该党者，亦复不少。邓君品三、高君固群为之从中合并，迨后势力日增一日，武汉三镇几有无人非其党之列，从此更形扩张矣。党气之百倍于前时，又何待言哉！

十二 文学社举义之计划

夫人数之骤增，势力之骤大，机关亦因之而骤多，欲保其不泄漏，岂可得哉？既恐其泄漏，而又无法收缩，惟有早举义旗，试拼一死耶。当警钟之鸣，以洗前耻，了其宿愿已哉，询谋佥同。于是，订定计划如下：

（1）举义之时，宜乘盛，不宜乘衰（因是时各社员之愤恨填胸，故云）。

（2）举义之时，宜乘暗，不宜乘明（明者，指白昼而言；暗者，指黑夜而言）。

（3）队伍宜小不宜大（市街之战，一处不能容多人）。

（4）队伍宜散不宜整（城内街巷，均宽不过五尺外、八尺之内。若蜂拥而入，一遇机关枪，则全数被击，毫无隐蔽之法，故云）。

（5）队伍宜四出，不宜单独进攻或由一、二路进攻，使贼不知我军主力之所在。

（6）队伍宜出没无常，使贼莫知其数。

（7）各队宜放空炮，以振士气。

（8）各城门除中和（即起义）、草湖两门外，宜闭不宜开，免奸人通信于贼，免贼逃出。

（9）炮宜多发，以壮军威，而丧贼胆。

（10）举义时刻宜无形，不宜有形（有形如放火之类，无形如时间之类）。

（11）各街头巷口，宜派人守住，免奸人混入，我军抵御贼之攻击。

（12）宜派可靠之队伍守卫官钱局（恐满贼掳钱逃命，令我军之粮饷断绝，不战自溃）。

（13）攻藩署必须派最可靠之数整队，以便奏功时，竭力保护，不令耗散毫厘为妙。

（14）天明时宜保守各城门、各要路、各炮位，各炮占领之位置，无论何项队伍，不准回原营。

（15）攻击奏效时，宜派重兵迅速前往武胜关把守，及毁坏黄河之铁桥，免贼兵长驱直进。

（16）攻击奏效时，宜派重兵前往金口，田家镇等处把守，使贼水陆交困。

（17）攻击奏效时，派妥当人员（指熟知南北各省情形及有关联络者而言）前往各省联合、煽动，以便早日响应。

（18）未举义前亦应派人前往各省联合，使能同时举义，更为妙着。

（19）武汉三镇必须同日举事。

（20）确非我党类，只要严守中立者，不可加害。

（21）举义前，宜早日缮就告示多张，以便一经举事之时，即行粘贴，使各界（指非吾党者而言）知我军之宗旨，庶免误会。

（22）中外商民须竭力保护，使皆知我军原为复国仇而起，别无犯秋毫。

（23）稍受挫折，必须坚忍，务达目的。

以上各条皆系该社之参谋订定，参议认可，社长令可，而后通知各处施行者。迄今事已过年余，秩序之颠倒在所难免，内半由友人记忆而告华国者，半由华国自记而想象照录之者。

十三　文学社计划完全后，将焉举事，不意中机关之泄漏

当日计划完全，共商于八月十八日夜半举事。孰料是日燃灯时，小朝后街九十二号机关，忽有满贼派来之军警多人，将前后围住，当即捉获刘复基、彭楚藩等。于次日天明时，该烈士等亦即直认不讳，从容就义，更足感动人心。其余如蒋翊武、王宪章，皆窃负而

走。各城紧闭，命令半未送到。

是夜，无人不搓拳摩掌，痛心疾首，思牺牲个人之性命。而又恐死不足以塞责，反且有害。惟不安枕席，暗自叫苦而已矣，夫复何言哉！

十四　三烈士就义后，天象之震变

是日也（即去秋八月十九），暴云四起，浪卷沙涛，尘气满天，雾气遍地，前不见人，后不见路。天地若不忍断送此绝代矫矫三烈士者，大有“伍胥悬睛吴其诏，千古英雄同洒泪，黑风吹浪鱼龙舞，白日沉天鹰隼豪”之势。

十五　文学社机关泄漏后之再接再厉

机关泄漏，其又奚言名册搜去，不死何飞？群情鼓舞，众怒沸腾，约定是日午后出操号发，即行动作。岂知机不我与，复被满贼探知，令其各营皆不发号，彼此相向又成画饼。复约定收操号发，定然同声动作。岂知机仍未至，号又不发，画饼一变而为望梅。更复约以无形之记号（即放火是也）举事，记号一现，各处动作。言讫，飞报各处，妥为准备，静以待时。时将至矣，尚祈努力焉可。

十六　攻击之合同命令如下（于八月十九日午前九时半发）

（一）敌贼在河北方向防御甚坚，据侦察报告：敌之大部兵力，俱集中于北方，现尚未开始运动；其小部兵力，四处皆有，似觉涣散。

（二）本军有占领武昌城，及汉口、汉阳镇，驱除诸种（指汉奸、满奴）障碍，得使我军容易北伐之任务。

（三）我军大部兵力拟向北京进发。

（四）第一、二两整队队长，各率所部，迅即前往，占领楚望台附近之军械库，并时时派人前往各处探听，如有枪械弹药缺乏之处，须派人输送于各该处。

（五）第三、四两整队队长，各率所部，迅即前往，占据楚望

台；并派一小部，前往炮队，令该队速行进城，占领适当地点。

（六）第五、六两整队（均是炮队）队长，各率所部，迅即占领楚望台之最高点，向各重要之衙署射击。

（七）第九、十两整队（亦系炮队）队长，各率所部，迅即占领蛇山，向各军队之干涉本军队者射击（始须以空炮威骇之），以免掣肘。

（八）第十三、十四两整队（系炮兵）队长，各率所部，迅即占领凤凰山，见各兵舰（指本国而言）有向城附近前进或向城中射击者，即行还射。

（九）第七、八两整队长，各率所部，迅向第八镇司令部进攻。

（十）第十一、十二两整队长，速率所部，向督署进攻。

（十一）第十七、十八两整队长，迅领所部，向藩署进攻。

（十二）第二十一、二十二两整队长，迅携所部，占领汉阳门，务须竭力防备满贼连甲之逃出。

（十三）第二十五、二十六两整队长，速率所部，占据草湖门；另，须派一小部，前往凯字营，接炮队进城。

（十四）第二十九、三十两整队长，速携所部，占领文昌门，严防瑞贼之逃出，如城外之辎重营有进城干涉之势，务须竭力抵御。

（十五）第三十一、三十二两整队长，速率所部，迅赴望山门，严防敌贼通过。

（十六）第三十三、三十四两整队长，速率所部，占领保安门，恐著名之满贼绕道而出。

（十七）第三十五整队长，速率所部，占领通湘门，如南湖之马队（属于本党）有来到斯处时，可令向阅马场咨议局门首集合。

（十八）第三十六、三十七两整队长，速领所部，占据大东门，如本军军队有绕道向此门而进者（须问口号），可令其通过，否则，须竭力抵抗。

（十九）第三十七整队长，速率所部，占领小东门，严防敌贼之通过。

（二十）第三十八、三十九两整队长，速率所部，占领平湖门，

无论何人，概不准通过此门。

（二十一）其余五兵种之各整队，及不满整队之各支队，概集合于阅马场咨议局门首，听候予令。

（二十二）各兵齐发后，予在正司令部（即咨议局内）

本正司令　蒋翊武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十九日

十七　给火攻队之命令于下（八月十九日午后六时发）

（一）贵队长迅率所部，前往山前山后各处，巧为放火，务达目的而后已，是为至要。

（二）予在正司令部（即咨议局内）。

本司令蒋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十九日

十八　给水攻队之命令于下（八月十九日午前十一时发）

（一）贵队所部多携炸弹，广雇船只，分付各兵舰，威胁该管长官，强令就范。否则即毁坏各舰之重要机关，枪毙或炸毙各舰之重要人员，使归于废。

（二）予在正司令部（即咨议局内）。

本正司令蒋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十九日

十九　给第一独立整队长之命令于下（八月十九日午后六时）

（一）贵队长速领所部，前往官钱局保护，务以死守为要。

（二）予在正司令部（即咨议局内）。

本正司令蒋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十九日

二十　给第二独立整队长之命令于下（八月十九日午后六时发）

（一）贵队长速率所部，前往造币厂保护，勿令耗散分文，是为

至要。

（二）予在正司令部（即咨议局内）。

本司令蒋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十九日

各命令之附记：

（一）以火为号，见火发即行动作。

（二）未经动作之时，予无定所。

以上之命令均系当日之实有者，事过多日，命令全文记忆不清之处在所不免，但细思大致总不外。

二十一　文学社将焉举事之时天凑其缘

机会一说，自古有之。惟幸人事之相遇，何如再遐想。去秋八月十八日夜半之约，因命令传达未到，不克如之。十九午后出操、收操之约，又不克如之。机也，会也。是日举火之约，虽订而火未举，忽焉山后之火勃然兴之，借此发端。鸡未三唱，白旗飘飘，满城著名之贼，已杀尽逐绝。发难之功，一基于是矣。

二十二　文学社军政府之主张

是日也（即二十日），武昌虽克，皆系人自为战。纵有司令以统率之，苟无建全之政府，外人视之，与一盘散沙无异，岂有不借口干涉之事。于是，公同举定黎公元洪为都督。鄂军政府即以此而成立矣。

附记

（一）该社之编制原系混成。

（二）该社之炮兵整队概有十四。

（三）五、七、九、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共十四整队，原系炮兵。

（四）一百零一整队起至零七整队，系辎兵。

（五）一百零八整队起至十五整队，均系马兵。

（六）一百一十六整队起至二十整队，原系军乐、卫生以及军中之一切杂役人等。

选自《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2891518